

人文书托邦

流动 之城

一位社会学家的
地下纽约观察记

FLOATING CITY

[美] 素德·文卡特斯 (Sudhir Venkatesh) 著
李 斌 译

Rogue Sociologist Lost and Found
in New York's Underground Economy

“流氓社会学家”的第一手田野笔记
揭秘鲜为人知的“纽约折叠”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流动 之城

一位社会学家的
地下纽约观察记

FLOATING
CITY

A Rogue Sociologist
Lost and Found in New York's
Underground Economy

[美] 素德·文卡特斯 (Sudhir Venkatesh) 著
李 斌 译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流动之城：一位社会学家的地下纽约观察记 / (美)
素德·文卡特斯 (Sudhir Venkatesh) 著；李斌译. —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21.4
ISBN 978-7-300-29135-2

I. ①流… II. ①素… ②李… III. ①地下经济—研究—纽约 IV. ①F17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1) 第 054079 号

流动之城：一位社会学家的地下纽约观察记

[美] 素德·文卡特斯 (Sudhir Venkatesh) 著

李斌译

liudong zhi Cheng: Yiwei Shehuixuejia de Dixia Niuyue Guanchaji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5 mm × 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21 年 4 月第 1 版
印 张	11.75 插页 3	印 次	2021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236 000	定 价	5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人
文
书
托
邦

献给我永远的爱人阿曼达

For Amanda, a forever love

目录

第一章 两个世界的碰撞	1
第二章 纽约, 纽约	33
第三章 变革之中的社区	79
第四章 继续向前	119
第五章 性是本护照	181
第六章 角色扮演中的冒险	213
第七章 边界问题	253
第八章 退出策略	299
致 谢	335
作者后记	339
索 引	343

第一章

两个世界的碰撞

我提早来到画廊，心情紧张又兴奋。就是在这里，夏恩（Shine）走进了我的世界。

1997年我来到纽约，在这之后的五年里，我的工作就是试图去理解这个城市的地下经济。这个隐晦的世界鲜为人知，生活在其中的人们隐匿收入、违法乱纪，发现了无数个挣钱的创意点子。我这个职业的专业名称叫“民族志学者”，这是用来形容我这样一个花大把时间去观察别人的日常生活，或者精确地说，与别人“厮混”的社会学家的花哨的名字。我不像记者那样通过调查或者问问题来了解真相。我一直坚信时间会改变很多事情：它会让我们看到人们通常会隐藏的东西；它会让我们听到人们通常羞于开口的事情；它会给予人们安全感，让他们去透露自己恐惧的事物；它会帮助人们建立信任关系。我跟芝加哥贩毒黑帮混迹十年，才收集到了我前一本书《黑帮老大的一天》（*Gang Leader for a Day*）中的主要素材。

现在，挑战是一样的，我需要一个靠近他们的方法。

夏恩就是那个突破口。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已经是哈林区（Harlem）小有名气的毒品掮客，那个时候快克（crack）^①生

^① 快克，即英文“crack”的汉译，是一种高纯度的可卡因毒品。它由于加热时会发出特殊的噼啪响声，故被命名为“crack”（噼啪响）。——译者注

意正在走下坡路，所以他正在想方设法扩大市场。这意味着他要进入纽约的中城区（Midtown）、华尔街（Wall Street）、格林尼治村（the Village）和上东区（the Upper East Side）。当我跟随他的冒险活动在这些区域之间流动时，我看到了形形色色游离于法治社会边界之外的群体，如妓女、皮条客、老鸨、成人电影的制片人、移民贩子，以及成百上千以此为生的中间人。当我得到一笔资助款在哈林区研究街头市场，或者跟城市正义中心（urban justice center）^①合作访谈了超过150名妓女时，我是在从事正式的研究。但当我有时候看不清那些事件中盘根错节的隐秘关联时，我也会少了一些兴奋的感觉。但是最令人着迷和兴奋的进展，来自夏恩开始接触一些我日常生活中的熟人，这时我所经历的边界跨越已经从“有趣的话题”变成痛苦的现实。

那天，当我到达画廊的时候，聚会早就已经开始了。在这间空旷的白色大阁楼里，木料、废弃的金属料、巨大的铁球杂乱无章地陈放着。这里看上去有点像个废弃的建筑工地，没有一点艺术气息。或者也有可能是因为十年来我一直专心研究犯罪和贫困问题，也早已没有心思去发现艺术之美了。

穿过房间，我看到了夏恩的表妹伊夫林娜（Evalina）。我们已经是老相识了。在我对非法经济的研究过程中，她总是会出人意料的冒出来。伊夫林娜个子不高但身材性感，而且总是充满激情和活力。在高中时她一直给夏恩做事，后来她去了西海岸，想

^① 城市正义中心是致力于通过为贫困人口提供便利的法律服务以实现社会公正、消除歧视压迫、捍卫个人权利的组织。它的工作方式包括立法宣传、社区教育、司法援助等。该组织运营中的项目包括性工作者项目、社区发展项目、国际难民援助项目等。——译者注

自谋生路。在经历过偷车和入店行窃被捕后，她最终还是回到了纽约，在重新回到学校学习的同时重操旧业，帮夏恩卖起了可卡因。在学校，她学会了摄影，然后又学会了雕塑。今天晚上的画展中就有一幅是她的作品。我暗自思忖，或许记录她的冒险经历也会是个不错的主意。

“有趣吗？”她边说边朝我走过来，“你不喜欢这些疯狂的作品吗？”

“嗯，有趣。也恭喜你的作品被选中展览。”我回答她。

她微微一笑，显得非常开心，但我不禁觉得她笑得有些勉强。和我一样，她站在一群白人的周围。我从夏恩那里得知，伊夫林娜深深迷上了纽约苏荷区（Soho）和切尔西区（Chelsea）的艺术气氛，并且希望有一天能够在那里开一家属于她自己的画廊。在纽约，夏恩把卖可卡因收入的30%留给了她。伊夫林娜喜欢与她的那些充满传奇色彩的新朋友们相处，但她有些时候显得不那么精明，以致她没能从这些朋友处先要回预付款。这也是夏恩今晚来画廊的原因，他告诉我，他要想在这个新区域生存下去，就必须找到法子让这些讨厌的艺术家们把欠款给付了。

夏恩终于来了，上身穿着连帽衫，下身穿着牛仔裤，脚上穿着一双白色高帮运动鞋，矗立在大门口。他停下来，就像任何一个销售员都会做的那样，先扫视整个屋子。他看上去充满自信，高大且英俊，和这个地方格格不入。

三个有色人种在同一个房间里相遇，这可是我在纽约苏荷区从没见过的最像官方样板的“种族聚会”。

夏恩犹豫了一会儿。有可能那只是短暂的疑惑，我不能肯定。

他悠闲地走向一堆被透明细线悬挂在半空中的铁球。这些铁球被涂上了浓重的墨绿色，大到足以在后面躲藏一个成人。

我靠近夏恩。“这是些奇怪的东西。”我说。

“真的？你是这么认为的？”

我眨巴了下眼睛。

他凝视着这些巨大的悬浮铁球，沉思了一会儿，说：“我觉得它们很酷。”

在过去的五年内，我看过他护理自己因被袭击而受伤的膝盖，照顾处于困境的亲戚，说服年轻人冒着风险去贩毒，以及其他类似的事情。他做的事情很少能让我感到震惊，但这次是个例外。他是在耍我吗？“真的？你觉得那些东西很酷？”

他点了点头。“这可能是一种疾病，或者只是一些肥皂泡，你知道的，就像你小时候经常吹破的那种。”

夏恩微微笑着，对自己的观点也越来越有兴趣。“这东西既能让你开心，也可能杀死你。是的，这些东西的确很酷。这里的家伙也明白这个道理。”

我感到有一点点恼火。这个哈林区的大毒贩也想在这个异乡当老大？但我控制住了自己的情绪。从他跨出哈林区，第一次进入华尔街和苏荷区的酒吧开拓市场时，我就跟随在侧。我知道这需要多少勇气，多少谨慎的决策分析，以及多少**远死**。我认识很多毒贩，但没有人像夏恩这样急切地渴望跨越边界。如果你换个角度看，则夏恩是一个有雄心壮志的美国青年，他追逐梦想，努力克服一系列的艰难险阻。这样看来，我不应该有愤怨之心，恰恰相反，我应该

为这位有超强适应力的天才做好记录。

不过，夏恩并不是我所观察和记录的唯一的城市探险者。从地下经济的不同栖居点到富裕的年轻人中，我能够看到全球化和城市发展的力量正在改变纽约的每一个街区。在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①，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大力扫荡犯罪行为带来的是旅游收入增加和快速发展的城市中产阶级化（gentrification）。在中城区，跨国公司们正在那里建设新的总部基地。在华尔街，金融服务部门正势如破竹般疯狂发展。在整个城市，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正开始从郊区进行历史性的大回迁。这些都在我们的观察范围内，也被媒体盛赞着。与此同时，“地下”的城民也在迁移，但这种规模同样浩大的变革却悄无声息地进行着，没有只言片语的记录和评论。中产阶级化的风潮正让数以千计的底层奋斗者重新寻找新的市场和新的位置去工作。从成人碟片商店的南亚裔经理，到地狱厨房的尼日利亚裔出租车司机，以及下东区（Lower East Side）那些充满野心的拉丁裔站街女，甚至上东区那些高级应召女郎，席卷这个城市的急速变迁正在创造举目所见的新的赢家和失败者。

喧嚣动荡预示着即将到来的经济泡沫和经济崩溃，但我们却无能为力。庞大且无形的美国地下经济正在按某种运作方式进行调整，而这预示着更大的变迁，并且结果是我们每个人都能预料到的。

在这样的情况下，夏恩与现代艺术的相遇就像是一种象征。我

^① 地狱厨房（Hell's Kitchen），其正式行政区名为克林顿（Clinton），又被称为西中城（Midtown West），是美国纽约市曼哈顿岛西岸的一个地区。该区人员主要由移民和劳工阶层组成，犯罪率高，居民生活水平低，存在严重的种族冲突，是著名的贫民窟。——译者注

不再生活在一个美国的中西部城市——在那里，不同社会群体和不同街区之间的界限和边界是如此顽固，以至于不管受到何种力量的威胁都难以改变。芝加哥自诩为一个“多元街区之城”，这也就意味着这是一个存在系统性的社会和种族隔离的城市，这有好也有坏。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居住区域，他们以保护自己的领地为荣，并乐在其中。即使是地下交易也是本地化的。不管是看管小孩、贩卖毒品还是贷款，大多数芝加哥人只跟自己的街坊从事这些桌面下的交易。我很难想象我的一位贫民窟好友会跟我的海德公园区（Hyde Park）或芝加哥大学的中产阶级朋友产生交集。就像当地一句非常流行的谚语所说：“敢于弄潮，不做输家（Don't make no waves, don't back no losers）。”我曾经设想这就是所有城市的运作方式，但是当美国所有城市的稳定性都开始动摇的时候，芝加哥这一个城市的稳定性已经被我置于脑后。或许纽约才指向了美国的未来。

但精确一点，纽约究竟指向了哪里？

一个可穿越边界的新世界正在召唤我们。一个关于**拼凑**（bricolage）的观念在我头脑里萦绕，这是一种把现存世界碎片整合为新秩序的艺术。或许我现在开始形成一个关于新的模式的框架，这是一个关于非法地下世界如何与主流世界互动从而创建未来世界的新观点。

当夏恩和我仍然站在那些巨大的墨绿色铁球前时，我听到从屋子中央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声音：“嗨，素德！”

来的人叫安娜丽丝 (Analise), 是我在纽约富二代青年亚文化团体中认识的一个女子。这个团体中的很多成员刚刚从哈佛大学或者耶鲁大学毕业, 并接管了父母的慈善基金会。她的肤色今晚看上去有些暗黑, 符合富家女身份的随兴但优雅的穿着让她看上去身材苗条、娇小可爱。

有那么一会儿, 我的脑子一片空白。就像曾经有一次, 当我正在地狱厨房的一个破旧酒吧里访谈一名站街女时, 我的几个学生突然晃荡到酒吧门口。我还来不及避开他们并继续访谈, 就听到了一声尴尬的打招呼声。还有一次, 正当我在一个脱衣舞酒吧访谈性工作者的时候, 我遇到了我以前的几个学生, 其中有一个是脱衣舞女, 还有一个是酒吧侍应生。对于我来说, 这些相遇并没有什么尴尬之处。出没于酒吧和脱衣舞俱乐部是我的工作。

但这次是安娜丽丝呀, 她是美国的女儿。

在这里我应该先做个解释。每个人在工作时都会有自己的特定视角, 就像我的视角来自作为一个印度裔美国人在加利福尼亚长大的经历。我被美国的一切深深吸引, 从如今生活在芝加哥公租房里的南方黑奴子孙, 到步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后尘在纽约开出租车谋生的南亚移民。安娜丽丝的先辈可以追溯到早先移居美国的清教徒时期, 所以她一出生就是个地道的美国人。她是一个被财富眷顾的幸运儿, 她的家庭有自己的私人基金会, 她可以参加慈善舞会, 训练马术, 进私立学校学习, 夏天在迈阿密避暑, 冬天去瑞士滑雪。每次我们相遇, 我总感觉见到的是一个全新的她, 充满着疯狂的冒险欲和激动的情绪。即使假设她也有那种把侍应生和出租车司机当成

仆人对待的坏习惯，这也很难成为一个我不喜欢她的理由——她的优渥感是与生俱来的，她完全没有恶意。这也是她吸引我的地方。

现在我有点担心。在过去的六个月里，我和安娜丽丝曾在一次宴会和一次画廊开幕式上碰过面，每一次她都把我拉到一边跟我聊天，她那亢奋的热情和频繁的吸鼻动作，让我情不自禁地联想到重度可卡因吸食者。情况很糟糕，我可不希望长久地待下去。但是今晚我正陪同一个哈林区大毒枭，我真的不希望为这位美国的女儿和毒品产生关联承担责任。

我快速地环顾一周，并没有看到夏恩在周围，所以稍微放松了一下。安娜丽丝朝我走过来，脸上挂着微笑，手中的饮料都洒出来了。

“哇，真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碰到你。你认识卡特一号吗？”她说。

“谁？”

她们是双胞胎，卡特一号和卡特二号，她回复。卡特一号是她的朋友明迪（Mindy）。“我们现在待的地方就是她家的房产，”她的手在空中比划了几下并问，“酷吧？”

就在那一刻，夏恩绕过一件艺术品走了过来。“对不起，伙计，我没看到你。”他说。

我站在那里，感觉像过了一个小时。我心里在想，*我要不要去介绍他们彼此认识。*

安娜丽丝在我缓过来之前就已经明白，她伸出了自己的手，并说：“你是素德的朋友？我是安娜丽丝。”

“夏恩。”他说。

他们彼此咧嘴而笑，就像刚刚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夏恩以

前听我说过我对那些优等的白人小孩的世界感兴趣；尽管我从来没有专门提起过夏恩，安娜丽丝却知道我对那些正在适应快克可卡因市场的变化的高级毒贩的生活感兴趣。尽管我仍然没有决心要做一项正式的研究，但我的确想尝试将那些在芝加哥贩毒的社区黑帮和像夏恩那样的正往纽约转移的自由毒贩们做个比较。此刻，安娜丽丝正饶有兴致地注视着夏恩，跟随着他的眼睛望向了一张怀旧感十足的有着房舍和院落的巨幅照片。我真怕她会让夏恩谈谈黑人的生活或者作为一个帮派分子成长的感想。安娜丽丝虽然不是一个不敏感的人——恰恰相反，她有着一种让我非常受触动的天生的善良——但看着她那睁大的双眼和爆炸般的热情，我恐怕最坏的情况要出现了。

“这张照片看上去有些糟糕，你不觉得吗？”安娜丽丝转过头，朝向夏恩说道。

“他应该从里往外拍才对。”夏恩说。

她看上去很惊讶，并问：“为什么你会这么说？”

“因为它的标题是：《我看到的》。”

她咯咯地笑起来：“是的，但它还是很糟糕。”

“我也没说这是幅好作品。”

他们开始一起观看画廊的作品，然后在一个巨大的毛绒玩具前停了下来。“这个很迷人。”

“我要把它买下来。”夏恩附和道。我看到的是一堆廉价的毛皮粘在沙包布袋上，但我不知道他们看到了什么。

他们已经组成了秘密二人组，我感觉自己就像被放到墙角的盆栽一样无用。

安娜丽丝把她的注意力转移到出自同一个艺术家的一些由粉红色马勃菌构成的作品，然后哈哈大笑起来，并说：“这个女艺术家有一段时间没有性生活了。”

“我认为她只是不开心。”夏恩说道。

我觉得我必须站出来反对。究竟是什么支持他们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得出这个艺术家是个女性的结论呢？依我之见，估计除了那个关于粉红色的陈词滥调的假设以外，就没有其他的了。“你们怎么知道这个艺术家是个女性呢？”我问他们。

“当然是个女性了。”安娜丽丝回答。

“肯定不是个男人。”夏恩附和着。

9 我被他们的肯定给弄懵了。他们怎么这么快就结成了联盟？他们是在表演给我看吗？

在他们转向另一幅作品前，伊夫林娜出现了。“你们来啦！”她走近夏恩，给了他一个大大的吻，然后紧紧拉了拉我的手，之后她转向安娜丽丝，“哦，你好！我们刚刚在走廊里见过。”

安娜丽丝礼节性地点了点头，然后像突然记起来什么似的，猛地一惊，并说：“啊，是的，你是泰勒的朋友。”

当她俩的眼神相遇的刹那，一些东西在她们之间传递。伊夫林娜默默地点了点头，给了安娜丽丝眼中的疑问一个肯定的回答：是的，她就是那个朋友。好的，一个新的连接形成了。

但是安娜丽丝可能想的是找到源头。现在唯一的问题是，安娜丽丝还需要多久才可以分辨出是谁在给伊夫林娜提供货源。

我说了声抱歉后径直走向吧台，留他们三个人在那里闲逛。我越来越感到不自在。我并没有主动协助夏恩兜售他的毒品，而且老天也可以作证我是没有办法控制安娜丽丝的思维的。但是当我看到夏恩和安娜丽丝带着那种突然的亲密感在一件件雕塑作品间穿梭聊天时，我努力在自己的记忆中搜寻起来。我有没有跟安娜丽丝说过一些可能会让夏恩觉得我背叛了他的信任的话？有没有什么场合会让安娜丽丝觉得她不知不觉地成了我的研究对象？更糟糕的是，我有没有去插手干预，歪曲事实？又或者这样的机会是否达到了我需要记录下来的标准？毕竟，我们身处一个用上东区贵族们的信托投资基金买下的画廊（它得到了城市新兴艺术发展基金的数千美元的资助），这里展示了来自不同艺术教育背景和社会背景的黑白潮人们的创意艺术作品，光顾这里的除了华尔街金融新手、泡夜店的年轻人、信托拉斯塔法里教徒（trustafarians）外，还有一些刚刚到哈林区的充满抱负的黑人嬉皮士。这里已经成为那些有意前往第九十六大街南端寻找新生意的毒贩们的新的完美市场。这不正是我要找的地方吗？

10

半个小时后，夏恩朝吧台走来。他说，安娜丽丝邀请我们去参加她明晚的派对。

“是有新的生意，还是找到了新的客户？”我问道。

虽然我试图让我的询问听起来像一个置身事外的社会学家的超然提问，但就连我自己也从这个询问中感受到了一种批判的味道。

夏恩看着我，然后慢慢摇了摇头以示对我可能表现出的焦虑不安或者嫉妒之心完全不在意。他是个商人，在商言商。他也不会为

此而道歉。“兄弟，去吧，你懂的。”

我们握手道别。他心不在焉地拍了拍我的后背，然后径直走向大门。夏恩身材高大，但一些需要坚忍和自我控制的事情让他看上去变得矮了许多。

就在夏恩快到门口的时候，他在人群中发现了伊夫林娜，他朝她点了点头。在我研究毒品交易的十年中，类似的动作我看过不下两百次。夏恩从来不会在身上携带毒品，所以那个点头的意思就是说他很快就会让人把毒品送过来。

我扫视了整个屋子，发现了人群中的安娜丽丝，此刻，她也正盯着夏恩。

第二天我回到了自己的大学。通常我会花大把时间在我的桌子前阅读杂志或者为课程准备讲义，但有时候我也会走进剪辑室为我新的尝试——纪录片电影再加把劲。我刚完成了一部关于芝加哥住宅区（housing project）在被拆毁前的最后日子的纪录片。

我即使在我的办公室和剪辑室里工作，也还在因为前一天傍晚发生的事情分心。我不知道怎么去看待整件事情。在某个层面上，
// 我应该为夏恩和安娜丽丝跨越了种族的界限而开心。要是能把它拍成纪录片那该多好。或者，我可以从现在开始为一个不寻常的、有挑战性的主题收集数据。但我与安娜丽丝的认识过程不曾像一位社会学家访谈研究对象那样。我们是在哈佛大学的一次品酒会上认识的，正当我发现自己在现场手足无措时，是安娜丽丝向我伸出了援

手并让我感觉轻松了许多。我很犹豫要不要把她放到“显微镜”下去研究剖析。我觉得我应该扮演保护她的角色。如果我和夏恩明晚一起参加她的派对，那么至少我可以监视夏恩和她的互动，增加一点点可控预期。在我在场的情况下，她应该不太可能直接问夏恩有没有可卡因。

但夏恩在最后时刻给我来电话说他要晚去一会儿，所以我们只能在那里碰头了。

我到那里时大约是 11 点。安娜丽丝在切尔西区租下了一间画廊，在这间屋子的靠墙位置树立了几块高约六英尺^①的镜子作为装饰，白色的桌布上点缀着淡淡的紫罗兰刺绣，还有一些古董椅子、几个镶有金叶的酒杯，以及有着 20 世纪 30 年代装饰艺术风格的香槟杯。这里的女士们穿着时尚精致，男士们则是一种颓废时尚的风格。每个人都在尖叫，每个人的手里都握着酒杯。

透过人群，我瞥了一眼伊夫林娜，她凹凸有致的身材被包裹在黑色女装里。在她身边站着的是布兰特妮（Brittany），她和安娜丽丝在大学的时候是同班同学，而且也是一个绝色美女。布兰特妮最近决定利用自己的美色让一些有钱男人带她去纽约的一些著名餐厅吃饭，这算是一种富有魅力的沉沦，但她说至少她可以吃得好一点。不过越接近这条看不见的线，她应该越会决心要去工作吧。最近一次我在上东区的派对中遇到她的时候，她俏皮地问了我一些关于男人欲望的问题：你们喜欢香水吗？内衣呢？喜欢什么类型的内衣？角色扮演呢？什么类型的角色扮演？我该学习如何谈论运动吗？

拜托千万不要去学习如何谈论运动，我告诉布兰特妮。

^① 1 英尺约等于 0.304 8 米。——译者注

12 现在她正对着我挥舞着一根香烟，并且指了指后门。我穿过人群，走下一小段金属制的楼梯，然后发现伊夫林娜和布兰特妮正和一些吸烟者站在一个小的露台上。布兰特妮拿出一小瓶可卡因，但不小心把一些白色粉末撒在了自己的金色鞋子上面。“我真是个笨蛋。”她嚷嚷。

安娜丽丝走下楼梯，脚下的高跟鞋让她走得有些跌跌撞撞。“哦，天哪，我像个神经病似的跑来跑去。”她边说边从自己的夜店手提包里抽出一根香烟。

布兰特妮悄无声息地就把那瓶可卡因递给了安娜丽丝。

“谢谢你，我的主。”

对于我来说，这是一个极为尴尬的时刻。虽然过去安娜丽丝从来没有特别对我隐瞒吸毒史，但我俩都选择假装若无其事。这要么是她觉得我太正直，要么是她想让我们的关系维持在一个正常的范畴内。

安娜丽丝把瓶子还给了布兰特妮。“我们明天晚上要聚聚吗？”她问道。

“不好意思，我去不了。我要去趟波士顿。别忘了，你要给宾馆打个电话。”

“该死。差点忘了这回事。这个派对忙得我脑子一团糟。”

抽着新的香烟，她们谈起一些社会活动的后勤保障：火车、出租车、时间表。我的思维游离到夏恩身上。对于我来说，今晚应该是来工作的，而不是来参加社交活动的，对吧？夏恩在哪里呢？他来了吗？还是他把今晚的交易任务委派给了伊夫林娜，但忘记告诉我了？

有一种概率很低但真实的可能就是昨晚夏恩把安娜丽丝带回了

家，并且给了她今晚需要的毒品。我都能想到明天报纸的大标题：“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与富人区贩毒团伙勾结”。

我不想再想下去了。

当我的注意力回到她们的对话中时，我发现我错过了不少。

“他多大年纪？”布兰特妮问。

“没有多老啦。”安娜丽丝回答。

13

“饭局吗？还是只有——？”

“没有。就只是饭局。”

“我厌倦了饭局。”

“那你就只喝些饮料。这应该有帮助。”

她们在谈论什么？看上去有些不对劲。安娜丽丝看出我的好奇，然后把手中的瓶子递给我，问：“要来点吗？”

“不。”我大声拒绝，声音大得有点惊人。

安娜丽丝惊奇地看着我，我只是摇着头，开始往外走。现在这里已经超出我的控制范围了。我可以给夏恩打个电话，让他不要把毒品卖给安娜丽丝，但我非常肯定他会说：“她已经21岁了。”这是他对于这种情境的固有说辞。所以说了声再见后我就走出了屋子。屋外有点寒风瑟瑟，真有了点初冬的感觉。路上没有出租车，最近的地铁站还需要走15分钟才能到。

没办法，我只好走过去。

当时我所见到的都是非常尴尬的场景。不管当时我有多希望记

录这两个世界的碰撞，这一想法都在那场寒冷的秋风中开始消散。我需要重新寻找方法去描述这个全球化城市如何将不同的社会类型连接起来。

隔天晚上，我和安娜丽丝又见面了，这是我们见面的连续第三个晚上。安娜丽丝给我打电话，说她正遭遇麻烦，不想回家，因为她的男朋友打了她一顿。她问我可不可以到我家的空余客房住一晚上。

我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但接着我很好奇她为什么不找布兰特妮或其他女性朋友。

半个小时之后，她就拎着她的旅行包出现在了我家门口的楼梯上。这一次，她没有化妆，甚至没有涂口红，除了手上戴着几只宽松的14 手镯外，也没有戴其他饰品。她走进我家的前门，脚踩在我家的地板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被雨水打湿的她，显得娇小而脆弱。

我们隔着几步相对而立。我意识到，这是我们第一次在非公共社交场合见面。虽然我们经常会在公共社交场合找一个安静的角落聊天，但我们还真没有单独相处过。我们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彼此问候。

没有想太多，我走上前去，给了她一个拥抱。我感觉我能听到她在竭力控制不流出眼泪。

“谢谢你！”她说。

我建议我们去一趟医院。

“我没事，他只是用力抓住我而已。”

“要不要报警？”

“绝对不要。”

她说她现在只想喝一杯酒。她以前是不喝酒的，但是现在她就是想喝酒。

也许这不是一个好主意，我脑子里这么想，但我没有说出来。我兑了几杯伏特加汤力，把一杯放在她的手里。她抿了一口，然后开始滔滔不绝地讲起来。

“J.B. 偷了我的钱！我从来没有想过他会做这样的事情。我可以相信任何事情，但这件事情除外。”

J.B. 是 Junebug（“六月虫”）的简称，这个有着贵族血统的年轻人因为继承了家族的大量遗产而被安娜丽丝起了这个绰号，他和安娜丽丝在大学期间就开始约会。就我所知道的信息，他是一个和蔼可亲但也有自己独特个性的年轻人。他喜欢炫富。他曾经把钱塞进厚的三明治里扔向酒吧的侍应生，或者是把厚厚一摞 20 美元纸币通过出租车窗户扔出去。有一次他租了一个画廊开派对，把成百上千张 20 美元或者 50 美元纸币粘在墙上。我记得我曾经想过，对于一个世袭精英来说，这种行为是非常粗鲁和不恰当的。不过我出生在印度婆罗门教一个种姓族群（阿拉底，the “Alladi”）中，这个族群有自己独特的地方话语，他们倾向于把世间万物都看成是粗鲁的。

“但是这个年轻人是个百万富翁，”我说，“是有好几百万的百万富翁。他偷了你多少钱？”

“大概 3 万美元，不过只是这次。我想在这之前，他大概还偷了我 5 万美元。也有可能更多，但我不能肯定。”

她曾经把钱藏在自己的公寓里，所以在这之前她并没有意识到

钱被偷了，安娜丽丝说。当她去质询他时，他说她把这么多钱放在家里不用是很蠢的行为，所以他拿走一部分去投资以获得更高回报。

这立即让我想到了以下问题：

(a) 她是从哪里得到那么多钱的？

(b) 为什么她不把钱存在银行？

(c) 为什么她不清点这些钱？

(d) 这些钱现在在哪里？

但我不想去问。现在喝杯伏特加汤力倒是个不错的主意。

六个月前，安娜丽丝曾经向我透露，她因为拒绝做一名好的社交名媛，拒绝结婚然后采取一种时尚和慈善的生活方式而惹怒了自己的父母。她宁愿去印度旅行，去观赏艺术。她甚至告诉他们她在考虑做一些属于自己的生意，这对于一个享有富贵的年轻女性来说确实是不恰当的行为。他们威胁说要断绝她的经济来源。那天晚上，在喝下第三杯伏特加汤力后，她说出了自己对被剥夺继承权的深深恐惧，因为这可能会伤害她跟 J.B. 之间的关系。或者如她自己所言：“谁想和一个穷鬼结婚！”

在那个时候，我还是很难理解把没办法继承遗产等同于无法结婚。但是那天晚上在我的公寓里，她哭得越厉害，我就越觉得自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标准来判断了。

我提了一个技术性的问题：“什么样的投资？”

16 “他说他要花些精力去做一些新项目。”

这个是 J.B. 的弱点。他以发现新的天才自豪。他会从刚刚毕业的纽约大学的学生中寻找导演，然后告诉他们他们会给他们的天才

电影方案提供资金支持。他们会花好几个星期的时间去起草关于演员、剧组和媒体发布平台的详细计划。唉，只可惜他的信托基金永远匹配不了他的需求。当他的父母拒绝去填补这个差额时，J.B. 与他父母的司机策划了一起假车祸，以骗取赔偿金。当这个计划失败后，他从安娜丽丝那里偷了钱。

当安娜丽丝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所能想到的就是作为富家子的 J.B. 真的只不过是一个在地下经济中欺诈行骗的黑心商人罢了，他跟那些向游客推销非法娱乐活动的西非裔酒店服务员，以及在中城区街边的拉丁裔站街女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他的整个拍电影计划都是地下勾当，通过游走在法律边缘的见不得人的方法从他的信托基金中套出资金。如果对 J.B. 的拍摄事业和夏恩的贩毒生意做一个学术对比研究，应该是很有趣味的一件事吧？我的思绪回到了我在芝加哥大学跟我同事的一次对话，那时我的学术生涯刚刚开始。“我想研究郊区人。”我说。他像看臭虫一样看着我。“他们都是些白人和中产阶级，你有什么好研究的？”他问。

但是安娜丽丝应该是听不懂这个笑话的。“我知道他从一开始就在耍我，但我总以为他会跟我坦白，你知道吗？就像是到了谷底，然后一定会变好。但结果是他吸食更多的可卡因，喝更多的酒，连打架的次数也越来越多。”

我说我很抱歉，并且我是认真的。

“从现在开始，我将一个人过日子。”她说。

她伸手去拿桌上的纸巾。“素德，我想告诉你一些事情。关于这些事情，我没有告诉过几个人。” 17

在那一刻，我感觉我的脖子被刺了一下。安娜丽丝想跟我坦白、分享，让我彻底地了解她，知道她不为人知的一面。以前我也经常会经历这样的关键时刻。基本上，等待这样的时刻就是我的工作。它们是一个人给予另一个人信任的最好礼物。我所要做的就是像以前那样，冷静、超然、专业地去接收她的信息。但是即使有了在芝加哥地下世界十年的倾听经历以及在纽约的差不多五年经历，我仍然觉得聆听这些坦白并不简单，这次就更加特别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去聆听一位成功的、无须涉足地下世界的人士的坦承分享，更何况我们还是认识的。

她好像一点儿也没有注意到我的惊愕。“他偷走的是很多人的钱，我希望他只偷了我的，但他连其他人的钱也偷走了。”她说道。

这把我的思维引到了另一个方向。其他人的钱？这虽然回答了前面的问题（a），但引出了更多的问题。

（e）其他人是谁？

（f）为什么她会拿着其他人的钱？

（g）这些人如果发现自己的钱不见了会有什么举动？

我担心更多的问题会不断地冒出来。

安娜丽丝低下头，那一刻看上去有些羞愧。“你还记得我跟你讲过的关于布兰特妮的事情吗？”

我以为她讲的是布兰特妮跟有钱人约会的事情，或者是关于毒品的一些事情——后者对于我来说更有意义。至少我还不太能接受布兰特妮是应召女郎。

“是的，当然，”我说，“我希望她更成功了，但有可能她并

没有。”

“好吧，我想我应该告诉你更多关于她的故事。”

“我说过，你不需要特意去……”

“我在给她当家。”

70

我没有说话，我在考虑“当家”（manage）这个词可能有的含义。我脑子里回想起了昨晚关于波士顿的讨论，而且我还记得布兰特妮说她厌倦了饭局的事情，以及安娜丽丝是怎么回应的。

“还有其他女孩子。”安娜丽丝补充了一句。

“哦，好的。”我说。我感觉到了一种想立刻起身逃离这个房间的疯狂冲动，直到我意识到我是在自己的房间里。“那很好呀！”

虽然想尽力表现得随意些，但我几乎是大喊出了这句话。

“这一点儿都不好，请不要把我当傻瓜。”安娜丽丝说。

“不是的，我的意思是——不是太好，但是，你知道，对你来说是件好事，你知道的——”

她强硬地打断了我的胡言乱语。“我自己好好赚的钱，结果却被 J.B. 偷走了。我也替她们保管一些现金，因为她们觉得放在自己家里不安全。结果那些钱也被 J.B. 偷走了。”

这样，整个故事就很清楚了。她说，她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有计划或者有野心要去给布兰特妮这样的女性当家的。只是因为她觉得这些女性都有点太无能了。布兰特妮打算自己支付在酒店的费用，那可是高档的瑞吉酒店（St.Regis）。她的那些朋友就更厉害了，她们有的要自己去付打车费，有的要支付晚餐费，甚至有的会提供免费的可卡因给男友。她们的男人们完全是在占她们的便宜。没用多

少时间，她就帮这些女人把她们的收入翻了一倍。这跟其他事情一样，也是一种组织能力。安排行程，让男人买单，其实就是这么简单。在一炮打响后，她吸引了更多的客户，以至于某天早上安娜丽丝醒来后突然发现，她自己其实在经营一种生意，就像她曾经跟她的父母说过的那样。而且这是一个大生意。“我很擅长这个，”她耸耸肩说，“我能怎么说呢？”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她。我还沉浸在震惊中。

“我感觉我是在帮助别人。”她补充道。

像这样的话我以前听过多次。犯罪分子总是尝试从高尚的角度来描述自己的行为。性工作者告诉我她们是能提供类似于医疗的服务的“治疗师”。毒贩们说他们从社区的坏分子身上获得资金。虽然我所受到的训练和我个人的倾向都是不做判断，但当我从安娜丽丝嘴里听到同样的话语——同样精确的合理化论调时，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脱口而出：“你们都这么说。”

对于我这么直接的反驳，她似乎有些震惊。她考虑了一会儿，然后耸耸肩。“我猜我喜欢这种刺激感。”她坦承道。

最后，我觉得我专业的一面开始发挥作用。如果我们继续这样谈下去，那么她对我的态度应该会更加严肃一些。我用我最动听的大学教授的语调开始了长篇大论：“听着，你知道我是研究这些东西的。我不评判别人，我也不会评判你。”

她点了点头。

“但你是一个——”

我不想说出“皮条客”或者“老鸨”这两个词。我停了下来，

重新整理了一下思路。

“你是一个“*中介*”。那是不一样的。”

“你是用一种评判的口吻说出‘不一样的’这个词的。你刚刚才说过你不会评判我。”

“我说的不一样其实是更危险的意思。我不清楚你对自己在做的事情了解多少，或者你知不知道自己有多脆弱。”我知道我有些闪烁其词，但暗含批判。大部分时间，对于别人告诉我的关于他们的生活的事，再疯狂的我都能理解。但我也曾见过这个世界上那些骇人之事。我一再看过那些本性善良的人，以金钱、恐惧或者尊重的名义而粗暴行事。我一直在回想我跟安娜丽丝之间的关系有什么不同。也许我跟安娜丽丝离真朋友还差一点，但她也不是我的研究对象。我是不是应该把笔记本拿出来，然后对她做个访谈？我不知道。

“我正在做的事情跟布兰特妮在做的是不一样的，”她说，20“如果我做了那些事情，我的朋友、我的名声、我的全部世界都会完蛋。但是做这个是不一样的，我只是个经纪人。”

我很好奇，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机制，会让一个聪明世故的人去相信超级英雄的隐身和无敌的能力。我既着迷又很愤怒：“这个世界处处充满危险，你认为你能保守住这个秘密？你真的认为布兰特妮没有把它告诉其他人？”

她想了一会儿，然后难为情地耸耸肩：“好吧，可能吧。但我会否认、否认再否认。”

难道她真是没头脑地误打误撞走上了这条路？我还要继续听这些愚蠢的辩解之词吗？或者我应该成为她的好朋友，给她当头棒

喝，让她重新认识现实？毕竟，我还只是这个世界的学习者。对于这个世界，我所了解到的苦难和悲剧，比我想了解的还要多。最起码我可以让她知道她即将陷入的麻烦。

“你知道‘中介’们最忧虑的事情是什么吗？不是警察。”

她耸了耸肩，表示不知道。

“是形象。利用毒品和暴力来控制那些有可能被叔叔或父亲性侵的无知少女，单是这件事情就可以让他们在监狱里关很久。我的意思是，你昨晚跟布兰特妮分享可卡因了吗？你想象一下这在法庭上意味着什么！”

“你这想法太疯狂了！”安娜丽丝冲我喊道，然后重重地坐到沙发上，杯里的伏特加汤力差点儿洒出来。“你也见过布兰特妮！她像那种我可以通过毒品控制让她乖乖听话的人吗？”

我现在冷静了很多，开始进入我的专业社会学家的模式。我要用专门的分析框架来分析安娜丽丝的行为。“你为多少个女性当家？”

27 如果你只是听我的声音，你可能会以为我手里有个带夹子的写字板和一支2号铅笔。

安娜丽丝的眼睛瞪得很大。她没有想到我会问这么具体的问题。但是我发现那些明确的，甚至细节清晰的问题会让人放轻松，可以让他们的坦白有一定的科学客观性。

“五个，有的时候是六个或者七个，但通常是五个。”她回答说。

“好的，五个。”我说。我开始琢磨那些我所认识的在她手下工作的人，以及在过去这些年里我记录进微型图表里的所有活动。我

开始在头脑里盘算数字。“所以，你每周至少进账 5 000 美元。是至少！但是每年你大约有五个星期因为度假或别的原因没有收入。这样算下来，你每年大约从这项工作中收入 10 万美元。而且你很有可能通过麦克斯（Max）洗了这些钱，对吧？”

麦克斯是她的家庭律师。我是通过一些基金会工作认识他的。看她的表情，我知道我完全猜中了。

“所以你无视了货币法和税法，把银行存款变成了六位数。然后你现在告诉我你从来没有逼迫你这五个年轻女性雇员中的任何一个去多接活，或者一直接活或者——你昨天晚上跟布兰特妮说了什么？‘那你就只喝些饮料’？”

“你这样说让我好难堪。”安娜丽丝说。

“不好意思，但你是个‘中介’啊。这些就是‘中介’们做的事情。”

“这样说真伤人，素德。”

“安娜丽丝，你好好想想。你有没有进行过这样的谈话，她们中的某个人跟你说她不想干了。因为少一个人，你一年可能要损失 2 万美元，所以你确定你不会让她坚持做或者只是再干一段时间，甚至是‘再一次就好’？假如 J.B. 说如果你不给他钱让他去买他看中的好剧本他就要离开你，你会怎样做？”

伏特加汤力让我变得咄咄逼人。她低下头，而我还在继续。

“我知道这些，安娜丽丝。某天晚上，在某个破旧宾馆里发生了意外状况，于是她们跑过来跟你哭诉，然后你极力劝说她们，让她们冷静。你甚至会给那个坏事的家伙打电话，让他也保持冷静，”

你不想让他成为你的威胁。你是一个完美的中介兼经纪人兼心理医生，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中。你感觉良好，因为你做到了，你通过了考验。她们需要你，因为你把事情摆平了。然后你拿到了报酬。你甚至可以从客户那里拿到额外的小费，好让事情不要被捅到媒体那里。因为，好吧，这就是你的**擅长**之处吧。”

这个时候，安娜丽丝哭了起来。等我注意到的时候，我感到有些糟糕。这个倒霉的姑娘刚被自己的男朋友打了一顿，我却在这里高谈阔论。“对不起，你就把这些当成废话。”我说。

“你是对的，”她说，“我就是个皮条客。”

“不！是我扯远了。你让我感到很诧异。”

“但是，我**喜欢**这份工作。我喜欢帮助这些女孩，我**是在**帮助她们。”

她突然把头抬得高高的，笑了起来：“好吧，不，我不是特蕾莎修女。我就是喜欢这种刺激感。真的，我喜欢**犯罪**的感觉。”

事实上，安娜丽丝可能的确在帮助她们。据我所知，在纽约高回报的红灯区市场，大部分的“中介”从业者是一些芳华已逝的女性，她们从出卖肉体转为帮助干这一行的其他女性或为她们当家。而且我遇到的大部分“中介”，像安娜丽丝，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女性。她们扮演着多个角色，有的时候是参谋，有的时候又是闺蜜。好点儿的“中介”还会帮那些女性找医生、找律师，甚至会通过洗钱或者建立合法银行账户的方法来帮她们经营财富，当然这些都是要收费的。在她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中介”给她们提供咨询，给那些友好的警察打电话，当她们陷入牢狱之灾时帮助她们摆脱困

境。最终，有些“中介”还会帮助离开性产业的小姐们建立家庭，或者让她们享受到体面的退休生活。虽然我可以坐在这里大段大段地描述这种地下姐妹会的不是，但我更希望安娜丽丝能够看到它的黑暗面。 23

但现在是停下来的最好时机。我建议她去睡一觉。

她用一种害羞的表情看着我。“你可以继续和我探讨这个话题吗？不是今晚，而是换个时间。和你谈论这个的感觉很好，别的人就不懂。”

这让我感觉很奇怪。再说了，倾听私密的自白就是我的工作。信任也是我将终身学习去鼓励的情感。但是在今天晚上，有些东西却消失了。在我授课和写作的过程中，我经常自信地重复的一个陈述，现在却硬生生地把我击倒：*穷人和你我一样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而社会学家的责任就是去揭示这些关系*。现在安娜丽丝正在让我认清一个令人不那么舒服的事实。在现实生活里，我的确对研究经济水平和教育水平低下的人群感到更舒服。我不想承认这一点，这有点儿伤人。但这却是事实。我一直被训练把不同人放进不同的“盒子”里，在毒贩、性工作者、富家子弟和社会名流之间画出分界线。事实上，社会学学术研究的大前提就是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的小世界和经济方式，它们可以被研究和描述。所以记录社会角色的最聪明的方法就是找到稳定而没有变动的人。

我的个人背景也是一种障碍。不管喜不喜欢，作为一名“芝加哥社会学家”，我已经内化了这样一个观点，那就是芝加哥的城市生活方式已经无所不在：人们生活在被种族和阶层分隔的社区

中，黑人与黑人在一起，白人与白人在一起，穷人与富人分开居住，并且这样的居住模式代代相传，所以他们的孩子也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的。现在这就是为社会学家手工打造的一种情境。一个急切的、充满激情的年轻民族志学者需要去做的就是和当地街区的人混得更熟，以让他们接纳你进入他们的生活。当我与夏恩第一次见面后，夏恩就告诉我要弄辆车，然后绕着城市转，自己去体会城市的广阔——它包括非常多样化的社区、街坊以及生活于其中的居民——但我以为这只是给城市观光客的一个样板建议而没有照着做。事实上，抛开我对从芝加哥迁居纽约，以及对进入纽约丰富多样的世界的试探性步骤的忧心，浮光掠影式的观察并不是我的研究风格，我更相信的是融入社区：找一个街区，随便闲逛，认识一些当地人，然后经常过去走走。但是夏恩还是经常提醒我：“你应该多出去转转，你懂吗？我经常这样跟你说，但你却听不进去。”现在我才意识到夏恩和安娜丽丝（还有其他我所遇到或研究过的纽约人）告诉我的是同一个道理。他们都告诉我要将生活是静止、一成不变的这一观点转变为生活是运动和改变的。他们不是画地自居，而是不断跨越界限。他们不是找个地方然后找个安稳工作，而是不断起航，在看到新的机会时才会靠岸停泊。我面临的挑战和他们差不多。纽约不一样，这座城市需要自己的社会学。它需要除“街坊社区”之外的新概念，以及一种新的不再固着于某处的介入方法。这些人在不停移动。这就是关于他们的关键事实，他们的真实社区就是他们所经营的人际关系总和，就是他们跨越城市区域边界所形成的众多社会连接。所以我要做的第一步就是抛开把地理区域作

为社会化的原始城市单位的观念。

但是把“社区”定义为网络有何意义呢？尤其是在从定义上来看很危险的地下经济体中，人的生命模式是既脆弱又难以捉摸的。而且这些纽约客并不是只在物理空间上移动，他们也在跨越先天注定的命运疆域。要理解这些，可能要把一些行之有效的社会学原则抛到一边，比如“*我们来自哪里决定我们是谁*”或者“*教育是成功最关键的预测指标*”。这些陈旧的道理无法解释为什么一个毒贩要去看画展，或者为什么一个有钱的金融家的女儿要去兼职做老鸨。通过这些，我看到了所谓的企业家精神的最真实和最充分的含义，那是一种敢于为物质财富和个人转变而冒险的精神。既然纽约的地下经济给了当地居民跨越边界重塑自我的机会——正是跨越这种可预料的边界后的邂逅让像夏恩和安娜丽丝这样的人获得了巨额的财富或更好的形象——那么我也需要一种不是建基于社区而是更多地着重于网络连接的社会学，这种网络被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称为“意义网络”（webs of significance）。通过观察地下经济中的那些隐藏的努力奋斗的拼搏者，我观察到一种与学历水平或者公司董事会里的人际互动无关的社会流动模式。尽管地下经济所孜孜以求的正是纽约永恒不变的本质——财富和成功，但这也显示出了这座城市在21世纪正在经历的变化：全球化的感受，愈演愈烈的快速度，纽约人在他们所熟悉的社会情境和种族界限间穿梭不停的同时，也在编织新模式。这就是正在生成的未来，而我正在把它们记录下来。

我感到越来越兴奋。

与此同时，一种不自在的情绪相伴而生。在这些想法中，没有任何一个能够可靠地、确定地或可量化地体现在统计表格中。这让我呼吸加快，就像当初安娜丽丝告诉我她的新职业时我的那种感觉。我没有进入正式的研究模式，当然也就无法以一种能够让我的大部分同事理解的方式去解释这些概念。到现在为止，我还没有去履行一个好的研究者应该做的那些事：仔细地设计研究框架、保持怀疑、寻找更多的数据、不断追问直到某些可能的真相出现。仅仅是这种感觉本身就已经引发了一些基本的问题，比如我如何开展工作、怎样做更好。刹那间，毫无预期地，我被迫开始质疑那些曾赋予我的生活多种意义的框架，以及我给自己设的界限。我不能再坐着等待，我需要动起来，我得跟着事情带给我的灵感走。

我让安娜丽丝独自坐在客厅的地板上，她显得有些孤独，也有些醉意，一个漂亮迷失的女孩变成了一个狂热的罪犯。我走向走廊的尽头，站在通往客厅的过道上。伏特加汤力的酒杯还搁在桌上，我也有些犯迷糊了，比我自己认为的要醉得多。一种飘飘然的感觉穿透我的身体，也许这是我所知道的最经久的感觉了：对于游离、脱节和迷失的恐惧。我不知道我下一步要做什么。

这种不确定的怀疑犹如一道闪电，最终点燃了过去五年来我所经历的十分混乱的模式。五年来，我见过很多妓女、毒贩、老鸨、嫖客、色情片职员和警察，这些经历最终都有其价值，或者至少能为创造价值提供线索。这本书的第一章就写到这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去解读它们——去理解这些故事，还有我自己的故事。

第二章

27

纽约，纽约

现在我们把时光轴拨回到最初的尝试性阶段。一个新的世纪正朦胧浮现，光明和闪耀的未来伴随着各种可能性。我那个时候刚到纽约，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年轻教授，我初出茅庐，兴奋地开展我的新工作。我迫不及待地去租新公寓，认识新同事和新学生，并且探讨新的研究项目。

一些警告信息也开始出现。我的妻子对于离开芝加哥与我有不同意见，以至于对于离开我们在中西部亲手创造的舒适小窝，我产生了一些罪恶感。

对于开始我的职业生涯，哥伦比亚大学虽然绝对不是一个最轻松的地方，但却是一个最好的地方。这个学校因不那么友好地对待年轻教师而闻名，它很少会给教师终身教职，即使真给了，资历较浅的教授仍然会被视为冗余的劳动力。我绝大多数的朋友和意见提供者们都劝我不要接受这份教职。但是我拒绝了其他工作邀请——甚至包括来自同在市中心的哥伦比亚大学的竞争对手纽约大学的邀请，因为我很渴望，同时也觉得我需要来自常青藤学校的地位和挑战。芝加哥大学里高压的工作环境让我认识到，我需要一个高风险的环境来激发积极性。

28 当时我所在的系正在经历一段变动期。在两种对立的社会学观点的激烈斗争中，赫伯特·甘斯（Herbert Gans）所代表的是这门学科的原始目标。甘斯是一位有着众多读者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沿袭了像罗伯特·默顿（Robert Merton）和赖特·米尔斯（C.Wright Mills）这样的哥伦比亚大学伟大的老一辈社会学家的学术传统，即把生动的叙事方式与对这个伟大国度中的社会问题的深入探索结合起来。

但随着社会学应该成为一门科学的信念的强化，对这种传统的真诚尊重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和甘斯同时代的学者，像哈里森·怀特（Harrison White，一位训练有素的物理学家）以及他的那位高深莫测、野心勃勃的学生彼得·伯尔曼（Peter Bearman），就是两个试图让这门学科更专注、更具实验性质的形式主义者，他们更加专注于客观研究和学术严谨性。这个趋势开始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年轻的社会学家们决定与那些虚张声势的人类学家和新一代的记者群体划清界限，从而维护自身作为科学家的合法性。当时的大众舆论坚定地反映了众多学者对学术质量的无意识的定义：如果你的研究成果能够让很多人读下去，那么你的研究一定是糟糕的；如果你能把自己的研究量化，并且让人完全读不下去的话，那么你一定有重大发现。对照到我的身上，这个警告其实很清晰：“你写的书只能给社会学家看，因为一本畅销书反而可能危及你获得终身教职的机会。”

我身处其中，努力探索自己的路。老实说，我与伯尔曼以及科学家们关于社会学的观点是一致的，那就是只有通过严谨且系统的观察和分析，我们才能真正地认识这个世界。我不想放弃这样的

观点。在我的学术生涯中，因为客观和关注细节，我得到了不少信任。被视为一个科学家为我打开一扇扇门，帮助我避开“激进分子”的标签，这个标签通常用来驳斥那些拥护用不同方法研究社会变迁的研究者们。我尽可能地多花时间与怀特和伯尔曼待在一起，然后尽可能地多学习一些他们的研究方法。

同时，我知道我之所以被聘用，是因为我的研究领域与诸如种族、不平等和城市命运这样的社会议题有关，而这些议题正好与哥伦比亚大学鼓励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相匹配。在这一点上，我因为在芝加哥大学跟随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教授一同工作过而受过训练。作为我研究生时的指导教师，威尔逊教授一直坚持光有科学方法是不足以影响决策者和大众的，你需要擅长写作，你还需要会讲故事。威尔逊在他的划时代作品诸如《种族意义的衰落》（*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Race*）和《真正的弱势群体》（*The Truly Disadvantaged*）中实践了这些方法，他的生动和富于激情的撰写抵达了学术圈之外的世界，改变了他那一代人看待贫穷的观念。我也希望我的读者可以包括更多的人，希望我的研究成果既能触动那些乘地铁上班的普通上班族的心灵，也能影响坐在办公室里的公共决策者的思想。

因为有这样的想法，我花了很多时间在芝加哥大学的档案库里研究这个领域的历史。我发现，实际上正是这两种对立的社会学传统导致了这门学科最初的张力。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是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的创始人之一，作为一位训练有素的记者，他主张社会学应当影响公众。他接受了那些追求更加科学和经验的研

究取向的学者的批评，承认了新闻业中固有的轶事描写法所存在的危险，这种描写被证明没有什么更大的意义。在这些成堆的档案记录中，我发现了一位学者的潦草笔迹：“精确与中肯”（“Rigor and Relevance”）。它为我做了一个总结：真实、有科学根据的观察是易于理解的，而且能够切中当下社会议题。我试图通过我的第一本面向普罗大众的书《黑帮老大的一天》来达到上述两个目标。这本书的成功，意味着有更多的人理解美国大城市中穷人的复杂斗争——从桌上摆放食物的复杂策略到躲避当地毒贩的行为。更多的真相和更少的陈词滥调，意味着更好的社会政策，对我所研究的那些人来说也就意味着更好的生活。但不管怎么说，这只是理论而已。

但是这两种传统就像交战的公牛。如果你深陷说故事的框架，你就会被认为是个记者。如果你过于追求精准和玩弄数字的科学，你就注定只是书架上的专家。当我初到哥伦比亚大学的时候，我没有找到中庸之道。虽然我的同事们都给予了我鼓励和支持，但他们也都给了我差不多的忠告：要在学科的主要期刊（这些期刊都被科学家控制着）上发表文章，不然你可能得不到终身教职。这意味着我需要自己承担更大的风险。

对于我来说，这就是一场与魔鬼的交易。作为一位民族志学者，我面对的问题是与写作风格毫无关系的。我的专长就是从这混杂和玄妙的既有世界中搜寻出能代表整体的一小部分：一个完美的研究主题。一粒沙中就有一个世界。但是实验室方法是统计学式的。它更倾向于使用长长的问卷、计算机分析，以及来自美国国家统计局的大量数据。如果我只聚焦于这个城市的一小部分，那么他

们^①一定会嘲笑我，我甚至都不能去争论说他们根本就是错的。我并不是一个研究个体的记者。我的研究结论*必须*能被应用到更大规模的人口中。我要去述说的是整个城市——*所有纽约客*的故事。但那个时候，我甚至还找不到地铁口。

*先从自己熟悉的领域开始，然后希望可以借此达到目标。*我这样对自己说。既然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学术基础就是毒贩研究，那么从这个领域出发再合适不过。迈克尔·克拉克（Michael Clark）^②成了我研究的“引路人”，他是美国中西部毒品市场中的一个老手。我们已经认识不少年了，我在书中写过不少关于他的故事，还好没怎么惹恼他。早在1997年，他就把他的表弟夏恩介绍给了我。“他会跟你合作。”克拉克承诺道。随后，他拿起我的笔记本，然后写下了一串数字。

我并没有立即给夏恩打电话。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力量去了解这座城市，打电话给夏恩让我觉得自己有点儿太没有主见。但是在哈林区跌跌撞撞地摸索着对那里的毒贩和性工作者做访谈，却没有收获后，我只好又找出笔记本，然后拨通了夏恩的电话。

虽然夏恩住的地方离我的新公寓不到一公里，但是他是住在下
37
方的哈林区，而我住在上方的晨边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③。

① 指支持实验室方法的研究者。——译者注

② 文中多个人物化名均为“Michael”，为了便于读者阅读时更好地区分，翻译时采用了多个不同的中文译名。——译者注

③ 晨边高地，是美国纽约市曼哈顿西北部的一个社区，是哥伦比亚大学主校区所在地。——译者注

初到纽约的时候，我曾经期望我在芝加哥大学的经历能够重演：在那里，刚入学的新生都会收到一份地图，上面标明了安全和不安全的街区，并且一再警告哪些地方要避免——基本上全部都是黑人社区。在某种程度上，晨边公园（Morningside Park）里面那个长长的，从陡峭程度来看勉强可以被称作山丘的小斜坡，确实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林区之间竖起了一个无形的屏障。

但在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只是我的第一堂课，纽约与芝加哥是大大不同的。我才发现的那家友好的社区酒吧，其实也是夏恩喜欢的社区酒吧。这是一个温暖但也简朴的地方，大部分客人是在本地做一些小生意的人，这跟大学里面的环境形成了有趣的对比，当然也比校外那些挤满学生的嘈杂场所要好。我宁愿离开纽约西区（West End），去和杰克·凯鲁亚克（Jack Kerouac）^①以及艾伦·金斯伯格（Allen Ginsberg）^②们的鬼魂共生。我还是觉得和工人们在一起更舒服。

当我告诉夏恩酒吧名字的时候，他大笑起来。“哈哈，我今天晚上正好要去那里看球赛，”他说，“顺便一起来吧。”

那天下班之后我去赴约，在凛冽的寒风中我疾步行走，脑子里想的是我是如何在普通的工人群体中忽略了那个贫民窟大毒贩的。但是当我见到他的时候，我立马就知道原因了。夏恩是个身材魁梧的人，健硕且充满活力，看上去很安静但又露出警觉的神态。他的深蓝色长裤和黑色T恤让他看上去像是一名下班后来小憩的美国邮

① 杰克·凯鲁亚克（1922—1969），美国作家，代表作为《在路上》。——译者注

② 艾伦·金斯伯格（1926—1997），美国“垮掉派”诗人，代表作为《嚎叫》。——译者注

局工人。在一屋子穿着制服的黑人和拉丁裔中，他竟然一点儿也不显得突兀。

我从吧台要了一杯酒，走到他的桌子前，然后在他的对面坐下来。好一会儿，我们谁也没说话，就是干坐着，却也悠然自得，彼此意会。

“麦克尔怎么样了？”夏恩终于开口了，他微笑的时候，白色的牙齿、红色的嘴唇和黝黑的肤色形成了强烈对比，“他过得怎么样？” 32

“还不错，”我嘟囔着，“他已经安定下来了。”

“那个黑鬼一出生就安定下来了。”夏恩打趣道。

“是的，但是如果你也这么不错……”

*你根本连尝试都不必。*有一句老话是这么说的。这就是贫民窟的智慧。我甚至都不需要把话说完，夏恩就知道我想说什么，而且他知道我知道他知道。类似这样的社会编码就是人们表达忠诚的表征，我在长期浸淫于芝加哥毒贩文化后，对这一块儿再熟稔不过了。

“他跟人们相处得很好，”夏恩继续说道，语气里流露出尊重，“他知道如何让别人听命于他。我听说这黑鬼还能让他所住的社区变得更有活力。”

夏恩的意思是，麦克尔通过对他的毒品地盘专横有效的控制（其实是强迫街坊邻居服从自己），让那里变得安全且非常容易盈利，还不用担心被警察抓。我试着积极地看待这一切，但不认同麦克尔的犯罪行为。

“是的，他很成功，甚至他的孩子杰基都快要接管整个地盘了。”

但是她才5岁，一个多么神奇的小孩子啊！”

为了填补这只言片语对话中的停顿时间，我补充道：“纽约人不像芝加哥人那么友善。”

夏恩看上去有些怀疑：“你喜欢友善的人？”

“当然了，我确定。有谁不喜欢吗？”

“兄弟，这里不是芝加哥。再友善的人也不一定让你在这里混得开。”夏恩说。

夏恩皱起了眉头，仔细地端详着我，好久没发一言，似乎在思考我到底有着一种什么样的性格。终于，他有了结论。他点了点头，端起手中的玻璃杯咬了口冰块，并说：“我知道你是如何跟这些黑鬼相处的。你看上去没有那么可怕，所以他们对你也没有什
33 些戒心。这就是你让他们把我的秘密全部告诉你的窍门吧，是不是？”

他边说边笑，用牙齿把嘴里的冰块咬得嘎吱嘎吱响，就像是一个骗子在狡猾地恭维另一个骗子，让我不禁有种瞬间愉悦感。

“所以下一步是什么？你的计划是什么？”夏恩问，“你要搬进这里的公租房吗？”

当然，从我搬到纽约的第一天开始，这个问题就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中。*下一步是什么？我该研究什么？*我所看到的東西——纽约所展现出来的特别活力——别人也都看到了。芝加哥的美丽被包裹于它与中西部城市的相似性、可预期的城市居民生活节奏，以及对不同阶层和种族的开放姿态中。相对而言，纽约看上去显得有些混乱，没有整合力。我很想做点儿什么去进一步了解这个城市。就

算我可以抛开所有的办公室政治，再去研究渗入公租房的毒贩帮派也不是什么大有可为的研究。

“所以这将是我们的最后一次见面？”夏恩问道。

“可能吧。”我答道。

我们彼此严肃地待了一会儿，然后突然大笑起来。瞎聊了一会儿后，我们把谈话内容转到迈克尔和其他我们在芝加哥都认识的人身上，慢慢就谈到我是如何在某一天闯进公租房然后被迈克尔的帮派绑架的故事。“接下来我真的搬了进去，然后七年时光如白驹过隙。”

夏恩低着头，耳环上的钻石闪闪发光。“迈克尔说你在写一本书？”他问。

就我的经验，这正是一个向夏恩这样的人介绍我的职业的绝佳机会。“每个人都很拼命。”我说。

夏恩严肃地敲了敲桌面。“每个人都得拼命，”他附和道，“尤其是在我们这里。”

这样我们算是彼此认识了，还聊得很开心。所以，我又把话题转到我当下最关心的问题。“纽约这个城市太大了，大到我不知道怎么进行我的游览之旅。我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我怎么才能知道哪里才是值得去的有意义的地点呢？”

夏恩起身，打算去再添一杯酒，但酒保示意他坐在原地，然后他会把酒送过来。夏恩叹了口气，回到原位坐下。可能看出我遇到了挫折，夏恩创造出一种将持续多年的模式——面无表情平淡地回复道：“坚持再坚持，这是我的姑妈跟我讲的。”

“是的，但是要在哪里坚持再坚持呢？”

夏恩笑道：“那也正是我当初问的。”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了。酒吧的噪声在我们的周围越来越大，我们只能靠得更近。他往前倾着身子，摇晃着脑袋说：“妈的，我这些年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兄弟，我已经越来越烦躁了。我一直不断问自己，下一步是什么呢？我接下来可以做什么？我问我的姑妈，她告诉我：‘侄子，你要坚持再坚持。’我坐在那里苦思冥想，他妈的，这女人告诉我的都是什么呀！她到底有没有听懂我的抱怨？事情的关键点是该去哪里呀！”

“所以你要去哪里？”

“该死，我也不知道。”

我们重新坐了下来，思考着我们面临的相同处境。我们都被困在过去与未来之间，都在寻找出路。答案在日后可能会非常确定，但在那个时候我们都处在云里雾里。当时我们只有一种奇怪的难兄难弟般的感觉，这种感觉是我们在纽约共同挣扎寻找出路情境下的产物。当我离开芝加哥的时候，我第一本书中的调查对象们也在毒品世界中逐渐凋零了，他们要么被监禁，要么已经死亡。现在我和夏恩都在问同一个问题：还有第二次机会吗？

35 是夏恩第一个告诉我，开始时要先去找辆车，然后在纽约城市中闲逛。这个建议听上去有些平庸和老掉牙，以至于我并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你应该流动。”他说。后面还加了个“兄弟”，像是当句点用。

“流动？”

夏恩指了指酒保。“就像这个家伙。他过去是个喜剧演员，然后去开过卡车。他还在农场工作过，还当过棒球队队员。现在，他在这里。”

“这辆车子从哪里来？”

他缩着头，眯着眼睛。难道我笨到不明白这个隐喻的含义？

“明白了。”我说。

夏恩把目光先是转向吧台上方的钟，然后是窗户。街上的脚步声变得越来越嘈杂了，时针慢慢指向了五点。他拍拍口袋，这通常是他离开前的仪式动作。

“我不留你，有事你先走吧。”我说。

“嗯，我还有些事要处理。每个人下班后都会找一些自己喜欢做的事做，”他站起来，“你有我的电话号码，有事给我打电话。”

他走向吧台，把几张钞票丢在柜台上，指了指我的饮料，意思是告诉酒保他替我买单。他的手上拿着一顶蓝色的纽约洋基队球帽，此刻他小心谨慎地把它戴在头上，冲我点了点头，然后走出大门。

接下来的两年时间我都待在哈林区，大部分时间跟夏恩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我足够幸运地获得了一份研究补助去研究黑人街区的历史，这不但帮助我理解了这个街区的历史和文化，同时也给了

36 我一个机会去建立信任感——这份信任感是我进行一项关于更现代化的市场研究的必要基础，即使有夏恩的支持，这里的人也不会立马同意我去观察他们的犯罪过程。跟社区的“老家伙们”谈社区的历史能够让大家对我放松警惕。而且说实话，这也应该是一个好的芝加哥社会学家应该做的。跟当地社区街坊混得熟络自然是一个好的基础。

跟我的预期一样，不管是沿街兜售的小商贩，还是汽车窃贼，抑或是高利贷从业者，每个人都有一个他们愿意分享的关于过去的故事。随着他们与我相处得越来越融洽，他们开始把我介绍给在街头巷尾忙碌工作的人。这是需要细火慢炖的工作，但这时间花得却很值。我知道，对于那些找不到工作，或者因为精神上或生理上的原因无法全职工作的哈林区人来说，地下经济仍是维持他们生计的主要来源，这一点与报纸上关于失业的头条新闻的观点大相径庭。他们在黑市的收入至少跟那些薪资最低的工作的报酬差不多，如果不是地下经济，那么那些工作更可能是他们现实的选择。而且他们的收入通过消费在社区内流动，提升了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但我也看到了他们付出的惨痛代价：时时刻刻生活在对法律的恐惧之中。他们几乎只能使用现金，只有少量存款，没有信用卡。他们因为特别害怕去警察局，所以只能长期生活在街头和家庭暴力之中，更别说能够为未来的就业提供有价值的求职经历了。

但是所有这些都日复一日地在少数几个固定的街区做生意，就像我在芝加哥观察到的男男女女一样。不管是跟着夏恩在纽约大学周边的街区散步，还是我一个人单独闲逛，我都能够很轻松地分

辨出那些从纽约其他区来到哈林区黑市购买商品和服务的人，他们购买的可能是盗版光碟、街头工艺品，甚至是汽车维修服务和性服务等。虽然我没有亲眼见到这些交易，但我知道有不少哈林区居民离开这里，到纽约其他区从事一些地下的交易。有些人会坐巴士到富人家做保姆，就像夏恩的母亲。清洁工和门卫会到中城区的企业办公室做一些临时工作。手工艺者、艺术家和一些街头商贩会在整个城市的人行道上售贩他们的作品。夏恩自己也在纽约所有的（五个）行政区服务于自己的顾客。

37

我觉得这里让我很有收获，但我又有些不安。我在收集哈林区地下世界的故事，而且我确定我还有更大范围的黑市有待跟踪和观察。我甚至跟我学校的同事说我要去开展一项关于纽约地下黑市的现在和过去的正式研究。但是我又担心这研究太像我在芝加哥所做的研究了，会使我错过哈林区地下市场与更大城市连接的所有途径。我知道我需要一个不同的方法，去做一些真正的创新型研究。

正如在学术界所发生的，城市社会学最近的狂热就包含了一种关于当今城市思考的新路径。像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和大卫·哈维（David Harvey）这样的城市学者，写过很多关于纽约作为国际大都市重生的深刻研究文章。他们认为，纽约与纽瓦克或者费城的连接远没有它与东京和伦敦的连接那么紧密。不同于布法罗（Buffalo）或者克利夫兰（Cleveland）等老派的“20世纪”城市——它们的兴盛和衰败与其周遭资源息息相关——东京、伦敦这些服务性经济中心城市已经超越了地区经济。全球性的城市因金融、房地产、娱乐业和传媒业的发展而繁荣，而那些老去的城市却

不得不依赖制造业和重工业维持生存。所以当纽约和伦敦中到处都是时髦富豪的时候，大部分的克利夫兰和布法罗的居民正在那些老旧的街坊里勉强谋生。

这种新观点在学术圈内外都获得了较大反响。从圣保罗到墨西哥城再到曼谷，这些城市的市长和商业领袖都在渴望用更光鲜亮丽的现代科技公司来淘汰那些浓烟滚滚的重工业，只有这样才能确保
38 这些城市在新兴全球经济网络中的地位。这些城市如何能像英国的城市那样吸引大的跨国公司把总部迁移过来？或者它们如何能像西班牙的城市那样通过自己的艺术和建筑成就去吸引全球投资？纽约在金融领域的统治地位会被挑战吗？

我个人的学术重心偏向于对全球流动及其力量的关注。在 20 世纪初诞生的传统社会学，把城市看成一座座相互交织连接的花园。在这个所谓的“生态视角”里，你所在的社区决定了你未来的工作、你的教育轨迹、你和谁结婚，甚至你是否会成为犯罪行为的受害者。种族隔离的情况也不一定有现在这么严重，因为城市经济会把人们整合在一起，而一个温和的、家长式的政府能够把资源均匀地分配到每座“花园”。这也是一种可以对充满着移民群体、获释的奴隶、本地居民和各种匆匆过客的混乱喧嚣的城市进行有效管理的干净利落的方法。但新一代研究全球化的社会学家认为，遥远的城市即使在地理上相距甚远，也会紧密相连，这对传统的生态学理论，甚至是新生态学理论都造成了一定困扰。我在来纽约几个月后，就已经直觉意识到这个观点了。黑人社区正在被白人占领，绿点区（Greenpoint）的居民从波兰裔变成了拉丁裔，墨西哥裔散工

与年轻的白人艺术家比邻而居，郊外的白人群体正大批地往市中心迁移。在 20 世纪 70 年代，曼哈顿（Manhattan）的白人还只占少数，但是现在，77% 的曼哈顿房产被白人买走了，他们所购买的房子大多数是翻新的出租房，而这些出租房以前的租客多是少数族裔和贫困的工薪阶级。城市正在以几十年来未曾见过的速度快速更新和分化，劳工阶级已经被赶到城市的边缘街区了。

伴随着城市阶层分化，纽约已经变成一座拥有强烈对比的城市。正如萨森尖锐地指出的那样，在新的纽约城市里享受最高薪的专业人士中，90% 是白人，他们的挥霍消费和服务需求强烈地刺激着各个产业的发展，而这些产业的从业者大部分是来自偏远郊区的少数族裔。全球化城市同时也是分裂的城市，它们在各种形态上的支离破碎也越来越明显了。 39

对于我来说，挑战在于如何把这种抽象的理论与我的民族志相结合。这些零碎形态如何能够被我这个习惯于搭个帐篷就观察别人行为的雄心勃勃的社会学家抓住？受访对象是另一个问题。关于地下经济的陈述主要基于猜测，并没有确切的信息。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媒体领域，所有关于“全球化城市”的论述都倾向于集中在那些游走在摩天大楼里的精英阶层的华丽生活。我在文艺学院的同事们几乎都很崇拜那些能通晓数国语言的新型国际艺术家，能跟布朗克斯 DJ（Bronx DJ）合作混音的英国饶舌歌手，与西方演员合作的中国香港电影制片人，甚至是能把传统的法式烹饪风格与中国风味相结合的融合菜厨师。似乎就是这些人定义了何为现代生活。而且连经济学家也开始跟我们说，城市既可以聚集大量的财

富，也可以带来意想不到的后果——一个在汉堡的房地产投资集团只需要通过巧妙的债务工具就可以打乱丹佛的土地使用计划。这说明全球精英阶层可以跟任何想影响政策的人产生关联。

但在所有的这些描述中还是缺少了一些东西。纽约和伦敦各自拥有 800 万人口，东京拥有 1 300 万人口，但这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人是在金融、房地产、艺术以及其他主要产业中工作的。如果像纽约这样的城市在全球社会经济系统中占据了重要席位，那么那些生活在摩天大楼之外的群体也同样应该被考虑。传统的观点认为，纽约这座缤纷大杂烩是由城市的主流经济体系创造的，这就排斥掉了我曾在哈林区所亲见的地下经济的支持力。如果我的研究聚焦于人们谋生的隐秘方法呢？这样做会不会引起独特的共鸣？毕竟大部分学者在研究地下经济的时候，是纯粹研究越轨行为的。在芝加哥，我曾经见过毒贩帮派与当地居民通力合作，用一条隐秘的线把社区连接起来。而且我知道地下力量有潜力去揭露在政治家的演讲和金融界自我服务的陈述之外的关于社会如何运作的不容置疑的事实。如果外来移民私下在那些能够买下高价公寓的雅痞士家庭做保姆，如果低收入的黑人贩毒者甘愿为那些白人对冲基金交易员服务，那么有没有可能纽约这个巨大的全球化城市从整体上是依靠地下经济那条隐形的线整合起来的呢？有没有可能摩天大楼的绚丽光彩使我们看不见真实世界呢？

既然我是一个研究阶层关系的社会学家，我最艰巨的任务就是寻找并描绘高收入阶层与低收入阶层之间的关联。但是在纽约，我却有一个很明显的劣势。我既没有对成千上万的纽约居民进行过调

查，也没有对多个城市的统计数据进行过分析。我最近的一本书通过对一个黑帮和一个社区的剖析讲述了芝加哥贫民窟的故事。而这会带来一个很现实的批评：只以我所观察到的 200 名低收入的黑帮分子是很难代表芝加哥大街上的 25 000 名黑帮分子的，更何况这里面有的不是黑人，有的收入也不低。我系里的同事们是最早让我意识到对科学精确性的需求的，他们温和但态度坚决地让我去研究社会科学家所谓的“概化问题”（generalizability problem）。在过去几十年里，在这门学科的定量学派的压力下，研究大量个体的学者非常乐于贬低小样本调查，因为小样本调查是无法让研究与更大范围的人口产生关联的。尤其是在哥伦比亚大学，在这里，数量多才是有价值的。

那么究竟是什么让我自信地认为我的研究可以跟更广大的世界产生关联呢？ 41

记者派的幽灵再一次作怪。如果我只是用充满野心的哈林区的沿街商贩和毒贩的故事来描述新的纽约城，那么大部分社会学家会嘲笑我。这些社会学家经常会提出异议，认为对小群体的研究是没有意义的。这样我就只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我放弃对大图景的观照，并且聚焦在独特故事上，这些故事并不需要用到科学家惯常采用的“大数据”的方式来挖掘。这可能意味着我会挖掘出一些奇怪的生活方式和难以接近的群体，它们有可能代表着正在消失的文化或者其他一些亟待解谜的特殊事件。另一个选择就是，我可以尝试拓展我的研究对象范围，使其不仅包括低收入的黑人群体，而且包括更大范围的不同阶层、不同种族和不同背景的纽约人。

我已经走出了第一步，对贫民窟、贩毒黑帮以及边缘群体做了研究。现在，我想找到尽可能多的不同类型的纽约人参与到我对地下经济的研究中，我希望他们能填满我不同的“盒子”：穷人、富人、中产阶级、男性、女性、拉丁裔……

但是这个方法也带来了进一步的问题。首先，我的专业是聚焦在那些为社会所边缘化的群体——被阶级化的、无家可归的、找不到工作的群体身上的。这些边缘群体通常是社会大变革的受害者。或者更糟糕的，他们是罪犯——性交易的掮客以及被视为加害者的走私者。既然我要把更多类型和不同属性的对象纳入研究范围，那么传统智慧就还有可能是正确的。这里存在一种把人际网络的影响力过度强调或者浪漫化的风险。当然，在这个研究领域也没有前车可鉴。没有人知道谁在非法地赚钱，毕竟根据定义，地下经济本来就是在公众视线之外的。并且即使我的研究包含了100种不同的角色或类型，批评者依然会抱怨还有另外100种角色或类型没有在我的研究中出现。我真的可以说我的研究样本能够真实地代表纽约非法经济的多元化形式吗？

在这个时候，我还不需要去回答这个问题，我只需要对其保持知晓即可。但我也不能长久地将其放置不管。

在开始一项研究前，我会重点关注两件事情，一是一些指导性的概念，二是收集信息的策略，这是每一个社会学家的工具箱里都需要的东西。

关于策略，我是没有办法摆脱夏恩的“流动”的观点的。从科学上来说，它并不精准，但它确实提醒我要抛开芝加哥人的研究套路，接受纽约人不同的行事模式。当纽约人在城市里流动迁徙的时候，他们会用出人意料的方式与陌生人建立联系。所以我决定让朋友带我去认识其他的人。我希望追踪这中间所有的联系，并且将联系尽可能扩展到更大的世界。如果这些都不可行，那么我会耐心等待新的模式出现。

有了可渗透边界的概念以及收集信息的策略，我现在需要开始想办法让更多的人愿意与我谈话。如果说要对冲基金交易员或者房地产中介去跟一位科学家谈论他们与地下经济的关联可能并非易事的话，那么要地痞流氓谈谈自己的罪行更是难上加难。

我的第一个契机来自一位叫麦克·科林斯（Michael Collins）的警察，他是我在芝加哥认识的一位警察的朋友。当你在研究黑市的时候，让当地的警察知道你在做什么是很有必要的，所以我一到纽约就立刻与麦克警官认识了。我们发现我们对历史有共同的兴趣，并很快成了好朋友。有一天晚上，正当我在考虑我在哈林区的研究如何开展时，他脱口而出的一句话儿让我有点震惊。

“街头娼妓时代已经结束了。”

结束了？真的吗？那在这之前事情是什么样子的呢？

43

麦克警官向我回忆起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那个时代的娼妓们穿着吊袜束腰带，戴着胸罩，在整个第十大街上招徕汽车上的顾客。整个大街类似于蛮荒之地，充斥着各式各样的犯罪现象。

“那之后这些街头娼妓去了哪里？”我问，“互联网上吗？”

有一些，他说。但后来有一些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当警察因为一些常见的违法行为（通常的原因包括行为不检点或在公共场合吸毒等）在酒吧或者宾馆扣押一些女性时，在她们身上发现了成百上千的大量现金。“她们不是妓女，但是她们却有这么多现金。这里面一定发生了些什么。”他说。部分原因与这个城市的警察有关系，他进一步解释。为了保证上层阶级和游客愿意来中城区，街上布置了大量警察，政府对一些街头陋癖——从街头卖淫到露天擦车仔——越来越难以容忍。他不知道这些街头工作者去了哪里，也不知道来到酒吧和宾馆的女性是些什么人，但是我很想知道。这看上去正像是我想要研究的边界跨越、关系生成，也就是所谓的“流动”。

要弄清这个故事，我认为我不能单独行动。就像我在哈林区曾经做过的那样，在这里我也花费了数月时间来建立信任关系。我联络上了城市正义中心的性工作者项目组，它是一个为性工作者提供法律服务的倡议组织（advocacy group）。我的一个学生和我决定与该项目组合作研究新近出现的所谓的“居家”（indoor）卖淫。这项合作对双方都有利，我可以获得研究性产业的入口，而他们可以得到一位训练有素的民族志学者的免费支援。

我首先尝试给陪护机构打电话，看看能不能找到新的性工作者。在25位机构主管中，只有3位给我回了电话。第一位听说我的来意后直接挂了电话。第二位对我大声吼道：“警察先生，干得不错呀！”

44 第三位回电话的主管也拒绝了我的要求，不过他建议我去脱衣

舞俱乐部找找。“那里是很多从事这一行的女性最开始闲逛的地方。正是因为如此，她们看上去更像情妇，而不是妓女。她们在这些俱乐部里溜达，然后寻找有钱的对象。”

我听从了他的建议。从我自己在媒体上读到的信息来看，脱衣舞俱乐部已经不再是妓女和老鸨们寻找猎物的下流场所。有一些脱衣舞俱乐部的收费已经达到顶级俱乐部的水平。出手大方的上层职业人士会去那里消费。既然我们有足够理由去假设脱衣舞娘并没有将她的全部小费进行申报，而且她们的夜间工资是私下走账的，那么这里就是混合了合法交易和非法地下交易的场所。而且这里可能还混杂了卖香烟的女孩、密室扑克牌或者桑拿洗室的服务员。所有的这些都正好切合我所谓的“可渗透边界”的概念。

我对纽约脱衣舞俱乐部的研究始于翠贝卡（Tribeca）^①的一个中级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顾客经济层次混杂，观光客只有很少一部分。我走进俱乐部内，像其他客人一样挑了个位置坐下，试图融入环境，但也不时环顾四周，想把这里的环境看得清楚一些。但可能是我问了太多问题，又或者是我没有在合适情境向脱衣舞娘抛媚眼，以致我第三次再去的时候，一个高个子的非裔美国人走到我的身边。他看上去身高有1.95米，体重有100多公斤，身形有点像个专业的足球运动员。我见过两次他把靠近脱衣舞娘的醉鬼扔出门外。

^① 纽约市的一个街区。——译者注

“晚上玩得怎么样？”他面无表情地问我。

我微笑以对，尽量表现得友好和没有敌意。“我还以为你们不跟客人说话呢。”

“当客人在做一些我必须了解的事情时，我会跟客人说话。”他回答我，然后死盯着我，那眼神的意思比任何语言都更生动，意思是说我就是其中之一。

45 我打定主意，诚实是最好的策略。我告诉他，我是一名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社会学学者，来这里的目的纯粹是进行一项科学——

“跟我来。”他边说边拽起我的胳膊。

“不要这样吧。”我说。

“你可以去跟经理讲。”

一路上他用力地拽着我的手臂，力气重到肯定会留下淤青。他把我带到一间黑暗的楼梯间，把我推上一段楼梯，然后用他的巨大手掌把我面向墙壁按住，另一只手在一扇金属门上敲了敲。门上一个小窗开了又关上，随后门被打开了。屋里面坐着的三位看上去像来自约翰·卡索维茨（John Cassavetes）^①电影里的临时演员：一个穿着性感内衣的女人，两个有着瘦削脸庞和油黑背头的中年男人。其中一个男人的手上拿着一个计算器，另一个男人手上则把玩着一个小小的橡皮筋。两个人的衬衫都没有扣上，银色的链子悬挂在胸毛中间。这两个男人用一副不耐烦的眼神瞥了我一眼，那个几乎半裸的女人则继续她刚才没说完的话。

“我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不会像一些女孩那样放鸽子。我是可

^① 约翰·卡索维茨（1929—1989），美国演员、剧作家和导演。——译者注

以依赖的。”

“宝贝，我都不知道你想要表达什么。”那个拿计算器的男人开口说话了。

“我会来的，”她接上话，“如果我说了我会过来我就一定会过来，而且我会为这件事情做好准备。”

这个时候，那个手拿橡皮筋的男人望了望那个保安，然后漠然地看着我。“这个人是谁？”

这个保安把我的手臂捏得更紧了。“刚刚，他在店里到处窥探。”

“他一个人吗？”拿着橡皮筋的男人问道。

“我觉得是。也有可能店里还有其他人在。”

“我是一个人。”我开口说道，然后开始惯常性地介绍社会学以及我的地下经济研究。坐在桌旁的男人的眼神从我身上移开，死死地盯着那个保安，保安羞愧地低下了头。

“是我的错，我现在去找他的同伙。”

46

他离开了办公室。

“他妈的这是什么玩意儿？”拿着计算器的男人说话了。

“他妈的愚蠢的黑鬼。”拿着橡皮筋的男人骂道。然后他又看了看我，叹了一口气问道：“你再说一遍？”

“我是个社会学家，”我解释道，“我正在做一项关于纽约性工作者的研究，想知道她们是如何在俱乐部里赚钱的。”

拿着计算器的男人大笑起来，拿着橡皮筋的男人则直摇头。“你们这些人是怎么回事？”拿着橡皮筋的男人说完转向了他的搭

档，并说，“这应该是第四位想研究我们的人了吧，就今年？”

“差不多吧。”他的搭档说。

“注意了，给你一点儿建议，”那个拿着计算器的男人说，“这里的女性既没有人需要你的免费避孕套，也没有人需要艾滋病检测。你怎么不去大桥底下找找，或者去那些真正需要你们服务的地方呢？”

很明显，他对于社会学的概念有些把握不清。“我不是一位社会工作者。”我说。

“你不是想帮助别人？”拿着橡皮筋的男人问。

“你为什么不想帮助别人？”穿着贴身内衣的女人问。

三双眼睛齐刷刷地盯着我。

这件事情总让人有些混乱。我想我做的事最终是有帮助的，收集准确的信息可以让人们打破关于贫穷的固有思维，并且有助于人们对社会问题进行准确诊断。但是我也认为，为了更加准确地收集信息，我必须抛弃一些诸如怜悯或喜欢这样的情感因素。“我认为仅仅了解人们是如何生存的这件事情也很有价值，”我说，“是真实地去了解。如她们做这样的工作，能挣多少钱，有多辛苦，为什么她们从事这一行。然后其他人会利用我的数据去做决策。”

“有多辛苦？”穿着贴身内衣的女人重复了我的话并接着说，“宝贝，这很辛苦，我可以好好跟你说说。”

47 拿着计算器的男人举起手，并说：“哟，甜心。”

她没有再说话，而是把脸转了过去。

拿着计算器的男人把脸转向我，探身过来，一副马上要结束谈

话的姿势。“你听好，我不会答应让你在这里。我确实不明白你打算做什么，而且我也真的没有时间，所以我希望你马上离开。我相信你不会再回来了，对吗？”

“好吧，那么我只跟她谈谈可以吗？”我脱口而出，“就谈这一次，结束后，我就从这儿离开。”

“可以啊，”那个女人回答，“一定会很有趣。”

“好吧，可以。我也不能决定你的事。但是不是在这里，你们可以约在外面。”

“谢谢，”我由衷地感激她，“我可以把自己的姓名和电话写下来给你。我是合法的，并且我真的不想给你们带来麻烦。”

“你最好快点滚出我的办公室。”

我站起来，有礼貌地说了声再见，然后穿过光线昏暗的走廊，走到大街上。有机会访谈到这位兴致盎然的脱衣舞娘，我显得有些兴奋。她将是我和这个复杂的经济领域站稳脚跟所获得的第一个访谈机会。

我在俱乐部的门口等了两个小时，但她一直没有出现。

我尽量控制我的失落心情。一个研究者无论想让哪一个群体接受自己，可能都需要花上几年的时间，尤其是在这样一个犯罪亚文化若隐若现的地方。但是哥伦比亚大学那边却不能再等了。在花更多无谓的时间之前，我必须尽快开展研究并发表足够多的文章，以确保我能获得该校的终身教职。像脱衣舞俱乐部这样的在合法的外表之下隐藏着非法交易的场所，正是我理想的研究对象。我也可以去尝试上层的酒吧和俱乐部，但难度和挑战应该也差不多。我还可

48 以请城市正义中心的工作人员帮忙，但给性工作者提供服务就够他们忙的了，他们估计抽不出时间来给我引见。我现在需要一个引导人，一个既能教导我规则又能为我担保引见的维吉尔^①。我需要一个**掮客**。

我想起我跟安娜丽丝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刚到哈佛，在哈佛学会担任研究员。哈佛学会成立有60年了，除了要与一些有名望的作家或者科学家围坐在一张曾属于奥利弗·温戴尔·荷马（Oliver Wendell Holmes）的巨大的桃花心木的桌子前用餐外，加入这个组织没什么要求。这个组织每年有20多位资历尚浅的研究员加入，这里面有几位会自愿地去帮忙准备餐食，或者从组织私有的酒窖里取出葡萄酒来搭配餐食。在一次特别不合时宜的融入组织的尝试中，我答应去选酒。但问题是，我对葡萄酒一窍不通。我选择用红酒来配鱼，而且选择的是年份较近的加利福尼亚红葡萄酒，而对躺在酒窖里的20年陈酿法国勃艮第葡萄酒视而不见。我的同事们不太高兴，一餐饭下来多次听到他们提到“呕吐”这个词。

我决定办一次品酒会，好让我做做笔记，提升我的选择品位。客人们陆续到来，他们穿着休闲皮鞋和夹克衫，而他们的女伴个个都顶着一头草莓金发，但灾难也在这个时候再次来临。我用小刀敲打着玻璃杯，并说：“欢迎各位！今晚我们首先打开这瓶1982

^① 维吉尔，古罗马诗人，最具代表性的著作是《埃涅阿斯纪》。维吉尔影响了欧洲历史上众多的诗人，被但丁视为“老师”。——译者注

年的李……”

在张开嘴巴后，我才意识到我不知道如何去读这个法国单词。然后安娜丽丝靠近我，小声在我耳边说：“李—欧—内。”

说完后，她把我拉到一边说：“这些都是烈酒杯。”

“我只找到了这些。”我说。

“这是哈佛学会，”她说，“你应该配上正确的高脚杯。”

高脚杯？我愣住了。“看上去我作为一个酒类服务员真是灾难。我没想到原来这也是一门技术活。”

她给了我一个温暖的微笑，并说：“如果你懂得一些基本知识，这就不难了。”然后她应急地给我介绍了一些关于酒的基础知识。随后她问起我一些关于印度的事，并讲述了她作为一个年轻大学生在印度的经历。她的父母把她送到印度原本是为了惩罚她，让她在那里“好好反思”，但谁知她却喜欢上了那里。

“从印度回来后，我觉得我更加睿智了，因为我不再在意别人如何想。这就是答案，素德，不在意别人如何想。喝酒也是一样。没有什么对和错，真的，只需要找到你所喜欢的。”之后，她开心地对我眨了眨眼睛，这是我来到美国精英阶层的内心圣地后受到的第一个真心欢迎。“你只需要开喝，喝得多一点。”她说。

我笑了。在那之后，一切都变得容易了。

多年之后，当离开那些美食俱乐部，置身于纽约的脱衣舞俱乐部时，我发现我需要另外一个安娜丽丝，一个能当参谋的安娜丽丝。但是我现在的处境可不仅仅是遭受我的那些同事们的嘲笑和白眼。有好几次，我被保安或警卫温和地请到后屋然后开始一场谈

话。在我跟黑帮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很快就发现如果我跟那些头目暗示他的同行有参与我的调查，那么他们也会合作。有可能他们会认为我泄露了他们的竞争者的秘密，但是我知道他们中的多数人更希望我能确认他们比竞争对手更聪明、更富有、更有才气，也更暴力。尽管我从来不那么做，或者只偶尔地做一次，但他们的忌妒心理足够让他们愿意参与我的调查。我也希望脱衣舞俱乐部的经理们最后能出于同样的竞争性需求参与我的研究。现在，我只需要他们能让我在里面多待一会儿，这样我才有足够的时间去跟他们说明我的来意。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通过持续不断的努力，我至少说服了大概 8~10 位女性跟我简单地做个访谈。她们向我透露付给俱乐部的费用、在俱乐部后间租房的租金、没有按时缴纳费用时被骚扰甚至被打的风险。有的时候手头紧了，她们需要向俱乐部经理借高利贷。她们还跟我提起一些热心的经理会保护她们免于被某些嫖客虐待。但是这些女性所描述的经历究竟是普遍的还是个别的呢？这些女性与俱乐部之间会不会像芝加哥公租房里那样有紧密的关系？公租房里的黑帮看上去跟当地社区之间存在敌意，但实际上它们之间却有友好联络。跟互联网相比，俱乐部的关系连接方式有什么特别之处？跟小众另类周刊的广告版相比呢？不同的参与者或不同阶层之间又是如何连接的？在我把这个称为正式研究前，我应该再多找一些样本。所以，我仍然需要一个顾问来帮我构思一个框架。

然后这真的发生了。我找到了我在脱衣舞界的安娜丽丝，我的新世界之门就这样打开了。

他的名字叫莫蒂墨·康诺弗（Mortimer Conover）。我和他是在地狱厨房的一个酒吧中认识的，作为一个坚持穿西装打领带，口袋里还塞着方手帕的老派人物，他在酒吧里十分显眼。他看上去已经70多岁了，但对酒吧女郎的热情倒是没有丝毫减少。

“我一个晚上就可以周游世界，”莫蒂墨总喜欢这样说，“我不用离开这个社区就可以去俄罗斯、密苏里、墨西哥以及多米尼加。”

莫蒂墨在第九大街的这个酒吧里包下了角落里的一个包厢，在过去的20年里他都在这个地方寻欢。这个酒吧没有任何标志，只在它的木门上方悬挂着一个红色的写着“酒吧”的标牌，这样的地方，即使你走路经过也可能不会意识到它的存在。店里也没有任何装饰，只有一排包厢和高脚凳，看上去有点像饲养场的饮水槽。莫蒂墨就坐在角落里谈论着政治、体育、伟大的爱尔兰政治家以及女性心理学的奥妙之处。

他遵循着固定的喝酒程序。先是一杯经典的鸡尾酒，然后喝杯水，再接下来是几杯红酒。他还会定时走出去透透气，然后抽一会儿烟斗。当他开始说话含混的时候，桌上的饮品会换成茶。在喝酒与喝茶之间，他会利用空隙与一名酒吧女郎寻欢作乐。

莫蒂墨很少提起他的过去。他曾经“做过生意”，这是他自己说的。他右手残废是因为在战争年代受了伤，不过他从来没提起过是哪场战争。他的儿子叫约翰（John），是一个建筑工头，住在新泽西州的伊丽莎白市。他的孙子们都还在念高中，他的皮夹里面保

存的照片可以证明。他的伤心之处在于他的妻子。“根据她的说法，我就是个性爱狂魔。”莫蒂墨有一天晚上这样解释，他的声音里充满伤感和怅然。

最后莫蒂墨还是跟我讲了这个故事。在他60多岁准备退休的时候，他在脱衣舞俱乐部与一个脱衣舞娘走得比较近，当他有一次提出有偿性交易后，发现她是个卧底警察。然后就是一系列的混乱，他的儿子差点儿拒绝去监狱接他，他的妻子——一名虔诚的基督徒也跟他断绝了来往。家庭的感恩节聚餐不再邀请他了，他也再没有了跟孩子们的周末时光。

我在酒吧里等待性工作者接受我的访谈的那几个夜晚，莫蒂墨一直陪着我，但我从来没注意到他有健康问题。有一个晚上，当他瘫倒在酒吧的时候，一切都变了。前一分钟他还如往常一样跟朋友交际，后一分钟他就跌倒在地痛苦地呻吟着。他的酒吧女郎朋友迅速拿起酒吧的电话，用她有着长长的假指甲的手拨打了911电话求助。每个人都以为，他是心脏病发作了。

实际上他是中风了。当一个月后莫蒂墨再次回到酒吧的时候，他的左手已经只能像他残废的右手那样蜷曲了，连喝酒的玻璃杯都拿不起来。他的眼睛里也没什么光彩，此刻他正戴着一副厚厚的黑框眼镜。他的腿也跛了，不管是平地走路还是攀爬楼梯都需要人搀扶。当我扶他去盥洗室还有去花园抽烟斗的时候，我发现他的手也抖得厉害。

酒吧里的每个人好像都很自然地适应了莫蒂墨的新状态。酒保在莫蒂墨的酒杯里放上了吸管，甚至还帮他找到了可以放在热茶

里的吸管。莫蒂墨现在也不敢带现金在身上，所以酒吧经理给与他共度春宵的女子做了账单，他只需要每个周末付一次账。有一辆吉卜赛出租车（gypsy cab）^①专门负责接他回家，司机还会陪他爬楼回到公寓。还有几位性工作者会确保他家的冰箱里存有三明治，以及盥洗室里的厕纸是充足的。甚至为了节省他舟车劳顿的时间，他家隔壁的成人商店在店后面为他准备了个小卧室，方便他与性伴侣温存。

这一点吸引了我。地下世界为了保护自己，创造了各种各样的临时共同体形态。渐渐地，我发现这跟毒贩和性工作者在遇到外部威胁时的反应是一样的。这些共同体形态并不像芝加哥的那样是扎根于本地或者地理分隔的，而是随处隐伏于社会关系的复杂网络中，一旦有特别的事件或情境发生，就会浮出水面。简单地说，如果不是莫蒂墨需要帮助，这样的“莫蒂墨共同体”就不可能出现。

还不仅仅是这些，我在深入了解之后发现这几年跟莫蒂墨交往过的大部分女伴实际上没有跟他发生性关系。通常他们只是把衣服脱了，然后莫蒂墨一边给她们讲述过去的寻欢故事，一边抚摸着她们。后来我发现这种情况是常态——虽然令人感到吃惊——这表明大部分妓女实际上可以称得上是床上治疗师。就像一个说话讽刺的俄罗斯妓女曾经提起她的一个有钱的主顾：“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告诉他为什么他不能离开自己的老婆。”

即使我看到一群人围绕着莫蒂墨，我也在犹豫是否要将他们

^① 吉卜赛出租车，是美国的一种无照经营的个体出租车。——译者注

称为共同体。这跟郊区街巷的社区或者给他们的共同连接贴上标签的教会群体是不一样的。虽然莫蒂墨的朋友们也会相互帮助，但他们的关系却不扎根在宗教、民族、社区或者类似于种族和性别认知这样的共同标签中。如果问他们，莫蒂墨的支持者就会说他们只是简单地做一些当你的朋友需要帮助时你会做的事情。“这条街上还有一个跟我一样的人。”他们会这样说，或者“城对面还有一位做得更差的”。这并不是唯一一间妓女和嫖客共同打发时光的酒吧。城市中还存在很多非正式的网络，以及建立于共同利益和情感之上的临时社群。而且这些人是跨越诸如种族和阶层的界限才走到一起的，这些界限通常被社会学家看成把人群分隔开的因素。莫蒂墨是一个依靠退休金生活的白人，而帮助他的女性却是低收入的拉丁裔或黑人。同样，这间酒吧里到处都是爱尔兰警察以及企业白领职员，但在酒吧的角落里，每个晚上也会聚集几十个北非移民。在这个小小的酒吧世界里，他们彼此相连、休戚与共。这里的一半主顾欠另一半主顾的钱，并且大多是因为性，但是他们之间也相互借钱，替彼此修车，帮对方在体育赛事中下注，彼此出售电子设备。随着人们花越来越多的时间在酒吧，事实上他们也更期望参与这些冒险。互惠互助成为标识自己人的工具，一旦得到信任，这种信任就可以成为获得莫蒂墨当下所获得的待遇的基础。

对于我来说，这可能会带来麻烦。好几次我都想说：“我只是以莫蒂墨朋友的身份来的，我对借给你 500 美元好帮你实现确定是非法的赚钱计划毫无兴趣。”但是夏恩的话也一再提醒我，这些是流动的社群。我在早期的研究中意识到，地下交易中有些事情也肯

定会出错，而且这些社群就像在黑市中所形成的连接一样，既不稳定又充满变数。流动虽然意味着在一定程度上的易变性，但肯定不代表可以无限流动。我曾经看过有些人被踢出酒吧，或者丧失成为商业合作伙伴的必要条件。一个典型的情境是，只要有人希望从关系中谋利，冲突就会发生。然后人们会选边站队，这个小世界因此会被分裂。莫蒂墨的网络能存续多久呢？

54

但我还是想知道更多。如果我能找到正确的地方，如果我能找到正确的人，我就可能看到大部分人所看不到的东西。

今天晚上，夏恩正坐在他那辆黑色的德国轿车里，沿着马尔科姆 X 大道（Malcolm X Boulevard）朝南疾驶，去执行一项他不能透露的任务。夏恩总是神态自若，并且不让我去窥查他的真实生活，这点让我很受挫折，尤其是当我告诉他我没打算研究他后。部分原因可能只是他还在尝试信任我，但他的风格总让我想起我在芝加哥认识的黑帮老大：他们总是喜欢吹嘘和炫耀成功。但就像我和史提芬·列维特（Steven Levitt）的一项因被写进《怪诞经济学》（*Freakonomics*）而小有名气的研究所揭示的那样，大部分说自己工资高的人，实际上可能连基本生活都负担不起。我是非常渴望夏恩能够跟我就这个话题有话直说的，但看上去现在不是一个最佳的时间。

夏恩单手操作方向盘，从第一一〇大街转弯驶进了中央公园旁边的乡村公路，我们从慢跑者和自行车骑手身边掠过，似乎我伸出

手就可以碰到他们。有几个人对我们大吼，要求我们开慢一点。但夏恩还是坚持那句老话：我必须弹跳，我必须流动，我必须跳跃，我必须摆动，我必须奔跑，我必须穿梭。他让坐在车里的我像是上了一堂令人筋疲力尽但又没完没了且没法逃脱的体育课。

55 现在我的身体是被他拖着走的。寒夜中的冷空气冲击着敞篷汽车的挡风玻璃和我们的脸。我的眼睛控制不住地落泪，每个人似乎都在看着我们，很纳闷为什么这两个人会在这么冷的晚上开着敞篷汽车。

“这里是纽约！”夏恩继续说道，“我们就像蜂鸟，兄弟。我们在花丛之间寻觅。你在芝加哥的时候没人告诉你吗？”

“没有，”我说，“他们告诉我最好老实坐着，不要问任何问题。”

夏恩哈哈大笑起来，仿佛他从来没有听过这么有趣的故事。“妈的！你一定是黑人教出来的吧！”

或许是为了证明他的观点，他开始闯起红灯来。你可能会以为一个毒贩在公共场所会表现得小心谨慎，但显然毒品行业所要求的男性雄风战胜了审慎。

我记得，这是我第一次跟夏恩出现在哈林区之外的地方。我很希望他能够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再往前，出现了一条由中央公园通往西区上流社会住宅的路。我有了一种想逃走的冲动，我想叫辆出租车然后去往一个安静和安全的地方。

他在第五十七大街上来了个急转弯，然后直接向西，开到了地

狱厨房。这里曾经为爱尔兰裔的街头黑帮所统治，这情节就反映在肖恩·潘^①的电影《魔鬼警长地狱镇》(*State of Grace*) 中，但现在越来越多的纽约社区在这里成长起来，并且它们似乎不会刻意去隐藏它们想要什么。第九街区的周边正在被改造得越来越高档，那些兄弟会夜总会和无数的风味餐厅就是证明。但这些时髦的新玩意却被夹在一个个迷你的红灯区之间，成人碟片商店和乌七八糟的酒吧充满整个街区。在第十和第十一街区，世纪之交时建起的红砖房星星点点地分布在大片的工厂和仓库之间，在这里，标志性的声音就是码头装运货物的卡车发出的持续轰鸣声。推着昂贵婴儿车的雅皮士夫妇、波多黎各的大家族以及城市嬉皮士们在这里聚集。新修建的绚丽的公寓大楼和被翻新的上层人士住宅的旁边，就是低价小旅馆和成人电影放映厅。从这种景象上看，地狱厨房就变成了包含各种不同类型的后现代主义的社区，就像我那些更有艺术气息的学院同事们所羡慕的音乐世界。

56

同样，这种景象在芝加哥也是难得一见的。虽然芝加哥也确实在进行大规模的旧城改造和城市发展，而且“城市更新”的国家发展计划最早就是从芝加哥开始实施的，目的就在于改造那些乌七八糟的地方，但是芝加哥的市长们大部分选择把推土机开进贫困潦倒的街区，然后把土地卖给私人进行开发，建起体育馆、大学，还有高速公路。这是社会“漂白”的急剧模式。而纽约的旧城改造则如打点滴。旧的建筑被推倒，产权转移，然后建设更有机化的新街区。结果就是，过渡型的街区突然大量出现，不同的种族和社会阶

^① 肖恩·潘(Sean Penn)，1960年出生，美国著名导演、演员和编剧。——译者注

层混杂在一起，它们有的时候很和谐，有的时候也会出现问题。这就是现在在切尔西出现的现象，大量的艺术家和同性恋家庭在这里每天共生共长。整个布鲁克林地区也是这样，在那里，嬉皮士们正在推倒由波兰和意大利工人阶级建造的铝制外墙，然后重建新世纪的街区。我很好奇当地居民在发现他们家的边界是如此容易被穿透时，会如何去适应。

夏恩把车停在了一家成人碟片商店前面，一块塑料标牌上写着店名“第九街区家庭放映厅”。一个女人透过商店的窗户向我们招手。

“安吉拉（Angela），”夏恩向我介绍，“她人很好。你会喜欢她的。”

我们走进店里，安吉拉给了夏恩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用西班牙语跟夏恩开玩笑，说他的头发已经开始白了。安吉拉紧抱着夏恩不放，于是夏恩只好尽力伸手跟柜台前面的店员握手。“阿军，我的兄弟，最近过得怎么样？”

阿军个头较小，穿着蓝格子衬衫，是一个和颜悦色的南亚男性。他的脑袋仿佛隐藏在他的一头飘逸的黑色长发中。“就那样，就那样。”他说。

夏恩把我介绍给他。我把手伸过柜台跟他握手。

57 “我叫曼军（Manjun），”他回复道，然后用两只手握住我的手，“很荣幸遇见你。”

安吉拉也过来跟我握手，她的眼神温柔又令人舒服。她给人的感觉就像一个很久没有联络的亲人，我立马就觉得很放松。

夏恩这个时候已经站在通往后屋的过道上。“安吉拉，你过来一下。”他说。

安吉拉又给了我一个能融化人的微笑，然后转身走了过去。

“曼军，你也过来一下，”夏恩说，“我想跟你们两个人说些事情。素德，你帮忙照看一下收银台。”

“如果有人要买东西怎么办呀？”

“你就把钱收下。”夏恩说。

我走到了柜台后面，既有些惶恐又觉得很荒唐，我连怎么打开收银机都不知道。

柜台后面的地板被垫高了，这样方便店员看到全部店内通道。店内一共有4条通道，8排柜子，每排柜子上面大约有1000张碟片和DVD。我从来没有被这么多色情作品包围过，而且我也不知道我现在在这里做什么。这个印度伙计是谁？他为什么要和这个和蔼可亲的拉丁裔女人做生意？他们现在跟夏恩在谈些什么？他们与我有何关系？

“嗨，你们这里有《监狱女孩5》吗？”

一个处在第二通道的体格健壮的拉丁裔男性远远地问道，他甚至都不走到柜台这边问。

“呃，让我看看。”我说。

我能看到在遥远的角落里，夏恩、安吉拉和曼军还在说话。他们都不停地点头，并不停地彼此插话，但我因为离得远，只能听见只言片语。通过他们的手势判断，他们应该在为某事烦心，而且有种被生活击倒的感觉。不管那是什么事情，看上去他们都要花点时

间去对付了。

“兄弟，我想看被束缚的妞。听那个印度家伙说，你们进货了。”

58 在这种情形下，一个真的店员会说什么？想到我在其他情境下被当成店员的情况，我希望能够在烦躁和愤世嫉俗之间寻找到一个最合理的平衡点。“就在架子上。”我说。

又有两个顾客走进店里。其中有一个人问我是否愿意从顾客手中收购旧片子。“要不你等经理回来后问他吧，”我回答他，“大概要 20 分钟。”

最后，曼军回来了，走到柜台后面，在那狭窄的空间里跟我交换位置。在远处的货架后，夏恩喊我过去。我穿过第二通道，旁边的架子上摆满了色情碟片。在一个写着“外国片”的金属架子前面，夏恩和安吉拉就像迎接贵宾一样站在那里等着我。

“安吉拉说她和曼军会帮助你，”夏恩说，“你记下她的号码。或者你也可以随时回来跟曼军交流。你看这样好吗？”

“当然。”我有点儿没有把握地回答道，我还不太能确定他的引见能帮我多大忙。

安吉拉又给了我一个温暖的、母亲般的微笑。过了一会儿我才知道，安吉拉并不是这家商店的职员，她实际上是一名性工作者。不过，这看上去并没有影响她跟曼军之间的关系。他们两人相互配合，就像好搭档。曼军经营着这个小店，并且通过允许安吉拉和她的朋友使用小店的后屋进行隐秘交易而获得外快，而夏恩则为安吉拉的朋友还有顾客们提供他们所需的毒品。这不就是我所谓的流动

社群吗！安吉拉就是把这些人 and 事黏合在一起的关键人物。

我马上就了解到，我之所以能够这个时候如我所愿地找到她们，其实是因为社区大规模的改造导致她们的生意逐渐萧条。当散步者代替了闲逛的嫖客时，社群的重要性会以另一种方式显示出来：通过经历的苦难来认识彼此。

“我不知道夏恩是怎么跟你说的，但我是一个大学教授，”我开始说话，59
“我在纽约的一个倡议团体里工作。我想研究……”

“我知道的，亲爱的，我知道，”安吉拉说，她拉着我的手，把我带到商店的前面，“他告诉我你想认识不同的人。我了解了。但是首先——这样说吧，我们想帮助你，但我们现在处在……或者你可以帮我们一个小忙吗？我们现在处在*困难的情境*中。”

哎呀！也不知道夏恩答应过他们什么！

“你不介意帮我把这些箱子中的碟片放到架子上吧？这很容易的。每个箱子上都贴有标签，你只需要把它们放到正确的位置就可以了。通常是有个人来帮助阿军做这件事，但今天那个人没有来。”

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我拿过一个箱子，打开，然后撕掉每捆DVD外面的蓝色塑料包装。虽然我没办法克服那种我正在做错事的青春期罪恶感，但是大量出现的男性生殖器和女性乳房的画面让这种感觉减轻不少。抱着成箱的色情碟片，我开始研究起货架。每一个分区上面都贴着手写的标签：“同志区”“极端刺激区”“女性区”“新成人区”“束缚区”“新片区”“外国片区”。有个写着“语言”的标签让我愣了好一会儿：这到底是指外国的语言，还是指污秽的语言呢？

在收银台前，夏恩、曼军和安吉拉正在开怀大笑。夏恩和曼军笑得互击拳头，咧着嘴看着我手里抱着一箱色情片。然后夏恩抱了抱安吉拉，接着走向大门口，甩给我最后一句叮嘱：

“好好玩！”

夏恩已经有好几个星期没有过来了。他和我都知道我应该离开哈林区。我已经空忙活了好长时间，我对自己能够看到纽约不为人知的一面的想法都丧失信心了。我知道他对我老是抱怨研究毫无进展开始厌倦了。但是他开车带我去地狱厨房和曼军的小店正是我需要的助力。即使是这次短暂地离开哈林区的经历，也帮助了我把精力聚焦在不同的世界是如何在地下经济中连接起来的。就像莫蒂墨常去的酒吧，曼军的店也是一个光怪陆离的混合体：安吉拉是拉丁裔，但是来这儿的大部分性工作者是亚裔或者东欧裔。如果她们支付不起旅馆房间的费用，她们就会把客人带到这个录像放映厅，客人通常是工薪阶层或者中产阶级白人。当慢慢混熟后，这些性工作者已经能够毫无芥蒂地跟我分享她们与客人在这间屋子里的交易。经常光顾她们的客人包括不同的种族和阶层；一名中城区的律师和一名城市公交车司机都有可能去握上曼军的手，然后挑一张碟片，如果心情好的话，他们还会问有没有性工作者可以为他们服务一会儿。警察通常会在晚上来访，曼军通常会给他们提供免费的咖啡和茶水，当然有些警察也会顺带挑几张碟片。

有好几次，我也看到了我曾经在莫蒂墨身边看到的互助行为

和同志之情。曼军的商店就像莫蒂墨常去的酒吧一样成为一个沟通的节点，人们不仅过来传播信息，也来打听最新的消息。当警察从曼军那里听说一个受虐待的妓女躺在宾馆时，他们就派了一位社会工作者过去，这种任务在过去妓女和社会工作者能够在大街上彼此相遇的时候特别简单。为了赚一些台面下的钱，医生会来到曼军的商店给那些没有保险的劳工提供服务，有两个小孩子就是在店里出生的。纠纷获得了解决，小企业的风险投资启动了，女性为了得到一张绿卡可以在这里认识可以结婚的男性。一切都在进程之中。商业交易会带来更多的交易，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互惠。只要你待的时间足够久，你就会被卷入这些交易中。幸运的是，我待的时间越久，就有越多的当地居民开始把我跟曼军关联在一起。当人们都以为我是一个没有威胁、只会理货架的印度人的时候，我想偷听他们的谈话就容易多了，关于我的下层阶级身份的假设也让我有机会接触到他们的计划。

67

渐渐地，在认识莫蒂墨与认识曼军之间的这段时间里，我遇到了有着各种各样背景的人，他们以一种我在中西部城市所不曾见过的方式，在这个地下小世界中产生连接。就单独以性产业来说，我见过有同理心的私下贩售药品的医生、按月出租房屋的房东、洗钱的放高利贷者、为女性移民寻找签证的假身份证售卖者。虽然他们每一个人都扎根在不同的社区，但是他们每一个人的触角都扩展到了城市里的不同社区。我仍然需要找到方法理解和观察移动中的人——不是理解和观察雄伟的大树，而是理解和观察不可见的树根的伸展方式。最后我觉得我跟城市正义中心的合作项目已经让我看

到了足够多的内容，所以我开始探索独立进行研究的可能性。

但是我在新纽约所见到的足以让我对这个城市的浪漫印象大打折扣。是的，这里的人们在创造连接，并跨越界限。事实上，我所见到的每一个人都想告诉我纽约的地下世界究竟有多大，各部门又是如何相互连接的。但不幸的是，这些故事中的大部分最终被证明只不过是关于下层阶级团结一致景象的浮夸之言。只需要稍微花点工夫，你就可以揭示出地下经济的黑暗场景：盗窃、身体虐待、放逐，以及因为所参与的非法金融投资坏账，移民们千辛万苦赚回来的血汗钱化为泡影。一些狡猾的城市主义者警告说，全球化城市的繁荣会影响到底层阶级，在形成对南亚人、中东人以及不同派别的穆斯林的厌恶的同时，也逼迫这些人去寻找兼职工作或者通过地下经济谋利。有些人警告曼哈顿正在成为一个“主题公园”，另一些人则指出城市的政治家们正在把纳税人的钱投入引人注目的金融服务公司，这无疑狠狠地打了那些需要钱坐地铁和上学的普通纽约人一耳光。

62 慢慢地，我越来越发现纽约地下世界的生活跟我先前待过的芝加哥公租房社区的情形没什么差别。在那里，信任来源于你看到熟悉的邻居进进出出，你现在的敌人有可能在一年后成为你的生意伙伴或者约会对象——宽恕和遗忘是最基本的要求。但是当你进入一个新的、到处都是陌生人的世界时，信任和连接的模式又是如何产生作用的呢？可预测性对于地下世界至关重要，在那里，人们总是处处留心下一个掠夺者，纽约的快节奏更是增加了人们的焦虑。以曼军为例，当他刚把他的家庭接到美国没几个月时，他就发现中城

区的性产业开始衰败，而且从安吉拉处得到的收入大幅减少，安吉拉的朋友也随之消失。人员、资源、金钱和机会的快速全球化到底能为社会关系的可持续性带来什么价值？新的机会形式也一定会带来新的危险形式，而为了找到解决方案，我必须先理解危险是什么。

在那些早期的日子中，另一件吸引我注意的事是失败和危险的反面。有些人在地下世界里混得相对久一些，比如夏恩和安吉拉。他们一定有某些特别的技能能够让他们有力量采取更有效的方法去跨越边界。这些技能的基础是什么呢？找到它，我们就可以推动政府政策的变革，以及找到帮助陷入困境的社区的方法。不过我再一次情不自禁地想到芝加哥模式。在芝加哥，一个四处游荡的流氓恶棍的最佳选择，就是跟当地的帮派、警察和社区领导者成为朋友，只有这些人才可以帮他打破僵局。当夏恩把他的车开出哈林区时，谁会是他的联盟伙伴？还是这里对技能——比如通过劝导让你远离麻烦或者让你加入充满活力的新计划的能力——的要求比较低？每个认识夏恩的人都谈论他的安静、超凡魅力和充满说服力的个性。63 他是个“斗士”，他们说。也许夏恩的软能力就是他有一种跨越不同语言和价值观的熟稔和灵活，就像一位联合国外交官在跨越不同的国家时，可以很自然地翻译当地的行话习语。

我有很多问题仍然没有答案。纽约也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这为我寻找答案的努力增加了不少困难。随着朱利安尼市长（Mayor Giuliani）的第二任任期结束，政府已经承诺会完成对老旧地区的大规模改造。诸如切尔西区和下东区通过这种规模宏伟的重生，已

经成为充满艺术和时尚气息的年轻人的目的地。大量的企业迁移到华尔街和切尔西区，使得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也跟随着他们服务的企业回到市中心。对我来说，坐在芝加哥公园的某个被黑帮控制了三代的角落，继续写下我看到的历史文本是让我舒服的生活。但在纽约，我找不到能够让我舒心坐下来的地方。我甚至在还没有仔细观察它时，就已经开始体会到我的研究对象们每天所经历的紧张和动荡。曼军的店可能不再适合我待下去，我需要流动。

第三章

65

变革之中的社区

2002年的秋天，在我来到曼军的成人碟片商店几个月之后，他邀请我到周围的社区走走：“我们出去看看。”一瞬间，我还以为自己回到了芝加哥，在那里我的访谈对象通常会带着我穿街走巷，让我体验他们的生活。

曼军走路的时候，头高昂着，手交叉着背在身后（以一副标准的印度人姿态），他秃了的头顶反射着霓虹灯光。“素德先生，你告诉我你来到我的店里是因为你希望看到一些不同的东西，是吗？”

他提到的是一次虽然店里没有客人但频频被打断的谈话。他知道我很焦急地想深入纽约地下经济，而地狱厨房的一个成人碟片商店肯定只是故事的一个片段。

“是的，我非常希望。”我回答。

他感觉到了我的不耐烦。

“素德先生，你看看这里，然后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

我朝四周看了看。我看到了成人碟片商店、酒店、餐厅、一间可以提供外送的中餐厅，还有几个人站在那里抽烟，并用被牛皮纸袋包着的瓶子喝饮料。在街对面的人行道上，两名西班牙女性在过路司机的目光下退缩不前。“很常见的场景啊。”我说。

66 “这里是这座城市中最有灵性的地方了，”他说，“绝对是，毫无疑问。”

他把我拖到一个在一间成人电影放映厅外面站着的高大黑人男性面前。“舒密 (Shoomi)!”他大喊道，“晚上过得怎么样？”

那个男人的回答带着非洲式的拘谨：“曼军，我的朋友！我今晚过得非常好。告诉我，你过得怎么样？家里还好吧？”

曼军说他家里一切都好。“我想给你介绍一位我非常好的朋友。他是一位教授。他在纽约非常有名气的哥伦比亚大学教书。他是人类文明方面的专家，同时他还是数学方面的专家。”

就像一个称职的南亚人，曼军总是不会忘记提到我的“数学”文凭。

“他希望见识见识肚脐以下 (below-the-belly) 的世界，”曼军解释道，“就像我们这样的新居民的世界。他认为我们不信仰上帝。”

虽然知道曼军在开玩笑，但我却得表达一下抗议：“我可没有说过那些！”我转向舒密，摊开手表示我是一个很通情达理的人，不像路边人行道上的某些人。“我研究黑市，有些人把黑市称作‘肚脐以下的世界’，意思是这是社会的边缘地带，但曼军的形容听上去有点肮脏。”

舒密很亲切地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说：“教授先生，听我说，不要在这堆垃圾里迷失。这些垃圾只会让你分心，你应该去关心人。”

“是的，人。”曼军说。

“但是，这里还是有**很多**垃圾。”我边说边笑。

舒密有点惋惜地看着我说：“教授先生，我已经来这里五年了。我最终也把我的老婆还有三个女儿从尼日利亚带到了这里。在我的女儿们来到美国的第一个星期，我带着她们乘坐地铁来到这里，我告诉她们，这里是我工作的地方，我在这家店里工作，我在这个地区工作。这里有不同种类的人，他们大部分是垃圾。但是有不少人和你一样，他们在搜寻着些什么。我们也都在搜寻着些什么。这是我告诉我女儿们的。” 67

曼军说我看不见上帝是因为我自己从来不相信上帝。

“有可能这是对的，”舒密回答道，“美国人正在失去他们的信仰。但是你是美国人吗？你讲话听上去像美国人，行为却不怎么像。”

我也经常听外国人这么说我。他们说我太有耐心了，以至于不像一个美国人。我总是希望事情能自然地发生，而不是迫使它们发生。我不知道这算是一种奉承还是无礼，而要想解释清楚这件事情，就会陷入复杂的无底洞中。“我是在这里长大的，但是我出生在印度——”

“所以你是印度人呀，”舒密说，“你毕竟不是在这里出生的。”

“跟我们一样。”曼军大声地说。

舒密开始列举他认为属于我们这个临时搭建起来的团体的成员。他成串地报出姓名，让我联想到《圣经》中的家谱排列。“在加油站工作的库日阿那（Kurana），他一直在不停地工作，也一直在不停地祈祷。书报亭的阿默德（Ahmed），跟我一样是个穆斯林。

那边那个正要骑自行车的人是我的好朋友荷塞（José），他信仰天主教。那边那个警察也是个好人的，他也是天主教徒。”

“你的朋友萨托什（Santosh）呢？”曼军问，“他也经常祷告。”

“还有你的那位经常在周末工作的朋友，他是个伊玛目^①，是吧？”舒密问。

当然，没有人愿意被看作被压迫的群体。他们希望我不要只把他们看作社会的问题。曼军和舒密还在继续报着名字，直到一个有着棕色皮肤的矮小男子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一个空的保温比萨箱绑在自选车的后座）来到他们面前。

“卡洛斯（Carlos），我的老朋友。最近过得怎么样？”舒密问。

68 卡洛斯的脸上绽放出微笑。他的眼睛乌黑发亮，充满着激情。他竖起大拇指指向自己的胸口说：“Soy un padre。”^②

“你有孩子啦？”舒密把他的的话翻译成了英文，“哇！太好了！恭喜你啊，卡洛斯！”

卡洛斯拿出他的皮夹，从里面拿出一张照片，那是他的太太、孩子以及其他家庭成员的合影。“非常迷你（pequeño）。”他试图找到一个合适的英语单词。

“非常好，卡洛斯。我从内心深处为你的孩子送上最诚挚的祝福。”

但是曼军看上去有些担忧，他问：“他们要来美国吗？”

舒密指着照片，然后用手模拟了一个飞机飞到美国的动作。“他们来这里吗？”他问道。他用手指着人行道说：“这里。”

① 伊玛目（iman），伊斯兰教穆斯林朝拜时的领拜人。——译者注

② 西班牙语，意思是“我做父亲啦”。——译者注

卡洛斯看上去有点难过。他摇着头，把照片收到皮夹里，跟大家说了声再见。他骑上车的时候，我看到他用手背擦掉了眼眶里的泪水。

“看到了吧？”舒密问我。

在曼军居住的社区闲逛的时候，我做了个简单的统计。仅仅走过三个街区，我就看到了九家类似的成人碟片商店。有些店在出售音乐 CD 和畅销电影的同时出售一些成人 DVD，有些店的成人碟片的通道的后面暗藏着偷窥秀表演（peep shows），有些店还提供女性脱衣舞表演。这些生意大部分是非法进行的，所以相应地也存在较高的风险。自从朱利安尼市长推动他的“生活质量”运动，以便让城市能够吸引更多的游客和郊区居民回归以来，纽约的警察开始扫荡一切非法行为，从趁车辆等红灯突然冒出来清扫挡风玻璃然后讨钱的耍赖擦车仔，到类似于曼军的商店这样的成人娱乐场所。耍赖擦车仔已经基本退出了公众视线，成人碟片商店的一些经营者也搬到了皇后区和布朗克斯区的工业港口区域。但是也有不少商家只是选择把招牌做得更加低调，然后把色情商品搬到商店的后方，69 等等看事情会发展到多么严峻。

在我们第一次逛完曼军的社区一周之后，他给我介绍了两个无家可归的人，他们以乞讨、拦路擦车讨钱、捡垃圾，以及小偷小摸为生。另外一次他介绍给我的是个来自南亚的报刊亭摊主，偷窃护照和临时工作签证是他熟练的副业。然后是第五十一大街上的一位

教堂牧师，他最有名的副业是日托和保姆服务。曼军希望我可以看到他所处的世界的小角落中的善良之处，但我怀疑他只想让我看到事物光明的一面。

这里有很多温暖的故事。我既需要有自己独立的方法去发现这些故事，也需要从我自己的视角去看待这些事情。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我的工作的一部分就是试图发现对方理论中的漏洞。我需要找到更多的妓女，更多的皮条客，更多的老鸨，更多的台面下的就业中介，更多的制作假社会保险卡的造假者——而不仅仅是曼军为我找到的那些人。我尤其需要找到更多的非法移民，然后了解地下经济是如何支撑他们生存下来的。

有一天我告诉了夏恩我所遇到的挫折。我告诉他这些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思。我们正在聊天，所以我就很正常地抱怨了一下，就像你抱怨自己的工作问题一样。我告诉他还没有人对地下经济的艰苦从业者的复杂生活形态做过研究，所以这个研究会助力我的职业发展。我也承认我开始害怕只有在芝加哥我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的学者。好吧，我只是在发牢骚。

等我再一次来到商店的时候，夏恩正站在柜台里和曼军有说有笑。我正打算跟他们打个招呼，一个顾客走进店里，手里拿着一张坏了的DVD碟片问我：“有没有这部片子？”

“我去后面找找看。”我说。

70 夏恩乐坏了：“兄弟，他们分不清你。你那棕色的皮肤跟我和曼军的差不多，你活脱脱一个成人碟片商店店员。”

曼军也大笑起来：“他找到了自己真正的天职，说不定他能抢

走我的职位。”

当我在商店后面的仓库里翻箱倒柜地找碟片时，曼军离开站在收银机旁边的夏恩，径直朝我走来。“我听说你还想找更多的人，我给你找的人还不够吗？”

“不，不，不是这个意思，”我回复他，“你已经帮助我够多了。我只是考虑到你让我见识的都是你们这里的好人好事，但你知道的，我想研究的是‘肚脐以下的世界’。”

曼军点点头，然后直截了当地跟我说：“教授先生，我了解你想找什么。但是请你了解，生活是在不断变动的。有的时候，它变化得非常快。听着，我会帮你的，好吗？但有任何事情，你最好现在就告诉我。到了明天，我就知道了。你明白吗？”

“不是很明白。”我说。

我注意到曼军在流汗。而且我发现他在最近几个星期穿的都是同一件衣服，这有点儿不正常，因为他向来是个很挑剔、极注重个人卫生的人。当我正要问问他出了什么事时，他坐在小床上挥挥手示意我离开。

我走到商店门口，迎面碰到了夏恩：“你跟曼军说了什么？他看上去好像心脏病犯了。”

“听着，你还需不需要我的帮助？”夏恩很不耐烦地回答，“你想找到更多像阿军这样的人，是吧？阿军说他会帮你找的，这样有什么问题吗？”

“我不想你给他压力。”

夏恩对我微微一笑，那意思是我不知道这个世界是怎么运转的。

“你一定从中得到了什么好处。”我说。

这可能并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但是一旦涉及夏恩的任何秘密，就让我非常有挫败感，由于我们不能公开谈论这件事，因此我只能用嘲讽来表达我的顾虑。我也有可能是过度怀疑了，但我过去在芝加哥的经验告诉我秘密有时候是危险的。一个例子就是当地的一些地方帮派利用我的研究找到地下交易商，然后把他们驱逐了。不过同时，为了评估这项研究的可行性而扩充我的访谈对象列表并没有太大风险。我只是不想因为我而影响到夏恩扩大他的事业。

现在他更是乐坏了。“老兄，就算我能从中得到好处又怎么样呢？我们又不是在教堂，对吧？”

他曾经告诉过我，在地下世界，每个人都是使用者，每个人也都是资源。我也不例外。

回想一下，我不得不承认他曾经给过我很直接的警告。

在成人碟片商店的后屋，我开始勾勒当地地下经济向外面更大世界蔓延的路线图。当然我的第一要务是找到足够多的居家卖淫的女性进行访谈，以便先把与城市正义中心合作的项目完成。安吉拉的帮助在这里就显得特别重要。我在商店后面的大街上找了很多路人谈话。有的时候，有些女性还会带我去社区逛逛，带我去认识曾经给她们提供非法医疗服务的医生、帮她们安全存储现金的酒保，以及可以给她们打折的理发店。信息来得很快，我也尽我的最大努力快速地把它们一一记录下来。

性让人们更加紧密地连接，这不仅是字面意义上的，也是社会意义上的。这个隐秘的地下世界不仅把各色人种“编织”在了一起，而且通过更多种方法把社区整合到了一起。南亚人在这里经营和管理成人碟片商店。西非男性站在舞厅门口招徕嫖客，而他们的妻子则为那些提供性服务的女性提供健康服务。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的人们则通过在这些成人碟片商店和舞厅俱乐部里偷偷地做类似清洁这种辛苦的活儿来谋生。考虑到我所遇见的性工作者来自世界各地，从欧洲到非洲再到澳大利亚，从东亚到新加坡再到巴西，所以你也可以说，性交易这样的隐形的线把整个世界串联在了一起。在某种程度上，这和一个全球化企业的经理乘坐自己的私人飞机差不多，也是一种全球现象。

79

安吉拉在曼军小店的发展史中所扮演的角色看起来完美地证明了我的论点。她所带来的非法收入支撑了合法生意的生存，而合法生意又为她的非法生意提供了庇护。在地下经济与地上经济之间没有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在她的同行那里，我试着从金钱的流向来追踪相同的连接。她们能挣多少？她们在哪里存钱、洗钱？她们有信用卡或者会借高利贷吗？通过这些问题的答案，我梳理出了一个异常庞大的基础设施架构，它包含了从曼军的小店到脱衣舞俱乐部和偷窥秀表演，从酒吧、餐厅到健康诊所。我开始发现这些性工作者并没有像我们在传统刻板印象中所认为的那样染上毒瘾，而更倾向于支持家庭、社区和合法生意。而且大部分性工作者通常是有合法的兼职工作的，这让她们以另外一种方式与社区连接在一起。

地下经济当然不仅仅包括性和毒品。临时工们告诉我他们打

扫酒店和清洗餐盘的工作只能赚到最低工资。很多人每周要工作 60~70 个小时，打几份零工。他们的每一份工作大概持续 9~12 个小时，平均可以带来每周 300 美元的收入。他们只能蜗居在异常狭小的公寓空间里，这些公寓中的大部分违反了城市的规划法。成人商店的保安们大概每个小时可以赚到 5 美元，但因为工作时间不固定，所以他们有时也会开出租车。无家可归的游民通过乞讨和擦鞋谋生，如果能成功地避开警察，那么他们也会在一些车水马龙的街口通过擦挡风玻璃挣点外快。他们每个星期大概可以进账 100 美元，但也常常因流浪、入店行窃以及其他小罪被逮捕。

我持续不断地收集数据，并识别更广泛的经济模式。但是好的社会学应该是近距离聚焦和长距离全景拍摄的混合体。你应该时而融入并进行主观体验，时而抽离并进行客观分析，不断填补数据的空隙。当我抽离在外时，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对于这个区域的很多移民群体和底层美国人来说，生活在全球化大都市的故事并非那么光鲜亮丽，它代表的是不断恶化的经济结果和不断增长的脆弱与无助。举个例子，街头妓女的减少就是一个明显的证明。过去每个晚上能赚到 300~400 美元的妓女告诉我，现在她每个晚上几乎只能赚到 100 美元，还要与其他妓女去抢夺街上形单影只的嫖客。她们每个人都很压抑，对于未来也没有一个清晰的图景。

除了了解这些人的无助与困境之外，我觉得也有必要去研究他们之间的互助和连接，就比如莫蒂墨与他的朋友们的关系最终帮助他摆脱了困境。由于我跟城市正义中心的合作让我对地下性产业多了一些专业认知，加上性交易是纽约地下世界的重要部分，因此

把性工作作为我的研究聚焦点很有意义。我决定去调查支持性工作者的底层社区，以便了解促进经济运作的性产业是被何种社会网络包裹着的。而为了处理更加普遍化的问题，我需要扩大我的研究范围。2003年，我决定把研究聚焦在曼军和他的三个同样在这个社区当店员的南亚裔同伴身上。他们四人中有两人来自斯里兰卡，一人来自印度，还有一人来自巴基斯坦，这些都是我没有研究过的人口类型。挑战来自如何获得他们的信任。

在头几个月，我们在一些轻松的场合会面，通常是下班后一起吃晚餐或者喝茶。最后，我开始告诉他们我对理解纽约的焦虑心情，因为我发现分享个人的焦虑心情是一种建立信任关系的有效方法。我告诉他们我很想对他们周遭发生的变迁做一个深度研究。我还告诉他们，我想找到一些能够真正信任我的人，在我正式开始一项长期研究之前，他们可以放心地让我进入他们的生活一段时间。当我正打算提起性这个研究主题时，他们中间有个人打断了我，并对我会意地眨了眨眼：“你应该到我的店里看看。”

74

这个人是萨托什（Santosh），四个人中年纪最大也最成功的人。才35岁的他已经是一项成功的生意的合伙人，同时他也是一个大家庭的家长，这个大家庭包括他的妻子、他的母亲、他的几个兄弟及他们的小家庭、两个儿子，以及一个今年可能让他当上爷爷的儿媳。但他在美国的生活的成功完全得益于他在地下性产业中的投入。

站在商店柜台后面的萨托什一五一十地告诉了我他的故事，他的史诗般的移民血泪史填充了全部销售间隙。他是1993年来到美国的，起先开出租车谋生。如果晚上顺利的话，他可以赚到100美元。一年后，他发现在生意不好的夜晚，如果他关掉计程表，然后载上男性走街串巷寻花问柳的话，他就可以赚到更多钱。有的时候，他甚至会离开车，把车后座留给那些寻欢的男女们。很快，萨托什就对中城区的浴室、中央区的高档妓院，以及西班牙哈林区^①大街小巷遍布的妓女有了充分的了解。在十英里^②的范围内，他可以为其的顾客找到任何他们想要的民族、种族甚至性倾向的妓女。每个嫖客会支付给他10美元或者20美元作为他带他们找到妓院的报酬，妓女则在每周结束时依据自己的支付能力给他结算小费，而他每带来一个顾客，妓院的老板也会付给他10美元。他跟他的妻子说，他在给一些商家提供“咨询服务”，这可以让他不用每个晚上都去开出租车，这样过了没多久，他的非法事业的收益就差不多高达每月2000美元了，这比他开出租车的收益要多得多。

他的一个朋友建议他去投资一家成人电影放映厅。他买下了这家商店的15%的股份，然后在店里当起了晚间店员。但是浴室的经营者和妓女们都希望与他继续合作，所以他还通过告诉他的顾客和出租车司机在哪里可以找到妓院、浴室以及私人的性俱乐部赚到一些额外的收入。通过这些，他赚到了足够的钱，从而可以把他的兄弟还有母亲接到美国，但是他们都以为他的工作是一家软件公司

^① 西班牙哈林区，也称东哈林区，是纽约曼哈顿区的一部分。该地区为纽约最大的拉丁裔社区之一。——译者注

^② 1英里约等于1.6公里。——译者注

的顾问。

“如果他们来到店里，看到柜台后面的你，你该怎么办？”我问。

“如果他们在这里看到我，应该是*他们*想着该如何跟我解释。”他微笑着回复。

阿扎德（Azad）是另一个帮助过我的店员。他是一个来自巴基斯坦的移民，现在在一家报刊亭里卖报纸和零食。在一个生意萧条的漫长下午，他告诉我他在美国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切尔西的一家报亭打工，那里是一个合法经营的场所，但赚的钱非常少。几个月后的一天，一个住在街对面公租房里的妓女跟他说如果他能帮她推荐客人，那么每推荐一个，她可以付 10 美元的报酬，而恰巧就是在那个下午，有一个顾客问他是否知道金发妓女们住的地方。难道他会傻到到手的钱都不要吗？

很快阿扎德的服务对象扩展到了这些女性的朋友们。有的时候他帮她们保存现金，有的时候他会离开报亭，给她们留个空间换衣服。他现在每周可以额外赚到 150 美元，差不多有卖报纸赚到的钱的一半，这些钱他都存了下来，等着接他的家人来美国。后来他在中城区的一家酒店找到了一份更好的当店员的工作，但他的经验让他把目光聚焦在大街上的妓女们身上，很快他就发现她们也有一样的需求。他和酒店的另外一个职员拉杰什（Rajesh）合作，很快就在当地商店的店主和店员、送货员，以及嫖客、毒贩、黑市经营者之间建立起了一个社会网络。报贩成为整个社会网络中的关键一

76

扎德和拉杰什，然后他俩会找来毒贩或者妓女。或者是另外一种情况，当地餐厅的送货员在听说哪里的海洛因有货后，会把这个消息告诉阿扎德和拉杰什，他俩之后会把这个消息告诉报贩，而报贩又会把这个消息告诉整个网络中的所有酒店服务员和店员。

而对于曼军来说，他进入这个非法的领域就很直接了。他到达美国后所从事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成人电影放映厅，这个店的工作人员很早就跟当地的性工作者有合作关系，这样你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商店的后屋里面有一张床了。她们为此每个小时需要支付 20 美元的费用，当然这比钟点房的费用要便宜不少。有的时候她们进屋只是为了休息，那么相应价格就会便宜些。不过，如果是妓女或者犯有轻微罪行的违法者想进去躲几个小时从而逃避警察追捕，那么收费就会达到每个小时 50 美元。曼军起初是拒绝这份工作的，但是为了把他的妻子和在襁褓中的儿子带到美国来，他需要 5 000 美元，这些额外赚到的钱可以节省他的等待时间。这确实能节省时间，他仅仅用了 6 个月时间就寄出了 5 000 美元，让他的妻子无须再在孟加拉国过着单亲妈妈的困难生活。

但所有这一切在大众文化里都是隐形的，而这种隐形很快就会带来问题。当朱利安尼市长开始他的时代广场范围内的清洁运动后，没有任何当权者会考虑到这些数以千计的“支持群体”，他们的生计会因为性产业的被驱逐而受到严重影响。而这些人会被迫去从事更加合法的工作的乐观看法最终被证明不过是一种道德至上主义者的伪善——是**犯罪本身**让这些人获得了进入这个奇异世界的通行证。渐渐地，萨托什开始销售来路可疑的笔记本电脑，拉杰什开

始提供短期小额贷款，而阿扎德则成功地拥有了一个为非法移民提供职业介绍的副业。当一些合法的雇佣者觉得他们需要迅速找到一些非法劳工时（他们经常这样，包括一些对冲基金大亨和华尔街投资巨擘），他们只需要给阿扎德打一个电话，阿扎德就可以很快帮他们找到。 77

曼军的所有朋友都有过枪口下的被抢劫遭遇。他们没有一个人有健康保险、失业保险或者 401(k) 养老金账户，他们的薪水扣税也是有去无回，因为他们没有一个人拥有真实的社会保险账号。我从中美裔的洗碗工那里，从西非裔的保安那里，从墨西哥裔的劳工那里，不止一次听到这些故事。他们的生活在一天天继续，但他们得时刻小心谨慎，不让警察发现他们的罪行，不让小偷夺走他们的胜利果实。但是有的时候，他们也可能失去他们的战场，就像下面我们将要看到的。

几个月后，一种忧虑的情绪笼罩在第九街区的成人电影放映厅。就在这个街区，一个男人在醉酒打架时用刀捅了另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被枪杀了，还有一个从郊区过来买毒品的白人男性被毒贩枪杀了。这些事情让警察全力出动，我尽量避免独自上街，以免成为警察随机要求详细回答问题的拦路盘查的对象。

我还记得一个特别的夜晚。即使在商店的后屋，每次有顾客进店时我也能感受到门开时风带进来的彻骨寒意。随后门哐当哐当撞击门框的声音不但显得多余，还让人很厌烦。曼军在店里忙得团团

转，不时重重叹一口气。每隔一个小时，他还会给我送来一杯新泡的茶。

曼军的儿子乔什（Joshi）一直陪着我。他今年十岁了，就在这间成人碟片商店里长大。他手上拿着一只乒乓球拍和一个小的橡胶球，然后他用球拍把球用力打向一块没有被限制级 DVD 覆盖的墙面。墙面、地面、球拍，墙面、地面、球拍，墙面、地面、球拍，这枚小小的橡胶球来回移动。

跟乔什在一起让我感觉很舒服。他有着棕色皮肤，很安静，在大人很繁忙时会自娱自乐，很像小时候的我。

我们听到了敲门声，乔什放下球拍跑过去开门。来的是安吉拉，她是过来检查语音邮件，然后喝杯热咖啡的。她伸出四根手指，吐了吐舌头，看上去显得疲惫又放松，她的意思是今天晚上她已经接待过四个客人，现在非常想躺倒在电视机前。“我不能再这么长时间干这个活了。”她小声嘀咕着。

我很喜欢安吉拉。在我们认识的第一个晚上，她就很坦白、很诚实，她很直接地承认了自己是个性工作者。但跟我在纽约和芝加哥所研究过的其他移民和低收入街头拉客妓女相比，安吉拉有些独特之处。她拥有跨越边界的雄心和勇气。她之所以来到曼军的商店，是因为她希望离开原来她经常光顾的纽约东区公租房社区，以便来到一个更好的社区，从而接触到更富裕的顾客群。

那天晚上，我能在她的脸上看到迎合大量男人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我实在不忍心去看。她才 34 岁，但是显得非常疲惫，以致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大十岁。而且随着朱利安尼市长的城市改革的推

进，她的生意逐渐在走下坡路。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安吉拉平均每晚只有一个顾客。有的时候，甚至一个顾客都没有。

慢慢地，她也开始向我倾诉她的故事。当她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就来到了美国。死亡和精神疾病带走了她的父母，所以她只能孤身一人在纽约的下东区谋生。没有身份证、受饥饿侵袭，正值青春期的她只能靠卖淫换取食物。她在 B 大街和 C 大街做了十年，然后搬到了地狱厨房，希望能够吸引到纽约中城区的旅游者。她被监禁过很多次，但她总是说“蹲监狱只会增加在警局认识新朋友的机会”。这样的乐观精神以及能够在每次挫折中看到潜在机会的坚持造就了她的性格。而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释她迁出公租房的想法。虽然过着很艰苦的生活，但她始终充满友善和耐心。

29

“三个跟我一样的白人，还有一个黑人。”她在那天晚上告诉我。每一次交易她收费 50 美元，交易地点就在第十一大街上一个酒吧的浴室里。其中有两个男人住在哈林区，另外一个住在下东区，还有一个住在地狱厨房。有一个人还意外地在高潮的时候擦伤了她的手臂。“至少我还可以帮他们打手枪。”她说。

她声称她还要继续去工作。

我可以看出安吉拉需要独处一会儿。也许她需要一杯酒或者几片药片。但评判不是我的职责。我离开了后屋，来到了前屋与曼军和乔什待在一起。五分钟后，她带着微笑和我们挥手再见。我自告奋勇送乔什去睡觉。

他的小床一头抵着墙面，长度跟安吉拉和她的朋友使用的姐妹床差不多。因为经常独处，他睡觉前已经有了一套自己的流程。他

先是打开角落处的一个装着衣服的袋子，拿出他的睡衣。换上睡衣之后，他会很快地走到盥洗室刷牙，之后他还会跑到前屋找到他的爸爸，要个晚安吻。回到后屋，他开始揉眼睛，爬上嘎吱作响的小床。他通常把被子拉起来盖到头，在睡觉前还要跟他的玩具士兵窃窃私语一会儿。

我坐在椅子上看着他，尽量不让自己睡着，以免错过下一个可以访谈的妓女。商店通道里顾客寥寥无几，只有几个喝醉了的男大学生和一对打情骂俏的情侣。他们的胳膊和身体以夸张的比例被投射到倒挂在天花板上的凸面镜上。一个老年人站在门口，朝里张望，正在犹豫要不要走进来。在荧光灯下，每个人看上去都没有生气，面无表情。

80 我终于完成了最后一个访谈，但是曼军不希望我离开。“再过20多分钟我就下班了。你跟我来，到我家去吃苏拉（Sula）特别制作的深夜晚餐。”

曼军的妻子苏拉在一家印度餐馆负责做菜，所以我还是有点儿渴望的。但是实在太晚了，我对他说，我想回去睡觉了。

曼军脸上的表情马上从热切变成了绝望。“素德先生，我遇到了麻烦。”他向我坦承。店内的存货清单上的有些货物不见了，所以老板希望从曼军还有其他店员的工资里每月抵扣一些用来补偿损失。但是随着性产业的逐月衰败，曼军从商店后屋获得的收入也在逐渐减少。更糟糕的是，几个星期前一个男人走进了商店，然后命令他把收银机里的钱都交给他。曼军在给了他400美元的小额美钞后，这个抢劫者把他拖到商店的后屋，要求他交出“额外的钱”，

也就是他收到的性工作者使用这里的租金，这些钱都被曼军藏在了一个小锁柜里，一共1200美元，对于曼军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这些钱有特定的用处，从乔什的校服到苏拉的医药费，同时这些钱也代表了一种未来的可能性：一趟重回孟加拉国的旅程、一个风险投资项目的首付、当感到沮丧时激励自己继续前进的成就标识。当然最重要的可能还是，这代表着一种只需要短暂地借助非法经济谋生的希望。而现在一朝美梦碎，他只能重新投入非法经济的梦魇中。

“所以你必须跟我一起回去，这是不让苏拉对我大声咆哮的唯一办法。”他说。

他用一杯香甜可口的充满牛奶味的热茶让我的态度有所软化，茶里添加了丁香和小豆蔻，这两样东西让我清晰地想起在印度的童年时光，以至于无法拒绝他的请求。

实际上我也并不想很早就回家。在经历了十年的婚姻生活后，我的妻子正在跟我提分居的事情。结婚时，我们都很年轻，正如大家所说的：“现在我们追求的东西变化了。”虽然我还不想跟他提我的这些事情，但是我也不介意享受一下这个让我回忆起童年时光的南亚家庭带给我的慰藉。

下班后我们搭上了七号列车，曼军用毯子裹着熟睡的乔什，把他抱在怀里，列车载着我们轰隆轰隆地朝皇后区心脏地带驶去。

当我们到达的时候，苏拉热情地欢迎了我，对她丈夫只是冷冷地点了个头。苏拉用一种能够强烈表达愤怒的方式接过乔什，并走进了卧室。

曼军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自从苏拉工作后，乔什每个晚上有一半时间要在店里睡，因为他们还请不起保姆。苏拉很讨厌现在这种状况。而且这半年来，她一直被某个说不清的病痛折磨着。她和曼军都没有告诉我是什么问题，只是说他们承担不起医疗费。

当苏拉重新回到客厅的时候，她立即开始向曼军吼道：“我们为什么要住在这个地方，住在这个国家？你为什么要把我们带到这里来？”

她甚至把我也卷进了他们的争吵中。“素德就不会让他的太太过得不好，”她说，“素德是个真男人，不像你这样。他会把自己的家庭照顾好。”

乔什被越来越大的争吵声吵醒，来到了门口。我送乔什回屋睡觉，留下他们继续争吵。乔什拒绝了我给他读书的建议，然后在地板上玩起了他的玩具，他一手拿起一个玩具士兵，然后把它们慢慢向上移动，越过膝盖，并对它们轻声说着什么。这一情景触动了我记忆中的一处伤痛。多少次，当我的母亲大声向我的父亲怒吼并咒骂这个“倒霉的国家”时，我也会躲进房间，做着跟乔什一样的动作。多少次，那原本寻找合适英文单词的羞怯声音也变成了婚姻战争中的刺耳伴奏。每当我们因短暂的平静而缓口气的时候，我的母亲又会为她的怒火找到新的理由。

当外面争吵的声音越来越大时，乔什安排他的玩具士兵执勤站岗，自己则躲到了被窝里。他在今后的生活中还会记得这一刻吗？他的部分内心会不会停留在十岁，停留在他在房间地板上靠想象的战争来逃离内心的痛苦之源的这一刻？

几天后，我看到曼军端着香甜的豆蔻茶走进了第九街区成人电影放映厅的后屋。当我接过他拿着的泡沫塑料杯的时候，我看到他的手在颤抖。

“你还很紧张？”

自从经历过抢劫和扣薪后，曼军显得日渐焦虑。但他摇了摇头说：“同样的事情再发生的概率很小，所以我应该放一轻一松。”

他对最后一个单词额外强调，似乎是打算通过科学的数据说服自己。

但我感到很困惑，抢劫者是如何知道他的“额外的钱”的？“你确定你没告诉过那些性工作者？”我问他。

曼军不想再谈这件事了，他的脸上露出一副听天由命的表情。我肯定应该是其中一个性工作者发现了曼军的秘密，然后无意或者有意地把秘密泄露给了别人。但是曼军却不愿去怀疑别人。

“去找麦克警官如何？”我问他。我有一种感觉，我这个爱好历史的当警察的朋友会尽其所能地帮助曼军。

但是曼军还没有向警局报告遭到抢劫。

“那不是你的错。”我跟他说。

“有可能明天去吧。”他说。然后他的眼神黯淡下来，盯着一面墙上的同性恋色情碟片发呆。“或者我们回老家。”

“回孟加拉国？”

“有可能是德里吧，或者其他地方，反正现在这里已经没有可留恋的东西了。”

“苏拉怎么想？”

“这就是她的主意。”

“但是你去那里做什么呢？你怎么谋生？”

他耸了耸肩，把茶杯放在架子上，手顺着一堆色情碟片滑过。

“老兄，我在这里是做什么的？我在这~~里~~是做什么的？”

当安吉拉和她的朋友克里斯蒂娜（Kristina）走进屋子的时候，屋内的气氛稍微有些缓和，她们应该是忙完了晚上的活。“安吉拉今晚中了头彩。”克里斯蒂娜嚷嚷道。

这意思是安吉拉今天晚上接待了三个客人——两个是酒吧的快餐客，还有一个是本地的商店经营者（他的老婆出国了）。克里斯蒂娜今天晚上只接待了一个客人。

自从安吉拉开始信赖我，她把生意做到中城区旅游者身上的努力已经成为在曼军的店里经常被讨论的话题。她知道我正在跟城市正义中心合作进行我的关于居家性交易市场的研究，而她过去曾在这个中心得到过一些关于她与自己房东的法律问题和租赁谈判的帮助。安吉拉是众多希望离开街头找到更能赚钱的场所的女性之一，她们希望去宾馆或者公寓提供应召服务，所以她开始跟我分享她需要学习什么，以及她真正需要的帮助是什么。她很腼腆地告诉我她在纽约高级酒吧里感受到的不适。她跟我说她不懂得如何在网络上给自己打广告，但是她正在向那些懂得使用互联网的朋友学习。“我真的需要一个银行账户，”她告诉我，“我需要一张信用卡，我也需要找到便宜但技术高超的医生。或者我能找到一份合法的副业，不用再担心当警察拦住我并发现我口袋里的钱时，会把它们全部拿走。我希望成为一个干净的人。”

她使用“干净”这个很有讽刺意味的词语让我哈哈大笑起来。媒体正是用这个词来描述朱利安尼市长制定的让曼哈顿变得更适合郊区居民返迁的策略的，而这两个字从安吉拉嘴里说出来，却变成了洗钱和身份变革的意思。但实际上，在这两种情况下使用这个词都是对的。就像中城区正从一个乌烟瘴气的地方成为城市中心地区，安吉拉也希望用这个词来表达自己洗清街头拉客女的污名而变成人们更加能够接受的“伴游服务”提供者的愿望。

87

要弄清楚如何变革并非易事，尤其是对于一个女性移民来说。她还不太擅长申请工作，她还对用英语沟通感到自卑，到现在为止她的生活范围还只局限在纽约下东区，而她的家庭曾经在不同的加勒比海国家居住过。安吉拉给我介绍的几十位女性，包括其他的拉丁美洲移民或者像克里斯蒂娜这样的欧洲移民，以及迁移到城市的美国白人，她们都拥有相同的热情，也面对相似的障碍。在没有信用保证和银行账户的情况下，她们想要租赁公寓、申请工作，或者过上与现在不同的生活，是很难的。

但是她们都在努力，而且她们的一些即兴想出来的方法也吸引了我。克里斯蒂娜告诉我，一群性工作者通过现金支付且不签合约的方式租下了一间公寓（有时只是一张床）。安吉拉成功地说服了一些下东区的医生为她的朋友们治疗。一个来自纽约绿点区的前性工作者每天晚上会来到曼军的商店，为这里的性工作者提供咨询，并且提供自己回到布鲁克林区后在健康诊所和日间照料中心的预约服务。

事实证明，类似于“莫蒂墨共同体”那样的社群网络也的确是

存在于这里的，但它在地理意义上并不只扎根于某一个社区。好比曼军的朋友向我展示了当地地下经济的复杂基础结构，安吉拉和她的姐妹们帮助我认识到我的直觉有一个坚实的基础：对于现代城市的性工作者而言，社群是网络化的。新的性产业不再局限在乌烟瘴气的地方，而是通过朋友和顾客遍布整个城市。这种临时产生的跨越不同城市区域的社会连接，早在20世纪60年代就已经为芝加哥的社会学家莫里斯·简诺维兹（Morris Janowitz）所发现，他称它们为“有限责任社区”（communities of limited liability）。在那个时代，他研究了拥有汽车以及流动性很高的白人和郊区居民。像我一样，通过观察芝加哥，他认定底层阶级中的黑人和棕色人种群体将进一步被束缚在自己的社区中。但是从我现在的观察来看，曼军和他的朋友们也在创造同样的网络模式。问题是，考虑到他们所处网络的脆弱性，这样的网络能够持续多久呢？这是一种未来的新模式，还只是一个短暂的适应。

事实上，安吉拉和她的朋友们仍然竭力维持着基本的生活，这让她们处在持续的风险中，一不小心就可能经历突然的灾难性打击。很快我就会见证这种压力体现在她们每一次用来增强防卫能力的英勇和创新的尝试中。

11月份一个寒冷的周六晚上，室内的温暖让窗户上的霜花姿态各异，安吉拉和克里斯蒂娜结束了晚上的工作，回到曼军的商店休息。

“也许我年纪太大，已经不适合干这份工作了。”克里斯蒂娜说。

“亲爱的，你的年纪当然是太大了。”安吉拉回答。

克里斯蒂娜来自罗马尼亚，但是语言和身份背景的不同似乎并没有阻止她和安吉拉成为好朋友。她从自己的包里取出一小瓶威士忌，然后给她和安吉拉各倒了一小杯。

曼军在这个时候出现在商店后屋的门口，带着一副抱歉的神情，看来他是来收租金的。安吉拉从包里拿出一沓纸币，但克里斯蒂娜说她这个星期没有足够的钱来支付租金。她现在身无分文，所以她表示很抱歉。曼军摆摆手让她不要太在意。“回家吧，注意安全。”他说。

克里斯蒂娜看上去很尴尬，并说：“阿军，你真体贴。”

当曼军回到商店前屋的时候，安吉拉靠近我小声说：“我可能也不会在这里待很长时间了。”

我并不感到惊诧。每天晚上只有一个顾客，这可不是什么好兆头。我以为她会说要回到纽约下东区，但她并不是那么容易放弃的人。

“我回到家想了又想，”她说，“我决定再试试。”她边说边笑起来：“有可能是市中心吧，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不喜欢放弃。”

“你从来不是一个愿意放弃的人。”我说。

之后安吉拉叹了口气，然后开始谈论起其他的性工作者，她们也一样地不成功，一样地正在转移，有些人转移到了其他社区，有些人转做了其他工作。这突然的从乐观转到悲观的过程，着实让我感到不安。在那个时候我对安吉拉了解得还不够多，我还不知道她

的承受能力到底有多强，但当下的她就是一个处在沮丧边缘的女人。

一种出乎意料的奇怪感觉笼罩着我。在芝加哥做另外一个研究项目时，我看到政府撤除公租房导致数以千计的家庭变得无家可归，并处于比之前的任何时间都更贫穷的状态；我也看到数百名黑人青少年因为贩卖毒品而被捕，他们这样做只不过是每周赚个几百美元。如今我好像又听到了那些旧的悲伤故事的新版本。也许这只是我个人懊丧情绪的显露，但我确实非常渴望了解人们怎么做才可以避开这样的命运。我用一只手就能数出来现在不待在监狱、有自己的积蓄、能够在合法领域找到工作的芝加哥黑帮成员有几位。而对于其他在地下经济中讨生活的群体来说，情况也差不多。就在那个时候，每当我拿起《乡村声音》(*Village Voice*) 杂志的时候，都能发现越来越多的个人和中介机构所登载的性服务广告。可见，有人在靠这个赚钱。如果这不是安吉拉和她的朋友，那么会是谁？她们成功和失败的模式是什么？结果会是怎样？失败？被警察抓了？死亡？还是成功地融入这个国家？或者带着足够的存款回到老家？又一次，我对普遍性的渴望，让我急切地去寻找所有的可能性。

一些可预见但令人厌烦的想法老是盘旋在我的脑海里。那些过得很好的人往往是白人和中产阶级——这些人确实有银行账户、信用卡，以及其他安吉拉不能获得的东西。但是这些想法却是绝对的偏见，亦真亦假。只有数据才能说明真实的原因。

当安吉拉结束了她的充满怨气的长篇独白时，我们都看到曼军站在商店的前屋，看上去比安吉拉更加沮丧。

“苏拉生病了，”安吉拉小声地跟我说，“所以他很焦虑。”

一种无力感袭来，我沉重地叹了口气。安吉拉把她的威士忌递给我并说：“听天由命吧，亲爱的。”

我快速地喝了一小口，呛得咳嗽了几声，然后躺倒在床上。四周一片寂静，我的心情就跟这潮湿的11月的天气一样，阴郁至极。你可能会认为，作为一个有十多年研究经历的学者，我应该可以接受我所研究的人们的遭遇和命运。但是我写的东西丝毫不能改变像安吉位和曼军这样的人的生活，这一点让我很受伤。社会学怀抱着改变社会的美丽梦想，但现在任期短暂的改革家们都把关注点放在了经济学上：提供资助让人去上学，减少供给以促进生产率，当绩效表现较差时减少报酬。但即使我们所有的生活问题都可以用激励机制和数字来处理，我也不希望生活在这样的世界里。在这样的世界里，曼军只是一个“工资劳工”，他的遭遇只不过是市场失灵的一种体现。

几天之后，情况变得更加糟糕了。因为快到圣诞节了，我打算回加利福尼亚看望我的父母。当乘坐地铁经过第九大街时，我打算顺道去给乔什送件礼物，我选的是《世界百科全书》，这本书对于我这个曾经的南亚书呆子来说是件宝物，我希望乔什也能从中收获良多。我现在已经特别喜欢这个孩子了。

但是当我走进曼军的商店时，发现一个新店员在柜台后面忙活着。“曼军在哪里？”我问他。他用一种蹩脚的带着新移民特征的英语回复我：“他不在这里工作了。”他也不知道曼军去了哪里。当然也有可能他根本就不知道曼军是谁。他看上去也不太友好，并不

想和我说太多。我走进店里，朝后屋瞄了一眼。在那里已看不到任何属于曼军的痕迹，连乔什以前经常看的劣质DVD也没有了。屋子里面的床也没有了，看上去安吉拉和其他的性工作者们应该也搬走了。一个处于困境中的小世界永远消失了。

我急匆匆地跑去见萨托什，他看上去脸色苍白，显得很疲惫。“拜托，我现在没有时间。”他请求道。整个店里都是顾客。“我现在没有空，所以现在不能给你。你今晚晚点儿来，我们再碰面。”

“给我什么？曼军在哪里？”

“你来不是为了曼军的钱吗？”他小声地问我，用手挠了挠头。

“萨托什，什么钱？你知道曼军在哪里吗？”

“你晚上再过来。到时候店里就没什么人了，我再跟你详细地说。”

我找了曼军的其他朋友，但没有一个人正在工作。我打电话给安吉拉以及其他的曾经在曼军的店里工作过的性工作者，但是没有一个人接电话。我去他位于皇后区的家里找，按了门铃，也没有人回应。

几个小时后，我再次回到萨托什的成人电影放映厅。但他已经走了。他们说，他走得很早。

89

第二天，我联络上了麦克警官。他开车接上我，把我载到了一条安静的街道。他对我说：“素德先生，你也知道是什么情况。在这些地方，生活就是这样，由好变坏快得很。”

那个抢劫者后来又回来了，他把曼军打了一顿，导致他住进了医院。由于这次袭击比较严重，因此警方一度怀疑是因为曼军曾经让人在自己的店里贩毒，而这次抢劫者过来是为了找毒品的存货。

我不相信这种说法。曼军之所以在床位出租的生意中损失了钱，就是因为他的软心肠。他就是这样的一个好人。我不能相信他被卷入了毒品交易。这中间一定有些东西缺失了，或者故事中有一部分东西是我们看不到的，但是现在这些地下世界的隐秘规则正影响到我。正是因为这些我们所看不见的地下世界冲突解决机制，我的朋友竟然失踪了。

如果是普通人，在遇到这样的问题时他们会去找警察来解决，或者去找律师，找小额索偿法庭，以及其他形式的法律机构。但是在地下世界，法律并不能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曼军在地下世界的选择就是通过付钱来摆平，但是我很难想象这样一个温和的南亚绅士会去寻求这样的帮助。此时，我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地下世界的脆弱性。对于我来说，谈论因某些原因而临时形成的社群，诸如“莫蒂墨共同体”，让我感觉很舒服，但是我却无法躲开这个世界黑暗的一面。这里有真实的暴力。然而，不管曼军有没有做这件事情，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我是不是应该去探明真相。不像一个调查大样本的研究者——他们坐在电话前，见不到不受打扰地与他们聊了45分钟的没有姓名的受访者——像我这样的民族志学者经常会被研究对象以及他们的悲惨遭遇触动。而且你离这些人越近，你的认知会越痛苦。

几个星期之后，我过完了圣诞假期，顺便又去了一趟曼军以

前待过的成人碟片商店，但依然没有找到他的踪迹。我想找一下舒密，但是也没见到他的影子。整条街上的放映厅大部分已经关门歇业了，为一些酒吧和儿童服装店所代替。那一年的结束也意味着他们生意的结束。

萨托什也走了。我听说他利用在色情生意中赚到的一笔小钱，在皇后区的杰克逊高地（Jackson Heights）的地铁站旁边开了一家餐馆，所以我打算过去蹭顿午饭。当我走进餐馆的时候，我看到一个穿着传统印度红色长纱丽的中年女子正领着两名印度男性向里走。他俩看上去就像刚到肯尼迪国际机场似的，拎着包，睡眼惺忪，饥肠辘辘。她冲着萨托什的方向大声吼道：“为什么他们今天一起来了？”

萨托什拽着她的胳膊，把她拉到后屋。回来的时候，他的手上多了两杯奶香浓郁的浓茶。

“有的时候，我也会怀念我们的老地方，”他说，“那里很好——主要是因为我可以逃离这里。”

萨托什的这个店已经开了一段时间了。那个一脸怒气、穿着红色纱丽的女子是萨托什的妻子。而那两名男性就是萨托什另一块业务——偷渡非法移民到美国的一部分。

我对他未间断的生意会心一笑，问他偷渡一个人是如何收费的。“5 000 美元！”他说，“另外还要 1 万美元，以便打点好一切与安置相关的事宜。”他慢腾腾地说出最后两个字，带着嘲讽。

“事宜，这真是一个巧妙的词。”我面带笑容地说道。

“两个星期的照顾和安置。”

“是如何安置的？”

“食物、衣物，还有城市介绍。”

91

萨托什大概花了半个小时详细地给我介绍了这个市场的基本情况，包括中介的人数规模，以及可能存在的危险。他还告诉了我以前那些街坊们的境况。阿扎德现在还在黑市工作，拉杰什找到了一份做会计的工作，还有一些人的孩子已经读大学了。这让我感觉回到了旧时光，也让我想起了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

“你有没有听到一些关于我们的老朋友的消息？”我问他。

他耸了耸肩。据他说，乔什和苏拉已经回到了孟加拉国，据说过得还不错。

“曼军呢？”

萨托什叹了口气说：“我们都为家庭牺牲了很多。”

最后，萨托什告诉了我曼军的钱被抢后究竟发生了什么。他除了被卷入了毒品事件外，还和一个知道他的钱藏在哪里的男人发生了一些“不好的事情”，那个男人就是当初抢他钱的人。萨托什承认，这些“不好的事情”就包括伪造文件。

“那曼军现在在哪里？”我问他，心里却很担心听到不好的消息。

萨托什端起茶杯喝了一口茶说：“我们只知道他的家庭情况。”但是我看得出来，他有意避开谈曼军。

“拜托你。”我恳求他。

他又叹了口气，然后抿了一口茶，最后说：“素德，我们发现曼军在做一些不太光彩的事情。”

要从他的谈话中了解事情的真相还真需要花一些时间，不过最

后我还是弄清楚了，曼军与几个非常危险的人物牵扯到了一起，在他们的压力下，他要逼迫一些从印度过来的女性去卖淫——为了还清家里的债务，她们通常要在妓院待一段时间。对于这件事情的恐慌让他不敢回来，过去我一直以为他是在担心再次被抢劫。

“那他现在呢？”我问。

萨托什沉重地深呼吸了一下。“我觉得我们可能再也见不到他了。”

92 这也是没人跟我提起曼军的原因，他解释道：“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一无所知才是最好的。我们不去讨论，不去说。只有无视才可以救我们，让我们继续在这个国家生活。对你来说，我也建议你不要问太多问题。这对你来说并不好。”

一种悲伤的情绪袭来。我开始跟他讲人在国外想要生存下来需要付出什么，以及想找个借口为我的朋友曾经做过的荒唐的事情开脱。但是萨托什从桌子对面伸手过来抓住我的手，用一种我从来没有听过的不容置辩的口吻说：“生存并不难。我们比这个国家中的大多数人要聪明。虽然我们接受过更多的教育，但我们需要更勤奋地工作，还要做一些卑微下贱的工作，而他们不用努力就能成功，但随时要防备恶魔降临的还是我们。”

事情的真相渐渐清晰了。在萨托什眼里，曼军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听从了恶魔的召唤。

“当你从恶魔的手中抢夺食物的时候，他的手就会变成你的手。”这样的情况我在地下经济中见过多少次？有些本来过得很体面的人为了谋生而转向非法世界，然后被这黑暗世界吞噬。萨托什

说，如果曼军做出不同的选择，如果他改变自己的态度，改变自己的方法，改变自己的接触对象，一个不同的未来就是可以想象的。但是曼军的手已经被恶魔控制了，这样他去做一些坏事就变得很容易。但是同时，萨托什也意识到作为一名在美国生活的贫穷的有色人种移民，曼军可选择的机会其实并不多，他需要充分抓住一切可抓住的机会。而正是这个原因，使故事充满了悲剧性。

之后，我们又稍微地聊了聊我们之间的事。谈到曼军消耗了我们不少精力。

他让我两个星期后再过来，参加他孙子的小型生日宴会。那一天当我到达的时候，我看到整个餐厅都布满了气球、各种彩带，还有“生日快乐”的标识，每一个迎上来的人都称呼我为“教授先生”。宴会结束后，萨托什来到我身边，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让你看到这一面也很重要。这是我们想让你记住的一面，而不仅仅是悲惨的一面。也许你也会记得你自己的成长过程——很像这个，是吗？”

“是的，萨托什，非常像。”我边说，眼泪边在眼眶里打转。

几年后，我仍然会想起萨托什的话，因为我无数次地从被剥夺选举权的选民那里听到这些忠告，他们既可能是芝加哥公租房里的单亲妈妈，也可能是在大城市里寻求机会的移民群体。“不要怜悯我们”“不要把我们当成受害者”“我们比想象的还要坚强”。但话虽这么说，我还是因为两种看上去相互矛盾的思想而无比困惑。其一，在作为大都市的纽约的图景中，这是一个充满无限机会的城

市，在这里，低收入的移民能攀越阶梯，体验更好的生活，就像萨托什一样；其二，作为大都市的纽约又是一个粗鲁的充满阶级分层的市镇，赢家能得到最好的社会福利，而输家则可能得到潜在的破坏性结果。或许这就是事情本来该有的样子吧，不管是早期的意大利移民还是爱尔兰移民，都面临相似的情况。纽约可以为你提供机会，但并不能给你保证。这也是一种全球化的形式：欧洲白人成批地移民美国，创造出一个庞大的种族领地，他们不仅可以在里面建立自己的家园，也可以在台面下的经济体系（人们在这里可以进行实物交易、借贷、雇人从事地下活动等）中让美国精神落地生根——所有这些都是美国企业家精神的绝佳训练。当他们建立信用、找到合法的工作，并且闯进社会主流生活后，这将有助于他们获得巨大的成功。

94 但是现在，站在 21 世纪初的门槛上，全球化带来完全不同的关于同化的解释。今天的移民大部分来自非洲和亚洲，有着棕色或者黑色的皮肤。从 2000 年起，来到纽约的移民主要来自墨西哥、加纳、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国家、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和中国。历史学家南茜·福纳（Nancy Foner）研究发现，到 2005 年为止，移民人口已经令人吃惊地占到了纽约总人口的 37%。如果算上他们在美国出生的子女，那么这一比例能达到 50%。这一波移民潮并没有简化移民者的姓名，或者让他们的口音慢慢消失。他们也没有从卑微的工作换到待遇更好的工厂工作或政府工作——这些工作已经在全球化的都市中消失了。相反，他们通过做店员、出租车司机、保姆、餐馆服务员等低收入的工作来服务于富裕阶层。这样的工作

大部分是私下交易的，当问题出现时，获得更好的福利和保障的机会微乎其微。而且相较于上一代的低收入工人，今天的新移民没有机会通过加入工会来向上提升，所以当新世纪的曙光照耀纽约时，这个城市中的 1/3 人口生活在贫困中。

慢慢地，有一个问题我看得越来越清楚了。当安吉拉、曼军、舒密和他们的移民同伴们在城市穿梭劳作的时候，我注意到他们很少跟他们的社会阶层和种族群体之外的人交流。虽然他们有可能为上层阶级服务，但他们与上层阶级的关系是分层的。安吉拉一直说想服务于有钱的白人，曼军梦想着能利用他的工程技能在企业里找份工作，但是他们的机会很渺茫。这背后的原因令人痛心。他们的英语很蹩脚，又是有色人种。更重要的原因可能是他们对全球都市纽约的“第二货币”没有任何兴趣。这一“货币”包括音乐、电影、艺术和食物等内容，当人们在享受一种没有分层的关系时就乐意谈论这些东西。他们看起来被困在了自己的种族世界里，恶魔之手削弱了他们与人交往的勇气。

如果说新移民还有什么能紧紧抓住的希望，那一定就是把希望寄托于子女身上的传统希望了。但现在这种希望也变得越来越渺茫了。正如社会学家玛丽·沃特士（Mary Waters）和她的同事们发现的，超过一半的纽约二代移民的子女能够就读或者毕业于四年制的大学。但是今天的全球化发展是快速和无情的，资本在区域间高速流动的同时，也带走了工作和资源，这造成了可能会产生一个新的永远被剥夺权利的阶级的风险。我在曼军所处的社区里认识的很多人押错了注，他们没有看到正在发生的变化，因此现

95

在他们只能被淘汰。这些情况经常会发生，但是从来没有如此之快，如此之广泛，或者如此之隐秘。今天全球化的拥护者们正在忙于庆祝其巨大的财富，以及通过国际交流所产生的美食和音乐这些迷人的东西，以致根本没有时间去帮助阻止那些隐性低收入群体陷入更大的困境。

遗憾的是，我在这里的研究也即将结束。随着安吉拉的离开和曼军的消失，我在地狱厨房的工作也差不多结束了。我认识的很多人也在不断向前进。这个社区也正在经历着如一位批评人士所说的“纽约郊区化”的大转型。1990—2000年，纽约当地家庭平均收入翻了一番，当然房屋的租金也成倍翻番，而到了新的世纪，租金上涨的速度就更快了。我决定开始再一次的流动，或许重新开始我延宕很久的研究非法经济连续谱的另一端的努力。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却不能控制自己内心依然很担心曼军。

有一天我回到市中心找麦克警官了解更多的信息。

“你不知道我们已经确认了的，”他和缓地说，“我们认为他被迫做出了他所犯的事情。”

96 — 做了什么？贩毒吗？

麦克警官不肯告诉我。“我们让他离开这座城市，或者至少出去躲一躲。”

但是曼军要怎样生活？他的家人要怎样生活？我承认，他们的身份证件的确存在一些问题。

“他不会有事的，给他一些时间，我确定你会再听到他的消息。”

但是我有一种再也见不到他的感觉，而且我的确没有再见到他。我很难接受，尤其是麦克警官只把这当成社区生活中的一件小事而漠然视之的态度。

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继续探索把我们连接在一起的力量。我会继续在城市中流动，追寻线索，跨越界限，看看纽约的地下世界究竟会把我带往哪里。

第四章

97

继续向前

在“基地”组织对纽约世贸大厦的袭击发生两年后，即使是在这个国家享有合法身份的移民群体在纽约也要接受较为严格的监控。《美国爱国者法案》以及相关的法律既给予了执法机构进一步监视和调查的权力，也给移民群体自由出入美国施加了新的限制。移民被驱逐出境的比例提升了30个百分点。没有合法身份的移民在各社区之间、各行政区之间流动着，低调地寻找着台面下的工作。有些人遇到签证问题，失去工作，不得不返回老家。

我听到的关于萨托什或者其他中城区朋友的故事，要么单调枯燥，要么一败涂地。这和传统的关于南亚移民的描述——他们是专业人士，他们和他们的孩子都有着稳定的经济收入——正好相反。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甚至不能像《辛普森一家》中的阿普一样经营着一家小型超市。萨托什打算扩大自己的餐厅和餐饮服务，但是生活的艰辛让他只能回到高利润但非法的副业——为不合法移民的就业提供“地下管道”。我从他的脸上就能看出事情的进展。如果他带着微笑欢迎我，还带我四处闲逛的话，那么他一定是没摊上什么事；但是如果他板着脸，摆出一副严厉的面孔，并告诉我要努力工作，专注在重要的事情上，我就知道他一定是陷入了困境。我在跟 98

拉杰什以及其他人的交往中，也发现了同样的模式——当他们失去工作或者遇到麻烦的时候，都选择重新回到非法经济体系中。他们做的地下工作可能是开出租车、洗碗碟、打扫办公室，甚至是维修办公室电脑。有些人在他们的南亚同胞开的高级宾馆中做一些季节性的工作。由于工资很低，旅行禁令很严，他们中的很多人只能通过视频的方式跟自己在老家的孩子聊天，看着他们长大。

但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有梦想，也许这就是我继续关注夏恩和安吉拉的另一个原因。他们都在坚持着自己的梦想。他们用不同的方法，系统性地在经济阶梯上往上爬，虽然没有获得完全的成功。安吉拉采用不同的方法在中城区吸引顾客，但她最终也没能成功地找到稳定的白人职场客户。事实上，她现在又回到了下东区舔舐着自己的伤口，但是她依然不放弃去寻找新的办法往前走。“我可能需要加入一些中介机构，”有一天她开玩笑地说，“从那里出来的总有人喜欢找妓女吧。”没过多久，安吉拉就开始了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她打算租一套公寓，然后把妓女们组织起来，开起自己的妓院。

而夏恩的新计划就是拓展新毒品业务。

我是某个下午在莱诺克斯大道的一家酒吧里发现他的计划的。那个时候正是2003年的春天，慢跑者正在街道穿行，商贩正在装修店面，城市也正在经历年度的大更新。我们坐在酒吧里，我告诉夏恩我跟《怪诞经济学》的作者、经济学家史提芬·列维特正在进行一项研究。受到一项关于富裕的互联网企业家在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如何重新规划职业生涯的研究的启发，我们想找到一些在十年

前就加入了黑帮的黑人青年。当他们的非法生意无法继续的时候，他们会如何重新塑造自己？“简单地说，我们想回答一个之前没有人考虑过的简单问题：当黑帮分子变老后，他们会怎么样？”我对他说。 29

“哈！那你应该研究我呀。”夏恩说。

这想法我当然老早就有。只是夏恩一直对我保持距离，从来没有对我完全失去警惕，以至于我无法找到一些对社会学家而言有意义的发现。一开始我就想知道他究竟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地下经济获益者，还是一个只会大吹大擂的骗子。但直到现在，我也不能确定。我知道他开着一辆做工精致的德国汽车，并且支撑着一大家子的生活；他的银行账户里有几千美元，并且他在哈林区内的几处藏匿点隐藏了更多的现金，这些钱直到他需要花或者能够被洗成合法收入才能拿出来。由于他和毒品交易走得很近，因此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些钱是从哪里赚来的。除此之外，我对夏恩的了解就不多了。但我确实知道，毒品市场的发展正在放缓，他也正在尝试更多的新生意：在布朗克斯开了一家地下拆车厂，与两个出售炸鸡和米饭的沿街小贩开展手推车业务，在他叔叔的小制帽店里投资了5 000美元（黑人女子仍然会戴着漂亮的帽子去教堂，在哈林区每个星期天的早上都能看见这种场景）。他现在对这些生意有些兴趣，但看上去可能只是一时的兴趣。他还在另外一家店里有些小投资，他的一个阿姨在这家店里用塔罗牌帮人算命。他还帮助三个邻居开始了一项地下生意——帮人修理旧的电视机。他甚至去做了皮条客，过了三个月多彩的生活。

“皮条客？你有没有戴上毛帽子或者其他什么呢？”

夏恩没有觉得我的揶揄有多有趣。事实上，作为一个皮条客的失败已经挫伤了他的男性尊严。“我太随和了。他们利用了我。我和善的性格让我做不了皮条客。”

“我猜快克毒品带来了更友好的群体吧。”我说。

100 他哈哈大笑起来：“他们这些人只有在想吸毒的时候才会友好。那是他们最友好的时刻了。”

但是他所有的努力没有带来任何回报，至少跟以前的收入相比相当于什么都没有。夏恩很羞涩地坦承了他现在的新生意：“我在卖白粉。”

“白粉？”

“粉状可卡因。白人喜欢这东西。”

唉！可以说，粉状可卡因的市场要比快克可卡因的市场难做得多。他有不少的时间是在寻找顾客，主要原因是粉状可卡因的顾客群体主要是白人和相对富裕的阶层。他肯定不能再利用他以前用的那些街头商贩，那些人在华尔街的酒吧中就像火星来客。“他们太年轻，并且很愚蠢。”夏恩嘴里嘟哝着。

我不太相信。“你不可能是想告诉我，这纽约城里购买粉状可卡因的人你一个都不认识吧？”

“我认识很多瘾君子，但可卡因是个奇怪的东西。如果是快克，因为其效果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所以吸食的人会定期回来。他们甚至每个小时都会过来。但是粉状可卡因就不一样了，吸食一次效果可能持续一个晚上，甚至一个星期。”

“那你就找一些吸食粉状可卡因的人，然后卖给他们一些。”我说。

“但是他们都已经有了自己的稳定货源。我还没有给谁稳定地供过货，而且我也不想抢走别人的顾客，然后走在大街上被人开黑枪。我需要去找新顾客，这就是件很有挑战性的事。”

他说他已经做了大量的顾客行为研究。具体来说，他给他认识的所有销售粉状可卡因的商贩打电话，跟中产阶级的朋友在聚会上聊天，甚至在一些酒吧里试着亲自去买可卡因。夏恩认为粉状可卡因大部分是在俱乐部和派对中被卖出的，或者直接被快递到顾客的家中，但是他并不喜欢电话快递业务，而且他看上去也没有找到正确的俱乐部。

这个时候他真正需要的是他那位跟艺术市场有关联的表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能够把他介绍给生活混乱但对可卡因有兴趣的年轻富家子弟的白痴。但是我们每个人都还不知道事情会怎么发展——伊夫林娜那个时候还在加利福尼亚寻找自我，而夏恩和安娜丽丝在画廊相遇的那个夜晚还是一年后的事情。这时他面对的选项似乎是唯一的：在公共场所（可能是上流人士光顾的酒吧、豪华的酒店、脱衣舞俱乐部，甚至是露天公园）寻找新的顾客。他和另外一个叫科汉（Cohen）的毒贩细细地考察了这些地点。科汉和夏恩住在同一社区，他也处在无业状态。但是他们的每次出现，都会引起保安们的警觉。有一次在一家宾馆的酒吧，他们就被赶了出来。

“你们穿了什么？”我问他。

“跟我现在身上穿的是一个样子的。”他说。

我仔细地看了看他。一个 250 磅^①的健壮黑人男子，穿着一身翠绿色的运动服，戴着一顶印有纽约洋基队标志的棒球帽，脖子上还戴着一串镶满钻石的项链。脚上的阿迪达斯运动鞋的颜色是在手术室里常见的白色。

“你怎么接近那些人？”

他告诉了我一系列有趣的故事。考虑到黑人女子对白人男子更有吸引力，他就带上了一群性感的黑人年轻女子去华尔街的酒吧。她们的目的就是勾引男子，并把可卡因卖给他们。但是这些女子比较紧张，有的太过招摇，有的又喝得酩酊大醉，这让他很尴尬。所以后来他又带上了两名自称经常跟富裕的白人打交道的多米尼加枪支贩子，但是夏恩的可卡因让他们的精神变得偏执多疑，他们威胁要杀死宾馆经理。接下来夏恩来了个 180 度大转弯，他约了一位黑人牧师在纽约苏荷区的酒吧见面，因为他认为别人看到他跟牧师在一起会对他更加信任，这样他之后就可以接触他们。但是这位牧师却对他花 10 美元点马丁尼酒很反感，还批评他把钱花在了错误的地方，然后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留下夏恩一个人郁闷了一个晚上。最后，他试着把那些女孩送过去，让她们直接去勾搭男性并告诉他们，她们认识夏恩这位超棒的可卡因销售商——这是一种终极的无压力销售模式，但是她们在回来后很坦诚地告诉夏恩，她们并不喜欢跟富裕的白人男性外出闲逛。

夏恩说的这些事让我慢慢明白，我一直以来对他有误解。虽然他就住在曼哈顿的地理中心附近，而且可以自由地前往城市的任

^① 1 磅约等于 0.45 千克。——译者注

意地方去拜访朋友或者逛街，但实际上他并没有看上去那么自信。“我是个企业家。”他喜欢这样说，声音里饱含着一种自信。虽然他毫无疑问地充分掌握了经商的技能，但是他的勇气也肯定有自己的地理边界。就商业而言，他经常说纽约是由一系列的独立区域组成的。就可卡因的销售来说，中城区跟他的距离就好比从纽约到北京那么远。他用来描述中城区的词语是“去那儿”“离开那儿”，甚至是“他们在那儿”。

回想起来，我意识到当我们前往南方的时候，他对自己的出现就比较自信。他甚至调整自己的步伐，缓和自己在哈林区很自然的趾高气扬的音调。我知道他也有一些白人朋友和富人朋友，但好像这并没有产生什么不同。接受白人的钱也就意味着要接受他们评判他的权力。

这突然让我心里一惊。对于夏恩来说，富裕的白人世界并不是一个新的商业市场。它是一个试验场；它是一座需要攀登的高山；它既是一种经济需要，也是一项心理挑战。

我能够理解。

“也许你应该考虑稍微改变一下你的外形。”我说。

他假装被我的创意想法吓到：“你是说应该戴一副角质眼镜框，穿上刻板拘泥的衬衫？天哪！或者是格子衣服。好吧，我可能穿上格子衣服会更好看。”

我很快就会发现，夏恩其实早就在看《时尚先生》和《GQ》这两本杂志，在时尚方面他是遥遥领先于我的，所以这并不是问题。 108

“问题是，我单独在这些地方闲逛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他说。

“你为什么不跟我一起去呢？”他接着问。

夏恩的邀请并不是我期待中的进入黑市上游的理想方法，但是考虑到方法有限，我不想放弃这个机会。但同时，对于我来说这也制造了很多难题。其中比较特别的，就是我在跟芝加哥黑帮打交道时就曾痛苦地感受到的困扰：如果我只是在观察犯罪，那么我在多大程度上算是共犯？我知道，当别人只是在寻找新的毒品市场的时候，我并没有什么法律义务必须检举。只有类似于谋杀或者绑架儿童这样的重罪，法律才要求公民报警，否则公民可能会面临控告。我知道我正走上一条至少会让我感到很不自在的路。

我跟夏恩之间的确切关系又是另一个谜，严格来说我们并不是朋友，但我们之间又非常友好。这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们的决策？我们是走得太近还是离得太远？

尽管有这些问题，但我还是很想看看他会采取什么行动。如果他告诉我的事情都是真实的，就说明我的探索是正确的，反之亦然。

就在这个时候，另一扇引领我进入纽约上层社会的大门打开了。当时，我在纽约下东区一个叫“家族酒店”（La Bodega de la Familia）的非营利组织担任董事，这个组织帮助犯了罪的人在从拘留所或者监狱出来之后能够更加积极地融入社会。通过安吉拉，我也对一个被时尚人士和艺术家重新改造过的拉丁裔社区有了更深入的了解。她经常邀请我到她在当地公租房里的公寓去做客，这既让我感受到了自从离开芝加哥公租房之后就没有体会到的温暖，也

让我得到了继续访谈安吉拉的那些性工作者朋友的机会。“家族酒店”的董事位置也帮助我认识了社会阶层分布中另一端的有故事的人，特别是一些开始对家族社会事业感兴趣的年轻富裕的纽约客。这些人在游历古巴、秘鲁、尼日利亚、斯里兰卡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的時候，发现这些国家的人在借贷、基建、做小生意，甚至是农业耕作方面都是在国家管辖的范围之外进行的，仅仅将一些口头约定作为基础。他们对全球范围内的贫困人口利用非正式的桌面下的方法来勉强维持生计很有兴趣，也希望能够在美国的贫民窟里推动这种创业精神。我告诉了他们我在下东区的一些体验，希望能够从他们家族身上为“家族酒店”募得一些善款。

令我诧异的是，在谈话的间隙时间，他们开始告诉我在他们这群富裕的年轻慈善家的圈子里发生的黑市活动。有些人买卖豪华跑车，或者在世界各地参加比赛，有些人资助拍摄独立电影，还有些人参与赌博或投资其他生意，所有这些事情都要小心翼翼地避开他们的父母和税务员。能逍遥法外也是一项运动。

这实在是过于讽刺。同样类型的活动——在法律的边缘游离穿梭的同时又能逍遥法外——对于一部分人来说是一项运动，而对于另一部分人来说却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当我将高低阶层放在一起进行对比时，故事会变成什么样呢？这对于我们经常把地下经济看成下层阶级的专属领域的假设也是一个挑战。很明显，我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与上层阶级在一起。但我也并不想给这些人压力，我还是宁愿相信人类学家的耐心，最多我也只是给了他们一些暗示。

105

很快，我就收到了一份邀请。卡特·威廉姆斯（Carter

Williams) 是一家保险经纪机构的继承人，也是一个对街头文化一无所知的有特权的年轻黑人。迈克尔·文特斯 (Michael) 和贝特西·文特斯 (Betsy Winters) 则是白人，他们是纽约一名银行投资家的子女。他们最近刚刚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并准备接管家庭的慈善基金会。尽管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对慈善事业怀有真正的热情，但他们都愿意尽职尽责地做好这份工作。

他们最初接近我是因为在阅读了我写的一些关于城市贫困的文章后，他们想知道究竟在哪里可以发挥价值。我先给他们快速地做了一个关于贫困人口预算的简介——贫困人口可以拿到多少社会福利和食物券，每个月花在学习用品和公车月票上的钱是多少。然后我们谈到了一些更复杂的话题，比如福利政策以及如何评估一个慈善项目。我也会推荐他们看一些书，比如乔纳森·科佐尔的《野蛮的不平等》(*Salvage Inequality*) 和亚历克斯·克罗威兹的《这里没有小孩》(*There are No Children Here*)，然后带领他们一起探讨让他们的捐助产生最大影响的最佳方法。听着他们的讨论，我一直在想如果能够正式地研究他们，该有多好啊。这将会是我的版本的《萨摩亚人的成年》(*Coming of Age in Samoa*)，是对过去的“部落”民族志的一个反转。

有一次——那个时候我们刚刚认识没多久——我带他们去哈林区，帮他们快速了解当地贫困的人的生活。因为他们以前读的都是社会科学专业，所以我原以为他们对于低收入的生活应该有个基本的认识——但结果证明，这是一个痛苦的错误。

我们乘坐了一辆出租车前往第一四五大街，在一座四方方的

旧房子门口下车，这座房子的前面有着锈蚀的防火梯。接待我们的是西尔维亚·麦库姆斯（Silvia McCombs），她独自抚养着三个孩子。公寓里面收拾得整洁干净，到处都摆满了泥塑圣像以及类似于茶壶保温罩和毛毯这样的手工物品。每个房间里的电视机都是打开的，统一设定为一个牧师警告魔鬼的基督教频道。

106

我对她说：“西尔维亚，我们最近正在阅读官僚制方面的内容。你知道的，比如福利官员、医疗诊所工作人员以及社会工作者等，他们的职责就是确保人们没有利用社会福利制度去赚钱发财。今天来的这些人搞不懂‘家有男人’这条规则。”

“我也搞不懂，这规则就是垃圾。”西尔维亚说。

提到这个，西尔维亚就坐不住了。正如那些认为自己好不容易掌握的技能经常被忽视的人，西尔维亚对于终于有人能够听自己聊聊非常激动。“家有男人”规则作为一项法律条款（1968年最高法院判定该条款违宪）规定当一个家庭中有成年男性居住的时候，女性就不能得到社会福利支持。这项政策充满性别歧视，破坏家庭团结；同时又充满种族歧视，因为政府对其他种族公民的类似的福利支持（比如，对白人农业家庭的支持）就没有包含这样的道德条款或行为限制，但是针对少数族群，各种不同的羞辱和施舍的规则纷纷被发明。

当西尔维亚停下来时，我跟她解释说迈克尔、贝特西和卡特他们前来有特别的目的，他们想弄清楚如何使用他们的财富帮助穷人摆脱对福利政策的依赖，重新回归工作。

“没错，”贝特西用一种蕴含着同情的热忱语气接上话，“我的

父亲跟我和我的弟弟说要把重心放在帮助别人工作上，因为最终只有工作才能让我们快乐。”

西尔维亚用一种怀疑的眼神盯着贝特西。她的目光停留在贝特西的香奈儿包和那件贵重的、有天鹅绒般顺滑的巧克力色细毛的巴宝莉大衣上。“真的吗？那你是做什么的？我是说你的工作。”

“现在我在帮助父亲管理他的财产。”贝特西回答。

西尔维亚掏出一盒薄荷醇香烟和一个被手织布套包裹着的打火机，就像战斗前排列武器一样把它们整齐地码放在桌子上。她显然是在自娱自乐。“不不不，”西尔维亚说，她的声音变得很尖锐，“我的意思是说，你是做什么的？”

“我在评估试图帮助弱势群体重振自我的项目的前景。考虑到我的家庭的财产，我相信我们能够对这个城市的贫困群体产生影响。实际上，纽约市市长也很热心——”

“别提那个混蛋市长，亲爱的！”西尔维亚说着，然后吸了一口手中的香烟，朝旁边吐了一个烟圈。“你是做什么的？你生产什么？你销售什么？你向别人提供什么服务？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卡特插话了：“很简单的，真的。我们就想弄清楚你是否值得我们资助。这是其一。我们是否应该给你资金？如果给，要给多少？我们应该做什么才可以真的帮助你找到工作？我们并不希望给你太多，因为给你太多，下一个人得到的就少了。所以我们需要花一些时间弄清楚，这也是我们这几天在干的事。”

“好吧，那我大概明白了，那你们想知道什么？”西尔维亚用

一种浓重的黑人保姆的口音说，“因为我也想从你们那里获得一些资金啊，老板。”

卡特用手拉了拉自己的人字斜纹夹克，仿佛这样可以显得尊贵一些：“好吧，那你觉得拿多少钱可以让你不再有后顾之忧，从而可以出去重新开始工作？”

“什么意思，‘不再有后顾之忧’？”

“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费用，如子女保育费用、食物费用、交通费用、租金等。”

西尔维亚在沉思的时候，贝特西有点儿忍耐不住了。“只要一个大概的数字就可以了。5 万美元左右如何？”

西尔维亚看上去被吓到了：“一年 5 万美元？”

贝特西支吾着说：“呃，我也不知道。7.5 万美元？”

西尔维亚抬头看着天花板，有些自嘲地说：“上帝啊，你终于听到我的祷告了。”她又吸了一口烟，然后问我：“素德先生，你也有一份吗？”

“不，女士。”我回答她。我尽量低下头，我可不想让这三个学生发现我按捺不住正在偷笑。 108

西尔维亚既诧异又很失望地摇着头，然后转向我们。“你们这些孩子以为我是靠什么生活的？我想说，你们看看这周围，我希望这地方不会让你们感到寒酸。我尽量让屋子里的东西摆得整齐，希望给我的孩子们一个得体的家。我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安。所以猜猜吧，我每个月过这样的生活的开销是多少？”

卡特朝四周看了看：“每年 3.5 万美元？”

“每年 3.5 万美元，”西尔维亚重复着，“一年 3.5 万美元！我从哪里可以拿到这些钱啊？”

“从联邦政府呀，”迈克尔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作为普通公民要试图去寻找——”

但是西尔维亚打断了他的话。这再也不是一个好玩的游戏，她的声音变得冷冰冰。“你知道我每个月是从哪里领取福利救助金的吗？”西尔维亚问。

没有人回答。

“只有 800 美元，这些钱要用来支付服装费用、地铁费用、学校用品费用、食物费用、清洁用品费用、电话费用、有线电视费用。总之就是这些。你们知道我每个月的食物券有多少吗？”

又一次，没有人回答。

“每月 180 美元。”

“就这么点儿？”迈克尔很诧异。

“就这些。不过我拿到了残疾人的增补保障（SSI），因为我不能正常走路，这些钱我正好用来付租金。这是我最大的幸运了——我是残疾人。很多人没有我这样的幸运。”

贝特西看上去是真的被吓到了。“你是说，你每个月就靠 980 美元在纽约生活？有谁能只靠这些钱过日子呀？我的天哪！”

“就是这样，”西尔维亚说，“在这个城市里，你得把你的钱看好，锁在盒子里。他们的手无处不在，时刻会拿走你的钱。他们有自己的钱，还想拿走你的钱。我每分每秒都在想办法赚更多的钱，照看孩子、打扫卫生、帮助人们摆脱困境——当然，这些都是台面

下的工作，所以为了防止丧失我的社会福利金，实际上我也在犯罪。就像我如果敢藏个男人在家里就是犯罪一样。”

“对不起！”贝特西说。

“亲爱的，你不需要道歉。生活就是这样。”

我觉得今天了解得差不多了，于是我催促大家早点结束。我敢肯定，在今天之后，迈克尔、贝特西和卡特不会再跟我联络了。我所做的就是打破他们的幻想，当然，这样做可能造成的伤害远远大于带来的好处。我眼睁睁地看着我开展高尚的慈善咨询事业的梦想破碎，更别提对美国精英阶层地下市场活动的研究计划了。

但是几个月之后，他们又联络我了。他们坦承跟西尔维亚的会面让他们感觉很震惊。这让他们看到自己是多么与世隔绝，他们也为自己把纽约看成游乐场而自惭形秽。当然这里面也有西尔维亚的功劳……

我开始与他们分别合作了，主要负责对慈善的一些特别事项提供建议：如何去评估成功，一个家庭需要多长时间的资助才可能让情况好转，如何最合理地配置资源——教育、健康、刑事司法改革等等。我带他们去了芝加哥，把他们介绍给了那里很多的贫困家庭，并带他们参观访问了支持这些贫困家庭的社会机构。这些访问大部分是建设性的，虽然在芝加哥也有很多挑战他们观念的“西尔维亚”。

看着他们和这一切纠缠斗争着实令人感动。他们是真心实意地把自己的信念体系置于风险之中的，而我则对此表示赞赏。尽管在某个时间点，我还记得西尔维亚就贝特西是做什么工作的敲打过贝特西，但是我却感觉到了一种新鲜的讽刺。因为从字面意义上看，

不管是西尔维亚还是贝特西都是没有正式工作的。西尔维亚没能找到工作，而贝特西则不需要工作。她们的确在某些方面是有共同点的。

110 我想写一本上层阶级的《萨摩亚人的成年》的念头又回来了。如果我能找到一种方法对这两种人物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两个阶层进行对比，也许就能找到一种方法对全球化城市中的上层与下层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新的剖析。贝特西、迈克尔和卡特总是说希望给我提供报酬，但我拒绝了。当再一次见到他们的时候，我半开玩笑地跟他们提起我想对他们这些贵族世家进行“部落式”研究的疯狂点子。他们哈哈大笑起来，说当我想去的时候可以通知他们。

“那就说定了！”我说。

那年的整个夏天，安吉拉都躲在下东区。当纽约的又一个冬天即将来临的时候，我前往她的公寓，想看看她在做什么。屋内的热气四散，纽约东河上的桥面灯光透过窗户照进屋里，照亮了租户的生活。安吉拉正在为她的大女儿过15岁生日布置一些装饰和摆放碟盘，她的朋友维尼（Vonnice）正在那间小厨房中忙碌着。

在曼军消失之后，安吉拉同意给我介绍一些她的社区中的移民妇女，这些人同意我去研究她们的生活。我访谈了几十位移民妇女，她们中的半数是有合法证件的，半数没有。她们基本上都是单亲妈妈，有的时候跟男朋友住在一起，有的时候又与家人住在一起勉强度日。当其他的职业都已经消失时，卖淫就是赚钱的最佳方法了。很少有人是全职的站街女——事实上，近一半人承认她们一年

中性交易的次数屈指可数。“孩子需要礼物。”一名妇女告诉我。有一些会阅读和书写英语的人能够找到比如清洁工、店员和收银员这样的不入流的工作。这些工作差不多可以持续一年，这意味着之后她们需要重新寻找工作。但这些都是成功的故事。她们的那些从事保姆或者家庭清洁工工作的朋友几乎总是在找工作，以致她们会在更长一段时间内更频繁地进行性交易。

如果说我的视角是记录低收入的纽约人的生活，那么我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份正式研究的样本。但由于这些女性基本上没有服务于富裕的上层纽约人的经历，所以我追寻上下阶层之间的连接线索的梦想依然没那么容易实现。

但另外一扇门打开了。在生日聚会上，我们又讨论起卖淫这个老话题。安吉拉说，自从离开曼军和地狱厨房后，她和维尼就进入了新的陪侍行业，这个行业已经席卷了整个下东区。“他们总是跟我说相同的话：‘太老了’‘看上去像个妓女’‘看上去像个瘾君子’‘看上去像个移民’。他们还跟我说：‘男人都希望找一些年轻的靓妞，他们不想找奶妈！’”

见鬼。

她们也尝试使用互联网。安吉拉给我看了一个她发在网络上的帖子：

嘿，各位！你们再也找不到比我服务得还好的了。给我打电话吧！无论你想做什么，我都可以听你的。你不会忘记我的！不会，不会，绝不会！

她还给我展示了一些人的回复：

你是不是吸毒了，还是你是个文盲？

回去抽你的烟斗吧，臭婊子。

“有没有一些善意的回复？”

“当然有。”安吉拉说。

“给我们看看。”

112 “我没有保存那些。”安吉拉说。

维尼好像非常理解似地点着头：“亲爱的，这就是所有。这种下等生活是我们应受的。”

我皱起眉头。和这个社会中的其他人不一样，当事情变坏的时候，穷人会更加自我谴责。他们相信这个社会告诉他们的道理——他们的麻烦是由他们的错误导致的。这是我作为一名社会学家了解到的最令人痛心的事情。

安吉拉也皱起眉头，她承认维尼的话是对的。

但是这两名女性都走上了一条更加雄心勃勃的路，她们要在布鲁克林区租一间公寓——不是一套用来住的公寓，而是作为像她们这样的女性用来代替小巷子、汽车、汽车旅馆或者成人碟片商店的后屋的交易之所。在一间租赁的公寓里，她们既可以吸引到更好的顾客，也能更好地控制一切。一个在街巷中接受口交的顾客如果是在屋子里面，待的时间可能就会更长。一个不想使用安全套的男性如果躺在床上，可能就会更加文明，他会更加放松，会聊天，也有可能变成常客。更重要的是，一个专业的环境会改变接触的含义，

让它摆脱偷偷摸摸和犯罪的感觉。

她们找到的地方靠近码头和布鲁克林区皇后大道，这是工人阶层常待的地方。这个地方也有艺术家来来往往。她们希望能够服务于这些白人和中产阶级。最初提供服务的是安吉拉、维尼和另外一个叫辛茜（Cincy）的站街女，但是过了两个月，她们三个人平均每周只接待了三个客人。她们意识到自己要么快速地改变，要么就得沉沦下去，所以她们做出了一个特别企业化的举动：她们找到了一个可以帮助她们摆脱下层困境的中间人，相当于一个可以帮她们在布鲁克林区接触其他国籍和社会阶层的人的性外交官。她是男人梦想中的年轻黑妹，是一个可以帮助她们吸引一些她们自己没有办法吸引到的男性的理想角色。但缺点是，她是个疯狂的姑娘，而且才18岁——事实上，她到现在还跟父母住在一起。

她的名字叫卡拉·孔素埃洛（Carla Consuelo）。

几个月之后——在2004年——我又访问了她们的公寓，公寓的空气中弥漫着煎炸洋葱的气味和悦耳的叮叮当当声。这是公寓夜晚的固定仪式，她们在晚上开工之前会先开火烧饭，然后喝点小酒。她们喝的是伏特加，但是为我开了一瓶红酒。

马德里加尔神父（Father Madrigal）坐在我的对面，和善地笑着。他每周会过来一趟，为她们做祷告。他来自安吉拉的教区，已经为她服务快十年了。

一阵敲门声打破了屋子里的宁静。“开门啊，伙计们。”有人在

走廊里大声喊叫。

维尼皱起了眉头，安吉拉叹了口气。做这一行有一条简单的规则：当两个人在服务的时候，第三个人会在小的起居室里坐着，以提醒那些嫖客她们不是单独行事的，第四个人则轮班休息。安吉拉和维尼相信三是个神奇的数字，这让她们看起来像姐妹。

但是现在来的是卡拉，她决定打破这个简单的规则。

“回去吧，卡拉，你不应该出现在这里。”辛茜说。

“我付的钱不比你们的少。”卡拉叫喊道。

安吉拉打开门，留着一头狂野的黑发、穿着闪亮发光的紧身衣的卡拉醉醺醺地闯了进来。当她看到马德里加尔神父时，脸唰的一下变红了，因为她知道神父跟她一样也知道这条规则。“这里现在也没有客人，时间还很早。更何况，这本就是一条愚蠢的规则。”她说。

辛茜像个控球后卫似的站在卡拉的旁边。她说：“但是你接受了这条愚蠢的规则，我们也都接受了这条愚蠢的规则。”

114 卡拉凑近锅，用鼻子闻了闻。“焖牛肉。”她可怜兮兮地说。

安吉拉是在酒吧里认识卡拉的，第一眼就觉得这个人跟其他人不一样。她、维尼还有辛茜因为她们自己的外国口音，对于和年轻的白人顾客打交道有些不自在。但是卡拉喜欢去一些画廊的开幕式，在开始有一些年轻艺术家聚集的绿点区和威廉斯堡(Williamsburg)，她也能如鱼得水。她吹嘘她正跟白人交朋友，而且在某些场合，她还利用这些大话来为自己争得权益——比如在周末的晚上优先使用这间公寓的权利。她还对互联网比较精通，知道如何在聊天室里找到年轻的白人男性。她尤其喜欢找一些刚刚迁居

纽约的男性。“我最喜欢的就是听他们告诉我他们以前从来没有这么玩过。”她说。但问题是，卡拉不服管控。

“你们是不是认为今天晚上我休息，所以我就不想来吃焖牛肉了？”卡拉用一种冰冷的口气问。

辛茜不喜欢卡拉的地方还有很多。卡拉会喝醉酒后去上班，并且对靠近她的男人毫无戒心；她相信自己是不会被抓的，还相信自己不会被刀划伤或者被揍一顿；她愿意跪在驾驶室门口为客人口交，也愿意在汽车后座进行性交易；她还在空的停车场和街巷里进行过服务。她总是在不断地制造麻烦，但辛茜却不想被牵连。

大部分时间她们把卡拉的行为归因于重度酗酒、嗑药和可卡因的使用，这并不罕见，但大多数女性最终能保持避开虐待狂和窃贼的警觉。和嫖客在一起喝酒是件开心的事，但如果喝得比嫖客多就是在玩火。观察卡拉的行为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但这是民族志研究的一部分：你通过观察人们搞砸事情、置身于险境，或者干蠢事来研究社会生活。卡拉经常性地破坏规则或者“玩火”的行为，反而成为我了解游戏背后不能说的规则或者不为我所知的规则的资料。唉，卡拉反而成为不断带给我惊喜的礼物。

115

“好吧，”卡拉说，“我到外面去工作。我还是依靠我自己吧——我是这个该死的世界中我能依靠的唯一的人。”

她走出门，砰的一声把门关上。

没过多久门又开了，她把头探进来说：“如果我要用浴室，那么你们最好让我进来。”

安吉拉询问我是否可以帮她一起把桌子收拾一下，其他人也

开始干自己该干的事情，就跟没事发生一样，继续谈论着孩子、假期，以及她们最喜欢的百货商店即将开始的清仓大甩卖。马德里加尔神父依然用他的一如既往的和缓语气谈论着忏悔和改错。

在门口，我戏弄他：“像这种没有希望的事业，你是如何坚持下去的？”

他看上去乐呵呵的。“我是一个有信念的人。”他说。

在他离开之后，轮到维尼收拾盘碟，打扫卧室，把公寓变成做生意的地方。这是留在沙发过夜的人的职责的一部分。我在说了再见之后，就到当地的酒吧花了几个小时整理笔记。

之后，我又回到这里，看看晚上的情况如何。她们都在休息，并且她们已经把今晚第一阶段的收入送到了一个安全的地点（一个朋友的公寓），还把卧室打扫得很干净。在酒吧打烊和路人充满街道之前，她们还有半个小时休息。安吉拉走进去打扫浴室。

维尼站在窗前抽烟。“天哪！那个婊子喝醉了，你看她走得歪歪扭扭的。”

辛茜也走到窗前。街道对面的人行道上有一个女人正像科学怪人弗兰肯斯坦那样蹒跚地走着。她在一个路口拐弯后消失在布鲁克林-皇后快速路，一群年轻男性指着她哈哈大笑。

116 “哦，天哪！”维尼说。

“怎么了？”

“那是卡拉。”

维尼和辛茜跑出门外，沿着街道去找卡拉。我犹豫了一会儿，考虑是否要等待安吉拉，但最后也跟了过去。当我追上她们时

候，维尼正穿着两英寸^①的高跟鞋在路中间狂奔，焦急但很坚定。卡拉倒在路上，正像一只受伤的动物一样蠕动翻滚。

卡拉受伤了。维尼和辛茜同时赶到她的身边，维尼把卡拉的头发撩了起来。卡拉的嘴唇肿胀发黑，正在流血。她的脖子上被划了一道伤口，血肉模糊。她的裙子和连裤袜上也沾满了鲜血，而且都被扯破了。她把手伸向维尼，沾满鲜血布满伤痕的手颤抖个不停。

“你还好吗？你能站得起来吗？”维尼问。

卡拉看上去快要晕过去了。维尼让我抓住卡拉的手腕，我们一起把卡拉搬离路面。

旁边的人行道上，玻璃碎片在路灯照耀下熠熠发光。我们最后让卡拉躺在了汽车引擎盖上，然后我拿出了手机。

“打给神父，”维尼说，“不要打给警察。”

我有些失落地站在那里。我该怎么做？是听她们的还是装作普通人给警察打电话？我可不想被卷入她们的犯罪价值体系中，最后做出错误的决定。

但是维尼看上去很坚定。

赶到现场的安吉拉大声尖叫着：“天哪，亲爱的，你们都还好吗？”

辛茜已经跟当地医院的朋友打过电话了。“他们正在赶来的路上，亲爱的。”她说。

我掏出自己的手帕压住卡拉的伤口，但手帕很快就被鲜血染红了，这甚至让我有点眩晕。

“亲爱的，你刚刚在什么地方？”维尼问，“你一定要告诉我， 117

^① 1英寸约等于2.5厘米。——译者注

好吗？来吧，亲爱的，你刚刚发生了什么？我一定要知道这一切。”

卡拉在引擎盖上蠕动着，用手指了指。

“在那个角落？靠近停车场？”

卡拉眨了眨眼睛。

“哪辆车？你是在哪辆车子里面，亲爱的？”

她为什么要装作一个业余的侦探？我不知道。卡拉流了很多血，这些女人所经历痛苦是很随机地发生的，而且是毫无意义的，并且在一年中总会发生那么几次。我感到自己毫无用处，所能做的只有坐在那里记记笔记。

卡拉似乎记不起来，看上去很无助。维尼点了点头并弯腰系紧了鞋带。她的一头棕色的长卷发落在眼帘前，睫毛膏化开了，因为用力，她的脸泛着红晕。“素德，跟我来！”她对我下命令。

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穿高跟鞋的女性能跑这么快。维尼已经30多岁了，而且每天至少抽一包香烟。就像卡通角色啵啵鸟跑出峡谷那样，她迅速穿过了布满碎玻璃、烟屁股和旧报纸的路。当她到达停车场边缘的时候，我还落后她十码^①的距离。她拉开链式栅栏中的破损的一块，然后弯腰钻了进去，我气喘吁吁地跟在她后面。

“他妈的，到底在哪里？”维尼说。她穿梭在停车场内停着的汽车之间。突然她停下来，站着没动。在停车场的栅栏和一排汽车之间，她发现了一个小型床垫，上面的褐色污渍肯定是鲜血。维尼跪在一块撒满了泛黄的代客泊车票券的草地上，开始搜寻车底下。

“你在找什么？”我问她。

① 1码约等于0.914米。——译者注

“找钱呢，素德。卡拉的钱包，还有她的小刀。”

卡拉通常会随身携带一把小刀作为防身之用。而且她会把钱放进鞋子或内衣里面，只保留一些方便找零的十美元小钞在钱包里，118因为嫖客会以换零钱的名义来抢劫。在她的钱包里应该还有一部用来拨打紧急电话的手机，里面不会有身份证，因为这样可以避免被一些行为怪异的嫖客知道家庭住址。她的身份证应该在床垫下面，或者藏在一些像垃圾袋的纸袋中——如果碰上警察，她还是需要出示身份证的。

我在一块石头下面发现了一片棕色的东西，那是她钱包的一角。我们在里面找到了她的身份证，但没有钱和小刀。

维尼在一个汽车轮胎的后面找到了卡拉的钱包。这个用便宜塑料做成的小包已经被扯得破烂不堪，里面装的口红、揉烂的发票收据，还有一个小镜子散落在地上。维尼弯下腰把它们从地上捡起来。

我们在听到一阵警笛声后就回到了刚刚所在的角落，在那里，安吉拉和辛茜正盯着两位急救医疗人员俯身查看卡拉。他们动作麻利地把她搬上了一个担架，然后抬进了救护车。

我们站在大街上，周围的一切仿佛都被空虚笼罩着。

“会没事的。”维尼说。

安吉拉看了看她的手机说：“马德里加尔神父会去医院的。”她看上去松了一口气。

回到公寓后，维尼给她在当地吉卜赛出租车公司的朋友打了

个叫车电话。安吉拉跑到楼上去帮卡拉取衣服。我们几乎是穿越了人烟稀少的布鲁克林区才抵达了国王郡医院（the Kings County Hospital）。

安吉拉在医院门口有点歇斯底里。她边哭边说如果不是她试图改变卡拉的一些事情，现在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其他人都在劝她不要过于自责，但她还是停不下来。最后辛茜和我决定留在门口陪安吉拉，然后维尼进去察看情况。我们挤在门口，一阵热气从通风管吹来，吹起了她们的头发。

119 十分钟后维尼回来了。“卡拉应该没事，”她说，“她失了一些血，需要缝几针。马德里加尔神父在里面，他让我们先回去。警察快要过来了，我们如果都留在这里不好。”

“我不打算走。”安吉拉说，倔强地坚持着她对卡拉的忠诚。维尼试图说服安吉拉，三个妓女站在医院门口一定会招惹警察，但安吉拉不为所动。

最后她们决定出去走走。她们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就在医院旁边的社区里闲逛，讨论着她们该怎么做。

“有的时候我在想要是杀了一个人我得付出什么代价。”安吉拉嘴里嘀咕着。

这个问题消散在了狂吹的大风中。她的朋友们彼此对视了一眼，然后把目光转向了我。

“上帝啊，上帝啊……”安吉拉的声音慢慢变小。她揉了揉自己的眼睛，靠在一根生锈的铁柱子上，对着自己的双手哈气取暖。她把她身体的重心在左右腿间换来换去，发出沉重的呼吸声。右腿

上的一处旧伤让她不能在一个地方站立太久。她在自己的钱包里搜寻，找到了三片布洛芬，没有就水就快速地吞下。

一辆急救车朝急救室方向开去，我们四个人同时看过去。一群20多岁的艺术家嘴上叼着烟，从我们身边急匆匆走过。

“我的意思是，他们只是让你更生气，让你忍不住想杀了他们。”安吉拉继续说道，她的声音变得颤抖起来。

维尼靠近安吉拉，把她拥入怀中。安吉拉又开始哭起来，这是十分钟内的第三次。

“你不能保护每个人，你知道的，”维尼说，“上帝在保护每个人，不是你，亲爱的。”角落里的酒店的霓虹灯牌正在她们头上闪烁着。

终于，维尼的电话铃声响起来，打来电话的是马德里加尔神父。警察明天想找她们每个人谈谈。“所以，请你们回公寓。”他说。 120

这三个姑娘勉强同意了。我跟她们一起回到公寓，给她们弄了一些很难弄到的伏特加兑可乐让她们平静下来。之后我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大街上，眼睛浮肿地叫了一辆出租车回家。

两天之后，卡拉就出院回到了她父母的住处。那天下午，她的三个姐妹和我一同去看望她，她脸上的伤口缝了针，外面包裹着纱布，手臂上的擦伤已经变成了茄子般的紫色。“我是按照你们教我的方法用那把小刀的，”卡拉说，“我是真的去划他了。”

但是卡拉的勇敢之下其实藏着脆弱。我们看得出来她还是有点

害怕，焦虑和疲倦犹如一层不可见的薄膜把她包裹在里面。

她在医院里告诉过护士自己是被男朋友打的，并乞求她不要打电话报警，但是她们还是打了电话。如果不是马德里加尔神父当时在医院，那么警察早就把她的这件事传遍医院了。至少他成功地让警察更加谨慎行事。

但这并没有什么帮助。“他还是会来找我的。”她说。

“不，他不会的，”我们让她放心，“警察会先抓住他的。”

“我最近一直接到电话……”卡拉说，但声音越变越小。当她们把她赶出门之后，她就把自己的电话号码给了那个家伙。这个时候有人打来电话，然后又挂了。那一定是他。而且他知道公寓的地址。维尼担心的事情真的发生了。

“你告诉了他地址？”

“不完全是。”

127

“什么叫‘不完全是’？”维尼有些愤怒地质问。

“我没有告诉他地址。我只是说，就在这条街的街尾。”

安吉拉看上去很震惊：“他知道这条街？”

我不禁开始想，同样是进行性交易的女人，在面临同样的事情时大家的遭遇是不一样的。一项普通的伴游服务要求从客户那里得到一些信息，其中一个真实的电话号码就是最起码的。而且有着伴游的合法形式，她们跟警察打交道也更容易。但是大部分提供伴游服务的女性是白人。对于在站街的或自己单打独斗的少数民族女性或者移民女性来说，就几乎没有这样的保护存在了。安吉拉之所以感到很震惊，是因为她意识到公寓也不能够给她更多的安全。我

知道试图改变生活失败的心理冲击远远比接受自己的移民身份要沉重得多，我很好奇安吉拉还会坚持多久，直到放弃这间公寓，放弃她的梦想，放弃一切。但问题是在那里有很多人还依赖她的勇气生活。

卡拉抬起头问：“呃，你们认为我可以待在公寓吗？我的意思是，在我康复期间。”

她有点不想跟父母待在一起。当他们发现她在提供性服务后，她就担心他们会做出一些事情，尤其是她父亲可能会对她暴力相向。

回到公寓后，她们开始讨论起来。“那个家伙有我们的地址，”维尼说，“我对卡拉再熟悉不过了，她一定把我们这里吹得天花乱坠。”

“话要是传出去就不太好了，”辛茜说，“坏事传千里呀。比如，在桥边的工厂中有我们 20 多个常客。如果某一天在一个常客过来时，那家伙突然闯进来，一切就都完了。他会回去跟每一个人说：‘嘿，我正跟一位姑娘交易，然后她那猜疑的男朋友怒气冲冲地就闯进来了。’你觉得这样还会有人光顾我们吗？”

122

维尼把话题引到卡拉的请求上。“她知道规则，”维尼说，“而且我们不会因为她让自己陷入了这种愚蠢的混乱就去破坏规则。没有人能在这里逗留，除非她想赚钱。”

还不仅仅是这些，至少让卡拉在公寓里休养会让带客人过来这件事变得不再可能。所以不管有什么风险，她都应该与她的父母待

在一起。

不过到了周末，她们就少了卡拉的收入。抛开她遇到的困难不说，她是这些女性中收入最多的。而且她的收入对于支付房租和平时的消费非常重要。为了保留卡拉在这间公寓的位置，她们需要每周工作七天，而且除此之外，她们还需要做洗衣、购物、清洁以及其他的杂事。所以她们需要找个新人来，至少暂时顶替一下卡拉——但是找谁呢？

“格洛里亚（Gloria）？”

“玛丽亚（Marial）？”

“我喜欢那个叫库莎（Kusha）的俄罗斯女孩子，她甚至不喝酒。”

一阵敲门声响起，马德里加尔神父随后走进屋内，他要宣布一件不好的事情。我帮他摘下帽子脱下大衣。经过反复劝说，他终于答应坐在桌前，桌上的碟子里摆满了猪肉、米饭、豆子和芭蕉等，但他并不想吃。“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很认真地思考一下发生了什么。”他对她们说。

她们都安静下来看着他。神父把胳膊放在椅子扶手上，不停地搓着双手，就像要把他的思考都集中在掌心一样。

“你们进入彼此的生活是有原因的，”他继续说道，“不仅仅是因为你需要钱和保护。你之所以来，是因为天命所在。我希望你们都能认真想想。”

123 他停顿了一下。这几个女人互相看了看，然后又都齐刷刷地看向神父。

“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思考一下自己对卡拉的义务。”神父补充道。

维尼突然把椅子挪动了一下。她点着了一根烟，然后站起来走到窗边，边摇头边说：“神父，我知道我们的义务，但是我做不到呀。”

安吉拉、辛茜和我安静地坐在那里。

马德里加尔神父又开始搓起自己的手来。“好吧，我知道你们每个人都承受着很大的压力。你们也可能做不了什么事情，并且我理解为什么卡拉不能在这里休养。但是她实在受伤很严重。她是你们的同伴，是你们的朋友。现在她如果待在家里，她的处境会很危险。”

没有人说什么，也没有人可以说什么，这些都是事实。

对于家庭暴力的受害者，城市会提供庇护所，马德里加尔神父解释说。他已经跟那边的经理打好了招呼，但是要进庇护所还需要一定的花费。

“神父，多少钱？”维尼问，她看上去既有些悲惨又有些焦急，“多少钱？”

这是第一次有人用这么严厉的口吻跟马德里加尔神父说话。他看着她，满是疑惑甚于被冒犯。

“对不起，神父。”维尼和缓地说。

马德里加尔神父举起自己的手说：“我知道，这对于你们来说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是她的需求只是临时的。房间的费用是350美元，教会会负担饮食费。”

安吉拉快速地从维尼那里抢过话头：“神父，我们很乐意支付。只是我们现在过得也很艰难。”她看了看维尼，然后是辛茜，最

后目光又回到了马德里加尔神父的身上。“但是我们会找到方法。”她说。

马德里加尔神父点了点头。没有人再对这件事发表意见，我们把话题转到了卡拉的恢复和社区里发生的事情上。过了一会儿，马德里加尔神父抬起头，说他将要祷告，我们都低下了头。“神圣的天父，我以耶稣的名义向你祷告，希望你能保佑这些女人，引导她们脱离苦海，帮助她们康复，给予她们每一个上帝子民都应享有的爱。”

我听到一阵抽泣声，但我不想抬头，我猜这一定是维尼。

“再过几天我会回来看你们，”神父边说话，边穿戴好帽子和大衣，“大家保重。”

神父的脚步声渐行渐远，辛茜如释重负地吐了一口气。维尼给自己又倒了一杯酒：“安吉拉，我不知道我们该如何去做。”

安吉拉没有回应，她把餐叉移动到她吃到半空的盘子周围。

辛茜说了一句大家都想说的话：“我们该找一个新人加入了。”

维尼打开窗户，又点了一根烟。“我很担心那个家伙，”她慢慢地说，“我的意思是，现在他就有可能在楼下的某辆车子里。”

安吉拉抬起头说：“够了！我们要担心的事情还不够多吗？！”

“我很担心，”维尼说，“我真的很担心，如果她真的划伤了他……”

在跟白人男性在一起的时候，她们就一直很担心自己的安危。有没有一部法律是真的偏向于她们这一边的呢？

几周之后我又来拜访这里，这时这些女性已经在尝试卡拉的策略。她们结伴去当地的酒吧，这样让她们看上去不那么像妓女了。她们基本不会直接跟男人接触，而是采用卡拉的方法，通过酒保和保安与他们取得联系。

“这些年轻男性中不少人看上去就像刚离开家一样，”维尼说，“所以你不能像妓女那样去勾引他们。”

安吉拉笑了起来：“我们只是花大把的时间跟他们一起喝酒。”

“他们问：‘你们有认识任何的黑帮成员吗？’”

125

但运气很差，这些人中没有任何一个愿意跟她们返回公寓。安吉拉叹了口气。

“卡拉能够接近这些男人，她拥有他们喜欢的外形。当他们看到她时，就像进入了丛林之类的地方。虽然那里充满了危险，但是他们愿意去冒险。而我看上去就像他们家里的清洁阿姨，他们可不想跟自己家里的清洁工人搞到一起。”

很快，又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她们也面临着一个十字路口。她们拜访了曾待过的社区中的 20 多名女性，但是她们中没有人能够像卡拉那样跨越边界。她们一听到白人嬉皮士就吓坏了。最后她们决定试着找一名白人女性，尽管维尼对“找白人”仍旧持保留意见。

“一名白人女性会主导并经营一切，”维尼说，“然后我们就变成了替她打工。”

她们把目标锁定为住在康尼岛（Coney Island）附近的一名保加利亚女性，但她一听说要搬到市中心附近就感到很恐惧。

然后她们去找卡拉说了这件事。但是卡拉也有了新情况。

“我加入了一家伴游公司，在曼哈顿。”

她说，她很感激大家对她的帮助，她会把钱还给她们。但她们都很震惊。安吉拉第一次感觉自己被打败了，她们只能让陌生人加入了。虽然陌生人可以带来收入，但是她们是可依赖的吗？卡拉又会怎样呢？如果没有安吉拉帮助她打理一切，她还能过得如此顺心吗？但是安吉拉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了，她必须走下去，她还有租金需要支付。安吉拉要怎么办呢？

几个星期之后，我见到了卡拉，从她那里听到了故事的另一面。我一直提醒自己保持客观。她承认她在曼哈顿还没有建立什么关系，但她说自己愿意去尝试。上次被袭击的事情让她明白了一些道理。“你知道吗？我长得漂亮，而且我还年轻，我可以比那间不值钱的公寓里面的那几个不值钱的女人做得更好。所以我需要离开那里，去自己赚更多的钱。这是我的机会——有可能是我唯一的机会——所以我必须抓住它。”

126 我从一个世界跳跃到另一个世界，就好比织布机上的梭子。今天晚上的主角又回到了夏恩身上，他开着那辆黑得发亮的轿车在哥伦比亚大学旁边接上了我。我们一路向南，朝纽约中城区的中心开去。在一个收费停车场停好车后，我们走进了一家高消费的酒店酒吧。

一走进酒吧的大门，我们就几乎立刻意识到一件事情——我们

是当晚顾客中唯一的有色人种。在赌桌和休息区来回走动的送餐服务员是拉丁裔的，在吧台后面的服务员是个黑人。夏恩对他点头示意，他很谨慎地点头回礼。

我们相互耸了耸肩，找了个座位坐下。相顾无言，我们哈哈大笑起来。

酒吧服务员走到夏恩面前。“很高兴见到你。”他说。

我摇着头咯咯地笑着。过去他一直说希望能在酒吧里有一个熟伴，而这个服务员看上去就跟他很熟。我期待着他会说“老样子”，但是他却点了杯加冰的威士忌。

现在一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职场白领们开始走进酒吧的大门。他们不是银行家，他们一般从事的是娱乐业、传媒和出版业，通常他们年轻，带点儿嬉皮士风格，且口袋里有一些钱。不少人穿着西装但没系领带，基本上都穿着笔挺的长裤和裁剪合体的衬衫。他们随着机械的鼓声和电子合成乐的旋律饮酒作乐。

夏恩穿了一件柔软的紫色亚麻衬衫，下摆没有扎进裤腰里，下身穿着一条深蓝色的迪赛（Diesel）牌牛仔裤，手上松垮地戴着一只时尚精巧的劳力士手表——不是完全的职场人士的打扮，但也不像一个街头混混。

“你赢了这局？”酒吧服务员问他，手上同时在擦拭几个酒杯。

“尼克斯（Knicks）输了，是又一次输了。”夏恩说。

“嘿，你还是没学会，是吧？”

一阵沉默之后，酒吧服务员靠近夏恩，轻声地说：“如果你愿意抽一根的话，我 20 分钟之后有休息时间。”

夏恩点点头。尽管他面无表情，表现出一副街头战士的惯常严肃表情，但是我知道他因为找不到顾客已经有些沮丧。虽然他知道应该有耐心，但是没有收入的天数已经积累了好多。虽然这个酒吧服务员非常乐意跟他一起抽烟，但是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给他介绍过一个潜在的顾客。他知道他需要花时间去建立关系，但需要多少时间呢？

“嘿，兄弟，你来啦。”一个声音传来。一个有着亮丽黑发的年轻人走了过来，他的头发整齐地往后梳着，用了不少发胶定型。他拍了拍夏恩的后背说：“我是迈克（Michael），你还记得我吗？”

这个年轻人朝酒吧服务员示意再来一轮酒，然后又拍了拍夏恩说：“过来加入我们吧。这局我要输了，你来接替我吧。”

我们看着这一群年轻的白人男女，他们手里要么拿着啤酒，要么拿着台球杆，他们每一个都是初来这座城市的。他们的年轻与沾了污渍的地板和玻璃台灯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夏恩有点儿迟疑，正是这一次，我好像可以透过他的盔甲看到他的内心。他很紧张。*欢迎光临俱乐部*，我在想。

“嘿，克里斯。你想玩吗？”

夏恩愣了好一会儿，然后猛然意识到什么：“该死！他们说的是我。”

128

我过去一直猜想夏恩在贫民窟之外的生活中使用什么名字，现在我知道了。“跟着他们的笑话笑笑吧，克里斯，”我建议他，“白人喜欢这样。”

“去你的。”他说着，在我的手臂上捶了一下，然后绕过我走向

了台球桌。我转过自己的椅子看着他。他看上去比周围一圈人要高出不少，但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身高，单单他的存在就足够吸引人了。他不爱说话，其他人则喋喋不休；他静若处子，其他人则动如脱兔；他黝黑的肤色也在闪闪发光。

一个年轻的女性走到这群人中，明显是要去找夏恩聊天，但他并没有留意到她。她对他微笑着，但他却很缓慢地移动着，好像被包裹在一层塑料布中，正如他曾跟我提到的，他认为过多的肢体动作“会让别人感到威胁”。

那个女性开始跟夏恩攀谈起来。她询问了他一些问题，即使他的答案简短粗鲁也没让她泄气。我决定走过去听听他们的谈话。当我靠得足够近的时候，她正在谈论曼哈顿让她体验到的兴奋。

“我想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她说，“这就是我到这里来的原因。这不就是纽约的魅力吗？我的意思是，你住在这里，你应该明白我说的吧。”

“是的，是的。”夏恩小声回应。

“我并没有打算长久地做这种劣等的办公室工作，我是打算走时尚路线的。看看这个！看看我穿的这条裙子！你认为纽约人会喜欢它吗？”

“当然。”夏恩说。

“嘿，艾比（Abbie）。你一定要跟克里斯认识一下——他知道纽约发生的每一件事。艾比马上就要成为一名经纪人了。她得到了这份美妙的工作，可以整个晚上都听音乐。”

“好的。”夏恩说。

最终，酒吧服务员走了过来，询问夏恩是否要出去抽根烟，迈克说要一同去。

129 当他们回来的时候，夏恩说我们该走了，他不喜欢在酒吧里待太久。他认为在他的脸上有个大写的标识写着：“四处游荡的毒贩”。

我知道他要自己走。我不知道原因是什么，但夏恩自己掌控一切事情。所以我跟他说了再见，就一个人留在了酒吧里。

迈克握着夏恩的手，尽可能地模仿贫民窟的打招呼的方式。“星期四，是吧？”他身体前倾，给了夏恩一个兄弟般的拥抱。我知道他们正在商谈另一个业务谈判的时间。一个人接一个人，一个团体接一个团体，夏恩决心让自己的试验成功。

我开始在餐巾纸后面做简单计算。从我早期对毒贩们的观察来看，我知道一个毒贩团体每个月大约可以进账 1 500 美元，但通常只能维持 9~12 个月。我至今不明白为什么过了这个时间点后，他们的生意就会出现大衰落。原因有可能是团体解散了，或者是一些吸毒者不再吸了，又或者是新的毒贩带来了更便宜的货品。考虑到夏恩雇了六七个帮工，每个人每月的成本大约 1 000 美元，因此夏恩每个月需要至少赚到 15 000 美元才可以保证自己的新事业是可持续的。这意味着他需要保证有十个团体，或者 50~75 个固定客户。

而且这只是最低限度。夏恩还希望扩张自己的事业，他已经深刻领会了美国人的核心价值观，脑子里想的都是越大越好。

他有两种可能的方法来扩张自己的事业。一种方法是，他继

续亲自招徕新的顾客，但这种费力的方式会浪费他的宝贵时间和精力。另一种方法是，他可以通过招募酒保、保安和酒店服务员来帮他寻找顾客。使用这种方法，他控制的是场所，而不是人。场所一直存在，但人却经常是新面孔。

但中城区和华尔街的商业毕竟不能跟哈林区的街角生意相提并论。所以在跟酒保、酒店服务员交朋友的时候，夏恩还得小心应对。夏恩对于这些人并没有信任的基础，也没有跟他们打交道的经验。我们经常讨论这个方案的脆弱性，但他却只是耸耸肩，大有“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架势。我很钦佩他的乐观态度，但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这种乐观态度会把他送进监狱。

180

这个时候，哥伦比亚大学已经授予了我终身教职，而且我即将成为正教授。对于这一切，我要感谢我的同事以及荣升为系主任的彼得·伯尔曼。我正在跟史蒂芬·列维特（Steven Levitt）合作在声誉很高的学术期刊上发表文章，而且正在完成一本关于芝加哥地下经济的学术著作，这一切都有助于我的学术地位的提升。但我仍然有一种黔驴技穷的感觉，我所有的学术成功都依赖于我在芝加哥的研究。纽约对于我来说，依然是陌生和充满未知的。

我所研究的芝加哥公租房住宅正在被拆除，我正要回到那里去追踪那些被驱逐和需要重新安置的家庭。跟我以前的学术工作有些不一样，这次我试图展开一项新试验——去拍摄那些家庭，努力制

作我的第一部纪录片。虽然我很想把这个试验告诉夏恩，因为我希望他可以让我拍摄他的冒险行动，但我又担心他会嘲笑我是为了满足虚荣心才做这些的。所以我想等我有点成就时，最好是拿个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再去找他。

正是上面的这些原因，使我忙到没有太多时间可以跟着夏恩在纽约城里闲逛。

凑巧的话，我们可能会在社区酒吧里匆匆见个面，他会给我提供一些更新的信息——更多时候，他只是给我提供一些线索，然后让我自己去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即使是跟我这样的职业社会学家打交道，夏恩也喜欢让自己成为一个神秘人物。“在这场游戏中，你学到的一件事情就是，你越快速地明白关于白人的事情，你就越有可能不用进监狱。”他着重地跟我强调了这一点。

137 这就是一种需要解码的隐晦的表达方式。“所以，你的意思是事情都*进展顺利*？”

“是的，你知道事情是怎样的。”他说，并示意酒保过来续杯。

“不，我不知道事情是怎样的，”我大笑起来，“你必须告诉我。”

“这样说好了——一天一次。”

我叹了口气：“所以你还没有破产，但处境艰难是吗？”

“还没有，但谁也说不准。不要去想未来的事情，因为你会被困在过去，这是我奶奶告诉我的。”

我妥协地摇了摇头：“好吧，好吧，让我看看我是不是真理解了。我猜你有了不少稳定的客源，但是还不算多。虽然你仍然没有找到非常合适的中间人，但你很清楚你需要一个，因为你知道让一

个 300 多磅的黑人在街头贩毒而不引人注目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你还是需要自己来这些愚蠢的酒吧和饭店，但你讨厌这些。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毕竟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新市场，所以你也不想放弃。”我停顿了一会儿，问：“我猜得没错吧？”

“我没有说你错。”他哈哈大笑。

“我想你已经完成目标的 40% 了。有可能你已经拿下了两个酒吧，还有不少酒保。但是你还没有拿下酒店，因为如果有的话你这个时候就应该笑起来了。”

他笑了起来，但我知道他在说谎。

“你已经涉入酒店了，但是进度太慢，而且这很花钱。并且你也不清楚在酒店里安不安全，在这些地方你总有一种不安全感。而且，很明显你并不想身上带着太多的货四处瞎逛。我说得没错吧？”

夏恩甚至没有看我一眼，这让我*确定*我说中了。

这就是我们碰面时的普遍情况。我像在跟内部消息来源人对话。但如果我要开始一项正式的研究——我总是这么做——我真正需要的是夏恩把那些酒保和酒店服务员介绍给我，这样我就可以在进行项目申请、研究助理聘用以及其他的学术程序时增加更丰富的细节，这可以让我与毒贩“厮混”一事得到学术界的认可。这一次，我还是需要耐心。

132

正当我等着夏恩获得成功的时候，贝特西、迈克尔和卡特开

始邀请我去参加他们的聚会。这样的聚会有两种：一种是艺术性质的聚会，这往往发生在他们的艺术家朋友居住的纽约苏荷区和东村。另一种是家庭性质的聚会，这往往发生在上东区，这是他们父母居住的地方。但不管是哪一种，参加聚会的宾客都会饮酒作乐，享受波西米亚风格的狂欢直到深夜。有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像《奥马哈野生王国》(*Mutual of Omaha's Wild Kingdom*) 中的动物学家吉姆·福勒 (Jim Fowler)，从我那安全的人类学的遮阳帽下窥视着奇怪的生物。他们拥有自己独特的语句，如果你不知道他们所提到的人物和地址，那么这些语句对你没有任何意义，而且他们对于把局外人带进自己的群体没什么兴趣，除非这个人是用来娱乐大家的——好像这正是我要扮演的角色。也许我应该觉得这是对我的冒犯，但我当时唯一的感受就是疏远和不显眼。在芝加哥的公租房里，虽然我与当地人看上去并没有多少差异，但我经常被他们热情相迎并视为贵宾，珍馐佳酿都让我先行享用。但是在这里，他们会把我当成佣人而忽视我的存在。即使在我跟其中一些人见过六七次后，他们还是会问我是谁、我来纽约是不是为了度假。他们也几乎忘掉了我们之前对话中的所有细节，甚至连我们曾经对过话的事都记不起来。有些人很友善，有些人则完全地忽视了我。不过考虑到我跟这里的服务员有着同样的肤色，所以我对这样的情况大可不必感到如此惊异，但这还是让我有些不舒服。

133 我在芝加哥也体会过这种被忽视的感觉。20世纪90年代在芝加哥的黑人社区，作为一个南亚人，我行动起来还是很容易的，因为大家只会把我看成一个拥有小酒馆或者熟食店的家庭中的一员。

换句话说，我对别人构不成威胁。我常常 would 去一些街角或者酒吧，人们不会因为我的出现而停下自己的谈话，因为他们不认为我是外来的威胁。但在这里，我更像是一个社交古董，莫名其妙的佣人角色让我感到很不舒服。我很难想象他们会认真地对待我，从而能让我以一个专家的身份观察他们。我幻想自己是一家家庭清洁公司的员工，总是在豪宅主人展示重要的社交行为时出现。同时，当我得到从旁观察特权群体的机会时，我又充满惆怅。他们的聚会就像一部超长的啤酒广告——有着晒成棕褐色的皮肤、柔顺的头发、天然的棉织物、微露牙齿的笑容。他们看上去轻松愉悦、容光焕发，似乎没有任何事情能困扰他们。我很好奇其中的成员的感觉会是什么样的。

我也还在探索自己的兴趣可以形成什么样的正式研究项目。我知道，这肯定不是那么容易实现的。穷人通常很乐于接受权威人物的研究，而富人们却恰恰相反，他们通常不喜欢被研究，会无理由地拒人于门外。所以，我怎样才能敲开那扇门呢？

今晚，我穿过公园来到他们那些用石灰岩建造的豪宅所在的精致小巷。他们邀请我走进了一家酒吧，这家酒吧的大门上没有任何标志，并且直接通向一个多层的地下室。我在酒吧里碰见了贝特西，她开始把我介绍给大家。

“这里有一个你应该去见的人。”当贝特西说完后，我转身就见到了一张熟悉的面孔：安娜丽丝。自从上次在哈佛的品酒会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她。那一次，她教了我不少关于葡萄栽培和酿酒的知识，让我看上去不那么像个傻瓜。这一次她的头发染成了红色，

但从她身上展现出的从容优雅依然可以看到权贵阶层的影子。“你可以给我推荐一款好的红葡萄酒吗？”安娜丽丝问，脸上露出一丝狡黠的微笑。

“我不能确定有没有好的红葡萄酒。”我回答她。

贝特西有点困惑地望着我们，并问：“所以你们早就认识？”

我们坦承彼此早就相识。贝特西就像一个聪明的主人那样，迅速地找个理由消失了，留下我俩回忆旧时光。

“怎么样，最近还好吗？”安娜丽丝问我。

“不错，我很好。我已经在这里教书了。”

“纽约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

她向我表示祝贺，我也问她现在在做什么。

“一大堆没有意义的工作，”她说，“你知道的，我还在试图找到适合我自己的工作。”

我告诉她我在考虑去法国，也跟她提起我的婚姻并不顺利。她身上的一些特质总是能让我愿意跟她吐露心迹。她也向我一一列举了她毕业之后从事过的工作——在一家“充满令人恶心的男人”的金融服务公司做职员，还在她妈妈的朋友开的一家古董家具艺廊里待过三个月。“我必须整天待在里面，对着那些进门的80多岁的顾客微笑。当他们在谈论一些差不多百年前的陈腐往事时，我负责给他们沏茶。”

她硬是装出一副快活的表情，但她的声音越来越低，低的声音的背后也带出了更多的事实。她提到她的男朋友并不总是支持她。

她与父母之间也存在僵局，他们希望她能够在生活中做一些有意义的工作，但这当然不包括她自己想做的一些事情，比如开办一家艺术画廊。“太有风险了。”他们说。“好的，妈妈，”她回应道，“你把那些你看中的，无聊到可以杀死你灵魂的职业选项列个表给我，然后我从中选择一个。”

她提到想回到印度，在那里她的叔叔开办了一所学校。她还谈起她上次访问这所学校的事情，当时她的父母正因为她的婚姻而与她矛盾重重。“我就坐在那里，不停地吃，然后跟小朋友玩一些艺术材料。在那里一切都很平静沉着，但在这里我感觉快疯了。我喜欢那里，恨不得立刻离开这里。”她举起自己的双手，仿佛在控诉这周围的摩天大楼是她的麻烦之源。

135

我注意到她不时地看看周围，观察是否有其他人注意到我们的聊天。

然后她说她有了一些新的生意机会，想听听我的建议。我觉得这很奇怪，毕竟我对于商业是几乎一窍不通的——至少对地上经济来说——但我还是决定找个时间跟她见面聊。约定好后，她就去迎接更多的朋友了。直到很久之后，我才知道，她所谓的新的工作就是做一个老鸨。她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筹划了，并结交了很多朋友，而她说的新的生意机会就是指一些新的女孩愿意跟她一起工作。她可能是希望我能够给她传授一些内部知识。

贝特西回来后介绍了更多的人给我认识，每个人都很有礼貌。但在问了我一些常规的问题，比如“你是教什么的？”“你是本地人吗？”“你的名字有什么含义？”后，我们就基本没什么话题可

以聊了。我就像那壁炉上的雕像。在每一次短暂的交流之后，我都觉得研究上层阶级变得更加遥远。他们完全漠视的态度让我通常使用的人类学的“作壁上观”的研究方法看起来几乎是自取其辱，一曲尴尬的无声交响乐。你怎么可能通过一群连你的问题都听不进的人来做严肃研究？

在卡拉离开的几个星期后，安吉拉打来电话说她们付不起房租了。这让我感到很震惊，因为我原以为她肯定会找别人来代替卡拉的位置。维尼提到安吉拉很难相信她试图带回来的东欧白人女性。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安吉拉的社交恐惧可能影响了这次行动。我前往她们在布鲁克林区的公寓，想了解她们的这段故事是如何结束的。当我到达的时候，安吉拉和维尼正站在公寓门口，看着一台破旧的皮卡汽车正拉着她们的家具开走。车子装得满满当当，并且看样子还得再来一趟，这意味着她们还要再等几个小时。

我们转身上楼，找了几个箱子坐了下来，我们面前的地板上放着一瓶廉价的红葡萄酒。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我们计算了一下这个月的花费、欠债的顾客及其所欠的金额。“卡洛斯（Carlos）还需要支付我们 250 美元，没错吧？”“喔，对了！不要忘记了那个身上一股怪味的白人男子！他给了我 300 美元只是为了让我不告诉别人他其实是个心地软弱的爱哭鬼。”“我觉得卡拉现在每月应该能挣 3 000 美元，是吧？还是她在跟我们说谎？”到最后，我们计算出来的盈余只有一点点。经过两年的挣扎、争吵、勇气、坚持甚

至是忍受味道难闻的男人，她们最终得到的只有总共 750 美元的结余。这远远不够，所以她们这充满希望和奋斗的一年仍然要以搬回下东区来收尾。

回望过去，她们问我对这场试验行动的看法。我不太相信自己的感觉，所以我依赖社会学的专业知识。我说，美国的故事中总是充满挫折，但重要的事情是要开始你们的旅程。“你们搬出来，搬到这里，虽然待在这里的时间不像你们预期的那么长，但是——”

“我们已经吸取了教训。”安吉拉说。她现在没有心情去聆听社会科学的東西。

我讨厌听她说这句话。教训有许多种，有一些教训可以促成下一次的改进。我开始再一次编织一个积极的故事，但是维尼打断了我。

“这里没有人想要看到一大群拉丁裔妓女。”

她的痛苦刺痛了房间里的每一个人。为什么这种模式行不通呢？她们不停地大声问自己。她们的哭和笑都指向种族的牢不可破的特性。维尼的解释简单且充满苦涩，但完全无法反驳。从我过去的所见所闻来看，社会对她们这个年纪的拉丁裔妓女的需求并没有多少。但是她们本应该做出更精确的判断，然后做出更好的商业决策。她们在决定租公寓之前应该更加仔细地思考，应该在高速公路旁边的汽车旅馆租几周的时间试试市场的热度。安吉拉对白人性工作者的怀疑也对她们事业造成了伤害，她们应该试着从她们所在的社区和种族里面找出更多像卡拉这样的年轻女子。但是她们似乎

137

并不相信这样浅显勉强的理由，她们更愿意相信一些更加绝对和难以说出的理由。也许这也是一种生存的方式，但是这种种族主义的方式似乎并不能在这个中产阶级化的布鲁克林社区里帮助她们找到客人。

她们的经历让我更深层次地思考流动的概念。全球化城市提供了一种以金钱为标准衡量的社会连接，不管是在合法的地上世界，还是在非法的地下世界。不过，能够建构起不熟悉关系的能力也使我们的生活充满一系列无情的商品化的关系。资本主义让所有东西都变成了潜在的可销售的物品，但并不保证一定会有购买者。所以对于那些试着销售东西的人来说，失败的风险也是时刻存在的。维尼和安吉拉展现了一种企业经营的热乎劲儿，她们利用全球化城市纽约的网络进行流动，去跨越障碍和创造新经济基石。但是纽约不会为购买者提供担保，所有流动的东西都可能会消失。

维尼打破了沉默：“素德，我们并不是想要一座豪宅，我们只是想搬出那倒霉的公租房，带着孩子搬到更好的地方去，有可能是回到多米尼加去探亲。”

我低下了头。

138 但是安吉拉总是强迫自己看到事情光明的一面。她提醒我们，至少卡拉开始走上了自己的事业之路。她拥有年轻人所特有的品性，她会成功的，我们会看到这一天并为她高兴。

“她最好不要忘了谁才是她的朋友，”维尼说，“当她有一天不得不跑回来的时候……”

正当她努力思考用什么恰当的威胁之词时，安吉拉阻止了她。

“如果她有一天不得不跑回来，我们会陪在她身边。”安吉拉说。

我希望这是真的。

做出退出市场、停止业务的决策对于任何企业家来说都是困难的，安吉拉的话至少对我们来说是个安慰。

夏恩向我展示了企业家的另外一个决策困难：对于任何或大或小的雇主来说，生活中最艰难的任务就是当销售业绩下滑的时候让工人离开。由人力资源经理召开一场正式的遣散会议有助于缓和雇主与员工之间的矛盾，帮助减少侵吞财产和破坏公物的行为。

不过在地下经济中，缺少这样的正式机制存在。这就导致了一系列的问题：当活动非法的时候，人们是如何管理团队的？他们如何确保信任和保密？如果员工不合作，那么他们该怎么办？卡拉和曼军这两个都遭受过巨大打击的人，跟那些把管理员工当成经营一家麦当劳快餐店的毒贩形成强烈的对比。那些毒贩采用轮班制，每天规定固定的工作任务，并且员工需要完成一定的销售指标；如果员工没有完成指标，就会被解雇（或者被殴打、削减工资）。

但是对于在地下经济中面对快速经济衰败的人们而言，并没有一块明确的路标指示他们该如何行事。比如说，从2001年年末至今，夏恩雇用的员工人数就起起落落：当供应稳定的时候，他就招募新员工；而当需求下降的时候，则裁减员工。正当维尼和安吉拉收拾残局承认失败的时候，夏恩在对他的街头贸易进行一项重大的变革：忙着招募新员工向白人顾客出售可卡因。但这意味着两个复

杂的任务：招募合适的新员工和解散街头的贩毒团伙。

夏恩总是认为，如果不跟员工解释清楚对于他们的期望就直接让他们离职是很有风险的。就这件事情来说，夏恩是个非常好的业务经理。他跟员工清楚地说明，他希望他们在离职后继续谨言慎行，任何谈论到他或者他的行动的行为都有可能造成巨大的负面效果。但如果他们能够闭口不言，他今后就有可能再雇用他们。

这个理性的方法存在以下问题：（1）他们都是年轻人；（2）他们是没有其他工作选择的年轻人；（3）总之，他们还是太年轻了。他们希望赚到钱，而且很明显他们并没有错。事实上，你可以说他们的态度就是在地下经济中进行合乎理性的成本-利益分析的结果，他们都是在地下经济中寻找工作的。要求他们在一个本来就可能没有长期目标的世界中放眼长远很难。

有一天，在夏恩把当下的运营重心放在粉状可卡因市场的时候，我目睹了他解雇一名年轻的员工。当我到达夏恩家的时候，他们正在门廊谈着。夏恩在看到我时示意我停下来，这样这个小伙子就不会看见我在听他们谈话了。

“你自己有很多优点，”夏恩说，“为了生存，你知道的。你拥有生存下去的本领。在这里，一切都是为了生存。”

这个小伙子就像一个刚刚被老师教训过的青少年。“妈妈会生我气的，”他边说边摘下自己的棒球帽，不停地挠自己的头，“我要是告诉她，她一定会打死我的。”

140 “好吧，那你应该去找新的工作，”夏恩有点不耐烦地说，“如果你有租金需要支付，那你最好支付。所以去找份新的工作吧。”

“是的，我猜，”这个年轻人继续说着，同时还不停地摇头，“我的意思是，她真的会生气。”

“你每个月赚多少？”

“大约 200 美元，并且大部分钱花在了租房上。克拉丽斯（Clarisse）进了监狱，所以，你知道的，我得自己扛起来。”

“我能理解这些，”夏恩说，“作为一个男人，你是得自己扛起来。我知道这很艰难，但是你很不错，正如我说的，如果我的事业能再有起色，我会第一个找你。”

“是的，大哥。虽然我很感激你，但是我还是需要一份工作。或者我可以自己在某个街角为你打点生意。你知道的，你或许可以给我提供货物。我们可以保持低调，就我一个人在那里工作。”

“兄弟，这取决于你，”夏恩回答他，“你可以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我的兄弟，那块地盘是你的。”夏恩张开他的双手，挺了挺胸。

“不，大哥。我不可以，我什么都没有，我是个局外人，我找不到人给我供货，我需要人来支援我。”

“好吧，兄弟，回到我们一开始说的，我已经告诉你了，我们这边的工作结束了。就这样。你现在有很多的机会，你只需要离开这里。”

“不，大哥。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我在想我们可以做一些小的生意。”

夏恩开始大笑起来：“我的兄弟，你需要听听我在说什么。”

“不，不，不。”这个年轻人说。他挺了挺胸展示自己的信心，然后扫视了我一眼。我靠在门柱上，并没有打算隐藏我的偷听行

为。他回头看了看夏恩，说：“要不我们明天再谈吧，因为我真的需要一份工作。”

夏恩站了起来，耸了耸肩膀。“那就是我一直试图跟你说的，小矮子。都结束了，你搞明白了吗？”

141 “哦，大哥。我不明白，我是说我们应该继续坚持合作。”

夏恩叹了一口气，挥手示意我上楼进屋。我经过这个年轻人的身边，他看上去并没有打算马上离开这个地方。我能理解他的感觉。如果你不能接受你刚刚接收到的讯息，然后还一直等下去，那么你最终会发现那只不过是一场噩梦。

几周之后，在哈林区的酒吧，夏恩最终跟我透露了他正在经历的重大变革。这差不多是10年来的头一次，他没有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24个小时的员工在街头。相反，他雇用了更多的像他的表妹伊夫林娜那样的，能够在城市社交世界里如鱼得水的女性。他决定重新开发自己，在没有固定数目的街头交易员的安全阀保障的情况下开始新的发展。他把所有的筹码都押在了粉状可卡因和白人市场上。虽然过去他的顾客中的90%是黑人和拉丁裔，但这个数字很快就会下降到10%以下。

对于我来说，把夏恩跟维尼和安吉拉相比有些不吉利。夏恩真的可以离开他原来的家，然后在白人世界中开始新的事业吗？很多事情可能会出错，很多事情还不确定。他的雄心本身就可能带有犯罪性质，我情不自禁地为他担心。

他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组建他的新团队。找到正确的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说。他甚至不能确定他需要找具有哪些特质的人。他的员工应该是黑人吗？是男性还是女性更合适呢？他们需要白人背景吗？

同时，夏恩跟原来团队成员的离职面谈也开始变成一场生存教育课。“这些年轻人现在到处乱窜，净干蠢事，”他解释道，“跟着我，他们至少可以学习做事情的正确方法。”但是夏恩对于这些年轻人没有学会他冷静思考的特质很失望。他们仍然缺少夏恩认为在这个商业世界中要获得成功所需要的纪律性。“我有责任教育这些年轻人，但是他们得信任我。如果他们看到我成功，他们就可以学到东西。”

142

在我的经验里，帮派头目从来不会认为他们在从事的是一项冷酷无情的犯罪事业。他们认为自己是两极分化严重的美国中的种族英雄，但他们关于这个国家的观点对于我来说已经很陈旧了——就像还停留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他们会积极联络那些处于困境中的年轻人，这些人要生存下去，需要成年男性的指导，他们会给街坊邻里做好事——直到发生一些不愉快的事。但是我看到了帷幕之后的故事。我知道当这些年轻人中的某个人没有用正确的态度来接受被解雇的事实时，像夏恩这样的帮派头目送给他们的不是拥抱和激励人的话别，他们只会直接把他打出去。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夏恩也渐渐适应了这个世界和这些习惯。他会摆出一副假装的表情——像个演员，把手搭在某人肩上，然后以一种利益一致的套

路跟那个人谈话，但每个人都知道他的花言巧语背后是武力。正如阿尔·卡彭（Al Capone）^①所说的：“凭借一句好话和一把枪，你得到的将比只有一句好话要多得多。”当夏恩逐渐远离他的社区时，他发现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境况——以前经营业务的老方法只会让事情变得更糟，而不是变好。我知道，他也在担心同样的事情。当压力增大的时候，他该感情用事还是依赖直觉？贫民窟的规则可能背叛他。但是如果他新的白人顾客拒绝付钱该怎么办？如果他新聘用的员工偷窃他的钱，他会如何反应？我不敢想象他会以对待以前团队里的年轻人的方法来对待伊夫林娜和其他年轻白人男性。

我能理解夏恩的感受。他需要发展出新的规则、程序和方
143 法——一个全新的犯罪模式。他要一边削减旧业务，一边开发新业务，在学习复杂的新文化的同时，还要避开警察。难怪他看上去很焦虑。

但是不管这个世界多么肮脏，在夏恩表现出的顽固的行为模式中我们还是可以发现一些英雄气概。他从来不会放弃；他会迎难而上，并且死不罢休。他可能曾经是个毒贩和恶棍，但这不影响我们钦佩他。

对于警察或者市政府来说，夏恩尝试解雇年轻人并招聘新员工的行为就像犯罪片中的无聊场景——它有一些紧张，也有一些危险，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了。事实上，夏恩正在经历着近十年

^① 阿尔·卡彭（1899—1947），绰号“疤面”，美国著名的黑帮成员，芝加哥犯罪集团的头目，被报纸称为“头号公敌”。——译者注

来纽约市区劳动力市场的重大变革：繁荣的快克经济（这一经济体系曾经为穷人创造了成千上万个工作机会）的衰败。他不想像他的大部分同行那样消失，而以一种井然有序的、精确的和有着强烈自我意识的态度来面对问题——这正是复杂商业的经理人所需要的特质。

诸如这样的适应性是众多社会学家所忽视的另一件事。他们通常把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看成是一成不变的。成功的人往往积极主动：他们既是搜索者，也是拼搏者；他们不断调整以适应这变化的世界。按照这个观点，失败的人缺乏动力，甚至完全没有动力。对这个主题的另一说法就是，穷人生活在很少发生变化的社区中，当他们周遭的世界正在吃中国菜、观看英国演员扮演的警察叱咤荧屏的时候，他们在经济上或者种族上仍然处在隔离状态。这种老掉牙的“穷不值得帮助人”的理论总是为减少社会福利供给提供合法化的依据。但是夏恩、安吉拉和卡拉却像中层或上层阶级的所有人一样，勤勉苦干，积极主动。就像那些大资本家，他们也要承担巨大的风险，并努力跟上纽约飞快的发展速度，适应无休止的竞争。尽管他们个人的收入水平和他们所在社区的社会经济地位不会马上发生巨变，但他们肯定不是很多社会学家用来进行家长式指责（这种指责把自己看成社会孤儿的全知父亲）的被动个案。事实上，他们在思想和行动上都是充满活力的，而且他们努力争取跟上这个变革速度惊人的世界，即使他们从所有这些创意性破坏中获得收益的速度远远低于那些更加富裕的奋斗者。

正如我的语气所暗示的那样，这是一个不讨喜的话题。在过

去的十年里，我一直在同关于贫困的刻板印象做斗争，这种刻板印象是随着 1965 年臭名昭著的《莫伊尼汉报告》的发布开始在美国社会中流行的。这份报告认为，奴隶制的历史和一代代单亲家庭的存在造成了一种“病态的混乱”，而这种混乱又造成了众多市区的黑人无法进入主流社会的困境。在我看来，这份报告中更多的是指责，而不是事实。白人家庭不仅有很高的离婚率，也有很高的吸毒率，但是他们进入就业市场的机会就并没有因为“他们造成了一种病态的混乱”这种傲慢的假设而减少。郊区一样会存在家庭失序的问题，更不要提郊区中高比例的酗酒和药物上瘾、家庭暴力，以及其他形式的非法行为，但是你从来没有听到过人们谈论郊区的混乱状态。自 2000 年开始，郊区的贫困增长速度已经快于市区，但是关于城市贫困的陈词滥调依然没有变。根据我在芝加哥贫民窟的多年研究经验，我的观点是，穷人事实上更具有弹性，在经济上也更具有创新性，因为他们有更大的障碍需要跨越——一栋自己亲手建造的房子远比靠专家能手建造的大厦更令人印象深刻。

145

我知道，我对积极结果投入了太多的情感。像每一位对得起自己的学位的社会学家会认为的那样，美国社会是建立在日益加深的社会阶层鸿沟上的，而不是相反。我们最终会获得与我们上一代相仿的社会经济地位。这就可以部分解释为什么社会科学家能够通过掌握一部分个人特征——诸如种族、受教育程度、父母收入等——来预测这个人的社会地位。事实上，在过去的 20 年里，美国的种族分层变得更加牢固，以致几乎所有的社会流动都被冻结了。我们

仍然在精英阶层领导的圣坛前朝拜，并告诉我们自己，成功会幸运地降临。

阶级相似性是如何再生产的并不那么容易被识别。我一直比较欣赏社会学家艾略特·列堡（Elliot Liebow）差不多半个世纪前在我们的首都观察“街角黑人”后写下的一段描述：“下层阶级黑人父子有很多相似性……起因于他们的子女在外的时候会在相同的地方，独立体验到相似的失败……社会机器的一小部分被证实以一种机械方式，独立地生产出相似性，这已经成为一种有机的、自我维持的文化过程。”对于大多数穷人来说，面对相同的处境并不会产生非常新颖的结局。当条件没有变化时，期望大众进步是一种很愚蠢的行为。

不过，社会学的另外一个规则却说，*不要用总体资料来解释个体行为*，这种错误就是所谓的“层次谬误”（ecological fallacy）。虽然夏恩和安吉拉最后的生活方式有可能像极了他们的父母——在贫民窟内努力赚钱维持生活——但这也并不一定是必然的结果。这就是为什么结果往往带有欺骗性。它并不能透露驱动人们改善境遇的强烈愿望。不仅仅是夏恩、安吉拉，还有卡拉、曼军、维尼、萨托什，以及众多生活在收入分布底层的人都很强硬地拒绝这种被注定的命运。他们希望改变更多，同时愿意为此承担风险。而被包含于改变的方法中的元素就包括能够在城市内自由流动工作。这种流动不仅发生在一个不管是朋友还是敌人都彼此熟络的熟人社区里，还发生在城市中的更大区域，虽然那里的规则 and 标准对他们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并且会给他们带来不适。

这是一种很神奇的方法吗？如果是，它成功的秘诀是什么？我不能确定，但很明显我的一部分调查对象就能比其他人更炉火纯青地运用这种方法。我不断发现，与不熟悉世界里的陌生人融合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唯有萨托什能够与阶层分布两端的群体相处融洽，他不但能与没有合法文件的移民群体打交道，也能与主流世界的群体合作顺利。曼军显然就不在状态。安吉拉只能再次等待机会。卡拉和夏恩还在奋斗中。即使我从未离开过这个低收入的群体，我也感觉我见证了一番神奇的事件，一次真正的人性光辉的散发。尽管环境恶劣，但他们依然没有放弃，且在不断追寻。

但是作为一个社会学家，我再次提醒自己，我来到这里不是为了展现幸存者，因为这也不是这些人所追求的。他们从来没有把自己看作为了追求温饱而需要克服巨大困难的受害者。在他们的眼里，他们和其他人一样，也是在纽约追逐美国梦的人中的一员。如果我把他们看成幸存者，这就是一种不可一世的傲慢行为。更真实地接近他们梦想的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特质能帮助他们成功，以及他们是如何获得这种特质的？

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需要跳出贫民窟视域，进入成功者的圈子。这件事情被证明还是特别困难的，直到有一天我从我的笔记本里拿出一张很小的纸条，这张纸条是曼军失踪那天我的朋友麦克警官在警察局里给我的。那个时候，我正专注于联络曼军，所以把它看成麦克警官干扰我的举动。然后安吉拉和卡拉的事情就占据了我的生活。但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我跟麦克警官提起我想对地狱厨房的地下世界进行一次大规模研究的梦想时，他对于我的想法很感兴

趣，就好比纽约精心打造的变革的原爆点。他知道我正在寻找了解故事的其他渠道，也许他在试图告诉我一些信息。

在这张纸条上，麦克警官潦草地书写了一个电话号码和一个名字：*玛歌特·克瑞*（Margot Kerry）。

第五章

149

性是本护照

“不要说这么快。”我大声地说。这个酒吧里面又热又拥挤，从人群中传来的刺耳吵闹声涌进我的耳朵，让我有种眩晕的感觉。

但是玛歌特·克瑞却一直在兴奋地讲个不停，告诉我关于她那一行的秘密。她说，你要让酒保愿意将你留在酒吧里，因为他们知晓哪些人需要找约会对象。有些酒保是按周收费的，有些酒保则是按顾客人头来收费的。你把一些有钱的客户带到酒吧，酒保会优先给他们送上酒水。跟中城区的酒保要电话号码需要破费不少，但跟苏荷区的酒保要电话号码就不需要花费那么多。真喜欢你的酒保会帮助你把你的竞争对手赶出他们的地盘。如果你担心被抢劫，酒保还会帮你保存现金。脱衣舞俱乐部的经理处在这个交易链条的另一端，他们手上掌握着新的女孩子的资源。一个汽车经销商帮助玛歌特洗钱，在她买来新车的当天就帮她卖掉，然后返还给她干净的现金。

很明显，玛歌特很享受这个向我展示她熟悉的这个秘密世界的机会，我曾经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想涉入这个世界，但进展缓慢。

“我喜欢分享这些，”玛歌特说，“我还真的从来没有机会不带羞愧地跟别人讲述我的生活。谢谢你没有让我感到难堪。”

玛歌特今年三十五六岁，有着一头火焰般的红发。她经常点着

150 烟，这又为她平添了一分魅力。虽然玛歌特看上去一副历经苦难劫后余生的样子，但她的同情心和幽默感依然触动着我，让我感觉很舒服。每过五分钟她的电话铃声就会响起，她都会立即接通电话。“我可以帮助你，就让我来处理吧。”她一般都是这么回答的。

我试着把她的话默记下来，但是我对这个世界的感知越来越模糊，就像相机逐渐失焦。我觉得连我的血糖值都达到低点了。

玛歌特觉察到我的不对，她挥手示意酒保，酒保快速地将我带到后面的小房间，让我平躺在一个老式的沙发上。

“惊恐发作。”我大口喘着气说。

我这个病症已经持续一年了。在上课的时候，在搭乘城市公共汽车的时候，甚至只是在超市购物的时候，我有时会感觉到一种强烈的焦虑感，以致快要晕厥过去。对于为什么会这样，我也一无所知。

玛歌特坐在我旁边，摸着我的手，跟我说着一些舒缓的话。我不得不承认她表现得非常冷静。我有种不管我做了什么她都可以全然接受的感觉，这是一种我不那么熟悉却很不错的感觉。我猜我比我以为的更需要这种感觉。当我呼吸平稳的时候，她对我说：“你有什么想说的吗？我很善于帮别人处理麻烦的事情。上帝知道，我自己就是从麻烦堆里摸爬滚打出来的。”

但我感到很尴尬，这整件事情让我看起来是那么的 not 专业。

“跟女人的麻烦？你看起来不是那种会有‘跟男人的麻烦’的男人啊。”

我很犹豫：“如果我告诉你，你要保证下次不会再提起它。”

“你想怎么样都可以。”

在某种程度上，这打开了洪水的闸门。我告诉了她我正在接触的人以及我打算见的人。我告诉了她关于全球化城市和地下经济网络，关于莫蒂墨酒吧和曼军商店的隐形社群，等等，老天才知道我还说了些什么。一个朋友告诉我要流动起来，这也正是我一直以来在做的——过去在哈林区，现在在布鲁克林区，未来还会在更大范围。我开始让我遇到的每一个人带我到新的地方，给我介绍新的访谈对象，这些新的访谈对象又会带我到新的地方去，这在社会学界叫“滚雪球抽样”。但我的雪球却经常变成一个雪石块。我所关心的人都受到了伤害，然后消失不见。我被困在了一辆开往错误方向的高速列车上。我想下车，逃离这趟行程，跟我的妻子分开，搬到法国去。“连我自己都不确定我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学家。”我说。

151

“先喝点水吧。”玛歌特说。

我按她说的去做了。

“谈谈为什么要跟你妻子分居。”

我告诉了她我的故事。这个故事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就是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以及他们之间一系列的悲伤的事情，考虑到他们彼此相爱这个事实，就更加令人悲伤了。在这种情境下，专注于田野工作对我来说更有意义。每件事情都比，呃，感情这件事情要好。

慢慢地，我的呼吸回归了平静，我也感觉轻松了很多。

“处理掉那些让你痛苦的事，开始做一些让你舒服的事，”玛歌特说，“你能试着这样去做吗？”

我坐直身子，然后告诉她现在是我回家躺下休息的时间了。希望下次我们再见面的时候，我的精神不会这么差。

当然，我的身体的小小的崩溃却成了我做得最好的一件事。那就是所谓的人性。当我在玛歌特面前陷入困境时，玛歌特似乎把我当成了知己。她是一个充满爱心和乐于助人的人，我以前甚至没有意识到我需要这样的朋友。我们开始在不同的高档酒店酒吧会面，并且经常是在一些酒保朋友提供的隐秘角落里，很快我就获得了以前在这份工作中从未体验过的亲密感。我已经习惯了别人对我产生不断增长的亲近感，因为我向来只是倾听，从不判断，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情况会反转。

每一次会面也都为我的专业洞见提供了丰富的素材。酒保有的时候会利用休息时间过来聊一聊，这让我有机会顺便快速地问他们几个问题：每天晚上有多少女人会来酒吧提供性服务？客人是如何找到你的？如果我们是在酒店酒吧里会面，玛歌特就会向我解说有哪些人会参与她的行动，哪些人会把事情摆平以让嫖客和她雇来的朋友没有后顾之忧地见面。虽然我学到了不少知识，但我仍然有很多一般性的问题想了解：她是唯一的个案吗？她会帮助我认识性产业中其他像她这样的女性吗？处在她的网络中的酒保、酒店前台以及出租车司机有可能代表着性产业某个更大的发展趋势吗？如果她只是一个特殊的个案，那么我连开展正式研究的意义都没有：我的学界同事中没有人会对个体的经历感兴趣，他们只对那些多数人的故事有兴趣。

真相是，玛歌特让我着迷。作为一名教师和一个建筑承包商的女儿，她在纽约和新泽西的郊区被抚养长大，就读的是有很多爱尔兰天主教徒的公立学校，成绩稳定在 B+ 以上，活跃于她所在的教

会。高中毕业后，她和一个债券销售员结婚，然后搬到了曼哈顿。在那里，她白天在一家律所做兼职，晚上去大学进修。她的计划是拿到大学学位，然后成为稳定和富裕的中产阶级中的一员。

这就是典型的美国人的生活——拥有美好的童年、坚实的价值观念，以及某些对于世界其他地区的人来说难以想象的安全感。但这一切都在她发现丈夫外遇的那个瞬间灰飞烟灭了，紧接着就是离婚和酗酒。在她破产后的某个晚上，因为与父母大吵一架之后需要寻找栖身之所，她终于决定去那个一直以来都想跟她发生性关系的旧相识家睡一觉。是的，她的确在那天晚上找到了一个睡觉的地方。153
但也就是那次，她跨越了一条隐形的界线。

当她在酒吧里告诉我这个故事的时候，我盯着她的脸听她娓娓道来。她没有露出任何悲伤的表情，而是有一种一吐为快的坚定。“几个晚上之后，在华尔街附近的斯坦顿酒吧，”她边说边用一根吸管去搅拌酒杯里的冰块，“我和几个认识我前夫的商人喝了几杯威士忌，其中有一个混蛋拿着 200 美元在我面前晃了晃。他说如果我去盥洗室给他口交，这钱就是我的了。”

如果这件事情传到她前夫的耳朵里，他会感到羞辱，她也会有钱去把旧相识家的冰箱塞满。反正她已经为了有一个栖身之所跟其他人睡了，与做这个又有什么区别呢？于是她牵起那个混蛋的手，带他去了盥洗室。

一周之后，她前夫的另外一个朋友为她付出了 500 美元。

在那之后，她曾经试图继续寻找一份正常的工作，但是之前的钱挣得太容易了。于是，她找到了一些好的酒吧，学会了如何锁

定那些挥霍无度的男人，以及如何与在这些酒吧里上班的女性交朋友。这些女性中的大部分与她相似——读过大学，短暂地做过律师助理或者店员之类的工作。她们开始互借衣服、互相推荐医生、交换信息。

刚开始，她们两人一组进行工作。“那里有一些特别的男性，他们喜欢在下午5点或者6点前往酒吧，”她很热心地解释道，“他们要么是刚下班，要么就是旅游者，或者在那天晚上的稍晚时候在城里有事要做。他们往往会感到孤独，这些人是最好的猎物。唯一需要注意的事情就是不要让他们有那种找妓女的感觉，而要让他们觉得自己只是在帮助一个正好‘需要点帮助’的好女孩。所以，有另外一个美丽的女孩陪着会让你看上去不那么像妓女。”

157 渐渐地，她就变成了老鸨。当别人遇到麻烦的时候，她会打电话帮忙解决。与曼军和安吉拉一样，她也在自己的周围构建起了一张无形的社群网络。但她自己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她开始焦虑、酗酒、服用抗抑郁的药品，然后她发誓要改变自己的生活，立志重新做人。有一次她甚至在一家大型的会计师事务所找到了一份人力资源经理的工作，但一切都不一样了。漫长的工作时间，办公室政治，那些处处想让每个人都知道他有多少能耐的好斗男人，这一切都让她觉得恶心。而且有时候她仍然需要耍一些老把戏才能维持生计。

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就是她的一个上级要她用身体来交换升职机会。那是一个自以为是的、卑鄙的权力寻租客，在他眼里，她只不过是一个肮脏的交易对象。但如果她真的用身体来换取升

职，日后她就会被贴上妓女的标签。她可能会被解雇。真是一群伪君子！

拒绝了上级之后，玛歌特开车去了缅因州，然后去山林里走了很久。“我想我重新认识了自己，”她告诉我，“我认识到我不想从事办公室工作，我也意识到我身上拥有很多男人愿意花钱享受的东西。所以问题就是，我能不能用一种巧妙的方法做这行，在不伤害我自己的前提下，还能赚点钱？”然后她开车去了纽约，开始头脑清楚地从事性工作。她不再酗酒，不再服药。她开始锻炼身体，买了电脑和一些财务规划软件。她在第一年就赚了6.5万美元。很快，她就从妓女变成了给大家安排性交易并从中收取佣金的人。她的生意非常火爆，玛歌特老鸨诞生了。

玛歌特的性中介的工作为我打开了一扇全新的关于上层世界的大门，我看到了一些我以前从来没有看到过的事情。玛歌特足够坚强，足够自信。不像安吉拉——她同样拥有这些特质——玛歌特没有必要自己去出卖肉体。她只需要帮助别的女性进行性交易，就能够赚到很多钱，获得社交权力。她既不自己滥用毒品，也不支持别人贩毒。她没有那些让曼军和他的朋友们陷入地下世界而不能自拔的社会和法律障碍。她有不少信用记录和一些投资。在外人看来，她只不过是一名在纽约过着滋润日子的普通中产阶级妇女。

165

她说，有些人会问：为什么你在有其他选择的情况下还要选择承受性产业的风险和污名？在她看来，性产业就是她的其他选择。

“纽约给了我第二次机会。在其他很多地方，我可能会再次结婚，然后生下孩子，过着凄苦的生活。但是在这里，我重塑了自我。你可以评判我，你可以瞧不起我，你可以直接叫我的名字或者其他什么，但是你不能否认我是成功人士的事实。”

作为一个移民，我从骨子里认可她的这种反抗雄心——这是美国梦的洪亮声响。这是有可能的吗？我很怀疑。性工作有可能像其他工作那样成为展示雄心的平台吗？一个妓女也可以拥有自己的美国梦吗？

夏恩也开始让我更加深入他的世界。在一个周日早上的教会礼拜结束后，他邀请我去他家做客。他的家是一栋拥有飘窗的住宅，坐落在一个绿树成荫的街道边的高档小区，看上去风景还不错。屋子里的装饰，让我感觉好像回到了芝加哥：塑胶皮质的单人沙发，覆盖在地板上的厚厚的深蓝色粗毛地毯。所有的墙面上都挂着各种宗教图片和符号。靠墙的边桌上放着一些非洲的印刷品和面具。墙上挂着一幅黑白家庭照片，照片中央是一张刚毅冷酷的非裔美国人的脸庞。一切看上去都跟过去有关联。

夏恩看到我对照片很有兴趣的样子觉得很好笑：“我们就是一群乡下人，不是吗？”

一个身高至少有六英尺五英寸的黑人男子突然出现在我身后，他的身材魁梧，像一辆拖拉机。夏恩抓住他的手，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他是夏恩的哥哥麦可（Michael），以前是一个大学篮球明

星，现在变成了一个房地产中介商。在我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他就问了我一系列考验我的问题，从“你在芝加哥认识谁”到“你对黑人文化了解多少”，我仍然不能确认我有没有通过考验，因为他总是跟我保持一定距离。 156

“我打算去拿一点吃的，”夏恩说，“素德，你想吃一些吗？”

“来了。”说完，我转过头去想再看一眼那些照片。其中有一张特别令人印象深刻：这是一张巨幅的印刷品，背景是纽约城，主角是一位高大的黑人男子，他穿着一套棕色西装，戴着一顶小巧的米色帽子，手上拿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他站在一条人行道上，路两边都是高档的建筑。一个男孩正从他身边走过。人行道上还躺着一辆被遗忘了的绿色自行车。

麦可看着我问：“夏恩没有跟你提起过我们的父亲吗？”

“没有。”我说。

“他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坐船来到美国的，之后他应召入伍。他一共生了16个孩子——这还只是我们知道的数字。”

他哈哈大笑，然后用一种古怪的断断续续的方式继续说着：“我是家里倒数第二小的孩子，夏恩是家里最小的孩子。有三个人在监狱里。我和夏恩从来没有进过监狱。1990年之后，我们的父亲开始有些精神错乱，当时他失去了工作。之后他开始忧郁，无法从失业中走出来。他开始酗酒。有一天他自杀了，他用枪击中了自己的头。他是在地下室里自杀的。当时我和夏恩在楼上。夏恩开始发抖，我永远不会忘记当时他的样子。我们都知道发生了什么。我用自己的毯子把父亲包裹起来。地板上仍然有血迹。妈妈那个时候

还在楼上。夏恩也不想下楼。十年后，他们仍然不愿走进地下室。”

麦可暂停了一下。他擦了一下有几颗汗珠的上嘴唇。“在那之后，一切全都变了。这不像挨饿或者什么都没有，一切都要尽可能做得更好。但是失去的东西再也回不来了。”

我之前也有好几次碰到过夏恩的母亲，但她除了说欢迎我之外很少说话，然后就走进了她的卧室。

167 “我们让妈妈搬到新的房子里，”麦可继续说道，“我们把房子装修好，把楼上买下来给我的阿姨住。但是她希望回到这里。对了，顶楼是我另外一个哥哥住的地方。”

“夏恩从来没有说过这些。”我说。

“他将来也不会说。”麦可说。

这些事有太多意义。夏恩就像他的父亲，比较内向，关注自己内心的目标。他也像自己的母亲，有点像生存于这个世上的鬼魂。正当我在脑子里想着这些的时候，夏恩在厨房里喊我的名字：“素德，你快点过来尝尝这奶酪通心粉。”

乡村食物。我为麦可的故事和这种舒适的家庭气氛所打动。我走进厨房，从夏恩手中接过一盘黏糊糊的奶酪通心粉。他的手不但肿胀，还有伤口，在红色的伤痕周围是一些黄黑色的瘀伤。我忍不住盯着看。

“这该死的小鬼胡安（Juan），”夏恩说，“他在市中心做生意。你能相信吗？我开除他是因为我也要在市中心做生意，所以他决定来对付我。他找到我现在在哪些俱乐部和酒吧做生意，然后他也试着在这些地方做他的狗屁生意。”

我知道胡安，他刚刚满19岁。我不认为他可以进酒吧和俱乐部做生意，更不要说去攻击一个像夏恩这样的人际网络复杂的黑帮老大。我也没有听说过他自己是一个有什么良好人脉的痞子。他哪来的胆量让他敢于直面夏恩将来会有的报复——这肯定会发生。

这一切都发生得太过突然，夏恩解释道。胡安希望自己不只是一个跑腿的人，所以他开始自己寻找一些客户，这自然就抢了夏恩的生意。我还记得夏恩在几个月之前跟我抱怨过这件事情，但他认为胡安没有足够好的社交技能，而且他当时正好有其他事情要做，就把这件事情耽误了。然后，胡安就开始明目张胆地与市中心的一些酒保打交道。胡安告诉夏恩他是一个很友好的人，但是夏恩怀疑他用钱来与伊夫林娜竞争，打那个时候起冲突就发生了。现在夏恩甚至找不到这个家伙来当面谈谈。

158

报复一定要快且狠，否则胡安就会觉察到夏恩的软弱。但是夏恩和我都知道这不再是一个发生在贫民窟里的矛盾。它发生在市中心的酒吧，这意味着白人也会被卷入，旧的规则也就不再适用了。现在夏恩需要弄清楚怎样去解决这样一个在他试图征服的新世界里发生的矛盾。如往常一样，他说他是有耐心的。仿佛在积聚耐心，夏恩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他说他会在教堂里逮住胡安。

“但是他的父母也会在那里。”我说。我对他可能会用一种亵渎神圣的方式跨越边界而感到震惊。因为即使对于一个毒贩而言，教堂也并非恣意妄为之地。

“这正是我想在那里动手的原因，”夏恩说，“如果他逃跑，那

么每个人都会认为他犯了错。”

各种细节正汇聚在一起。惩罚胡安的故事让我得以一窥夏恩的市中心试验的危险。同时，玛歌特也带我进入了她的世界，很快我就可以访谈到她的人际网络中更多的白人性工作者中的中坚分子。此外，虽然安吉拉在市场创新和产品开拓上的努力失败了，但这些努力却带我走出了贫民窟，跨出了我自己的边界。

还有我的终极内幕人安娜丽丝。大概在夏恩给胡安杀威棒的时候，她开始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见面。我当然很愿意见面。我真的很喜欢她这样一个人，我彻底地被她所展现出的各种特质——美丽、年轻、富有——吸引。她和她那些无忧无虑的年轻伙伴们就是我们所有努力的结果，以及这个世界的焦点。如果你在那个时候告诉我安娜丽丝在悄悄地开展精英伴游服务，我会当面笑话你。但那时候她才刚刚开始自己的事业，这也可能是她接触我的一个原因。

因为日程冲突，直到有一天她打电话给我，邀请我去参加她男朋友第一部电影的首映观礼时，我们才再次见面。她的男朋友为了拍摄这部纽约大学的学生电影，从亲朋好友那里募集了30万美元。她自己也贡献了不少资金，所以她也被列为制片人之一。他们在她姑妈家——位于纽约东边第八十四大街上的一幢由桃花心木和大理石建造起来的世外桃源般豪华的公寓里举行了这次观礼活动。由于临时有急事需要处理，我到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门卫在打完电话后，告诉我聚会快要结束了。

几分钟后，我看到十个人穿过前门跌跌撞撞地走了出来。先是几个男人，他们手里还拿着几瓶香槟，然后是穿着紧身连衣裙和高跟鞋的女人。安娜丽丝正在大声哭泣，另外两个女人正在安慰她。“忘掉那个臭男人吧，”其中一个人说，“他不配拥有你。”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布兰特妮，她看上去就像希腊女神那样既漂亮又充满危险。安娜丽丝把她的手伸向我，并在我耳边向我低语：“不好意思，跟着我吧。我过一会儿跟你解释。”

然后 J.B. 走了出来。他穿着一件黑色的格子花呢上衣，看上去就像没有离开过他的床，更别提这幢公寓了。他指着我们说：“你这个婊子！你们都是婊子！你他妈的根本就不明白我他妈的在做的事情。”

J.B. 擦了擦自己的嘴，摇摇晃晃地走到了延伸到人行道上的绿色雨棚底下。他抓着我的肩膀以保持平衡，盯着安娜丽丝：“你想要钱？这就是你想要的东西？”

布兰特妮往前一步，并说：“你为什么不闭嘴？”

“这关你屁事。” J.B. 嘲讽她。

“是的，就关我的事，混蛋。你等会儿不要上车。”

“去你妈的，我自己走路。”

160

在这个时候，J.B. 带我走向第五大街，他的朋友们跟在后面。

“J.B.——你给我回来！”安娜丽丝对他吼道，“你太荒谬了！我们都很抱歉。我们继续过吧。”

“去你的吧！” J.B. 也对她吼起来。

J.B. 领着我们沿第五大街走着，旁边就是中央公园。一个叫

迈可（Michael）的家伙走上前来跟我们并肩走着。“不用担心她。”他说。

“那是她的钱。”

“你可以去筹钱的，这些都是物质的东西。”

“看吧，她甚至都没有得到那个。他妈的她现在失去了联系。我得到物质的东西了，兄弟。”

J.B. 在一个长椅前停了下来，看着路对面的一些亿万富翁的豪华公寓建筑。其中一个朋友打开了一瓶香槟递给了他。

我趁着这个间隙悄悄地问其中的一个家伙：“发生什么事了？”

“圣丹斯电影节拒绝了他的电影。”

在我们说话的时候，J.B. 正咕嘟咕嘟大口喝着酒。然后他打了一个饱嗝，低下头用双手撑着额头。“你们都滚蛋或者去死吧，我才不在乎呢！”他说。

说完他站了起来，就像莎士比亚风格电影中的主角那样，往前挥动着手臂，微微地弯了弯腰——开始干呕起来。他吐出来的东西画出一条长长的抛物线，差不多都落到了大路上。

迈可还在边说话边抽烟，其他人也是一样，完全没注意到这边奇怪的事情。“你应该去洛杉矶，”有人说，“这个城市不适合你正在做的事情。”

“这是我的第一部电影，”J.B. 说，“第一部电影，有人明白吗？你知道我的叔叔弗兰克是怎么说的吗？‘最好去找一份工作，孩子。为了你爸爸去工作吧。’去他妈的从自己公司偷东西的底层人士。”

J.B. 又一次张嘴，吐出了一些流体物质。他这次吐出的就不是

管状的了，一些液体喷溅到他的鞋子上。

“我他妈的脑子快要爆炸了。” J.B. 说完又低下头，用双手撑着额头。

这个时候有几个朋友开始离开，向小汽车所在的方向走去。他们也不是因为对此厌恶，只是无聊罢了。不过在现场我的体会却恰恰相反，我对这种奇特的漠不关心的行为非常痴迷。我看过自己的朋友呕吐，但是他们通常会呻吟、抱怨，然后保证下次不会了。我也见过兄弟们呕吐，但那通常是在疯狂的喝酒作乐的场景下。我还见过毒瘾分子呕吐，但那更像是一个医疗场合。我还从来没有见过像这样的不带感情的冷漠行为。

几周之后，我又一次看到呕吐情形——这次轮到布兰特妮了。我们当时正路过广场饭店往北走，她往公园里面走了两步，然后就在公园大门旁边的灌木丛里吐了起来，吐完回来后，她还继续把刚才没说完的话说完：“她应该出来看看，然后找个住的地方，然后看看有多疯狂。”这条路很平顺，只是偶尔会有一些岔路，我们一路听着布兰特妮谴责她的妈妈把她赶出自家阁楼是一种多么没有母性的残忍行为。说完，她又冲进灌木丛里吐了起来。

还有一次，就在切尔西的艺术画廊门口，我看到一个富家子弟对着垃圾桶吐完，然后擦擦嘴就去迎接自己的朋友。然后，又是另外一个 J.B. 的片段再现。我最近开始发现，好像每个晚上都是这样结束的——一些大学预科班的年轻人会叫停出租车或小汽车，然后花个几分钟把尚未消化完的食物和饮料酒水吐到路边。他们像在戏剧化地表演，活生生地把人行道变成了一个舞台，而让自己化身

162 为一些伟大的充满想象的戏剧中含冤的悲剧主角。虽然我一直提醒自己警惕社会学的窥私癖风险以及把他们当成动物园里的动物的冲动，但是我仍然控制不住地去怀疑：某种特定的醉酒后的行为表现是否也是阶级区隔的一面？或者，这只是一种社会经济的表征，甚至只是一种个人表达的形式？他们是否也吐掉了他们曾经被迫吞下的所有期望？

有一件事情是很清楚的：像夏恩、安吉拉和卡拉一样，这些富家子弟都相信重生的可能性。但是他们的重生都伴随着一场激烈的清除仪式，让这看上去有点像一场救赎。他们会拔下另一瓶香槟的软木塞，吞下更多的蕴含在酒瓶里的重生。因此这瓶酒的价格很关键，似乎可以让他们的行为超越单纯的肮脏。我不能确定这种行为是被厌烦的还是让人受感动的。这是美国梦里最深处的黑暗秘密吗？这是一种罗马式的饥渴和自我厌恶吗？我的历史系和文学系的同事一直很轻松地跟我谈论美国帝国的终结——我想我现在的有些数据可以指向这一论点。

当这一幕呈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我会情不自禁地去想卡拉和夏恩各自的奋斗。当他们想去操纵这世界时，我希望他们不用被要求去展示清除的能力。我开始怀疑他们能否成功跨过这场考验。我是隐身的，但是他们作为黑人和拉丁裔人，很可能引发敌意。也许卡拉是正确的：敌意不过是性欲的另一面。也有可能夏恩是正确的：你可以在与黑人一起玩耍的同时鄙视他们。但是那些看上去更不容易适应这无情的美国的人——安吉拉、维尼、曼军和乔什等——可以生存多久呢？

我又能生存多久呢？

在安吉拉和维尼搬出她们在布鲁克林区的公寓后没几周，一场春季雷暴雨袭击了纽约。滂沱的大雨在空中形成一片片移动的雨幕，卡拉和我都几乎看不到眼前的路。我们从一个遮雨棚冲到另一个遮雨棚，但幸运的是，星期天早上的人行道上几乎没有人。

163

我本来没有期望卡拉走得这么快，但她坚定地说不想浪费时间。也许是安吉拉的幽灵在作怪，又或者卡拉是在担心自己从一个年轻的姑娘突然变成一个清洁女工。当我们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她突然停了下来，然后直盯着我的眼睛。“你能看出我嗑药了吗？”她要求，“说实话，你能看出来吗？”

她的最后一个客人喜欢教“滑雪课”，卡拉除了是个好学的学生外什么都不是。一家商店的遮雨棚投下的阴影模糊了她的脸。“我觉得你很不错呀。”我用一种鼓励的口吻说。但事实上，可卡因在她身体内的残余已经让她的身体看上去弱不禁风。

“那个家伙他妈的真是太快了，”她说，“我希望我也能做到。”

“你只需要聚焦，而且记住，你有一些她想要的东西。”

卡拉点点头，深呼吸了一下，尽量保持放松。

一个叫特里·华莱士（Terry Wallace）的警察告诉卡拉，她应该离开这条街，然后到玛歌特·克瑞那里去工作。我对此没有什么想法。但是听到华莱士的建议后，我觉得这是个很不错的点子。自从被打后，卡拉谦逊了很多。安吉拉和维尼已经找人代替了她。她

现在还在服用抗抑郁的药。所有的事情对她来说都是黯淡的。她一直很焦虑，问我能否陪着她，给她一些安慰。

“我最后的一次求职面试，”她用一种被厄运笼罩的语气说，“是在长岛塔吉特（Target）超市做我不喜欢的出纳工作。去他妈的面试官，我到现在仍然没有得到这份工作。”

我透过一家餐厅的窗户看到了玛歌特，她正在向我挥手。我帮卡拉打开门，听到她深呼吸了几次好让自己平静下来，然后她走过去与玛歌特握手。

164 玛歌特现在是我最佳的消息源。我们慢慢地对彼此熟悉，越来越信任彼此，她也对我的研究问题越来越有兴趣，甚至还帮我一起确定下一个研究计划——对在纽约高端性产业中上班的精英女性生活的详细研究。我已经在设想我们合作所产生的出版物了。没有人曾经成功收集到如此系统的、基于科学的关于地下世界的资料片段。

我跟她们说我想出去透透气，留下她们单独聊天。隔壁是一家杂志店。我边浏览杂志边回想我刚刚看到的场景——一个白人女性和一个拉丁裔女性在一起喝饮料聊天。这算不上有什么特别之处，一个白人女性和一个拉丁裔女性成为朋友在现实世界里也是很常见的。但是在性工作者的世界里，玛歌特和卡拉的会面就不那么可想象了。富裕的白人子弟经常会跨越社会屏障，跟一些贫穷的黑皮肤的女性发生关系。但是现在这两个女性打破了这种历史和经济地位的隔阂，也可以算得上一次人类精神的微小革命了。这些年来，我还从来没有在芝加哥的性工作者群体中看到过如此情景。这是纽约才能提供的机会！同样，这也没有保证，而且只关注结果也并不科

学，但是跨越边界不仅让相距遥远的人们聚集到一起，也给了他们一个创造新的用来抗衡传统分类和层级的社会单元的机会。不过，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我访问了几十名老鸨和高端性工作者，但这种跨越社会经济和种族边界的案例用一只手就可以数过来。很多的老鸨梦想着创造一种种族的“平稳态”，以更加有效地吸引富裕白人男性的光临，没多少人对于这种模糊种族界线的现象真的有兴趣。后来回想起来，玛歌特和卡拉的努力比当时要更加令人触动。

当我回到餐厅的时候，我看见玛歌特正用手拍着卡拉的肩膀，卡拉则在不停地抹着眼泪。

“我们刚刚在讨论我们身上有哪些相似之处，虽然我们的身世背景如此不同。”玛歌特说。

卡拉又一次抹掉眼泪：“谢谢你如此通情达理，克瑞小姐。”

“我没能说服她称呼我玛歌特。”

165

卡拉把我的出现当成了暗示，然后她跟玛歌特说再见，并拥抱了玛歌特。在再一次感谢了玛歌特后，穿着高跟鞋的卡拉摇摇晃晃地走出了餐厅的门。玛歌特坐到自己的位置上，重重地叹了一口气。“这些女人快要把我气死了。”她说。

“谁，卡拉？”

“也许吧！她也会跟其他人一样让我失望。她们都酗酒，她们还吸食可卡因成瘾，她们也不会展示自己。就比如这个叫路易丝（Louise）的女孩——一个能赚很多很多钱的女孩，过去在微软做会计，但是，唉，她现在过着一种她在大学里绝对没有想过的生活。”

玛歌特说，很快，路易丝就会玩完，然后又会是一个恢复阶段，可能她还会回归工作。卡拉也会走同样的人生路线。富有生气的人通常有自己的大缺陷。但是卡拉是充满野心的，而且她很漂亮，玛歌特继续说道。即使她没有太多文化——或者说正确类型的文化——她们也可以合作。

这让我的思绪回到了安吉拉和维尼的公寓，听着她们因为“太像拉丁人”而无法在纽约白人世界取得成功的各种尴尬，以及回想起夏恩需要在纽约白人世界对付胡安的各种尴尬。社会学家经常对跨越社会阶层时人们需要具备的能力有很激烈的学术争论。这是一种类似于阅读能力和计算机应用能力的硬技能吗？还是类似于你的口音或者你对独立电影场景的知识这种“软技能”更能帮助你找到工作？玛歌特想对卡拉进行的再教育既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文化斗争，也是一场经济斗争。玛歌特所不知道的是，她其实沿袭了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思路，布迪厄把这些“软技能”称作“文化资本”。为了真的能赚到大钱，卡拉需要学习品鉴食物、谈论政治和戏剧——就像先前通过安娜丽丝的帮助，我才能在哈佛学会里表现得游刃有余。渐渐地，具备跨越疆界的文化胜任力看起来越来越像是成功的必要条件。卡拉需要学会如何与有钱的白人嫖客打交道，如何像白人那样行事，甚至如何以“白人的风格”来做爱。

166 玛歌特也用她自己的方式通过在两个世界间建立桥梁跨越了边界。经济的力量需要更加伸展才能更加强壮。

问题在于这种态度很容易滑向种族主义。对于玛歌特来说，差异也是一种资产。“我很确定她会穿得像个波多黎各荡妇，所以我

需要在衣服上投入几千美元，”她告诉我，“但是我的确需要一个年轻的少数族群的性感女孩子。”

她把这些想法抛诸脑后，然后用一种严厉审视的眼神盯着我。“那你过得怎么样？”她问道。

这是典型的玛歌特的风格。自从在我惊恐发作的那间小而黑暗的苏荷区酒吧里会面后，玛歌特和我就经常在不同的酒吧角落和私人空间里会面，每次她都会本能地进入治疗模式——我猜想，就像她在给那些身处麻烦中的女性解决烦恼时所做的那样。虽然与那些妓女处在同样的位置让我觉得有点怪异，但是玛歌特有一种全盘接受的倾听能力。这一点让我很着迷。

“慢慢喝，”她说，“慢一点，急什么？”

我的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我做的关于芝加哥公租房最后日子的纪录片对于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激动人心的新尝试，但是我又担心我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以及更大范围内的学术世界对它的接受度不高。这不仅是因为拍摄纪录片对于严谨的社会学家来说本来就是一种边缘行为，它们很容易被视作“新闻体”而不被重视，而且因为顶尖大学一旦发现本校教师的研究迎合大众，就会施加压力逼迫其离开。

我大部分的担心被证实是无依据的。当我向一些教授展示我的纪录片视频的时候，出乎意料地得到了某种程度的热烈欢迎。他们中的很多人告诉我他们对摄像、音乐或者艺术的涉猎，这让我们对如何让社会学更有生气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但是他们看我的眼神就像我给他们展示的是一件我刚刚织好的毛衣，而不是一次新的专业

冒险。制作电影是一个爱好。我的重点是被看成非传统的研究并不是什么好事——我的一些同事甚至警告我，有一些人今天对你的研究表示“好奇”，明天就有可能恶语相向。

事实上，在几个月之前，社会学系的系主任就要求我进行一次私下的试映。坏消息是系主任是彼得·伯尔曼，他是一名鄙视叙事社会学派的学术形式主义者。尽管伯尔曼一直以来对我的工作都给予了强烈支持，但是他也可能随时翻脸。我们在他的公寓里观看了我的纪录片，现场就只有我、伯尔曼，以及伯尔曼的妻子。当影片结束后，他鼓掌叫好——在接下来的45分钟里，他详细地跟我分析了影片中存在的严重缺陷。“现在，你可以回去做真正的社会学研究了。”他总结道。

“但是我想让更多的人看到，”我说，“我希望那些从没有看过社会学书籍的人也能来观看。这怎么会是一件坏事呢？”

他摇着头，一种鄙视的表情浮现在他的脸上。“这绝对不能取代真正的、深层次的社会学，”他回应道，“千万不要搞混了。”

公平地说，他的具体的批评事实上都是睿智和有幫助的。但是他戳中了我最大的担忧和恐慌之处。当时我的婚姻正在解体之中，我的生活中的很多事情看上去也特别混乱和不稳定，我正试图以一个电影创作者和公众代言人的新身份重新恢复活力，这种身份可以让我摆脱枯燥乏味的统计数据，转型为一个公共角色。我希望能像在我之前的伟大社会学家，比如赫伯特·甘斯、赖特·米尔斯和罗伯特·默顿那样跨越界限，这些人都是勇敢的学者。有可能伯尔曼是在帮我。他一直告诉我不要去想这个，因为我也不可能有那么充

足的文化资本。

我当时肯定跌坐在了椅子上。他的妻子再一次站起来为我辩护：168
“彼得，也许你应该试着当他的同事，而不是扮演父亲的角色。”

当我的故事讲到这里的时候，玛歌特笑了起来：“女性都想照顾你，素德，你应该心存感激。既然你喜欢你的工作，那就试着让自己回归工作，专注于你自己想做的。”

她是对的。我真正需要的是一个我可以全身心投入的新项目，一个没有其他研究者涉足的新世界。那会让我振奋。现在到让玛歌特协助我研究高端性工作者的时间了吗？我们已经谈论这个话题好几个月了。我现在的的确可以让她帮助我了。

玛歌特皱起了眉头。她把手伸过桌子握住了我的手：“我可以跟你说句实话吗？你还没有准备好。”

我有点生气。在我还是一个依靠花生酱和过期面包过日子的研究生时，我就开始访谈妓女和毒贩了。她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

“好吧，你看上去，呃，还没有完全振作起来。”

玛歌特的话狠狠地打击到了我。虽然我尽量去平息我个人生活中发生的各种状况，但是我的麻烦还是不断地冒出来，而且总是在一些不曾预料到的场合让我难堪。我的思绪快速回到我那个极度安静的公寓里，那是一个我并不想回去的地方。我的妻子和我分居。虽然我们都知道离婚已经是既成事实，但我们又拖着没去办理离婚，因为那个过程太痛苦，以致我们两个都并不真的想去做。我们试着帮助彼此去寻求更好的生活，但这让情况变得更糟糕。在我们的一次真心实意的关于“生活重心已经发生变化”的谈话之后，甚

至一个愚蠢的电视广告都会让我们处于崩溃的边缘。

169 曾经我因为无力面对婚姻中的麻烦而产生精神创伤，现在我却处于完全的否认模式。我试图让自己变得更加充实，这样我就可以不用去处理我的个人冲突了。去访谈几十个调查对象就是一个消磨时间的很好的方法。去一些脱衣舞俱乐部、餐厅和酒吧闲逛，观察观察性经济产业，这样一天里我就只剩下几个小时的时间来思考我作为一个丈夫的失败。谢谢老天让我能去做田野工作。

玛歌特看着我的失望情绪涌了出来。她给我放了首舒缓的音乐，摸着我的手说：“听着，素德，我明天可以给你带 50 个妓女。”

“只是聊天，”我说，“我只想与她们聊天。这就是全部。我的意思是，我真的需要一个新的项目。我想，全身心地投入去做某些事情对我来说是最好的。”

“你真的相信那些？”

我觉得玛歌特的帮助已经越来越心理化了。

“你知道你将要见到的是些什么人，是吗？她们都是 25 岁左右的女孩，漂亮但生活在痛苦之中。你对这些女孩毫无抵抗力，素德。而且她们每个人都有很多故事，你也会被裹挟进她们的故事剧情中。你可能想去拯救她们，但那会是一场大灾难。”

“玛歌特，我从来没有跟妓女睡过。”

她大笑起来。之后她的表情就变得严肃起来：“为什么不从那些跟我做相同工作的人开始呢？”

我不能确定她是什么意思。

“从经纪人开始，你会学到很多东西。”她回答道。

很羞愧，直到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过去伴游公司的职员一直阻止我对性工作者进行访谈。“我可以研究些什么呢？”我问。

玛歌特举起双手。“你在跟我开玩笑吗？我们让整个环节有效运转起来。我们为她们安排约会，我们借给她们钱，我们给她们提供药品，我们为她们的孩子提供照料，我们给她们买衣服，当她们的男朋友产生怀疑时我们负责沟通。前几天，我才跟一个房东私下里谈拢用现金来支付房租。还需要我继续说吗？我想说，这些女人的工作只有过来，并张开她们的腿。像我这样的人才做着更实际的工作。”

170

有点莫名其妙的是，玛歌特掌控事物的方法让我觉得没必要一定让自己主导这世界。我为什么不能接受别人的好心和见识呢，即使她过去是新泽西州的一个天主教学生妹，现在是曼哈顿的性经纪人？

玛歌特的电话铃声响了。“亲爱的，放松。亲爱的——放松，告诉我发生了什么……”

玛歌特用手捂住电话，然后转向我说：“对不起——两个女人在争同一个客人。”她想了一下然后说：“你应该听听这个，这两个女人一直在向我求助。她们为市区里的一个中介工作。”

玛歌特朝四周看看，发现附近没有人后，把电话放在桌上然后打开了免提：“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吗？”

电话里从远处传来两个微弱的声音说是的。

“是谁先约到这个男人的？”

“是我。”其中一个声音说。

“约了多久？”

“这一次我想是六个月。”

“凯莉，你呢？”

“他一直在给我打电话，这次可能是第四次了。”

“好的，凯莉，看来你没有抢到先机啊。他有跟你提到利兹吗？”

“呃，我想应该有，”凯莉回答，但也许是感到困惑，她又问道，“这有什么关系吗？”

“他有建议三人性行为吗？”

“他开玩笑似的提了。”

“天哪，凯莉，”玛歌特摇着头说，“不要跟他讨论三人性行为。他是不是也跟你提了免费服务的事？”

“是的。”

“他在耍你们。他在试着压低你们的价格。如果你们是在我这里工作的，我就会建议你们两个都放弃他。这并不值，而且太疯狂，你们两个人应该互相帮助。”

“好的，玛歌特。”凯莉温柔地说。

玛歌特没有再说什么就把电话挂了，然后看着我问：“知道是什么意思了吗？”

我自责没有早一点沿着这个路径进行研究。我知道一个缺少友好的法治系统的地方，会鼓励社会边缘人去寻找他们自己的组织体系。我曾经研究过干涉帮派斗争的神职人员，也曾经见过在大街

上调停帮派冲突的街区社团领导人。即使是在纽约，这种事情也经常在我眼前发生。我不止一次在莫蒂墨的酒吧里看到酒保去处理小的赌博冲突或者性工作者与她们的客人之间的争吵。在曼军的社区里，警察们只需要让不同的地下商户和他们的顾客自行解决纠纷就可以赚到一份钱。现在看着玛歌特，我才最终意识到她在通过不停的电话咨询从而在地下经济体系中分一小杯羹，在这之前我一直把这看成烦人的骚扰。

现在我终于能全神贯注了，玛歌特也开始跟我讲一些做这一行的背后故事。当她开始做一名老鸨的时候，一个名叫卡琳娜（Karina）的女子突然给她打电话约她出去。她告诉玛歌特，当她刚才正从联合广场的一家脱衣舞俱乐部走出来的时候，一个保安打了她一顿，还抢走了她客人的皮夹。他们被困在了一家宾馆里，而她的客人，一个企业律师，现在快要崩溃了，因为现在比他平时回家与妻子和孩子团聚的时间已经晚了不少，并且他身上所有的现金和信用卡也都被抢走了。玛歌特抓起一些现金就直奔宾馆而去，在那里她编造了一个理由，然后叫了一辆豪华汽车把那个律师送回了家。之后，她又前往俱乐部，跟俱乐部经理进行和平谈判。

三天之后，那个企业律师送给玛歌特 2 000 美元作为对她服务的报酬，俱乐部经理也给了她 1 000 美元，连卡琳娜也掏出了几百美元给她。“我想可能就是在那个晚上，我意识到我有一些技能。”玛歌特告诉我。

我想到了夏恩。他也经常跟我讲一些他解决冲突的故事，这些冲突既可能发生在火拼的帮派成员之间，也可能发生在一些彼此不

满的当地高利贷放贷者之间。有时，他介入是因为这些冲突会影响到他的生意，但在更多情况下，他是作为代表其他受害团体的第三方介入的。安吉拉也是一样。我总是以为他们讲这些故事只是因为这会让他们感觉良好，或者这些故事是他们几杯酒下肚后的吹嘘之词，而跟他们的生活没什么关系。但是玛歌特刚刚告诉我这些都是在创造连接。这就是她为什么把她的中介机构称作“曼哈顿之夜”，因为她帮助大家产生连接，给大家创造了一个性感之夜。如果有人遇到麻烦，她就会迅速提供救助。要么辉煌壮丽，要么危险四伏，没有中间地带。这既是一种生意，也是一种世界观，她说。

一股兴奋之情从我的身体中涌出。*连接*。

一些我早先就有的疑问开始重新浮现出来。全球化城市对于社会学家来说是新事物，因为这里的人们正以新的方式跨越边界和界限。纽约人也在洛杉矶和伦敦居住，伦敦人在巴黎有自己的生意和私人的事务，巴黎人在曼哈顿拥有房产。每个人都认为这种广泛的连接性是富人所独有的，因为只有他们才能承担得起往来的机票费用和安第二个家的负担。但我之所见却指向了另一层次连接性，这种连接性处在不为世俗眼光所见的劳工阶级之中，因为它们与非法领域有关。对于地下世界来说，创造连接意味着要学习在不熟悉的领域中沟通的方法。这要求快速地获得社会资本。这也是在新的世界中取得进展的方法，在那里，人们的期望和社会的规范之间往往存在差距。考虑到不熟悉就有可能产生冲突，是否具备这些“语言技能”可能就意味着生存与失败的结果差异。举个例子，曼军就是因为没能成功克服自己的害羞、恐惧

或者纯粹是因为缺乏时间，而没能与自己生活圈子之外的人建立连接。所以当他与当地的帮派产生冲突时，就不能及时获得援助。安吉拉在布鲁克林区没能获得成功，也是因为她与当地的连接不够。除了卡拉，没有其他人能够帮助她建立她需要的关系网。还有卡琳娜，玛歌特告诉我，卡琳娜的连接就非常少，以致当她身处险境的时候需要求助于陌生人。在这些案例中，一个更大范围的跨边界连接是最关键的元素。

这个模式让我想起了国际法。就像任何法学教授都会告诉你的，人们在跨越不同的政府边界进行交易（比如走私）时，都会面临不同的麻烦，因为他们所从事的业务特性决定了在发生冲突时利用国家权威解决问题是不可能的，所以他们需要为自己的安全负责。更重要的是，他们需要跨越真正的边界去创造另一套规则和规范。但是因为这些规则并没有明文记载或者通过法庭公证，所以它们包含的内容是模糊不清的，从而为冲突埋下了伏笔。这些与大规模的现金交易、性、毒品相关的压力和诱惑可以解释他们的绝大部分麻烦。在所有这些冲突情境里，类似夏恩和玛歌特这样的非正式沟通者成为最有价值的咨询顾问。他们有在不同的阶层群体里谈判沟通的能力，不会被种族或者文化的差异吓倒。他们有随机应变的能力，能够适应不同的场合和情景。在某种程度上，这可能只是因为简单的好奇心驱使。他们并不像其他人那样固定在某一个地方，也不以相同的方式从他们的周围环境中获得慰藉和认同。他们总是跨过屏障看看即将发生什么，总是在猎取下一个谈判和交易的机会。

174 在社会学的术语里，这些人就是掮客。他们往往是那些拥有社会资本的本地人，这种社会资本是他们在酒吧、社区、公租房这些当地人比较熟悉的地方与他人互动的产物。纽约为我们展示了掮客这个概念的另一面。安娜丽丝不可能去调查那些为当地富裕客户服务的女性的背景，所以她依赖于文化调查。尽管夏恩在跟白人客户打交道时显得很不自在，但与客户的共同利益创造了一个能够在两个世界间自由穿梭的新夏恩。军人子弟和驻外事务处家庭的孩子一旦在国外待过一些年份，就会发展出一种“第三文化”，这是两个世界的文化融合，是一种不属于其中任何一个世界的全新的文化。很可能我看到的就是“第三夏恩”（Third Shine）和“第三玛歌特”（Third Margot）。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我的本能和个人经验告诉我，这个世界会越来越需要这种资本。

在纽约的地下世界中，未来正在生成，对我来说，这也是一个刺激的时刻。

第六章

175

角色扮演中的冒险

在我的办公室里，我想起我的第一位社会学老师阿隆·西库里尔（Aaron Cicorel）跟我说过的话：“每过几个月就停下你的工作，然后去查看你的数据。这将会帮助你认清你已经知道的，以及更重要的——你还不知道的。”

我拿出纸和笔，准备做个列表。

对于城市正义中心，我已经做了超过100个街头访谈——这项工作做得很好、很扎实。我跟夏恩在哈林区也有一些既丰富又特殊的冒险经历，当然我跟曼军、安吉拉和玛歌特也有不少类似的经历，此外我还有很多次吃闭门羹的经历。但是我在每一处都学到了新东西，也积累了更多的证据。我对纽约的感觉正在慢慢开始接近我对芝加哥的理解。但是我仍然担心我的样本太小，以致不能得到有意义的结论。

也许这个列表会有用。在页面的左端，我写下一个标题：“低收入者”。

我现在了解哈林区的地下经济活动的历史。夏恩和他所在的社区为我上了一堂深刻的课，让我了解了地下经济是如何形成的，以及哈林中部地区现代黑市产生的根源。这部分工作看上去进行得不

错。我也经常定期地与移民性工作者、日间劳工、出租车司机、保姆、厨师、洗碗工这些群体交流以获取信息。如果时机合适，那么我也很容易地把这些接触转化成对他们的收入、生活和家庭奋斗历程的社会学研究。

176 在页面的右端，我写下另一个标题：“中高收入者”。

我在这个类别下面写上了玛歌特、安娜丽丝、洗钱者、脱衣舞俱乐部的老板，以及服务于他们的医生和律师。但是我从来没对他们进行过系统性的访谈。尽管我在这个领域有多年的探索经验，但是这些经验更多地依靠主观感觉，尤其是跟我那些同事的更加科学的方法相比。

看着这个列表，像往常一样，有一个问题跳了出来。也许这个笨拙的关于底层、中层和上层的阶级划分本身就是关于城市的传统思想的副产品，这种思想把城市看成从形式和功能上进行区分的有限的生态系统和社区，里面居住着不同的群体。社会学家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把纽约以及类似于伦敦、巴黎这样的全球化城市中心称作“信息城市”，来突出其与传统城市空间划分方式的差异。在信息城市中，位置依然很重要，但是真正的货币是类似于信息和连接这样的移动资产。一门关于边界跨越者的新型社会学将要研究网络——不管这种网络有多么稍纵即逝——在重构这个信息世界中的角色。但是你并不能只观察财经、房地产和企业资本。根据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地下经济的产值占到城市经济总产值的20%~40%。这是不可小觑的力量。如果我关于纽约黑市经济的思考是正确的——地下经济正在以一种不受过去约束的新方式

把人们组织起来，且让人们具备了一些软硬结合的新技能去跨越边界——那么，这将能非常巧妙地把城市地下组织重新定义为一个整体。社会学不能简单地给夏恩贴上毒贩的标签，给玛歌特贴上老鸨的标签，以及给安娜丽丝贴上富裕阶层的标签，而要充分理解这一切，更不用说掌握它的潜在范畴了。

是的，这是最有意义的问题。经济学家也许试图查明人们在阶 177
层向上流动过程中所需的个体因素——比如教育、经验、知识技能等，或者他们会关注每一个阶层的宏大图景，以及他们的收入中的合法所得和非法所得各占多少，或政府因不对地下经济征税而少收入多少。但是一个社会学家会问的问题是，新的阶级能否形成，新的文化和新的生活方式是否有潜力去改变全球化城市的面貌。这些才是有意义的目标，范式的变革会带来更有意义的变化。想象一下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如果纽约市市长朱利安尼把地下经济也看成城市繁荣的重要支柱，认为地下世界是一个欢迎移民的、能够提供更广泛的服务和技能的充满生机活力的场所，那么他应该就会立即停止被城市学家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称为“复仇主义”的政策，这项政策的惯常做法就是站在中产阶级的立场把那些被剥夺了公民权的人一脚踢开。他甚至可能会重新审视地下世界中的非正式甚至有时非常冒险的行为，并把它们看成城市发展中重要的新声音。

事实上，这样的事情早已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发生。很多政府已经意识到它们既不能阻止物物交换和一些非法的信贷方式的产生，也不能让人们如实报告自己的收入，所以他们干脆接受地下经济并且确保它既不会伤害到个体，也不会从总体上危及社会。比如说

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政府就大量投资了诸如小额借贷和技能训练这样的项目，以期望这些现代化之举可以减少非正式的赚钱之策的产生。其核心不在于合法化娼妓业或者建立更好的毒品交易市场，而是把人们的意愿和抱负引导到更有生产力的方向。一个纽约市的市长会以同样的方式承认这些地下经济交易者、掮客和游手好闲之人吗？

拿着笔，我一直在思考我从玛歌特、卡拉、安娜丽丝和夏恩那里学到了什么。他们在很多地方有差异，但是所有人又在一件事情上有共通之处：他们拒绝让种族、性别甚至是财富因素把他们困锁在特定的社会空间中。又一次，我很好奇能否说他们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关于他们自己的社会阶层——一种悬浮于他们所居住的两个世界之间的第三阶层。也许这个问题太过冠冕堂皇。但是考虑到他们的全部社会行为，用“罪犯”这个词来形容他们不是一个完美的选择。这些人都是追寻者。就像硅谷里的任何一个精力充沛的年轻创业者，他们也梦想着改变他们的世界。在他们的与普通民众和普通消费者相同的日常生活中，他们的非法收入却在帮助着很多合法的商业经营者维持生意。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社会的主要支柱。

我的直觉再次告诉我，答案就在地上世界和地下世界的连接里。但是在这里，我仍然面临如何追寻这种连接这样的老问题，考虑到上层阶级并不会像贫困阶级那样给予社会科学家足够的尊敬和重视——玛歌特似乎把我看作一个毫无头绪的小孩而享受着十足的愉悦，我要得到他们更深的信任，就必须寻找其他的方法。我再一次想起西库里尔对我说过的话。“一旦你涉入其中，就不可能再保

持中立立场，”他在我们第一堂田野调查课上是这样说的，“理解在他们的世界里你扮演的角色，就是你最大的优势。”

他真正的意思是，在田野调查中，对于别人来说你不可能是个“科学家”，因为他们只会把你的现实身份转换成他们的措辞。所以我在芝加哥贫民窟里的角色就是“贫穷的研究生”。这并不是说要隐藏身份，而恰恰相反，是要揭示你需要什么以及你到底是谁。我让大家知道我所关心的问题，以及我想解决的问题，这样他们就可以找到参与的方法。我从来没有把我的工作看成是萃取式的——从他们的身上榨取信息，而认为是合作式的——我们一起解决共同的问题。幸运的是，大部分人还是乐意帮助我这个贫穷的研究生的。

现在我需要找到一个合作的新方法，一个可以扮演的角色。我并不想成为一个旅游者，但是我也不能冒充一个内行人。我肯定不想成为皮条客、毒品交易商或者是脱衣舞俱乐部的投资者。我真正的兴趣与我读研究生时的兴致基本无异：只是尽可能准确地去记录他们的生活。所以如果我能够用一个大家能更有效地进行转换的术语去揭示我真正的需求以及我究竟是谁，那么或许应该是纪录片创作者！好在我还真的当过一名纪录片创作者，我从过去的经验中学到，虽然更大范围的公众群体对于学术知识可以帮助他们不甚了解，但是他们似乎也觉得就一部电影进行合作的主题还是更有吸引力的。如果信任的基础有了，同时我对于我即将开展的研究也有了更好的认知的話，学术论文写起来就没有那么难了。而且可能那里还真有许多纪录片素材，其中的很多故事会带给人希望。

显然，我这样也会冒着冒犯学术界内的保守者的风险。对于他

们来说，你要么戴上学者的帽子，要么戴上电影创作者的帽子，任何模糊界限的观念都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但是我认为，讲故事时究竟用什么载体并没有多大关系，最重要的事情是要在观众汇集的地方讲——并不一定需要在一些布满灰尘的图书馆里找到你的观众。戴上电影创作者的帽子意味着一种与跟玛歌特他们打交道时完全迥异的工作方式：是合作者而不是科学家与受访者的关系。而且当这样的观念进入我的脑海时，我能看出玛歌特是多么欢迎我的这种变化。最终这也将抹除把我们区分开的差异。

我必须谨慎行事。由于诸如臭名昭著的塔斯基吉实验（科学家为了研究梅毒而不去治疗病人）带来了恶劣的影响，因此后来各个大学都建立了一套制度去检核研究方法的伦理。在哥伦比亚大学，就有好几个委员会负责审查研究。我过去总是会严格遵守这些规则，使用假的姓名和假的地址，这样就没有人可以通过我的文章来追溯到个人，所以我关于性工作者的研究也得到了批准。当我开始与夏恩一起闲逛的时候，我也与这些委员会取得了联系，但是当我解释我并没有具体的研究课题也不打算收集资料，只是试图去结识一些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可能会帮我达成这些目标的人时，它们就给我的活动打上了“新闻学”的标签，然后让去寻找自己的方法。不过我仍然想去了解对于电影制作是否有一些特别的规则。

我要求召开一次会议。会议在一个安静的会议室里召开，学生的脚步声在室外的大厅里回响。“如果我想为了拍摄电影而不是科学研究而去访问一些女性，那么该如何申请？”我问道。

“你为什么要拍电影？”一位委员会成员问我。

“难道我不可以拍电影吗？”

“你是个科学家，科学家通常不拍电影。”

“但是我拍。”

我告诉他们我拍摄的关于芝加哥公租房的电影马上就要在美国公共电视网播放了。

有一位委员会成员叹了一口气，并说：“好吧，这种创意会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困扰。”

“电影属于新闻学的范畴，”另外一位委员会成员说，“我们可不管新闻学的内容。”

“所以如果这是新闻学的内容，我就不需要填写任何表格了是吗？”

“是的。”

他们驳回了我的请求，要求我不再提出任何关于新闻学或制作电影的申请。

我的直觉是对的。一旦我跟玛歌特提起我要拍摄她的独特生活世界，她就会更有兴致来帮助我。她说最难进入的地方是脱衣舞俱乐部，所以她陪我进入了城市的多个脱衣舞俱乐部，还把我引荐给了经理们。在跟玛歌特和这些经理在一起一个多小时后，我就对俱乐部经理这份工作有了新的印象——它是销售经理、安全主任和人事总监的结合。他们谈论他们需要多元化的舞蹈表演者以迎合更广泛

187

人等模糊的混合体，他们经常用“族群”来形容这种状态。从他们的谈话内容来看，他们很明显是希望玛歌特能够成为他们接近这些群体的渠道，这也让我对玛歌特的能耐有了一个新的认识。

几乎所有的经理都跟我说，在一个理想的世界里，他们会把性工作者安排在店外。“看吧，我知道这肯定会发生，”其中一名经理对我说，“因为男人需要她们。但是我不能让妓女待在店里。她们最好去布鲁克林区的宾馆里，在那里没有人在乎这个。”

新来的人的情况是最差劲的，另外一名经理说：“她们以为俱乐部是最安全的地方——不在大街上，而且一直有保安巡逻。她们可能在那里搭上一个男人，然后把他带去酒店，或者就直接在后屋里交易。但是这些业余的新手往往是最容易被伤害的，因为她们往往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不是她们的约会对象揍她们，就可能是我们的店员揍她们。”

我认识的警察也这么说。他们也看到了“业余新手”人数的显著增加，这些女性最开始通常是舞者或者演员，然后决定把出卖肉体作为兼职。这些警察也为他们所逮捕的性工作者的日渐增加的背景范围所震惊——几乎涵盖了东欧、中美洲、亚洲和非洲等地区的每一个国家。他们列举着这些国家的名字，就好像他们试着要把世界上所有国家的名字都说出来。

在把脱衣舞俱乐部介绍给我之后，玛歌特又给伴游服务公司的三名经理打了电话。模式是一样的：她会站在后面支援我，当我有遗漏的时候，她会来补充；我会大体上谈论一下我的研究兴趣，看看能不能和这三名经理建立一定层次的信任。

我并不是很确定该如何准备。社会学研究中的标准第一步往往是对研究文献的检视。但是目前并没有现成的关于老鸨和皮条客的文献能供我参考。拍电影时的标准第一步也是相似的：看有没有其他电影已经拍摄过这个主题。涉及这个主题的电影其实也很少。我决定把这些访谈作为前期工作，在访谈中向这些女性咨询如何去接近她们的同事以确保后续的参与。

通过这种方法，我成功地得到了数量惊人的信息。玛歌特推荐的三位女性都30多岁。其中两位处于离婚状态，另一位已经订婚。其中两位是大学学历。有一位有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方面的背景，另外两位做过不同的行政管理和销售工作。她们每个月工作3~4个夜晚，然后每年能赚到8万~10万美元。其中两位租房住，另一位在布鲁克林区有一套公寓。她们每个人都聘用了5~6位全职妓女和大量的在本职工作和性交易工作之间流动的兼职妓女。但是这些事实都没有这些经理回答问题的方法有趣，她们会利用自己的知识和理解力来快速地评估如何回应。很少有研究关注地下经济在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的生活方式中扮演的角色，我觉得主要原因可能就在于此：对于我们来说，她们可能太过敏锐，对于我们的来意太过清楚。尽管参与到这种“学术”的事业中来，对于她们来说是个遥远的、抽象的，且并不值得的追求，但是她们都很喜欢拍纪录片这个主意。虽然当时我并不知道我正站在电视真人秀世纪的开端，用羞耻来交换名声的时代结束了，但是我并不认为这种行为仅仅是为了追求名声，而认为这是一种把她们的经历用这个时代最流行的工具展示给更大世界的美好愿望。

当完成各类型的采访后，我情不自禁地想起安吉拉以及其他低收入的女性受访者，她们向我透露了很多，坦诚地向我揭露了自己内心最痛苦的部分和最私人的隐秘部分。所有的这些资料如果能获得对比，将会更加有深度。她们对我的坦诚激励我坚持下去。鉴于此，我会尽量在最有价值的媒体上传播她们的故事。所以我冒着会激怒玛歌特的风险，直接询问这三位经理我是否可以跟在她们手下工作的女性直接对话。

其中有两位经理直接拒绝了我。“我不介意告诉你关于我的故事，但是我需要保护这些女性。”有一位说。

第三位经理叫达琳（Darlene）。在我们结束谈话之前，玛歌特正好被电话叫走了，所以我就利用这个机会直接提出了我的请求。

“我可以把你介绍给一些女性。”达琳说。

那天晚上，她给了我她的两名雇员的电话号码。

第二天，我给她俩都打了电话。我一开始还是使用我惯用的“咨询建议”的方法，向她俩询问获取她们同事信任的最佳策略。没过多久，我就了解到她俩都是白人，年龄均为25岁；她俩每周只工作2~3天，每年能赚到约5万美元；她俩拥有高中学历，怀揣成为演员的梦想从美国南方来到纽约；她俩都至少被顾客打过一次，也都曾经被强迫进行一些违背她们意愿的性行为。

第一位女性就为我提供了这么些信息。但另外一位叫凯茜（Cathy）的女性告诉我她有充足的时间，如果我有问题，可以尽情地在她提问。我很兴奋，问她是否可以提供她工作的酒店和酒吧的名字。她拿出了她的记事本，一口气说出了她最近一个月的约会地

点，其效率之高足以令比尔·盖茨刮目相看。我问了她所经历过的冲突，她曾经面临的最大挑战，最令她恼怒的细节——我把自己脑子里所浮现出的问题全部抛了出来——她就像在与我玩有趣的信息游戏一样——把答案抛给了我。我尽可能快地把细节记录下来，然后大胆地向她提出了一个可能会令人不快的问题：她提供哪些服务以及她的收费是多少？

184

凯茜告诉了我几乎所有事情，甚至尽可能地添加了一些有趣的细节。“有一个男人是在一家出版公司上班，”她说，“我告诉他我一直在坚持记日记，然后他跟我说他很想帮我把日记出版——只要在日记里面不提到他的名字。”

凯茜告诉我，许多吉卜赛出租车司机为她介绍了约会对象，这些司机中不少可能来自地狱厨房。她提到了一些给她提供打折药品和医疗服务的医生，也谈到了做这一行对她情感的影响。尽管有点虚张声势，但她与安吉拉这样的女性对于她们的生活方式的看法还是有显著区别的。这里没有羞耻感和宿命论，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蔑视。

当最后要离开的时候，凯茜还提供了她的朋友的联系方式让我联系。她似乎本能地理解我对大样本的渴望，所以志愿帮助我去找到更大范围的样本，从而可以代表更大范围的在这个城市工作的高端性工作者。“性行业变化很快，”她说，“你必须和尽可能多的人交谈。我们中的有些人喜欢在宾馆提供服务，有些人只接受在线服务。有很多的可能性。”

在不到一周的时间里，我就访谈了14名高端性工作者，她们全部都是白人，都有中产阶级的背景，80%来自纽约以外的地方。

她们基本上可以被分成两个群体。第一个群体是有抱负的艺术家类型，她们来到纽约是为了成为演员、模特或者舞者。她们的工作往往是按摩治疗师或者体能教练，并且会每隔几周进行一次性交易来贴补收入，她们每年大约可以赚到3万~6万美元。性工作让她们的美梦依然保持生机。

185 第二个群体来自商业世界的下层，主要是女销售员、律师助理、行政助理或者人力资源助理。这个群体中的人的年龄比有抱负的艺术家们要大；类似于玛歌特，很多人因为离婚和遭受职业挫折才转而从事性工作。对于她们来说，性交易只是一种谋生的方式，甚至有点秋后算账的意味——让男人为他们的罪过付出代价。

对所有这些女人来说，性已经成为一种通用的货币。为了换取引荐，她们会跟宾馆服务员、酒店职员、脱衣舞俱乐部的雇员以及出租车司机上床。为了获得医疗服务，她们会跟医生和牙医上床。当资金紧张的时候，她们会向脱衣舞俱乐部的经理、酒保以及顾客借钱，而性也成为她们偿还债务的一种方式。脱衣舞俱乐部的经理们在这方面尤其臭名昭著，他们经常利用债务来强迫女性与他们的老主顾和朋友进行性交易。

我的材料似乎很丰富了。很快，我就得到了哥伦比亚大学对开始一项长期研究的许可，并且没多久就得到了一笔重要的研究经费支持。我开始雇用研究助理。同时，我还用自己的经费雇用了一位摄像师，拍摄了十几次采访过程，并开始试着去募集资金来制作纪录片。最后，我所有的努力似乎都有了动力。

一个月之后，凯茜再次给我打了个电话。她不再在达琳手下工作了。“我现在给托莉（Tori）做事，”她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当她说她要跟你见面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

那个时候，我正打算走出公寓去对托莉进行第一次访谈。她毕业于常春藤盟校，在纽约上东区经营着一家高级的中介公司。同时，她还在纽约州和佛罗里达州的几家脱衣舞俱乐部里有股份。她的客人都是一些非常有名望的人，所以她很勉强地接受了这次访谈，以至于我很诧异她曾经跟凯茜吐露过这件事。“托莉告诉过我要跟她见面？”我问她。

“我就是你能跟她见面的重要原因，”凯茜说，“托莉和我认识很久了，我们在一起跳舞有很多年了。她本来没有打算同意跟你谈 186

谈，但是我跟她说你是个很好的人。”

“你什么也不必说，”她用她特有的方式兴奋地向我嚷道，“并且我还有一个你肯定会喜欢的好消息要告诉你——我有一个客人想跟你聊聊。”

“一个嫖客？”

“马丁（Martin）。他是一个非常好的人。”

这有点儿让我诧异。除了跟莫蒂墨有过一段有趣的交往之外，嫖客群体是性工作方程式中我几乎没有涉足的部分。因为针对毒贩和性工作者，我已经有足够的工作要去做了，而且我认为大部分男性是不会谈论性交易的事情的。但是凯茜跟我说，她告诉过马丁我是个思维开放的人，我在跟她相处的过程中从来没有让她感觉到自

己有罪过。“我想他只是想找人聊聊，”她说，“他好久没有对一件事情这么有热情了。”

我不觉得我能扮演好帮遭遇挫折的男性做心理分析的角色，我对她说。

凯茜好像有点儿生气：“你说过你想要了解这个世界的一切，是吧？好，他就是这个世界的一部分。没有他，这个世界就是不完整的。”

几天之后，我和马丁在另外一家酒店的酒吧里相对而坐。他又高又瘦，穿着一件剪裁得体的花呢西装，搭配着一条蓝色的口袋方巾，说话的时候，他的金色直发会垂下来挡住眼睛。他会用手把头发往后梳理，好像每一缕头发在他的头上都有特定的位置。“我想这大概是三年前开始的，当时我的生活正要开始崩溃。”他说。

我甚至还没有开始问问题，我们只是简单地打了个招呼。“不急，”我跟他说，然后开始了标准的见面说辞，“我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我现在实际上并没有正式研究嫖客，我在研究中不会使用你的真实姓名，我……”

“我不担心，”马丁插嘴说，“我完全信任凯茜。”

187 “马丁，我有义务确认你理解——”

“我有没有跟你说过我认识的人中有多少人也有相同的情况？”他继续说道，“至少 20 个人。这就像个见不得人的公司小秘密。但我们不是游手好闲的人，好吗？我想让你知道这个。我们都是负责任的人，我们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跟自己的妻子相处得并不愉快，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和欲望。但是我们并不想破坏家庭。”他再次重复自己的重点：“我们都是*负责任的人*。”

但是是否冲动的和隐秘的行为意味着更严重的问题呢？性上瘾有没有可能？

一丝轻蔑的表情浮现在他的脸上。“我在媒体上读过这些东西，但这些东西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归根结底地说，我的妻子不愿意听我说话，但是凯茜愿意。”

要么是他预料到了我对他的怀疑，要么是我的表情暴露了这一点，因为在我来得及做出反应之前，他就表达了抗议。“很多时候，我甚至都没有与凯茜发生性行为。如果你需要的话，我可以数数——凯茜说你喜欢数字。上周，我和她见了两次面——但是没有发生性行为。在这之前的一周，我们有过一次性行为。再往前，在6月份，我们……”他想了一会儿，“一共见了6次面，其中有3次发生了性行为。所以我们的见面有50%的可能性发生性行为。”

“如果情感的交流占到了一半的时间，那么这难道不是更有可能是真的婚外情吗？”我询问他，“至少你更有可能确认你的情人对你好不是因为你的钱。”

“你还是没有了解事实。”马丁对我说。婚外情太过冒险，太过不负责任。金钱的交换是在保护他。“看吧，这并不是婚外情，因为我并没有期望与凯茜长久相处。凯茜对我好也是因为她知道我已婚，而且我不会离开我的妻子。她是来帮助我缓解压力的。妈的，要是我的妻子能够像凯茜一样了解我，她一定会给我写感谢卡。”

“所以进行性交易对你的婚姻是有利的。”我用一种赤裸裸的讽刺口吻说道。

“当然。”马丁说。他看上去有一瞬间有些恼怒，然后他很安静

地问我：“你有碰到过婚姻方面的麻烦事吗？”

“是的，事实上碰到过。”

“那么你应该可以理解。”

如果他的意思是迫切地与一位年轻、友善且从来不认为你是一个坏的和令人讨厌的人的女性交往的话，我确定可以理解。但是通过这种方式把我拉进他的世界让我觉得是对我的冒犯。我并不是来这里谈论我自己的。我是一位科学家，不是一位受访者。（我现在意识到这看上去有多么防备，但是我对自己的个人问题已经够坦率了，而且观察行为似乎需要一定的保护距离。）

“听起来你真正需要的是一位婚姻咨询师，或者是一位心理咨询师。”我说。

马丁摇摇头：“我对治疗不感兴趣。这个感觉更好。跟凯茜沟通让我感觉好多了。”

说到这里，他开始不紧不慢地把他想表达的话说了出来，以一种奇怪的夹杂了歉意和自夸的方式：“你必须明白的是，像我这样的人都是人生赢家。我们在大学时就很出色，进入投资银行和律师事务所之后，我们是冉冉升起的新星，我们不会去找该死的心理咨询师，坐在那里向他们抱怨妈妈并不喜欢我。那样的人是失败者。而如果一个男人花上千美元去吸引年轻貌美女性的注意力，尤其是他甚至没有跟她发生性关系，那么他才是真正的玩家。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他就不会那么有压力或生气了，这样他会成为一个好丈夫。”

马丁继续侃侃而谈。他谨慎地选择用词，既能恰到好处地表示强调，又能把他认为可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正直显现出来。“你

是一个好的倾听者。”快结束的时候他对我说。

有点尴尬的是，我发现我好像扮演了通常是凯茜对他扮演的角色。与此同时，我脑子里开始构思另外一部纪录片——去记录这些上层嫖客们的复杂生活和复杂动机。

189

“我觉得我有一大群朋友会渴望跟你谈这些，”马丁说，“你介意他们给你打电话吗？”

“我，我，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吞吞吐吐地回答。

正好马丁的手机在桌上振动起来。“不好意思，我的办公室打来的。我要走了。”

他匆忙地走了，留下我一个人坐在桌旁。

那天晚上当我回到家里的时候，我空空的公寓就像一座坟墓一样欢迎我回家。我讨厌回家。我妻子留下的所有东西都在提醒我我有多失败。咖啡桌在嘲笑我，台灯在责难我。我想把它们都烧了。在有一次回我父母住所的时候，我焦躁不安地扔掉了我从小时候起保存的几乎所有的奖品、照片和纪念品，就好像那些年多少要为我这些年的厄运负责。这一切都让我更加渴望投入到新一轮的访谈中。

但是有的时候，太过急切反而会适得其反。一个春天的晚上，我回家后看到一封语音邮件信息。我感觉到了希望：也许会是好消息！

但相反，这是玛歌特发送来的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卡拉刚

刚打劫了她的一个顾客。”她说。

什么？！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有点担心卡拉，不久前她还是一场袭击的受害者。谁还会这么热情地为玛歌特工作？谁会这么坚定地打破她的文化牢笼然后获得新成就？这似乎不可能。就在几天前的一个晚上，玛歌特告诉我她已经让卡拉约会了三次，那三个顾客都给了最积极的反馈。她最终得到了这位有热情的姑娘。她很感谢我。是哪里弄错了吗？

190 语音邮件里提供了更多的信息：卡拉和一个经商的老板去了一家豪华宾馆，然后袭击了他，抢走5 000美元后逃走了。现在这个老板威胁，如果卡拉不把钱还回来，他就要报警。

这就是她知道的全部信息。卡拉现在不回她的电话。“你也了解这个情况了，你要帮我找到她。”玛歌特说。

现在，这正式成为我最恐怖的噩梦之一。我是一个研究者，一个公正无私的学者。我不能参与处理袭击和抢劫案件。但是我又觉得我亏欠玛歌特。而且卡拉现在有麻烦，我也要为她考虑。

做正确的事，我跟自己说。我拿起电话，拨打了玛歌特办公室的电话。我打算跟她说我现在立即去卡拉的公寓，然后尽我所能把这件事情弄清楚。

出人意料的是，玛歌特在电话里对我吼起来：“我不敢相信你竟然去找达琳那样的女人聊天！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就去做这件事情。我有没有跟你说过这不是一个好主意？！但是你去做了，还是背着我。”

我被这突如其来的责骂彻底弄懵了，我能感觉到我的声音在颤

抖：“对、对不起，我以为达琳会告诉你。”

从她给我发语音邮件到现在这通电话之间连 20 分钟都不到，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她的确告诉我了。她跟我说她非常生气，因为凯茜告诉了你那些她不该告诉你的东西。”

我好言好语地为自己辩护，坚持认为凯茜没有告诉我任何机密或者有伤害性的事实。但是玛歌特没那么容易妥协。她过去很相信我，我也利用了她的信任。现在那个傻女人凯茜告诉她所有的朋友我将帮助她获取更好的收入、更好的工作环境，甚至可以让她的纪录片而走红。

“什么？”我说。

“是的，对这些女人来说，你就像是凯萨·查韦斯（Cesar Chavez）。达琳认为你想挖走她手下的女人。”

“挖走她手下的女人？这绝对是个疯狂的想法。”

191

“那就是我试图告诉你的，天才。当这些神经质的女性发现有人在聆听她们的这些悲伤的故事时，她们会把他想象成自己的白马王子。然后突然间我的耳边一会儿是文卡特斯教授，一会儿是素德，一会儿又是达琳的尖叫声。”

她又说了一会儿，不停地跟我讲当初我应该听她的，我的判断是不可信的。她说谢谢我提出去找卡拉的建议，但是这是真实的生活，而不是什么研究项目……

当她挂断电话的时候，我感觉很糟糕。我曾经分享过我工作中的失败的经历，但这次是另外一个层次。我终于获得了在整个地区

开展一项性研究的足够的访谈样本——我已经准备好了与脱衣舞俱乐部的经理、酒店职员、酒保们的访谈——但所以这些都因为我太心急而搞砸了。我关于成功的梦想也在迷雾之中破灭。

更坏的情况是，玛歌特是对的。我应该预料到这种问题。几乎在我所做过的每一项关于非法世界的研究中，我都经历过谣言的快速传播。这就是为什么我通常很有耐心，等上几个月，以确保大家了解了我的意图和研究问题是什么。这一切都是因为离婚，因为我的不耐烦和急切。我应该进行得更慢一些。我太贪婪了。而且我真的应该让玛歌特知晓整件事情。她是那个愿意敞开胸怀，愿意跟我讲话的人。我现在应该做些什么？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重新赢回她的信任？还是说这次会像我的悲惨生活中的其他倒霉事情一样毫无希望、支离破碎？

电话答录机寂静之后又响起。在玛歌特的信息之后又有一则来自马丁的信息。他用一种极度兴奋的声音说，他想约我见面喝一杯。他提到了第五十四大街上的一个私人俱乐部。

我说我会马上过去。

在路上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要不要把我跟玛歌特之间发生的事情告诉马丁。如果说有人能够知道一个随和的女性可以变得多么暴躁，那么这个人一定是马丁。我们会建立关系，我会得到我需要的机会，我会写出研究报告、拍出纪录片，一切都会再次辉煌。但是当我靠近那家俱乐部，经过中城区最豪华的酒店时，这个想法从

让我宽慰变得让我有些不安。这里是高端性交易的入口。我刚刚经过的门卫实际上是一个中介。门口的服务员可能会引导你搭上出租车前往妓院。通过马丁的眼睛，我看到的是一场饕餮盛宴。用我自己的眼睛来看，虽然我只是为了获取信息而不是寻找性服务，但是我看到的也是一场饕餮盛宴——虽然我并不想和马丁有什么共同之处。

在俱乐部里，马丁正和两个穿着考究的商人坐在一起。他们的声音很大，看上去非常开心，虽然下午三点刚过，但他们已经开始喝第一杯酒了。他们对我表示欢迎，好像我们已经认识了很久似的。“坐下，坐下。”其中一个人一边说，一边把椅子调整到一个欢迎我的角度。

马丁咧着嘴笑。“我告诉过你有人对你的研究感兴趣。”他说。

两个人都把手伸了过来。“我是乔纳森（Jonathan），”其中一个人说，“这位是奈特（Nate）。”

在乔纳森继续讲着他的办公室里发生的一场争吵的时候，我点了一杯饮料。当饮料被送上来的时候，奈特打断了乔纳森：“不要谈办公室的事情了，我们来谈谈性。”

他们一起看向我，我也回望着他们。没有人想先开口。

最后，奈特笑了：“我们这样开始这个话题吧——你是怎么看待我们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对他们说，至少要先让我了解一下他们。

“这不是犯罪，”奈特说，“我们在做的事情不是犯罪。”

“事实上，性交易就是犯罪。”我说。我觉得这样讲很清楚。但是奇怪的是，这似乎刺激了他们。

“花钱享受美好时光并不是犯罪。”奈特说。

“你在写一本书？”乔纳森问。

“还不确定。最近我打算拍一部纪录片。”

乔纳森打量了我一会儿：“不拍脸，可以吗？”

“是的，”奈特说，“你让我们待在幕布后面，然后用达斯·维德^①的声音来伪装我们的声音。”

我跟他们解释，我不愿意做的事情就是暴露他们的身份。我本来还打算告诉他们用化名来保护隐私也是大学学术规则的一部分，但这提醒了我，我对研究他们完全没有兴趣。我开始有点焦躁不安，我想赶快离开这群嫖客们的世界。

但乔纳森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然后下定决心跟我说：“你可以问我任何问题，我不怕出丑。”

我又一次不知道该问什么。乔纳森帮我思考：“你一定是想寻找真正的原因。为什么我们要去嫖娼？为什么我们要把婚姻置于风险之中？为什么我们不怕爆出丑闻？但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复杂。”

奈特拼命地摇着头表示反对：“这很复杂。我的意思是，这可以变得很复杂。这就是为什么我会跟不同的女人约会，以确保自己不爱上某一个女人。”

“但是如果她们爱上你怎么办？”

奈特看上去闷闷不乐。很明显，情感是我没有考虑到的一个重

^① 《星球大战》中的重要角色，拥有强大的原力与高超的武艺。——译者注

大问题。

乔纳森靠近我，偷偷地跟我耳语：“奈特现在正在经历这样的烦恼。她叫什么名字？就是那个以为你喜欢她而在你们街区租了公寓的女人。”

奈特用手抱住头，看起来非常羞愧：“我真的不应该带她去加勒比海。”

“坐一次头等舱，她就永远是你的了。”乔纳森邪恶地笑着说。

奈特开始讲述他的故事，他的声音介于喜剧表演和忏悔之间。¹⁹⁴中间，乔纳森也插进来讲了他的故事：他过早地与一位女士结婚，从而跌进了婚姻的囹圄。

最后，马丁也说话了。“素德，”——我发现，马丁在说他自己想法的时候，总是喜欢提到我的名字——“所有男人都会问自己的一个问题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你想再来一次吗？了解了你所知道的，冒着你所冒的风险，你还是想去下一个豪华的酒店去邂逅下一位年轻的女性吗？”

乔纳森用他的手擦了擦下巴：“我要摆脱这种讨厌的婚姻。”

奈特问我是否结婚了，我点点头。

“所以你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吧！”

我再次点点头，不确定我要给他们透露多少。

“你们是不是彼此不会倾听对方说话。”奈特继续说道。

“很多事情你们都不愿意再去做。”马丁说。

“我知道，”我说，“我现在正在分居。”

就好像我说出了暗号似的，这三个男人相互交换眼神后笑了起

来。“我就知道，”奈特说，“我就知道你这么感兴趣是有原因的”。

我盯着马丁。他非常清楚我几乎是被他强迫来参加这个会面的。他向他们透露了关于我的什么事情？

“分居的感受如何？”乔纳森问。

“分居是很痛苦的。”奈特说。

这使我们开始谈起安慰这个话题，他们讨论起来一点都不拐弯抹角。因为女人用各种各样的方式伤害了男人，所以所有的男人都需要安慰。也正是因为女人伤害男人的方式各种各样，所以只有一种方式可以治愈伤口。而且只有伤口愈合一些，男人才能回归正常的生活，回到真正的妻子身边。

截至2004年年底，在15年的研究生涯中，我与嫖客的对话次数用两只手就能数出来。但是每一次对话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想坦白，都想被倾听，都想围绕他们的欲望建立一个社区。他们中间没有人愿意相信他们在做伤害别人的事。他们都希望摆脱保密的孤立状态。事实上，当我的思绪还在游荡的时候，奈特开始争辩说对于安慰的需求在某种程度上让卖淫合法——或者说，至少不是真正的犯罪。

所有人都咧嘴笑起来。事实上，那周的周末，这家俱乐部将会举办一场大型的扑克比赛。*你应该来！这会是一场不错的比赛！*“过来吧，跟大家见见面。你会了解所有你想知道的东西。他们都是不错的人。”

“让我想想吧。”我含糊地说了一些关于客观性和超脱的话。但是在我们说了再见之后，我开始走向地铁，我问我自己，我在跟这

些人一起做什么。我感到很糟糕，因为很明显他们想跟我讨论，跟我分享，以逃避孤独。但是在社会学中有一条经验法则：一件事情不会因为它有趣而变得相关。我正在研究的是高收入群体中的性工作者。我是否真的需要这些嫖客的观点呢？

我路过这些豪华的酒店，路过门卫、服务员和店员，他们都在这个巨大的、相互连接的性交易网络中扮演着相应的角色。仔细筹划一部纪录片是其中一件事情，我对自己说，而一想到我可能会开启一个隐秘的世界，我就兴奋起来。但是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我需要更加专注。

或者，我是害怕了吗？

事实上，这些男人也正是我要寻找的一类人，他们代表了另外一种上层和底层之间的连接方式。他们同时也是一面镜子。他们的孤独也是我所经历的孤独，他们对安慰的需要跟我的需要一样。但是照这面镜子并不是我想做的事。

当我经过另一家酒店时，在一个老式的金色招牌下站着的门卫向我点头致意。我低下头匆匆朝地铁站走去。

又一次，电话铃声打破了我公寓内的阴郁。玛歌特又一次打来电话，这一次她是从大街上的某个地方打来的。我从电话里清楚地听到了汽车和建筑工地传来的声音。“你一定要帮助我，素德。我需要立即找到卡拉。我现在没有头绪，不知道该如何进行下去，而且我找不到她。”

196

玛歌特显得很困惑，这并不像她。

“我马上就过来——但是发生了什么事？”

“卡拉被人打了。我把事情搞反了，我刚刚才发现。我觉得自己就是一个混蛋，素德。那个家伙当时正在跟我聊天，但我完全不知道卡拉会有那么好，我只是——我把事件搞砸了。我应该相信她的。”

事情的最新说法是那个顾客有性角色扮演的倾向，里面涉及身体虐待——掌掴和击打。卡拉说如果没有足够的钱那么她不愿意继续进行下去，那个饥渴的顾客就去取钱了，这个时候她给一个朋友打了电话求助。

我能想象到那个场景。卡拉不想失败。她想的可能是，*必须待在这里解决这个问题，不然玛歌特会解雇她。*

但是玛歌特认为这是自己的错。她感觉很糟糕。“我之前也见过这种情况，这些年轻的女性被打，她们经历了艰难的时期，她们不相信任何人。我应该多与她一起工作。她只是看上去很强壮，但是这个人也打了她。”

现在玛歌特担心的是卡拉会放弃然后回到旧的公寓——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那里，她遭遇暴力的可能性更大。

这注定是一种概率性的事情。我想到了夏恩。在他的世界里，暴力是家常便饭，几乎是一种必需品。多年的痛苦经历教育他们，没有其他更好的方法可以让这些不成文的规则得到执行。但是对于卡拉，尤其是玛歌特这样的人来说，暴力仍然令人震惊。在某种程度上，从专业的层面来说，这实际上帮助了玛歌特，为她的冲突

解决服务提供了市场。但这也意味着她需要反复证明她的软技巧的效用。袭击世界上像卡拉这样的人只会让事情变得更复杂，因为她们可能会通过利用冲突来煽风点火。但是从卡拉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向上提升是可怕的。当你在两个不同的世界生存时，规则往往飘忽不定，你不知道该如何处理事情：软的还是硬的？传统的方法还是新方法？当你的生活取决于它时，你该如何选择？

让事情变得更复杂和不妙的是，那个嫖客还找了一个私家侦探来寻找卡拉。这很令人震惊，因为那个嫖客是华盛顿特区一个很有名气的律师，通常来说，这样的人会在事情变得有风险的时候逐渐销声匿迹。但是他对于自己被骗感到非常生气，以至于他宁愿冒着名声被毁的风险也要找到她，或者他认为这是一个必要的能够挽救他名声的方法。所以尽管玛歌特对卡拉所经历的痛苦和磨难感到痛心，但她也必须找到卡拉，然后跟她谈还钱的事情。也许这并不公平，并不合理，但是这对他们所有人来说是最好的。

这是超出我工作范畴的事情。“也许我们应该去跟友善的警官谈谈。”我建议道。

“我跟麦克警官谈过了，他也什么都做不了。”

“玛歌特，你要清楚，我不可以被卷入任何违法的事情。”我说。我用力地强调了我说的每一个字。

然后我说“算了”，就出去寻找卡拉了。因为她住在下东区那片街区，所以我先去了那里。没用多久，我就打听到了卡拉和她的一个朋友住在一起，在当地的一家酒吧里工作。我在那家酒吧里找

到了她。“玛歌特正在到处找你，她知道那个混蛋打了你，她为此感到很抱歉。”我说。

198 卡拉放声大哭起来。她说，她感到很痛苦。她不想让玛歌特失望，不想让她知道事情变得如此糟糕。她可以为了5 000美元而挨一顿打，而且当时她正准备这么做。她不应该叫来她的前男友。“这是我的错，”她继续说道，“我必须离开这里。看看这个地方，我的人生应该有所改变。”

我告诉了她关于私家侦探的事。之后，我还告诉她玛歌特希望能把钱要回来。

卡拉痛哭起来：“我不知道如何才能把钱要回来。”

把钱拿走的是她的前男友里基（Ricky），他对于卡拉的遭遇非常气愤。他想去追查那个嫖客，索要更多的钱，甚至有可能的话揍那个嫖客一顿。如果她去找他让他把钱还回来，他有可能会揍她一顿。

“也许我可以解决这件事情？”她询问我，表情里混杂着害怕和希望。

这并不是我想传递的消息，我甚至不敢去想。我只告诉玛歌特我是如何找到卡拉的。几天之后，玛歌特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她自掏腰包还掉了这笔钱从而化解了危机。卡拉不需要知道玛歌特成功地让这笔钱减少到了1 000美元。

“卡拉应该离开那里回来，”玛歌特告诉我，“不然她会始终感觉这是她的错。没有人喜欢背负着罪恶感生活。”

玛歌特总是能在性工作方面展现她的能力，我想。我很好奇她

是如何工作的。但也许她并不像看上去那么精于算计——也许她能够理解这些女人和她们的挣扎，因为她可以回应她们的不幸。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卡拉的挫折让她如此焦虑。在她的雇员看来，她真是一个非常热心肠的人。

“我需要找到一些更年轻漂亮的有着棕色皮肤的美女，黑人女孩也需要。相信我，下一个大的性潮流将是野性热。”

两个月之后，玛歌特给我打电话，说她有一些新的消息要告诉我。她正在为那些年轻性感的有着黑色和棕色皮肤的女性创办一所女子精修学校。“她们彼此之间既没有信任，也没有好感，她们不能像普通人那样进行合作。所以她们经常打架，做一些愚蠢的事情和一些错误的决定。”

199

就像电影《为人师表》中的性教师，玛歌特打算帮助她们改头换面。下一周她的课程就要开始了，我有兴趣去看看。

一周之后，玛歌特的公寓看上去就像一个临时的教室。五个年轻漂亮的拉丁裔女人坐在长沙发和椅子上，玛歌特在她们前面踱来踱去。“你在酒店里最先要做的事情是什么？”她问这些女人。

“告诉酒保你要去哪个房间。”卡拉说，像一个骄傲的学生。

“对的，你不可能时刻联络到我，因为你们的手机可能会罢工，或者遗失。所以你需要告诉酒保。”

另外一个人说她不相信酒保，因为当她说话的时候酒保会笑话她，甚至有些时候他们会赶她出去。

“你必须相信他们，可以吗？”玛歌特说，“他们也为我工作。”

玛歌特解释了如何开一个银行账户，以确保现金不用存放在家里。她还跟她们说不要在白人在场的时候化暗妆。只要不是看上去像垃圾堆，就尽可能地把头发弄得亮一些，然后尽量少说话，保持微笑。她还跟她们讲要尽量少买高品质的东西，这样在提升她们文化资本的同时，还可以节约现金。

“在你的客人脱光之后你要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她问道。

200

“你也把自己的衣服脱掉——哈哈。”其中一个人回答。

“错。”

其他的答案也冒了出来：“拿钱。”“跳到床上。”“跪下来。”听到每一个答案，玛歌特都摇头。

最后她说出了正确答案：“告诉他，他的那个东西很大。”

卡拉轻蔑地问：“所以我们要对他说谎？”

玛歌特点点头：“如果他是个胖子，就跟他说你喜欢身材魁梧的人；如果他身材瘦削，就告诉他你对他的六块腹肌很有兴趣。而且不管是谁，你都要说，从来没有人让自己有这样的感觉。”

那几个女人都表示怀疑。在公租房里面发生的性交易都是很俗套的，如果她们太过夸张，这些嫖客就会生气，然后会揍她们。

但是玛歌特了解她的顾客。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卡拉和她的朋友们的收入翻了一番。原本 75 美元一次的生意现在是 150 美元，而且有的时候一些旅游者会因算错了汇率而支付 250 美元。几个做得好的甚至离开了公租房，尤其是在玛歌特帮她们找到了可以通过与房东上床免租金的公寓后。这就是为什么在看到有一天玛歌特在

絮絮叨叨地说完她们取得了多大的进步后突然放声大哭时，我感到很诧异。

“发生了什么事？”我问她。

“看着她们接连犯愚蠢的错误，让我快要疯了。”

但是她并不需要这么做，我善意地指出来。我曾经短暂地思考过，野性热市场对她来说是一个危险的试验。真正的利润来自上流市场——那是每个人都想去的地方——那她为什么要往另一个方向走呢？尤其是在她开始谈论向西部进军的长期目标和开办一家美发沙龙或其他小型公司之后。为什么不抛下这些情绪化、老惹麻烦的女人呢？

“我就是干这个的，”她用一种充满忧郁的声音说，“这跟我对你做的事情一样。我管理她们，我也管理你。我要对每一个人负责。” 201

“你不需要对我负责。”我说。

她突然爆发出一阵嘲笑声：“如果不是我，她们当中是没有人愿意跟你谈的。”

她有点焦虑，但是并没有合理的原因让她这样跟我讲话。

“如果不是你，我可以找其他人。”我说。

“好吧，素德。我现在很累。我现在没有精力来照顾你的自尊心。”

我只好尴尬地说了一些礼貌的借口，然后离开了。走在回去的人行道上，阳光很强烈，我有一种强烈的被孤立的感受。道别来得如此突然。我不应该反应如此强烈，也许是因为我跟玛歌特的关

系太近了。

我环顾街道，不确定接下来要做什么事。现在时间还早，我还不想回家。

当2005年快要过去的时候，我开始思考这一年我所学到的东西。是时候回到办公室制作另外一个列表了：“在全球化城市里通过观察地下经济我所学到的关于人生的经验”。

(1) 可以确定的是，纽约不是芝加哥。传统社会学中生活围绕着紧密连接的社区的观点已经过时了。

(2) 在新的世界里，文化决定一切。你如何行动，你如何着装，以及你如何思考都将成为你迈向成功的工具箱中的一部分。(这是一种危险的思想，因为它很容易引导我们去歧视穷人，但是这种思想越来越为其他的社会学家所接受。)

(3) 跨越边界的能力至关重要。不论你喜不喜欢，纽约都会将多种社会世界强加给你，甚至连色情店店主和毒贩都得学会平稳地跨越社会边界。

202 (4) 穷人和你我是一样的，除非当他们不是穷人的时候。

(5) ……

当我写到最后一点的时候，我再一次意识到我最好聚焦于我的研究，否则我又会飘忽不定。我需要再一次问自己为什么会陷入僵局。在纽约，要想尽可能多地去接触上层社会，似乎只有少数几条道路是行得通的。事实上，只有一条：性。

也许我能从性产业这个领域学到一些东西。也许性是跨越那些决定并且连接纽约的不同世界边界的理想途径。性作为最私人的行为——所有人从出生起就被教育这是个人最隐秘和私人的行为——却有可能是把纽约各行各业的人的生活连接在一起的隐藏线索。我对这一行了解得越多，就越理解这一事实。随着时代的变迁，性产业也在发生变化，每一个社会工作者、伴游公司的经理、警察和成人碟片商店的店主都拥有自己的用于解释这种变化的理论和说辞，但所有的解释里有两个共同的特征：新环境和大量的流动现金。伴游公司的经理谈道，大量的有着中产阶级背景的女性来到纽约，却出人意料地对通过出卖肉体换取对报酬较低的本职工作的补偿展现出惊人的开放度。社会工作者和脱衣舞俱乐部的经理们则跟我分享了不同族群之间的竞争——他们为了在纽约获得一份利润而竞争。警察谈论的是从过去的毒贩到现在的“更有阶级感”的性工作者所能赚到的不可思议的现金——有些人能在一年内赚到10万美元或者更多，这让一些普通的站街女重新燃起希望，她们像安吉拉一样进入新的社区，追求更有抱负的事业。最终，整个城市正在经历一波族群融合的浪潮和一种自19世纪大骚乱以来从未见过的可跨越的阶层屏障。19世纪第一波欧洲移民孕育了作为巨大熔炉的理想美国。

这些理论准确吗？它们是适用于整个城市，还是仅仅是少数特殊阶段的细微现象？只要我完成我最近的一系列调查访谈，我就会有更大范围的硬数据。但是我所遇见的每个人似乎都在告诉我相同的故事。

203

这让我想起了马丁的问题。社会学坚持从具体到一般，而且我相信社会学。我还记得赫伯·甘斯在我到达哥伦比亚大学时给我的建议：如果我的故事可以被《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写出来，那么我就没有理由去写这个故事了。他试图告诉我，那些有趣的事情不一定是有用的。事实上，我也不是真的有什么社会学问题要问马丁——只有模糊的、有可能在未来某天转化成问题的兴趣——而且坦白说，很难想象哪个基金会或政府部门会去赞助一项对于在华尔街工作的高端嫖客的研究。是时候更加严格了。我会告诉他我可以偶尔以朋友的身份跟他谈谈，但仅此而已。

我们下一次见面时，我先到达了酒吧，然后点了一杯饮料。我环视了一下酒吧，看到一对有吸引力的年轻女性坐在旁边。她们是在工作之后来喝酒的白领，还是结伴以便更好地寻找顾客的性工作者？不管怎样，她们都成功地吸引了我的关注。我对于性工作者的研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她们是一个有着实际苦难的群体。马丁身上有着很多与性工作者交往的经历。

我看着他站在我的面前。“我会听你的建议的。”他说。

“什么建议？”

“我打算对我的妻子坦白。这是我要做的对的事情，是你告诉我的。”

坐下来之后，马丁抿起嘴唇，然后发出“叭”的声音，这是对于他的决心强度的一种展示。酒吧里的不少顾客转头看他，但他不停地重复着，“叭”“叭”。

“马丁，我从来没有跟你的妻子说过什么。”我用一种能够让人

陷入窒息的强调语气对他说。

马丁容光焕发地笑起来。“你帮助我把事情看得更清楚。”他边说边摘下自己的金属镜框眼镜，然后用洁白的手帕擦了起来。这是他的经典动作之一，类似的还有轻敲桌子、竖起大拇指，还有刚刚那种用嘴巴发出“叭”的声音。他似乎想用这种奇怪的肢体动作来表现自己。

“马丁，我们之前谈过，你如何过你的生活跟我真的没有任何关系。也许你应该跟别人谈谈。”

他不容置疑地摇着头。他已经做好决定了。“我是时候离开了，”他说，“你帮助我理解了这一点。你倾听过我的想法。你没有让我感觉到我是愚蠢的、奇特的或者非正常的。这就是为什么马乔里（Marjorie）来的时候，我希望你在这里。你应该在这里了解故事是如何结束的。”

“马乔里要来这儿？”我用一种怀疑的口吻问他。

“她应该会在五分钟内出现。”

“天哪，马丁，你的妻子要来这儿？她知道你的计划吗？你打算怎么跟她解释？”

马丁对我的焦虑报以哈哈大笑：“瞧着吧，我会告诉她我跟凯茜之间的关系。上帝啊，这样我会解脱的。”

不管怎样，我觉得坏人我是当定了。他的妻子会在震惊或尴尬之后把怒火抛向我，谁让我出现在这个奇怪的场合。

“接下来会有各种各样的惊喜出现。”马丁得意地笑着说，我身上却一阵寒战。我往前一步抓住他的手臂，他穿了一件质地柔软的

夹克衫。即使是我也不习惯如此地介入别人的私人生活。

205

马丁拿出一个白色的马尼拉纸文件夹。他的脸上洋溢着一种因为坦白而愉悦的表情。这种表情我之前在一些特别有深度的访谈结束之后看见过。“我为你收集了一些笔记。我觉得我亏欠你，你就把这作为我对你的感谢吧。我的一些朋友，就是你见到的那些——我们都认为你现在在做的事情很了不起。他们中的很多人和我的感觉一样。这并不是一件容易谈论的事情。”

“马丁，拜托，我认为我们应该慢一点。”

但是马丁一直说个不停，激动得几乎听不到我说的话。

“你应该得到这个。我觉得这些信息能够帮到你。”

马丁把文件夹推到我的面前。我盯着它，脑子里在思考他所说的“信息”是什么意思。马丁是一名执业律师，同时也是一名会计。我们曾经很详细地探讨过高端性产业的财务结构。我感觉他的文件中可能包含他个人的花费，甚至他的朋友的花费。不管我的决定是什么，这份文件都很有诱惑力。

“我访谈了我的那些朋友们，”马丁说，仿佛一名学生提交了他的毕业论文般骄傲，“好吧，只是其中一部分，我已经尽力了。我不知道它是否完美——你知道的，从‘记账’的角度来看。”

马丁搓着他的双手——一个新动作。

“马丁，你是个疯子，我不能接受这个。”

“不，不，不，你值得得到这个……”他说。

他的声音慢慢地变小了。我环顾了一下酒吧。随着晚餐时间的临近，酒吧里到处都是衣着华丽的中年妇女，她们身上戴着闪闪

发亮的珠宝与水晶吊灯相映成趣。她们中的一些在忙着接听电话。马丁的妻子会是其中之一吗？当马丁开始向她坦白一切的时候，她一定会仔细地打量我，然后她就会知道我早就了解了整个故事的经过，知道我是为了观察她的反应才存在的，这样她会更痛恨我。每一个女人经过我身边，我都有一种世界末日的感觉。

当我回头看向马丁的时候，他说我看上去非常痛苦，不是他非常痛苦，而是我。 206

事实上，所有人都替我感到难过。

这就是俗话说的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社会学需要中止点，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中止点吗——这绝对是一个过于安逸而且最接近客观科学的最佳案例。我低声说了几句道歉的话，然后冲出了酒吧，留下马丁单独跟他的妻子见面。

但是当我冲出豪华的酒吧遮棚，奔向能够把我安全送到家的地铁站时，一些新的问题又盘旋在我的脑海里：在一个不停变换边界和可穿透屏障的世界里，我的焦虑是一种病症还是一种线索？太过安逸究竟是什么意思？

我将开始去寻找答案。

边界问题

夏恩跟我说他有一些新消息要告诉我，所以我们约在我办公室旁边的酒吧见面。他告诉我教堂对质并没有用，胡安在众人面前否认出售可卡因。现在夏恩只能采用B方案了。

他还想继续说下去，结果被一个焦虑的年轻女性打断了。“他们要我离开那里。”她边哭边说。

夏恩放下手中的苏打水，转过身来上下打量着她。她睁大的眼睛和颤抖的双手再明显不过了，她肯定吸食过可卡因，而且是足以迷倒一头大象的剂量。她的脸上甚至有通常只有重度瘾君子才会有的青黑色斑点。“谁？在哪里？”夏恩问道。

“市中心酒吧里的那个家伙，他说我不能再进酒吧了。”

“他究竟是如何说的？”

“他说‘你必须离开这里’，但是有个家伙还在洗手间里，马上就会回来，所以我跟他说我有个朋友还在洗手间里。但他说‘我不管，你必须马上离开’。”

“那你最后说服他了吗？”夏恩问。

“没有。他让我马上离开。”

“下一次，在外面等。当顾客在等着拿货的时候，不要让他们

闲逛。他们会紧张的，他们一紧张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情。我是不是需要每一件事情都教你怎么做？”

208 我对于夏恩让一个毒瘾如此大的人跑腿感到震惊。看来，他对街头小混混进行改造的工作很明显进展得并不顺利。他看上去对她有些反感。“你在那边等着，”他指着远处角落里的一个座位对她说，“我跟这位教授谈完再去找你。”她乖乖地朝角落走去，但他突然叫住了她并问：“你有在那边看到东区的黑人吗？”

“我不知道……那是个很大的地方。”

“都是白人吗？”

“是的，我猜是的。我的意思是，还是有一些人在用西班牙语、多米尼加语或者其他语言沟通。”

“这样的人有多少？”

“两三个吧。”

夏恩快要被气得耳朵冒烟了。“到底是两个还是三个？”他问。

“三个。就是几个年轻人聚在一起喝啤酒。”

“我不这么认为。”夏恩说。他从自己的大衣口袋里掏出手机，然后走到门外打起了电话。那个女孩也走到了夏恩给她指定的位置坐了下来。我喝着啤酒等着夏恩回来。

几分钟之后，夏恩走了进来，重新坐下。他什么都没有说，但我看得出他需要点时间冷静一下。所以我掏出几美元放在桌上，跟他说了再见。

那天晚上的晚些时候，他给我打电话解释缘由。夏恩能否进入酒吧依赖于那些从他这里拿钱的酒保是否允许他的运毒员进去。正

如他所怀疑的那样，胡安买通了其中的一个酒保。这意味着夏恩的运毒员就没有可能再进去了——毕竟一个高挑的黑人女子在酒吧里是很显眼的，所以酒保很容易识别出谁是运毒员。现在这狗娘养的胡安正在霸占他的销售地盘，夏恩说。这件事情本身已经够糟了，但现在它还变得凶险起来，如果夏恩和他的运毒员走进酒吧，这个时候酒保选择报警的话，那么他们实际上就陷入了一个潜在的法律陷阱。如果没有相关的协议，那么谁也无法阻止酒保真的去举报。警察闯进来抓人，胡安接管地盘，除了夏恩之外，大家都其乐融融。

209

跟胡安的斗争让夏恩付出了很大代价。事情还会恶化到什么程度呢？他如何在不吓跑他的白人顾客的前提下让斗争变得更猛烈一些，然后吃掉整个生意？

“只要这其中的任何一个家伙向警察告密，透露我在哪里，我就完蛋了，我没有任何保护。”夏恩说。

问题的核心就是，胡安能够利用他与那些白人顾客的关系来伤害那个最早给他提建议让他与白人顾客产生连接的人——这确实是痛苦的症结。而且胡安的堂兄弟是黑帮群体的高层，这意味着夏恩要是不能接受一个非常狭隘的街头正义框架，就只能冒着被暴力报复的风险。“这家伙很快就他妈的要把我给干掉了。”夏恩抱怨道。

那是另外一件让人震惊的事。像夏恩这样的街头企业家是不会承认自己有弱点的。他们不愿意让我看到坚强外表下的一丝裂痕。他知道我是可以信任的，但是在哈林区之外的酒吧里做生意明显让他脱离了自己的舒适区。可卡因市场的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让夏恩

生命中稳固的东西烟消云散。马克思会对这个着迷，米尔顿·弗里德曼也会觉得这个很有趣。要么变革，要么死亡，资本主义的这种创造性破坏正在驱赶这个足智多谋、意志坚定的男人前往那些他甚至不知道经理是谁的酒吧、那些他从没有见识过的拥有最强安保措施的酒店，以及那些他从不信任的白人顾客面前。要知道，“死亡”在这里并不是一个隐喻。

那天在酒吧里，我从他脸上看到的沮丧意味深长。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夏恩正痛苦地意识到他缺少文化资本的某些方面，他与这个新世界的部落规则没那么契合。他可能会赢得这场像战争一样的小回合谈判，但这没什么成就感可得，而且解决冲突的规则依然让他困惑。在地下世界里，冲突是无法避免的。身处哈林区的人很理解身体强力的作用。他可以威胁一个人，甚至是他的家庭成员，而且每一个人都知道边界在哪里。没有人会想通过警察来解决冲突，所以你得依靠你自己，但是自我依赖同时也增加了利用身体强力的可能性。以社会学的话来说，身体对抗是一种在台面下解决问题的社会规则。

但是那些白人酒保呢？谁知道那些人会有什么反应？夏恩一直小声嘀咕着解决“白人世界”里的冲突的正确方法。如果不能痛揍这些人，那么他怀疑还有什么方法能够奏效。劝导？理性明智地讨论？整件事情让他很头痛。他说，他在这场游戏中已经投入了数千美元，所以他最好能够在损失金钱和名誉之前把事情弄清楚。他唯一能确定的事就是不管他做什么决定，都要快。“我可能要离开几天。”他说。

我没有问他接下来的计划。出于我自己的安全考虑，不了解才是最好的。

“我花了一些时间才找到合适的时机。”夏恩用一种非常平静的声音跟我说。

我俩正在他母亲房子厨房里的厨房里单独待着。这是我们在酒吧里看到那个吸食可卡因的高大黑人女子之后的几个月来，我们的第一次见面。

“胡安？”我问道。

他点了点头。

我的胃抽搐起来。我记得他最早的计划是在教堂里跟胡安对质。我想象着那个瘦削的孩子，他的端庄的工人阶级父母正站在教堂里跟神父聊着什么。我看到他们用目光扫视人行道，当夏恩靠近他们的儿子时，他们的脸上流露出恐惧和羞愧的表情。如果这是一项研究的话，我会把它归于“地下经济的非正式规范机制”。现在我唯一能想的就是：他们遵纪守法、敬畏上帝的父母是如何站在这里看着这一切的？他们如何承担这一切？他们不能报警，报警只会让情况变得更糟糕。我们创造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世界？

211

我猜夏恩能在我的脸上看到痛苦的表情。“我过会儿告诉你。”他说。我们坐在桌前吃着他妈妈做的食物，彼此无言。我感到一种极度的孤独感。他的这一面并不是我想看到的。

当我们结束之后，我们沿着哈林区的人行道散步，夏恩告诉了

我整个故事。他花了 500 美元雇了一个叫蒂托（Tito）的年长男人来帮助他追踪胡安的踪迹。蒂托就住在附近，所以他可以不被发现地自由行动。他因为贩毒在监狱里待了十多年，出狱后也没有人愿意给他提供一份能养活自己的工作，所以他成了地下贸易者的雇佣枪手。从提供聚会安全保障、痛揍流浪汉到打击当地商业经营者，他几乎什么事都做。

蒂托的报告十分详尽。胡安在哈林区和他的母亲住在一起，但他在市中心的商店或者办公室工作，他有四个女性雇员，准确来说，四个女孩子。她们负责寻找客人，然后胡安会与客人见面。蒂托还发现胡安正在布朗克斯寻找带地下室的公寓，这个发现很有意义，因为地下室往往是用来存放毒品和武器的。胡安甚至开始面试一些年轻小伙子来给他运毒。尽管他没有自己的保镖，但他通常会与一群全副武装的人结伴行动。

蒂托建议夏恩趁胡安离开第一百三十四大街上的一幢建筑时抓住他，那里是他的一个女朋友住的地方。一条小巷把两幢豪华建筑分开，那里会是绝佳的狩猎之地。

与此同时，夏恩也尝试去缓和冲突。夏恩找了一个女人帮忙传递信息，但胡安完全无视。之后，夏恩又在大街上直接找到胡安。212 “去找你自己的酒吧，”夏恩说，“你去布鲁克林区，把苏荷区留给我。”但是胡安姿态很高，他说他开发了客户和酒保，现在他应该从中谋利了：“你欠我的钱，我想要回自己的钱。”这真是一个很有创意的说辞，是对于现有的社会等级的革命性挑战。但真正让夏恩暴怒的，不是这个该死的 19 岁的运毒员要求在夏恩的生意中分一

杯羹，而是夏恩曾经跟他说过不希望他一开始就把开发自己的客户放在第一位，但他却那么做了。现在这个小混蛋希望给自己的雄心带来夏恩不希望他拥有的回报。给小组成员分红？这个想法太可恶了，整个体系都有可能崩溃。夏恩随时都可以找到愿意接受做一天工作领一天薪水的人。

如果换一种情境，我可能会大笑——夏恩就像一个极端保守主义者在谴责工会和最低工资制度。但是在这里，失去市场份额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即刻的、个人的、痛苦的。

胡安的个头比夏恩要矮不少，在夏恩去申请他的人力资源咨询表格时，蒂托帮他压制住胡安。夏恩盯着胡安的脸，想要在他的脸上留下几道让这个年轻人一辈子都忘不掉的伤口。他又重重地对着胡安的嘴巴打了几拳，然后让胡安这样回家，传递被打的消息。

夏恩面带微笑地摇晃着自己受伤的手。事实上，直到夏恩给他最后一击时，胡安嘴里还在一直念叨着夏恩欠他钱。夏恩让胡安躺在自己的血泊中，但胡安一直没有放弃。他还会再回来的。

“如果他带来自己的堂兄弟，那么会怎样？”我问。

夏恩只是叹气，然后望着前方。我们静默地走过几个街区。然后他又叹了几口气，他一直诅咒着胡安，最后才说他可能不得不跟这个小混蛋一起做生意。

“你是在开玩笑吗？你刚刚才揍了他。”

“老兄，那也是必须做的。”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这太没有情感可言，太不择手段了——如此专业。夏恩的这种不带感情色彩地施加暴力的方式让人既恐惧

又着迷，就像他温和地训诫了自己的下属——毫无私情，完全出于公义。

眼前的忧虑才是最根本的：夏恩不可能放弃市中心的酒吧。要是放弃的话，就像是示弱，这等于告诉胡安和他的堂兄弟“你们回来吧”，这会为更多的麻烦打开大门。这并不是正常的商业世界的原则。汉堡王要关掉一个加盟店的时候，完全不需要考虑麦当劳会打击报复。但是如果夏恩按照在哈林区的方式去争抢地盘的话，恐怕就会惊动白人男性以及保护他们的警察。他又回到了跨越这道特殊边界这一现实问题。他仍然不知道如何与白人酒保或者高端客户打交道。他没有办法让蒂托前往胡安所占领的每一个酒吧。他现在所需要的能力就是平稳度过与自己原来的预期不同的动荡时期——这种能力就是社会学家安·斯威德勒（Ann Swidler）教授所说的掌握正确的“文化技能”（cultural repertoire）。在一个跌宕起伏的时代，原来的行为模式已经不起作用了，新的更大范围的经验和参考资料会给人们一种寻找关于成功的新的规则和机制的能力。如果不能找到，唯一的办法就是找到一个中介或者说“拉比”来支持他。

A 字号列车在我们的脚下轰隆隆驶过，夏恩转过头来望着我。他的眼睛紧盯着我，脸上是一种少有的奇怪又愉悦的表情——既有些顺从又有些困惑。

“我还是会把酒吧让给他。我的意思是说，我不是完全放弃，我会让他给我分红。但我无论如何希望远离这些该死的酒吧。这些鬼地方容易招来警察。警察才不会关注那些有老奶奶和学校儿童经

过的哈林区的街角，但是他们必须不计成本地保护那些到处都是喝得烂醉的白人男性的酒吧。”

我能理解他的意思。如果他留在哈林区，把可卡因卖给当地人和中产阶级白人游客，那么他会被看成讨厌的人而不是威胁。但是这样做能够给他留下什么呢？如果他放弃了街头和酒吧，他还剩下什么？

他能看懂我的心思。当我们停在路边等待绿灯时，他微笑地看着我并拍了拍我的肩膀。“艺术。”他说。

“艺术？”

“画廊，开幕式。这些人都是有钱人，而且他们喜欢聚会。在这种场景里，你可以变得……丰富多彩。”

他咧嘴一笑。

“这听起来是一个不错的计划，”我说，“但它听起来像一块比苏荷区的酒吧更难啃下的硬骨头。”像夏恩这样的人如何找到自己的方式进入那个世界呢？

夏恩看上去很开心。他知道我自从开始拍纪录片就在艺术圈里混，所以他有可能认为我在做什么私人生意。“你认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我也去过大都会博物馆，在学校旅行的时候。”

我没有说话。

“不管怎么样，我的表妹伊夫林娜就是一位艺术家，你认识她的。她有一个展览，周日会在苏荷区开幕。话说回来，像你这样的艺术家对她很欢迎，就像她是你们当中的一员一样。”

我感觉到一种挖苦，一种竞争的暗示。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不能平等地欢迎他吗？他刚刚才告诉我他痛揍了一个男人，然后把他留在了血泊中。他真的会对自己的地位感到紧张焦虑吗？

“你也来吧！”他边笑边说，“这对你来说也很有趣——你可以看着我是如何跟与你同类型的人相处的。你在那里也可能会遇到你的朋友。”

我没有半点犹豫就答应了。

216

现在让我们回到这本书开始的那一幕，回到夏恩和安娜丽丝相遇的画廊开幕式，以及那个令人震惊的场景——至少对我来说是令人震惊的——当时安娜丽丝来到我家，告诉我她正做着和玛歌特同样的生意。在我可以想象或者期盼的所有存在于上层和下层的连接中，这是跨越最后可能的边界的最不可能的方式。

在那之后，很多事情陆续发生了。在地狱厨房，我了解到了一个纽约社区的地下经济的秘密。我看到了很多被纽约快速全球化改变的人与地区。我还确定了性产业会是描写界定现代纽约的边界跨越的最合适的方式。我同时去追踪把我带出贫民窟的自然连接方式。玛歌特、达琳和她们的朋友给了我关于遍布城市的地下经济的新视角。安娜丽丝却提醒我，其实我知道的并不多。

在安娜丽丝那次坦承之后，我们已经有几个礼拜没有见面了。后来她给我打来电话，提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要求。在过去的时间里，我们很少在公共场所以外的地方见面。但这一次，她希望我直

接去她家——在格拉梅西公园旁边的一栋两居室房子。

当我到那里的时候，房间的装修仍然在进行中。加框的画作和版画斜靠在墙上，一个油漆罐放在散落的报纸上，被推到墙边的家具正等待被一一放置。没多久，安娜丽丝就提起了J.B.。他不久前去洛杉矶开发一些新的电影项目。她的金钱都“被浪费在一部不可能被邀请去圣丹斯国际电影节参展的电影上了”。她的脸阴沉了下来。

现在安娜丽丝在试着做些改变，这栋公寓就是其中的一部分。她要求她的母亲给她提高零用钱额度，然后租下了这个地方，一个 216 带给她新生活的地方。“瞧，它甚至有一个花园。”她说。一直充满希望——这就是我以前所认识的安娜丽丝。我也变得充满希望了。她可能打算甩掉那个白痴男友，向她过去的犯罪生涯告别。

她给我泡了茶，把我带到了后院。

“你看看这个。”她边说边打开了一张小圆桌上的笔记本电脑。在靠近这张桌子的另一张桌子上放着一个便携式的文件盒，里面有20多个马尼拉纸文件夹，每个文件夹上都贴着不同颜色的标签纸，每一张标签纸上都潦草地写着每周的收入和每个月“到目前为止”的收入总和，并不断划掉和更新，这样安娜丽丝就不用翻动文件夹里面的每张纸了。文件夹里充满了历史收入、个人信息、酒店价格和服务表现等信息。

这些是她伴游服务的记录。“所以你没有打算退出？”我问。

“我希望可以经营得更好，”她回答我，“我想做一些筛选。我有五六个可信赖的女孩子，我算了一下，还有十个女孩子我不知道是否可以相信。”

她开始描述这些挑战。这些女孩都有先天优势，外表秀丽，但任性娇宠，缺乏商业意识。她们给潜在客户提供“免费服务”，经常喝得大醉，却忘了培养关系。这是一件很讽刺的事。她甚至试图让她们坐下来，好好地向她们传授一些关于如何处理复杂情境的基本指南，但是她们要么忙着发短信，要么就是空想着去圣巴特岛度假。所以她们不断重复过去的错误，不断错失赚钱的机会，不断地把自己置于不必要的危险境地。

“我真的帮不到你，”我说，“我的意思是，我还是不太确定你究竟想要我做什么或者说什么。”

“我只是想让你看看我是如何处理这些事情的，”她说，“我的意思是，我尽量表现得聪明一些，我不想永远做这些事情，但是……”

217 她停了下来，眯起眼睛，似乎她能看到事实背后的事实。“我只知道，我赚到的钱越多，我就越自信。就比如，如果我有足够的钱，我就可以跟我爸妈顶嘴了。”

我们大笑起来——谁都知道那种感觉的滋味。我的故事也没有什么不同。虽然我是对数据而不是对金钱着迷，但是我俩都把主要精力放在比我们出生的世界更加残酷的世界中。我越能深入地下世界，对自己的感觉就越好。只要是边缘的、犯罪的，以及带有外部世界信息的事情，我都感兴趣。越堕落的内容，越能引起我的兴趣。最近离婚的事情让我这样的动机更加强了，让我更愿意与流浪汉和犯罪分子这样的边缘分子混在一起。有时我会跟自己说，我在追随罗伯特·默顿的脚步，去研究越轨和正常世界之间的连接。

但是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冒险者？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犯罪分子和阶层叛徒？从我走进芝加哥公租房的那天起，我就觉得跟那些被社会上的人称为可以被牺牲的人相处会更加舒服。

我坐了下来，翻阅起她的按色彩编码的文件系统。“我都不敢相信你是一个这么有条理的人。”我说。

她拿出了一张 11×14 厘米的纸，上面标着时间线。在纸的上方，她用铅笔画出了许多列，并分别标注了年份：2008 年、2009 年、2010 年等。所有未来的日期都被整齐地列出，每一列都占到了半英寸，仿佛时间是按有节奏的节拍流动的。纸上标示着不同的里程碑事件和成就标识，有些难以辨别。在纸张的旁边，她潦草地写着不同的备注，诸如“凯特”“印度”“巴黎”“汉普顿房地产”“现金”“信任”这样的内容。

“这是你的未来计划？”

“我跟你讲，我只在以后一年或两年的时间内做这个，之后我就不做了。”

在“现金”下面有一块空白的地方。

我的思维开始运转起来。这是我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跟上层社会接触的最好的机会，而且也是通过“性”这个管道实现的。这个机会好得令人难以置信。但同时，我也觉得很糟糕。

“你的理想是赚多少钱？我的意思是，你赚到多少钱才会收手？”我问她。

我有可能是在寻找出口，或者至少是结束的日子。

“还不确定。”她回答道。

安娜丽丝拿起客户文件夹，然后开始分类：“这八个还不错。克莱尔（Clare），太过于情绪化，这个月都没有约会。乔乔（Jo Jo），总是很忙碌，每个礼拜要去两次迈阿密。”

“我们打个电话给艾密（Amy）吧，我开免提。”

“谁是艾密？”我问她。

她可能是安娜丽丝的一个新人选。她刚从康涅狄格学院毕业，还很年轻，但她说她在大学的时候就做过伴游。

电话接通了，一个声音在打招呼。

“艾密，你好吗？”安娜丽丝大声说。她打开免提，把电话放在桌上。“你听着，我把免提打开了，我的朋友素德也在这里，他帮助我甄选。我有些事情想跟你谈谈。”

艾密说，没有问题，但是她需要花点时间走出去，找一个隐秘一点的地方。安娜丽丝和我等在电话这头。

“嘿，好了。不好意思，我正在宝马汽车的发布会上。”

“哦，你还在做公关是吗？”

“是的，这是我爸爸朋友的公司。但是他们现在只招募兼职。”

“好的，这也正是我想要与你谈的事情，”安娜丽丝说，“我有点担心你听上去还没有完全确定。你说你在罗得岛的时候做过伴游？”

“是的，我上大学的时候的确有过几次经历。”

“但是你知道这里的情况是不一样的，”安娜丽丝说，“这里是纽约。”

“嗯，我之前不少客户来自波士顿。”艾密说。

安娜丽丝不以为然地哼了一声。

“我想我准备好了，”艾密恳求道，“我知道你可能需要一个肯定的承诺，我的确想做这个，而且金柏莉（Kimberly）跟我说你是一个好人，为你工作是值得的。我认为我也会成为你的好员工。”

219

安娜丽丝用一种冷漠的语气回复她：“我需要知道的是，你每周可以工作几天？”

“至少两天，也有可能是三天，我还不能确认。我的意思是，过去与我约会的男人可不是街上的小混混之类。他们会带我去看话剧，去参加豪华的晚宴。还有一位曾带我去缅因州过周末。他们都是严谨认真的人。”艾密说。

“所以，你可以提供度假伴游服务？”

“是的，”艾密迅速地回答道，“我可以提供，我没有必须留在这里的理由。”

“你有宠物吗？”

“有一只小猫。”

“那你离开没事吗？”

“哦，没事的。我最近还离开过，去圣巴特岛。我有一个朋友可以帮我照看猫。”

“那你的朋友呢？你将来怎么跟他们相处？”

“她们知道我在做伴游。我是说，我的女性朋友们。她们中的一些人也在做伴游，所以这不是什么大事。我不知道。我想我可以做任何你安排的事。我也没有必要告诉她们。”

“好吧，但坦白说，这有些让我担心。跟任何人谈论你的或者

我们的生意都不明智。”

“我不会再做这样的事了，”艾密说，“是我的这些女性朋友们推荐我做这个的。但是她们做得并不擅长，我才是做得最好的。”

“为什么？”安娜丽丝说。

“嗯，我真的非常喜欢倾听，而且我乐在其中。但是学校里的那些家伙都很无聊，只有这些人才会带我去那些很棒的地方。”

安娜丽丝翻了个白眼。迷恋于跟富人混在一起让她觉得很无聊。“你希望赚到多少？”

220 “我住在切尔西。我的父母拥有一套公寓，所以我生活无忧。他们另外给了我5 000美元充当生活费用。”

“但5 000美元对于一个女孩在城市里生活并不够呀。”

“可不是嘛！”艾密说。

“那你打算做长期的？”

“嗯，我想做一名中介。我的阿姨们都是中介，有一个还是为演员做中介。我相信我会是一个好的中介。”

“我希望你能把我摆在首位，至少在六个月内，我希望我安排的约会你都能按时参加。我不能接受爽约，明白吗？”安娜丽丝说。

“当然。”

讲完这个，安娜丽丝就挂断了电话。在我看来，艾密似乎是个完美的人选，而安娜丽丝应该也会雇用她吧。

但相反，安娜丽丝的表情变成了很轻蔑的那种：“真的吗？难道她真的以为我会给她这个职位吗？”

艾密看上去聪慧、敬业，也能够顶住同侪压力。安娜丽丝还需要什么呢？

“我不雇用妓女。”安娜丽丝说。

有的时候，安娜丽丝和她的朋友用“中间分子”这个词来形容那些自己不是上流人士但喜欢跟上流人士打交道的女性。这被认为是极其愚蠢的行为。安娜丽丝走向厨房，打开一个橱柜寻找伏特加。“我可不想跟这样的人打交道，这样的人只会惹得我担心。我宁愿手下的人都是布兰特妮，也不要这个惹人烦的女孩子。”

“布兰特妮的问题是，她很狂野、任性，并且鄙视与她约过会的男人。”安娜丽丝继续说道。

“这对做生意不好吧！”我说。

“你在开玩笑吗？这让那些男人也变得很狂热。他们等不及她脱衣服就把她推到床上。”

但是布兰特妮开始变得越来越不稳定——呕吐，晕厥，跟客户、酒保、出租车司机甚至警察打架。安娜丽丝不得不去想办法解决。但即使这样，布兰特妮仍然比一打艾密还要更深得安娜丽丝喜欢。“我可不想听到一个女孩跟我说她与来自波士顿的‘严谨认真’的男性约过会。”她用一种纠结的语调说。

227

这令我很失望。过去的安娜丽丝是开放坦诚的，她是我认识的唯一一个能够跨越阶级界限，并总是能张开双臂迎纳外人的富家女。但是现在她设立的界限，足以让像卡拉和安吉拉这样的女性永远只能处在最底层。

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凌乱的文件底下，安娜丽丝新买的手机振动

起来，并朝着桌子边缘滑去，就像洞里面的动物想要逃跑似的。

就在安娜丽丝接电话的时候，两名女性正从露台玻璃门外走进来。我不能确定她们是刚刚到，还是一直就待在公寓里。

“外面冷死了。”其中一个人喊道。

安娜丽丝没有看她们。“是的，你说得对。我需要一个大房间——不，是大房间。是的，我知道，但是最后一次你给我安排的却是这个宾馆里最小的房间。能给我安排一个大房间吗？好吗？我需要重复说多少次？你们会说英语吗？”

在场的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安娜丽丝真是一个不近人情的人。

“我想要六楼的一个房间，623，可以吗？如果你们不给我安排这个房间，那么我每周在这里订的三个房间都不要了。”

安娜丽丝盯着我，把手插到头发里。“我每个月付给这些蠢货5 000美元，但这些人完全不懂感恩。”说完之后，她快速地给我们几个做了介绍：“金柏莉、乔乔、素德。”

这两个女人都是金发，但发根是黑的；她们都随意地穿着运动服、紧身裤或健美裤，就像她们刚刚从健身房回来或者刚跳完闪电舞在休息。乔乔正抽着长长的纳特·舍曼香烟。我们带着机械的微笑相互握手。

“我这个礼拜有三个晚上在工作，”乔乔说，“我想休息，我打算去阿鲁巴岛。”

“哦，太糟糕了。X先生周五晚上还打算约你。”安娜丽丝说。

222 乔乔没有说服力地嘟着嘴——很显然X先生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客户。

“那我呢？”金柏莉问。

“我在打电话。”安娜丽丝回答道，挥手让金柏莉离开。

“这个婊子一个礼拜安排得满满的，你却没有给我安排一个客人？”

再一次被打扰的安娜丽丝睁大了眼睛，用手捂住了话筒。“他们都是回头客。”她用挖苦的口吻说道。

金柏莉望着乔乔，此刻乔乔正洋洋得意地开怀大笑：“我能说什么？他们就是喜欢我这样的。”

“去你的。”金柏莉说，问也没问就从桌上的褐色盒子里抽出香烟抽起来。

片刻安静之后，安娜丽丝又开始打起电话：“喂？是的，你好！是的，是我——你听出了我的声音？哦，天哪！我现在听到这个真的太开心了。谢谢！我要两张票，都要包厢票——我的客人视力不太好，听力也有问题。没问题，500美元一张很合理。你就把它们放在售票处，一个小时后我会安排车过去取。”

在安娜丽丝挂掉电话后，金柏莉闷闷不乐地问她谁要去百老汇看表演。

安娜丽丝面无表情地摇摇头：“这两张票是给布兰特妮的，不是去百老汇，而是去大都会。”

金柏莉看上去有些迷惑：“她们要去博物馆？”

“去看歌剧。”安娜丽丝说。

她尖酸刻薄的语气让我不禁为金柏莉未来的伴游生涯担心起来。这也让我一下子清醒过来。这些事情都如此突然和新颖，以如此特殊和吸引人的方式揭露了这位我以为我很了解的出类拔萃的人

的另一面。这里也不再是富家子弟们的乐园。

“我想我应该离开了，”我说，“你们好像要——”

安娜丽丝皱起眉头：“哦！千万不要太在意。这里没有什么秘密。”

没有秘密？这里全是秘密。“我不能只是坐在这里，除非她们

223 知道我有专业的义务去处理隐私和——”

安娜丽丝开始绘声绘色地描述起我的标准免责声明：“尽管素德现在并不是在进行一项正式的研究，但他是一位大学研究员……”这是令人印象深刻的。她甚至滑稽地模仿起我的惯用措辞。当然，这两名女子连假睫毛都没有动一下。她是她们的老板，她希望她们说些什么呢？

我叹了一口气，伸手去从安娜丽丝的烟盒里拿烟。如果你不能打败他们……

乔乔对我眨了眨眼。“漫长的一天，是吧？”她问。我微微耸肩，承认的确如此。乔乔把椅子挪到我身边。“安娜丽丝告诉了我你在做的事情——黑帮，毒品，性工作者。你的生活一定充满刺激。”

说到这里，她眨了眨眼睛。她一点儿都没有打算掩饰自己的好奇。

“我每天晚上9点就睡觉了。”我说。

“你为什么对我们这么感兴趣？这只是性。性与金钱——这两样是这个世界上最古老的话题。”

“没错，区别在于有些人有很多钱。而且你已经很富有了。你是白人，你可以去世界各地度假。我打赌你还有自己的帮工。”

“当然有。” 乔乔说。

“这并不代表什么，” 金柏莉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清洁帮工，甚至我的清洁帮工都有自己的清洁帮工。”

“不过，你还有很多其他选择。”

金柏莉接过话茬：“作为一个社会学家，你看上去有些带有批判性。我不知道为什么你说话的态度和风格是这样的，还有人愿意跟你谈。”

真的很有趣，我心里想。低收入群体在回答我问出的类似的直接问题时，往往态度很谦逊。但是曼军没有清洁帮工，安吉拉也没有清洁帮工。“客观地说，你们的确有其他选择，”我说，“而我研究过的大部分其他女性没有。”

“你说什么都好。” 金柏莉说。

224

乔乔说事情很复杂，然后开始讲起她可以追溯到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漫长家族史。“我读的是耶鲁大学，在拿到学位后，我来到纽约，从事朝九晚五的工作。上帝啊，那段时间的生活简直像在地狱。我的父亲也中断了我的生活费供应，他说这对于锻炼我的性格大有裨益。”

她咯咯地笑出声。

好在有安娜丽丝的帮助，她现在每个月可以赚到一万美元。

“我们把人生搞砸了吗？可能吧！我现在服用维柯丁，吸食鼻吸可卡因，经常烂醉如泥。但谁又不是这样？我也没有在这个正常的世界上看到过多少精神健康的人呀。”

她们的话让我重新想起了安吉拉以及她看上去还缺乏的“软”

资产问题。相对的财富和伴随而来的优越感赋予了这些女性能够在这个世界上取得成功文化特质——简单来说就是冷漠，一种谁也改变不了的权力感。但最关键的区别是，它来得很自然，而安吉拉、卡拉甚至是玛歌特都需要花力气去获取。我能够明白这回事。就像我当初学习葡萄酒和歌剧的相关知识就是为了能够在哈佛学会表现得不像个傻子一样，这些女性也要学会她们想吸引的富家子弟的生活方式。但是金柏莉和乔乔就像从其他星球上来的生物，她们浑身散发出来的优越感就是证明。我起初以为钱是买不到这种优越感的，但我后来意识到只有钱才可以买到它。我的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莎姆斯·卡恩（Shamus Khan）在一项关于寄宿制学校精英的研究中抓住了事情的本质：*安逸和特权*。

但这是我的想法。乔乔和金柏莉认为自己和其他女性有什么区别？我很好奇。如果另一个女性想为安娜丽丝工作，那么她可能需要具备什么样的品质？

乔乔很自信地开始说：“基本上，她不能……”

她停了下来，试图找到合适的词语。

“乔乔不希望用污辱性的词语。”金柏莉说。

225 乔乔挺直身子，往前挪了挪。“这就是我想说的，”她说，“有一天晚上我在一家名叫扎尼斯（Zanies）的酒吧。那里空荡荡的。我在那里等我的约会对象，他遇上堵车了。我看到有个女孩被一个男孩给甩了。真的很奇怪，他扔下钱然后就走了。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她是提供伴游服务的。我能理解她。所以我靠近她，想让她冷静下来。我告诉她我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大概一个小时

之后，她说她想离开她的机构，然后问我是否可以帮助她。你知道吗？一点机会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她就像是一个工人阶级的女孩子。去他妈的朱莉娅·罗伯茨，她懂什么芭蕾或者美术？我的意思是，你从来就不只是仅提供性服务。有的时候你甚至不需要做那些。你需要让他们和你在公共场所能够很自在地相处。”

“你还得知道什么时候应该闭嘴，”金柏莉接着说，“这些波多黎各女孩和贫穷的白人女孩睡在双层床上。我们的这些客户才不会把名誉托付给这些在外面宾馆里四处找生意的小姐们。”

乔乔看上去对我有些失望：“所以，这就是你的工作？你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与像我们这样的女性聊天上？”

“我并没有遇到很多像你们这样的女性，”我说，“通常就是一些波多黎各女孩和贫穷的白人女孩。”

“很有趣。”她说。

我没有回复她。

“怎么说呢，这他妈的并不复杂。我们喜欢金钱，而这是得到金钱的捷径。有什么大不了的？”

我想到了曼军，他经常急切地向我展示他所生活的那个不上档次的社区是有神性的。我研究过的穷人似乎总是要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即使需要以“疤面煞星”的风格来吹嘘自己是多么不在乎社会规范。无论如何，他们都需要以某种方式与他们的上帝和解。但在这里，情况恰恰相反。不管是安娜丽丝，还是金柏莉和乔乔，她们从来就没有觉得必须去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她们甚至认为拒绝合理化自己的行为就是一种胜利。

这是需要去解开的另一个谜。

226

我的电话再一次响起，这次是我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安娜丽丝正在医院。我打了几个电话，终于找到了 J.B.，他这个时候还在加利福尼亚州，试图成为下一个哈维·韦恩斯坦。有个年纪大的家伙喝醉了，开始殴打布兰特妮，她只好把自己锁在浴室里给安娜丽丝打电话求助。安娜丽丝想帮助布兰特妮，结果这个客户把气撒到了她身上，把本来要落在布兰特妮身上的殴打都转嫁给了安娜丽丝。“去他妈的布兰特妮。” J.B. 说。

“安娜丽丝应该打电话报警。”我指出来。

“是的，应该。”

J.B. 两天后才回到纽约，但可能是生意上的事牵绊了他，因为等他终于来到医院的时候，他看上去十分焦虑。过去，J.B. 总像一个等待最后一批游客给纪念碑拍照的不耐烦的导游，但是现在，他看上去就像一个看到纪念碑被烧毁的吓呆了的民众。“我什么也做不了，”他说，“我没有什么办法阻止。”

他说这话时的感觉，就好像他已经跟自己说过上千次了。

我们站在医院门口，等待着探望的时间。他点起了烟，我却在旁边冷得发抖，我的双手深深地插在衣服口袋里。虽然现在已经是三月下旬早春季节，但冷空气依然无情肆虐，我全身上下能够御寒的就只有这件学者派头的灯芯绒夹克衫。对于他在洛杉矶的所作所为，我完全没有办法同情。在他的拍摄长篇独立电影的计划夭折

后，他很快就把自己的资金投入成人电影的拍摄中，然后经常与他的那些成人电影圈子里的朋友狂欢到深夜。我知道安娜丽丝希望他离开洛杉矶，因为在那里他似乎只会浪费钱。但是对于她的要求，他会这么回复：“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你有什么权利来评判我？”

“她至少应该欣赏我工作的努力。”他说。

我喃喃自语。

227

“真正的问题是我的家庭。我的意思是，她还在医院，这可能会导致错误的关注。”

这句话听起来像是老生常谈，也许他小时候曾听过这样的话：*儿子，这会带来错误的关注*。从先前的谈话中，我知道他的意思是说媒体的关注毫无疑问地会将消息传递到这个世界上他最害怕的那个人的耳中。

“如果你父亲知道了怎么办？”我问道。

“嗯，我得甩了她。这样就没有问题了。”

我感到很吃惊。“你在跟我开玩笑？”我问。

“你知道我的父亲是谁吗？过去我的暑假都是在东海岸沿线的各个码头上度过的。我的父亲在那里投资了很多钱——进口、运输、贸易，类似这样的东西。当人们变得焦虑的时候，当事情变得棘手的时候，你知道我的父亲会做什么吗？他会带着一些人去痛揍并驱逐他们。我的父亲*精神不正常*。他要是知道了这件事情，可能会去找安娜丽丝的家人的麻烦。”

现在我有点焦虑：“他真的会发现吗？”

“当你做国际生意时，你必须与司法单位有很深的联系，因为

你船上的货物有一半是没有申报的。你不可能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这么大规模地违法。有可能有人已经打电话通知过我父亲了。天哪，等我见到他的时候，事情会变得很糟。这太糟糕了。”

J.B. 把手伸向口袋，拿出最后一根香烟，然后把烟盒揉成一团，扔在地上。他穿着一件有粉红条纹的衬衫，肩上搭着一件毛衣。他看起来就像站在船头的肯尼迪，稳住自己等待下一波风浪。

“真希望我的姐姐能在这里——她总是知道该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情。但是她和一個开宾馆的巴基斯坦佬住在伦敦。”

228 他注意到我也在场，于是跟我说：“哦，不好意思，我不是说你。”我猜想他话语中的“巴基斯坦佬”，不是指像我这样的理解诸如“骗钱”（hustle）和“继续交往”（keep on truckin）这类重要的美国文化多样化的被同化的人。

“凯瑟琳（Kathryn）知道如何搞定我父亲——因为她的婚姻使她不得不处理大量的琐事，然后现在没有人愿意跟她说话，所以她现在对什么都不在乎。她从不退缩。并且她的孩子们也都讨厌我父亲。我父亲也讨厌他们，这很搞笑。你应该看看他把这些五岁的小鬼当成大人并跟他们吵个不停，喝醉的时候他还会给这些小鬼们起各种不雅的名字。而小孩子们只是站在那里，对他指指点点。”

我已经开始构想一项关于富裕阶层的异族通婚的研究了。跟其他种族通婚能够让他们的腰杆子更硬吗？对此我十分好奇，所以我问 J.B. 他的姐姐会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

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我不确定原因——或许是对他自己跟父亲相处能力的渴望，或许是失望。他抬头瞥了一眼安娜丽丝的病

房。“她会在病房里而不是在这里抽烟，”他说，“然后她会像个疯婆子一样打电话，她会打电话让我哥哥坐飞机到这里来，然后把我爸爸也叫过来。等所有人都到齐了，她会走出来告诉我们安娜丽丝在做什么事，赚了多少钱。然后你猜结果会是什么？我们所有人都可能会为安娜丽丝感到骄傲。”

我问他是不是他的哥哥也知道了。

J.B. 点点头，说：“我告诉他了。”

“那你为什么不给他打电话？如果他的话对你父亲有用，那么为什么不向他寻求帮助呢？”

他面露难堪：“他现在在东京，我不想打扰他。”但是他的语气饱含惆怅，好像他真的需要他哥哥的帮助。我对他的哥哥了解得并不多，但是我知道他年纪不小了，而且有一份比较成功的事业。我猜想，过去 J.B. 一定多次找他帮过忙。次数不会太少。

他看了看表。“我得回去了。”他说。

他把手深深地插在口袋里，然后沿着人行道朝医院门口走去。

229

在那个月剩下的日子里，我都没有见到安娜丽丝。她前往汉普顿斯疗养去了，我也正忙着结束本学期的教学任务。她大约是在 2005 年 5 月回到纽约的，我记得是因为那个时候这一学期差不多结束了。当我去她的公寓拜访她时，她打开门的时候肩上斜挎了一个背包正准备外出。“能帮我跑个腿吗？”她问道。我们一起朝外面走去。

安娜丽丝看上去还有些弱不禁风，而且瘦了不少。我们开始往西朝切尔西走去，路上她断断续续地跟我说起过去的这段日子发生的事情：海滨的房子是一个完美的适合反思的地方，到处都是沙子；她告诉 J.B. 她暂时不想再和他见面；各种社交的邀约有很多，但是她都拒绝了。

“他怎么说？”我把她拉回现实中。

“J.B.？他很生气。他跟我说这全都是我的错——在更坏的事情发生前，我应该放弃这门生意。”

“那你怎么说？”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让我看到了一个更有讽刺意味的安娜丽丝。“如果我放弃了这门生意，你到哪里去偷钱来建立你的电影王国？”

我很好奇：这就是这些事件对她的影响吗？我脑子里浮现出一个朝圣者从天真到有经验的过程，而这个过程让她习得了她曾经非常鄙视的马基雅维利式的生活方式。关于权力的心理学要求以赢为前提。这就是她和那些还不懂这个的女孩子之间的差异吗？

也许她感到了愧疚，因为她的语气柔软了不少：“你有空可以跟 J.B. 聊聊。他喜欢你，而且你俩现在都在拍电影——也许你也可以做些生意。”

230

“我是肯定不会拍那种类型的电影的。”我说。

“这个我知道，但他的那些色情电影也只是顺便拍来玩玩的。他正在拍一些正统剧，至少他打算这么做。我想他正在拍一些没什么深度的城市历险片。你可以跟他谈一些纵横比这样的问题。”

她在一面砖墙上的一扇朴素的红色铁门前停了下来，把手放在门把手上，对我咧着嘴笑：“你总是希望和一些富人混在一起——对不起，调查他们的秘密生活规范。”

说完，她打开门带我走进去，里面是一个正在建设中的画廊。一群工人正在装配电线和墙板。

“这里就是让我继续前进的动力所在，”安娜丽丝说，“我一直想念这个地方。”

“这是你的房子吗？”我很诧异地问道。

“是的！我的意思是说，现在不是，但是我希望很快是。凯特（Kate）现在是这间房子的主人。”

多年来，安娜丽丝一直说要在艺术领域做点什么，但是直到她日进斗金的时候——事实上，在 J.B. 开始偷拿她的钱的前几周，她才意识到是时候了。她的朋友凯特正好在寻找投资者，所以这一切就水到渠成了。她甚至说服自己的母亲也在里面投资了一笔钱。在有了时间和更多的金钱后，她希望能够投资一定金额成为合伙人。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我意识到她正在玩一个安吉拉和玛歌特都无法想象的游戏：不是为了赚取租金或者积蓄存款，而是为了积累财富。她们在计件工作领取报酬，她却在创造影响力。她对权力的感知激发了她的野心。

她带着我往屋后走，那里有一位年长的女性正在通过电话向某人发号施令。“如果他们需要我们主办，那就需要等到 12 月份之后。告诉她我们的日程快排满了，所以她最好动作快点。”

她看着我们，伸出五根手指，这通用的姿势的意思是“再给我

237 *五分钟时间*”。安娜丽丝把我带到另外一个小房间里，它的墙壁还没有粉刷，一扇门被放在锯木架上当作桌子。

“这就是我的办公室。”她说。

我的心跳加速：“你的办公室？”

那天，安娜丽丝第一次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微笑：“天啊！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事要谈。”

我再一次想到了安吉拉。她在布鲁克林区的公寓就代表着她迈向某种财务稳定的第一步，代表着一个能够洗净非法收入的小小的商业梦想，代表着拥有自己的信用卡，甚至有一天带着一些养老储蓄回到多米尼加的可能性。我已经忘记她有多少次如梦如幻地讲述这个故事了，她就像是寒冷一月里在自己的办公隔间里望着塔希提岛明信片的孤独上班族。曼军和萨托什，以及很多其他的人也在非法经济和合法经济间流动，有需要的时候他们会无视法律，但他们总是希望有一天能够摆脱性工作。对于安娜丽丝和她的团队来说，在合法经济和非法经济间穿梭犹如一场游戏，即使失败也不意味着死亡或入狱，只意味着“一夜回到解放前”。对安娜丽丝来说，投资凯特画廊的机会只是一个迈入下一个阶段，从而可以更清晰、更有目标地谈论自己的机会。她不是来自贫民窟的人，她是一个企业家。

就在这个时候，另外一名女性喊了安娜丽丝的名字，我们就一起回到了主屋。喊安娜丽丝的人是凯特，她似乎对我了解很多。她手上拿着一包烟和一杯咖啡，把我们带到了一个小小的后院，后院里放着一张抽烟专用桌，当我们坐下来后，她便开始跟我介绍这里

的情况，好像我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这个目的。也许我是为了这个目的，但我当时还没意识到。

“安娜丽丝打算进军艺术界。这大概需要花个一两年时间，但不会更长。”

我看着安娜丽丝。她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像向一位陪审员介绍案子一样向我介绍她的情况——就像当初夏恩在痛殴那些为他工作的年轻黑人时，试图说服我他心怀好意一样。“我觉得我很擅长这些，而且我一点儿也不关心结果。”

232

她是认真的吗？这是某种推动她前进的心理机制吗？

“我很傻——我承认这一点。我把自己放在了一个易受伤害的位置。因为我做事老是半途而废，就像一个有钱的小女孩那样游戏人间。所以我必须做出决定。难道我要让一个酒鬼来主宰我的人生吗？还是换一个会动手打女人的家伙？是让他们来替我做决定，还是自己找到方法来应对？”

说到这里，安娜丽丝突然停了下来。虽然她还没有弄清楚所有的细节，但是她的目标很明确。她打算让自己升级为老鸨。在可预见的未来，也就是在她预计的短期内，她会把自己的所有资源都投入这份事业。等赚到足够的钱，通过凯特的画廊洗白，她会在这里慢慢获取一定的股东权益，然后逃离这场游戏。关键是要深入钻研，然后把自己的精力聚焦在经营这份事业上。她发誓不会再让自己在酒店里被人痛揍，好像那是她能够完全控制的事情似的。她开始谈起她将如何帮助这个世界上的像乔乔和金柏莉这样的人，但她没有说太多，因为她也知道并不适合搞慈善。但是她明确了关

关键点：不再浪费光阴，是时候认真对待并且努力工作了。遵循伟大的美国传统，她决定以最好的价格提供最棒的服务。

233 把“女性赋权”放到这个决定中来似乎很奇怪，但是我不止一次听到这个名词被用来描述性工作。站街女和高端伴游女郎都谈到了她们通过出卖身体而获得的自主性和自我效能感。而且她们经常谈起她们精明的退出策略。像玛歌特和安娜丽丝这样的经纪人尤其有这种倾向。事实上，几乎我所见过的每一个服务经理、老鸨和皮条客都喜欢谈论他们退出的那一天。很少有人真正喜欢教导别的女性如何出卖身体，并且这样的人通常会用毒品来麻痹自己的痛苦和内疚。不过，其中一些也是很多妓女的共通的毛病。我就听萨托什和夏恩谈起过类似的梦想。当人们开始在黑市上获得成功的时候，这就是一种自然的结果。他们意识到他们唯一真正的未来是跟觊觎他们钱财的窃贼和抢夺他们自由的警察在一起。所以他们只能假装未来是光明的。

莎士比亚有句话说得好：如果你没有道德，就假装一下。但是看到安娜丽丝穿上“一个短暂的全职老鸨”的伪装，还是让我感到了错觉和危险。我能够看到这个伪装是如何帮助她摆脱恐惧的，但是如果她真的开始相信自己虚构的情景，那么这最终会把她带往何方？她会忽略掉哪些危险？

我还有一种直觉，她跟凯特的关系并不会起什么作用。这只是一种感觉，但是洗钱并不是一个好的信号。安娜丽丝要冒太多的风险。她很有钱，所以她从来不用担心藏匿和洗钱。而这正是夏恩和其他的贫民窟企业家需要担心的事。所以为什么要跟凯特做生意？

凯特给了她什么她觉得自己缺少的东西？我总感觉事情有哪里不对。

也许凯特觉察到了我对她的怀疑。她在这张金属桌子的边缘敲了敲手上的香烟，脸上浮现出一种深思熟虑的表情。“我在安娜丽丝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认识她了，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家庭会在一起过暑假。”她说。

电话响了，她把香烟丢在地上用高跟鞋踩灭，拿起电话边往外走边说她会马上回来。现在换成安娜丽丝向我解释了。凯特是个音乐家，当从学校退学去旅行后，她的父亲就不再给她提供生活费。她的母亲仍然通过律师给她钱，但是她从来没有用过这笔钱，她说将来她会这笔钱留给她的孩子。

“为什么会弄这个画廊？”

“很多男人会来这里，”安娜丽丝说，“凯特跟他们很熟。”

我叹了一口气。

至少她最后决定放弃布兰特妮了，安娜丽丝说。“她简直像个疯子，她打电话到那些人的办公室，还私自安排约会。”

她一点一点地跟我讲解她商业计划的其他内容。她们将有计划地投资一些新艺术家，特别是年轻漂亮的女性，这些女性能吸引更多的有钱男人来参观画廊、参加展览；她们还准备与巴黎、罗马和孟买的画廊建立联系。我不能确定这种非法的勾当是否也能在全球流行，但我能确定安娜丽丝就是我一直寻找的上流社会版本的夏恩。安娜丽丝也搬到了市中心，并且利用她能串联的世界以及她的关系来创造新的赚钱计划。“伸出手，触摸他们”正在被赋予

更丑陋的含义。我尽我最大的努力不去做判断，但对于当前在我面前所发生的一个人的生活没落，我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同情，而当初看到卡拉和安吉拉被同样的压力和欲望压迫的时候，我却深有感触。我意识到作为一个专业的观察家的距离效应实际上会让你感受到与你的朋友在一起时很难感受到的东西。你對自己亲近的人期望更多。你更容易对他们生气。也许这就是另外一个我更倾向于研究穷人的原因。即使我一直告诉全世界区别对待他们是一种傲慢的态度，但在这种区别对待中我可能真的找到了安全感。不过这些都是要等到事情平静之后再考虑的事情了。

235

在那年夏天快要结束的时候，我决定听从安娜丽丝的建议去拜访 J.B.——在我心里，我仍然用这个来称呼他。自从那晚在医院见面后，我还跟他见过几面，一次是在放映厅，一次是在他的制作办公室里，那时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人——更加放松，也更能控制自己。他甚至还让我给他的下一部电影提供一些都市“故事线”。现在他正在拍摄一部正统的电影，我很好奇他是如何转型的。

几天之后，我前往他的新办公室拜访。他的事业的规模之大让我感到很诧异。现场至少有十位制作人员在笔记本和电脑的包围中喝着咖啡，旁边的几块白板上密密麻麻地写着拍摄日程、各种等待最终挑选的道具和服装。“对不起，素德，”他说，“我们有点拖延。”然后他转向他所有的演职人员说：“下周一我们才能拿到新的剧本，但是一切都还得按照日程来，所以我们来确定角色分派

吧——这意味着，吉米，你要把精力放在工作上，不要再跟那些辣妹们闲聊了。”

当他们结束后，J.B. 喊我到屋顶去抽根烟：“不要跟自己的朋友做生意，我父亲一直跟我这么说。”

“这些年轻人都是你的朋友吗？”

“我在寄宿制学校的时候就认识他们了。”

“有什么损失吗？”我开玩笑。

J.B. 傻笑着：“我不能确定我还有什么可以损失的。”

他们都是投资者圈子里的人，他解释道。他们有钱却没有经验，而且他们都希望进入电影界，所以他们每个人投资 50 万美元来体验一下电影界的辉煌。“这意味着每个人都要拿出钱来。”

J.B. 再一次不自然地微笑着。

他们目前已经拍了几部电影，刚开始是学生电影，然后是色情电影，最后才是现在的正统电影。我问到目前为止他们在这上面已经花了多少钱。

“很多。”

“亏了多少？”

J.B. 大笑起来：“在 2000 年的股市崩盘之前，我投入了 1.5 万美元购买网络公司的股票。我不会再碰股票了。”

我了解电影的诱惑力，我说：“你能够接触到更多的观众，但是我不能想象赌博输掉几千美元。”

“这就是你和我们的区别，”他边说边惋惜地摇着头，“我们知道自己要进入这场比赛，并停留在这场比赛中。因为一旦你进入了

这场比赛，你就会一直在比赛中。”

回到室内，我把给 J.B. 写的关于卡拉的故事的提纲递给他，从她被揍开始，写到她被迫做起伴游生意。我原以为他会把这个搁置在一边以后再看，或者根本不看。但相反，他让我坐下，然后像个大人物似的靠在椅子上，把这份故事提纲捧到自己的面前。几分钟之后，他往前探身，把这些纸重重地砸到了桌上。“这个故事真不错，”他说，“我要付给你钱。”

“我更希望去认识一下你的那些富裕的投资者朋友。”我说。

他大笑起来：“不可能。”

“我又不会挖墙脚。”

他知道我在做什么。他歪着头，用一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你对这个群体了解多少。人类学家先生？现在看懂了吗？”

听到他这么说，我知道我最终能够让他与我合作。尽管他以愤世嫉俗和冷漠作为自己的伪装，但他和我们大部分人一样，容易受到荣格那句伟大的格言的影响：*想要显露的欲望远远多于想要隐藏的欲望。*

“我有一些理论。”我说。

237

事实上，有一种理论认为，我最早的关于有钱人会离我们很远的假设是错误的。我有一种预感，安娜丽丝新发现的作为一个老鸨的对生命的承诺，和 J.B. 对我的兴趣的玩世不恭的拒绝，背后有同一种热切的动机。安娜丽丝想证明她的技能和理解力超越她的财富，J.B. 想让我不要把他归入某种类别（最好能被视为下一个塞缪尔·戈尔德温）。他们两个人都希望我把他们的成功看成他们自己

努力的成果，把他们视为真实的个体而不是镀金的环境的产物。这让我感到苦涩的讽刺，因为穷人——定义上的绝对穷人——从来就不在乎自己是否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获得成功的。那些真正贫困的人非常乐意接受别人的馈赠。

但是 J.B. 只是大笑，并且用手在那沓纸上拍着：“不要浪费你的时间，素德。这才是有价值的内容——真实的辛酸生活。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赚钱。”

我再次接到安娜丽丝的电话，她是来求助的。她对布兰特妮的感觉就像坐过山车一样：今天她还喜欢布兰特妮，明天她又后悔同布兰特妮合作做生意。现在，她决心彻底摆脱布兰特妮，但是还不能确定该如何去做。这好比是夏恩跟胡安之间的情境。布兰特妮跟胡安一样，有着一种非常自信的叛逆感：*看我做得多棒！我自己可以做到！我为什么还要跟在这个家伙的后面？*

找蒂托去痛揍布兰特妮一顿似乎不太合适，所以我只好跟安娜丽丝说我也没有什么好的主意。但是，当然，我对于能有个机会观察她解雇布兰特妮的情形还是很兴奋的。

“我们周四的时候会在画廊见面，”安娜丽丝跟我说，“把你的拳套带上。”

那天当我到达的时候，凯特和她的员工正在画廊的前面准备一场关于纽约城市生活的摄影展。在人潮拥挤的纽约广场的照片之间，穿插放置着一些关于卡纳西、纽约东部、阿斯托里亚，以及纽

约周边几个外围城市的家庭小店铺的照片。这些照片简单而漂亮，大部分是由欧洲摄影师拍摄的，因为一家著名的欧洲汽车公司赞助了这场展览。

我直接前往安娜丽丝的办公室。她看上去气色不错，像往常一样优雅，为画廊的展览增色不少。她开口就说：“老实说，我不确定已经想好了在没有她的情况下怎么做。这也是我害怕的事。这并不是说我做不到，而是我们非常合得来。”

我想起胡安坚决拒绝接受事情已经发生改变的表情的表情。“我以为你已经下定决心了。”我对她说。

安娜丽丝咬了咬嘴唇，似乎有什么话想说，我能看得出来问题变得很严重。在她试图展现的自信之下，她对前途的未知也深感焦虑。布兰特妮和 J.B. 并不仅仅是雇员或者商业伙伴，他们是她的基础网络的一部分。我开始理解，跨越边界的生意要比单纯鼓起勇气去开拓新的世界复杂得多。这也意味着离开旧的世界，或者跟旧世界谈判，建立一种新的关系。这些害怕离开他们的小鱼缸的贫民窟企业家不仅担心自己会被大鱼吃掉，也担心当他们回到家时会被视为外来人。即使是安娜丽丝这样的号称拥有个人主义精神的人，也仍然需要人际网络的慰藉。跨越边界并不意味着你要把自己的朋友、家人和之前的商业伙伴抛在身后，而意味着你要在寻找新的人际网络的同时保持旧的网络——*扩展*旧的网络比建立新的网络还重要。玛歌特是个例外——她的朋友和家人都对她避而不见。但是对于安娜丽丝来说，布兰特妮不仅是朋友和合作伙伴，也能时刻提醒安娜丽丝她是谁，她究竟属于哪里。夏恩也可以很容易地转到其他

的酒吧从而避开胡安，但是那样会让他变得更加孤独。潜在的挑战是广泛的：如果在这个大千世界中，胡安只处在无用的一端，那么夏恩难道不也算是某种无用的一端？ 239

“是的，任何人都可以**说**这样的话！”安娜丽丝大笑道，“但关键是你得去**做**。”然后她叹了口气，耸了耸肩，发出一声轻笑：“我想问题在于，她带过来的男人是最稳定的——不是只光顾一两次的客人，而是常客。这是布兰特妮的本事，她能让他们一个月回来好几次！没有其他人可以做到这个。”

布兰特妮比约定时间早到了一个小时，我们都很震惊。我们正坐在那儿，她走了进来，迅速地点了一根烟。

这个画廊是禁烟的。安娜丽丝正要让她把烟灭了，但布兰特妮读懂了安娜丽丝的心思：“我不在乎。今天我心情不是很好，安娜丽丝。但是你想跟我谈谈，所以我就来了。”

安娜丽丝看上去似乎不知道如何开始。我静静地坐在那里，想找个地方躲起来。

“喂，我们到底要不要谈？”布兰特妮问。她明显很兴奋，肯定是吸食了可卡因。

安娜丽丝深深地吸了口气。“你把事情搞砸了，很多事情。”她说。

“你只是从其中一个方面来看这些事情的。”

“是吗？还有什么其他方面——”

安娜丽丝说到一半就停了下来。她努力保持平静。

“你又不需要做我在做的事，”布兰特妮继续说道，“这他妈的

就是问题所在，安娜丽丝。所以，除非你能知道如何解决问题，不然我还是会这么专横的。你最近实在够令人烦的，我已经受够了。”

这让安娜丽丝的火气又上来了。“你让所有人都讨厌你，”她说，“要么迟到，要么干脆不来，来了也是迷糊不清。你不能在让所有人都讨厌你之后，还觉得一切都很好，没什么事情会发生。”

240 布兰特妮只是大口地吸着烟，好像她在一个人孤独地等车。

“就拿酒店那件事来说，布兰特妮，”安娜丽丝继续说道，“你真的认为在那里对酒保大嚷，把房间搞得乱七八糟，然后把客人扔在那里很好吗？他有妻子的，布兰特妮，你不能以这样的方式曝光他。”

“去你的，安娜丽丝。真的，我真的待不下去了。”

安娜丽丝望着自己的手。她拿出一根烟，然后开始朝办公室门口走去。

“就这样？”布兰特妮冲着安娜丽丝喊，“我们就这样结束了？”

“我什么都不知道，布兰特妮。跟你在一起工作太让人难受了。你看上去也不想跟我一起工作，而且我跟你说实话吧，我也发现跟你在一起工作太难。”

“你知道什么，安娜丽丝？我会让你变轻松的，我不干了。就这样。你觉得怎么样？这样有解决你的问题吗？”

“有，某种程度上解决了。”安娜丽丝说，她生气地噘起嘴巴。

布兰特妮起身冲出门外，留下目瞪口呆的安娜丽丝。她慢慢地走出办公室，朝着画廊后面的花园走去。

安娜丽丝跟布兰特妮已经决裂过好几次了，但她们又总会原谅

彼此，然后冰释前嫌。这可以追溯到她们在学校的时候，但这在伴游世界里实际上并不是常态，在这个行业中，性工作者经常在离开老鸨或者中介几个月之后还是会回来。经济学家称这种现象为“沉没成本”。对于安娜丽丝和夏恩来说，解雇雇员是一件很难的事情，因为他们花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来训练这些人。朋友们把上面这种现象叫作忠诚。

但是这次，情况有些不同。在愤怒地冲出画廊之后，布兰特妮开始对一些在安娜丽丝那里工作的女孩采取行动。她跟她们说，她更擅长寻找客户，如果她们跟着她，就会赚更多的钱。这样的背叛让安娜丽丝感到很伤心。后来我经过画廊的时候，想了解一下事情进展如何，她找了个借口匆匆去了趟卫生间，然后抽着鼻子红着眼睛就回来了。她一屁股坐在她的椅子上，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我必须做一些事情，不然我就完蛋了。”

241

“你说‘完蛋了’是什么意思？”

布兰特妮已经从她这里抢走了五个最好的客户，她说。“我不能冒险跟她发生冲突，你能理解吗？我宁愿退出，终止所有事情，也比让我跟她起冲突的消息到处流传要好。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吗？我是说，她是个大嘴巴。”

“好吧，也许这是一个信号，”我说，“我的意思是，这真的是你想做一辈子的工作吗？”

安娜丽丝摇了摇头。显然，她有了更好的主意。“夏恩会帮助我的。”

就这样，我的故事连接起来了。我并没有太讶异。当夏恩和安

娜丽丝在画廊见面之后，我就感觉他们的生活会产生交集。当然，我讨厌这种感觉。虽然他们也可能在各种聚会上相遇，但我总觉得我该对此负责。而且我很忌妒他们，这点我必须承认。但我体内的科学家基因却让我很激动，谢谢他们。安娜丽丝和夏恩之间的连接正是我想通过我的工作表达的观点。全球化城市让不同阶层、不同种族和不同背景的人联结在一起，我的眼前就有一段和其他机会一样的既令人伤心又有利可图的危险关系。新奇的事物并不一定意味着与原有事物有天壤之别。这至少跟这座城市一样古老，甚至更加古老，你甚至可以追溯到美索不达米亚，看到奴隶向贵族求爱。但是现在这里的这项商业冒险模糊了早已存在的合法经济与非法经济之间的界限，这也要求两位经纪人合作，他们需要翻译这两个不同世界的语言和规则。夏恩提供可卡因，安娜丽丝提供顾客。夏恩贡献武力，安娜丽丝识别出冲突的参数。尽管我真的不愿意看到这一场景的出现，但这完全是有可能发生的。问题是：这会持续多久？

242 他们能承受住曾经击垮安吉拉的内在张力吗？

事实上，安娜丽丝身上发生的变化让我感到很沮丧。当我还在念大学的时候，熵的概念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有固体都会融化为空气、创造性破坏等。一个工厂也只有通过创新才能避免被淘汰。万事万物都在经历崩溃分解的过程。资产阶级之所以能成功，就是因为他们不拘泥于传统。尽管他们的声明与此相反，但是实际上他们都本能地拥护这种创造性破坏。

因为经历了太多的个人变化，所以我也认同这种创造性破坏的理念。这同样适用于纽约的地下经济。每个人都处在变革悬崖的边

缘。你必须学会如何远离，改变你的关注点，接受失败，并且尽早失败，然后继续向前。成功需要自我认知。

这是理论。但是在实践中，我讨厌看到安娜丽丝经历这种创造性破坏的特别阶段。当然，我也讨厌看到夏恩这样。他们都即将失败，但是他们的雄心和勇气让他们不轻言放弃。这实在令人伤心。他们的这种抗逆力也许会帮助他们解决彼此的问题，但也有可能把他们拖到毁灭、暴露和被逮捕的危险之中。这些危险我再清楚不过了，它们会击垮他们。其中有一种危险太明显不过了。警方最关注的就是社会阶级的边界，他们中的很多人讨厌看到这种搅和在一起的场景。但是警察实际拘捕的黑人商人并不多。原因很简单，市场上的人实在太多了，拘捕有可能会导导致市场上的新手为争夺市场份额而发生暴乱。但真正的危险在于他们内心中激发雄心的恶魔：贪婪、忌妒、不计后果的行为，以及过度膨胀的自我认知。虽然贩卖毒品或者提供伴游服务并不会让你进监狱，但它使你不能以一种合适的方法去接触到你的客户。很多人希望成为老大。很多人成长缓慢，从不与陌生人打交道，这样的人也很少会被捕。这就是为什么跨越边界等同于危险。

如果我们冷眼旁观，夏恩和安娜丽丝的冒险就是一场有吸引力的试验。两个截然不同的人，拥有截然不同的文化资产，两个人都希望能够在无形的经济中奋发有为。哪些资产最有用？哪些资产最具毁灭力？

248

从我目前所观察到的来看，我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在这个特别的高低等式中，占据低阶的人更有优势。夏恩了解黑市，而且从不

因混乱而远离。他对于何时推进、何时撤退有着更好的商业嗅觉。他在贫民窟里习得的冷静和冷漠的面具保护着他。就像我所见过的其他毒枭一样，他知道今天的失败有可能导向明天的成功，而缓慢成长或者接受亏损也是他们能够在游戏中长期坚持的关键。但是安娜丽丝看上去没有这些本能。她的野心和精英阶层的无所顾忌影响了她的判断力。她不仅希望一切都在自己的控制中，也希望把所有的谨慎抛诸脑后。也许这也是她所属的精英阶层文化编码的一部分，她这种有特权的人士是拒绝回归到没有巨大胜利光环的平庸生活中去的。她所津津乐道的自己非法事业的污点会在将来某一天神奇消失是值得怀疑的。她认为像她这样的人既能制定规则，也能打破规则。但是梦想家在犯罪的世界里是不会取得成功的。地下世界更加适合那些有自我认知的企业家，他们既知道自己的局限，也知道什么样的市场会繁荣，什么时候警察会出现。

整件事情就像看车祸的慢镜头：你无法阻止，而且听到金属的每一声嘎吱声，你都在退缩。但是离得太近又意味着我无法转身。不论好坏，我都得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退出策略

玛歌特给我打电话，问我是否愿意去看看她的“传教”工作——最近，她正协助她的“合同工”（contractor）^①重新组织她们的财务生活，教给她们一些基本的投资原则，说服房东在不进行背景核查的情况下出租房屋，甚至放贷给她们。她慢慢对退出策略表现得越来越有兴趣。“我们都会离开，”她不止一次地跟我说这话，“到30岁、50岁的时候你可能还在做这件事，但终有一天你会停下，然后怎么办？这些女孩都得学会思考。”

很明显她是在跟自己说话。

这是研究性工作的学者很少研究的一个主题。圈子里的很多跟玛歌特同层次的女性有高中文凭或大学学历。作为有经验的主管和对话者，她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她们已经学会了如何应对各种复杂的社会情境，以及如何与不同类型的人打交道。但这些内容并不能被写到简历中去，那她们是如何向正常生活过渡的？

今天她邀请了两个做得不错的伴游女郎摩根（Morgan）和费奥娜（Fiona）来她的公寓。她们两个都非常光鲜亮丽，一身气质打扮，肩背普拉达包，脚踩伯拉尼克鞋子。我曾经粗略地跟摩根聊过——到

^① contractor 是相对于 employee（正式员工）的一种用工形式。雇主需要为正式员工缴税、缴纳社会保险等，但合同工需要自己申报缴税，雇主不需要保证其最低工资，也不需要为其缴纳保险。——译者注

现在为止，我已经访谈了150名访谈对象，积累了一份充分扎实的数据——所以当我们坐下来时，彼此之间已经有了一些信任。

246 玛歌特用一把英式瓷壶给我们倒了茶。她提供了牛奶和代糖，但是没有砂糖或者奶精。之后，她开始讲起来。

“听着，我想告诉你们一些事情。根据我的经验，你们要么丢命，要么被抓，还有可能生病，抑或损失所有的钱。我想帮助你们避开这些不好的结果。”

摩根和费奥娜对视了一眼。“这有点儿让我们诧异。”摩根说。

“对啊，我们还以为你让我们来是想让我们为你工作呢。刚刚我还在想，香槟在哪里呢？”

“我真傻。你俩是为数不多的存了一笔钱的妓女。我应该向你们咨询意见。”

“是你打电话叫我们来的，玛歌特。”

“是的，是我打的电话，因为我想帮助你们。素德是一位研究者，所以如果我有什么不对的地方，他会纠正我。但是大部分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的女性都知道我们已经在走下坡路了。”

玛歌特看了我一眼，而我也回望她，似乎是想跟她说，*谢谢你把我也卷进来*。但是我得尽可能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大部分我认识的女性开始陷入麻烦，原因是她们不会妥善管理自己的钱，”我说，“在我访谈的这些人中，规划未来并不是她们的强项。”

“我们不是傻子，”摩根说，“我们存了一笔钱。”

“你是有一些现金，”玛歌特反驳她，“但即使如此，你还是需要通过跟房东上床才租得到房子，如果下一个房东不愿跟你上床呢？”

事实上，实际情况比玛歌特所说的更复杂。摩根说服她的房东免除了她的费用，并在银行为她提供担保，这样她就可以通过信用检查。作为交换，她已经跟房东睡了差不多三个月，没有收一分钱。

“费奥娜，你也没有什么区别。你差不多跟这个城市的一半的人睡了，因为你办不了信用卡。”

费奥娜皱起眉头，开始把玩起自己的烟盒。

“看吧，你们两个人都很聪明，”玛歌特继续说道，“比我认识的别的笨蛋要聪明得多，愿上帝保佑她们。在某些时候，你们肯定也想做些不一样的事情，所以我想给你们提个建议。”

247

摩根耸耸肩表示无奈地接受，费奥娜也只好听着。

“我估计你们两个人各自大概在银行里有 5 000 美元的存款，也有可能更多一些，但不会多太多。你们觉得可以把这些钱永远地攒下来，但是让我们现实一点——当你坐在出租车上时，你可能会讲起去圣巴特岛度假一周的计划，或者至少也得去趟迈阿密的海滩，是吧？你一直努力工作，所以这是你应得的。而且那里还有不少男人。但这样去一趟，5 000 美元就没有了。而且你还要买衣服，是吧？这又要用掉 2 000 美元。我敢打赌，如果你有信用卡的话，它也肯定被刷爆了，所以你还要把钱花在支付银行手续费上。”

玛歌特停顿了一下，想看看事实是如何起作用的。

“我不是想告诉你们要住到山洞里，而是你们需要改变你们与金钱的关系。这就是我的建议。把你们存的钱借一些出去，利率尽量设置得合理一些。不要压榨别人，但要开始把你的现金转变成利润。我已经在做这个了。我告诉你们这些，是想改变你们的思维方

式。不是用钱去换东西，而是用钱来**赚钱**——为了更好的未来。”

摩根似乎有了些兴趣：“我们能赚多少？”

“年底之前，5 000 美元可以换来 7 500 美元，前提是不需要跟谁上床。”

看上去这似乎对她们产生了吸引力，至少目前是。玛歌特紧接着继续说下去。找些女人，把现金借给她们，然后让她们每周还一小部分，但不可以拖欠，然后把**所有的钱**都存进银行。她在长岛的一个信用合作社里给这些女人都开了账户，然后把这些账户关联到一个由她控制的账户。每周，银行会自动从那些账户里扣减一部分钱转到她的账户里。她们需要开始做一些正当的工作，服务员、舞女等，虽然每周只工作几个小时，但足以拿到一份合法的薪水。当她们真的想要找一份正式工作的时候，那段没有正当工作的经历是需要隐去的。

278

30 分钟后，摩根看上去仍然有些怀疑。“也许你是正确的，”她说，“但是借钱的话，如果她们不还怎么办？”

“这就是小额借款和每周还款的妙处了，”玛歌特跟她解释，“你不会损失太多，而且发生的概率并不会像你想的那么高。大部分的妓女还是诚实的，但她们可不是为了社会认可才会这样。”

摩根仍然没有完全放心，但是在她们离开的时候，费奥娜说她想通了，询问是否可以再安排一次面谈。也有可能是费奥娜觉得终于有机会去抽根烟解解乏了，所以表现得很和善。她们走后，我关上了门，然后转向玛歌特。

“这个计划不会成功的。”我说。

玛歌特对我的话嗤之以鼻。“我不是个傻子。如果我能让十分之一的人看到前景，这就很好了。而且你并不了解事情的全貌。”

我们再次坐了下来。她告诉我她跟一些合约员工讲过——她总是称呼那些女性为合约员工——她很快就将退出这门生意。刚开始她们都觉得她一定是疯了，跟她开了很多关于中年危机的玩笑，但是很快她们就开始给她打电话——一般都是隐秘的，这样其他人就听不到了——了解她将来想要做什么。

我能看出玛歌特正在经受着某种痛苦，有可能是对她在她们从事性工作这一行中的角色感到抱歉，同时更为现在放弃她们感到内疚。这很普遍，我在从事非法工作中的人中见过多次，不管是每周挣几美元的站街女，还是每年收入数百万美元的高级毒贩，总有一种负罪感一直困扰着他们。但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不敢梦想另外一种生活。这就是玛歌特的异于常人之处。但我也不禁感到，她的一部分灵感可能来自纽约这个城市。玛歌特知道她是纽约大舞台上的一个演员。她不仅优秀，而且是最好的演员之一。这种敢于变革的勇气，是纽约赋予她的某种一直到现在我都未曾仔细考量的社会资本。甚至在她为租到西南部的一间安静的房子而憔悴的时候，她仍然在梦想着她可以在纽约开始很多事业——舞厅、餐饮和娱乐业、游轮旅游。这每一个梦想都蕴藏了潜在的对帮助女人摆脱她们对男人的依从关系的渴望。

我想了想，然后摇了摇头：“玛歌特，你会怀念这里的一切的。”

她对我眨了眨眼：“你也是。”

我哈哈大笑起来。她是对的。

“你喜欢凌晨两点钟待在破败的小酒吧里面。”她说。

“你喜欢去管理像摩根这样的辣妹。”我说。

“是的，但你觉得你跟别人不同。你告诉我那些富人家的孩子有多疯狂，那些穷人有多神奇，以及你多么同情那些穷人和处于苦难中的妓女。但是我们和你并没有什么不同，这是你不能否认的。”

她又是对的，但这次我没有笑：“玛歌特，我来这里是因为他们没有话语权。”

她拼命地摇头，好像对我很不满意。“他们有话语权，素德。他们每时每刻都在发出声音。你没有话语权才是问题。你感觉他们会给你话语权。所以你来找他们——弱者、病人、罪犯，还有疯子。你为什么总是找他们？好好想想。你为什么总是从他们身上去寻找你究竟是谁的证明？”

我知道，玛歌特说到点子上了。虽然我不喜欢，但她是对的。20年来我差不多都在做这样的事情。虽然我现在的目标群体是中产阶级女性和富人，但我的动机跟我在芝加哥研究公租房的时候并没有多大差别。我并不会去找那些有钱的律师或者会计师。即使有人主动联络我，比如马丁，我也选择主动逃离。我想找的是那些孤独的人和被遗弃的人。我感觉孤单，和别人格格不入，我希望从那些同样被污名化的人身上寻求认同和智慧。

想到这里，我更加不舒服。我一直跟自己说，我不想永久地研究这个世界。但是即使我日日夜夜地研究纽约的地下世界，我也偶尔会飞回芝加哥，去追寻我十年前研究过的那些公租房里的家庭的足迹，当年他们的家被拆掉，不得不寻找新的住所。他们中80%

的人最后落脚的社区跟他们离开的公租房一样，贫穷、隔离、犯罪丛生。几十个租户给我打电话，只是想跟我聊聊他们无法找到新住所、没有钱付租金、在不熟悉的新环境下不会管教儿女的痛苦。孩子快死了，父母快要被抓进监狱了。就像电影《土拨鼠之日》里的情节，他们一直过着贫民窟的生活。在那里，你能见识到何为沮丧。

我还没有从离婚的伤害中走出来，所以我情不自禁地对玛歌特产生了怨恨之心。她的问题让我感到痛苦。我是因为想让自己感觉好一些才去研究穷人的吗？很多社会科学家终其一生都在研究不平等，我不是唯一的那一个，但是能够像我这样数周、数月甚至数年以直接的人际接触来进行研究的不到十人。其他研究者所采用的问卷调查法、电话访谈法帮助他们维持了一个健康的人际距离。我以观察第一手悲惨的经验是为了寻求真相来为自己辩解，但这又何尝不是暗藏在科学外表下的窥视欲望的一种借口？是我的偏见和需求在引导我的发现吗？

但如果我不研究这个，我还能研究什么？

我离开玛歌特，直接前往脱衣舞俱乐部去做访谈——一共有三个访谈。

我的访谈对象越来越多。

在2005年接近尾声的时候，安吉拉给我打来电话说她要回多米尼加了。她说她感到沮丧，希望和家人在一起。但她有一份临别礼物要送给我。她找到了一些成功打进上层性交易圈的东欧女性和

257

拉丁裔女性，这些女性都同意跟我谈谈。如果我过去跟她道别，她会把这些人的电话号码给我。

当我到达她的公寓的时候，她正在准备周日的晚餐。这香味让我想起了在布鲁克林区的旧公寓，我几乎在期望维尼和马德里加尔神父能走进这扇门。

不过进来的是卡拉。“惊喜吧！”她说。

她们又成为朋友了？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玛歌特！”卡拉说，“我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

“卡拉就像酒吧里的社交女王，”安吉拉说，骄傲得好像是在谈论自己的女儿，“她愿意帮助每一个人，我为她感到自豪。”

我知道玛歌特对卡拉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果你愿意把从一个站街女到伴游女郎的转变看作一件积极的事的话。安吉拉为卡拉能够成为一个“卓越的女伴”感到骄傲，卡拉现在每月至少接待四个高付费的预约客户。听了玛歌特的建议，卡拉决定在她旧社区的后面找一间有补贴的公寓，然后存钱去布朗克斯买一间公寓。

“我把要买的公寓的照片挂在我的床顶。”卡拉说。

我微微一笑，脑海中浮现出玛歌特跟卡拉说要让自己的目标可见的场景。

但在一点上，卡拉与玛歌特的观点截然不同。玛歌特认为卡拉应该减少与公租房里的朋友和家人的联络。起床去工作，远离这些俗事，她对卡拉说。*你的朋友拖累你的速度比你做任何事都要快。*不管是从文化角度还是从情感角度，卡拉都没办法接受这一点。鱼要离开鱼缸并不容易。

我可以从两个角度来分析这件事情。自上次那个有钱的客人痛打卡拉的戏剧化的事情发生之后，玛歌特又开始帮助我。我开始增加我的调查对象数量，访谈更多的高端性工作者。我访谈了住在城市或郊区的女性，她们中的一些在本职工作之外来做兼职，另一些把这份工作当成全职。她们中的一些只在俱乐部跳舞——这样可以避免肢体接触，另一些则当起了色情电话的接线员。很快我有了足够的钱在迈阿密、纽约和芝加哥这三个城市开展一项更广泛的调查。其中尤为吸引我的是，她们的背景跟安吉拉以及我认识的其他站街女的背景，以及安娜丽丝的贵族血统都不一样。玛歌特找到的这些女性都来自阿肯色州、肯塔基州、宾夕法尼亚州等州的小城镇，并且在芝加哥、洛杉矶、华盛顿和迈阿密这样的全球化城市中工作。她们以一种更具商业意识的心态来工作，她们更改姓名，合资购买公寓，使用不同的网络平台——从脸谱网到克雷格列表网。有一个团队甚至组成了一个投资小组来从她们的有钱客户那里获取投资建议。

玛歌特一直试图让卡拉记住这些经验。“她们从不回头看，你也不可以！”玛歌特喜欢这样说。

但是卡拉不愿意离开她的朋友和家人。她甚至可能永远不会离开下东区，尽管有那幅布朗克斯公寓的照片。事实上，她已经用自己的部分储蓄来给一些想和她做一样事情的人发放小额贷款。她们需要衣服，不是吗？她甚至梦想成为A大街上的玛歌特，而且她已经通过收取小额佣金的方式，为一些年轻站街女提供约会对象和建议。“素德，这些女性需要我。”她说。

这些话听上去特别熟悉。跟玛歌特、夏恩、安吉拉、曼军以及其他所有人一样，成功对卡拉来说毫无意义，除非它能反映在她所关心的人身上。她的社会资本同时成了她的社会负担。我坚信慈善家是不会在黑市里取得胜利的，或者卡拉的慈善本能反映了她对自己未来的焦虑。

当她出去接听电话的时候，我询问安吉拉对于这一切怎么看。卡拉的投资不是在冒险吗？这是不是在浪费她创造新生活所需的时间和精力？

安吉拉摇摇头：“如果卡拉想这样做的话，亲爱的，她是不需要等到现在的。我很高兴她现在不再嗑药了。”

“但是我原以为关键点是离开这里，离开街头。”

“我们不像你，素德。没有我们，她什么都不是。没有我们，她连底裤都没得穿。”

她笑了笑，然后变得严肃起来。玛歌特希望卡拉变成白人，她说，但这是不可能的事。

我想起在芝加哥的一个合约商曾经说过的话，他讨厌在白人社区工作。“贫民窟就像一个鱼缸，”他说，“你一直努力工作，就为了能够摆脱这个鱼缸，但是一旦你摆脱了，感受到高温，你又想再跳回去。”这比对白人星球的恐惧还要复杂。如果你一直在悬崖边缘生活，那么你知道当你身处麻烦的时候你需要别人来帮助你。卡拉有过被有钱客户追打还要她把钱送回去的经历。她没有追索权，也没有任何确定的社会制度可以支援她。但是在贫民窟，每个人都彼此了解，每个人也都彼此亏欠，在那里，总有一个人会帮你——

他必须帮你。

这跟安娜丽丝和 J.B. 以及他们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梦想大相径庭，这可以解释大部分原因。这也毫无疑问是我的怜悯所在。但是问题是卡拉的选择把她自己置于风险之中。如果她正试图去管控、经营这些年轻站街女，那么你都不必依靠灵媒就可以看到一场慢镜头的灾难就在眼前。

257

几个月之后，我发现自己处在另一种鱼缸中。这是一间坐落在公园大道的雅致公寓，一幅利希滕斯坦的画作被悬挂在墙上，烛台上的聚光灯下放置着一尊小型的象牙佛像。这是安娜丽丝朋友的住宅，这个礼拜他们去了百慕大。

我走进厨房，里面安娜丽丝邀请来的宾客就像是来自 J.CREW 杂志里径直走出来的一样——年轻男性都穿着假高领毛衣和蓝色外套，女孩都骨瘦如柴，看起来很无趣。厨房里的台子上摆满了寿司、鱼子酱、香槟和节日饼干。天花板的架子上挂着一些铜盘，一个巨大的炉子大到可以喂饱一支军队。

从黑色大理石台面上夸张四散的线条来看，这个华丽的台面适合用来吸食可卡因。

这个时候布兰特妮穿着一件金色的卡罗琳娜·海莱娜露肩连衣裙摇晃着走了进来。她遇到了麻烦，于是回来投奔安娜丽丝，显然她比以前更糟了。她会向任何愿意听的人八卦安娜丽丝的伴游服务，公开地谈论她和客人去巴黎的事，还吹嘘她跟联合国外交官的

风流韵事，因为“他们有外交豁免权，所以不用担心进监狱”！布兰特妮的优越感侵蚀了一个人进行战略思考所需要的谦逊和自我意识，这也让她经常处于一种危险的境地。

266 当布兰特妮在屋子里面晃荡的时候，那条单薄的肩带努力支撑着她的衣服不掉下来。这让我想起她全部的冒险行动。在她的右脚脚踝上，戴着一条闪闪发光的钻石脚链，这给她的黑色高跟鞋增色不少。她搂着一个不知姓名的男人，她的一只手轻轻地放在他的背上，另外一只手撩起裙子，高度正好隐约地露出内裤。然后她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像听到了一个大笑话似的。

夏恩无聊地站在客厅的窗边，手上把玩着一根没有点着的Kool牌香烟。他头上戴着一顶黑色贝雷帽，看上去很帅气，手中拿着一杯掺了可卡因的威士忌酒。他穿着无袖衬衣，露出了他手臂上的文身，一个十字架下面用艺术字体写着一行字：*他知道*。

J.B. 过去跟他说话。“我可能会去看玫瑰碗比赛，” J.B. 说，“兄弟，它是很不可思议的。也许有一天我会带你一起去。”

夏恩用一种难以掩饰的蔑视表情看着 J.B.：“我想我更喜欢砂糖碗比赛。”

J.B. 说他的一部电影遭遇到了“创新”瓶颈，所以他只好又去拍色情电影来筹集一些新的资金。他的宏大计划就是利用那些为安娜丽丝工作的女孩。他摆弄着桌上放着的一包新的登喜路香烟，叹了一口气。“安娜丽丝和我想离开了。”他说。

“离开这个聚会？”

“离开这座城市。”他说。等到他的色情电影杀青，他们将乘坐

他父亲的帆船离开，这将是一个非常好的休息方式。

夏恩一脸愁容，毫无疑问，他在跟我思考同样一个问题：如果你能弄到一艘帆船，那还不错。J.B. 能弄到，但普通人是没这个能耐的。

夏恩笑了笑，给了我一个奇怪的眼神，说：“哈，你终于要离开了。”说完他转过身去，望着窗外哈林区的方向，好像这样能把他从在纽约的困境中拯救出来。

几分钟之后，安娜丽丝开始猛敲浴室的门：“布兰特妮，你给我出来。” 256

从浴室里传出布兰特妮的抱怨声：“那个混蛋他妈的告诉我这里是干净的。”

安娜丽丝嫌弃地摇了摇头：“我打赌你甚至不知道那个家伙的名字，对吧？”她再次猛敲浴室的门，让布兰特妮振作起来。不一会儿，布兰特妮从浴室里走了出来，看上去一副茫然的样子：“迈科（Michael）回家了吗？那个混蛋去哪里了？”

“我把他介绍给乔乔了。”安娜丽丝说。

布兰特妮恶狠狠地盯着她：“去你妈的！安娜丽丝！”

“你就是个废物。”安娜丽丝用一种冷冰冰的口气说。

“你有时就像我那个讨厌的妈妈。”布兰特妮说。

在她们关系闹僵的时候，安娜丽丝曾经告诉过我，她跟布兰特妮会永远存在于彼此的生命中。现在我才理解她的意思。她们被永远地困在类似的战局中，布兰特妮总以为自己是不可或缺的，所以她一直希望能够从安娜丽丝那里获得情感上的慰藉，但安娜丽丝

一直试图让布兰特妮变得受到控制。我在一种忧郁又温柔的状态下在屋内游荡，然后整个晚上的其他时间都在厨房里跟伊夫林娜以及 J.B. 手下的一个堕落青春电影制片人聊天。好几次我扫视屋子的时候，要么看到安娜丽丝和夏恩在一起，要么看到 J.B. 和安娜丽丝在一起，又或者是安娜丽丝和布兰特妮在一起。我有一种感觉，他们都在一个太空舱内，飘浮在一个失重的世界中。

最后，安娜丽丝走过来问我在干什么。

“这很奇怪。”我说。

她带我走到阳台上，这样她好抽根烟。夏恩已经在那里吞云吐雾了。

“你没事吧？”安娜丽丝问。

“我很好。”我说。

“兄弟，你看上去不像没事的样子。”她说。

我控制住没笑出来：“真的吗？你不觉得你们两个人在一起做事很奇怪吗？你不觉得你跟布兰特妮重新和好也很奇怪吗？还有你跟 J.B.”

但是安娜丽丝摇了摇头。“问题不在我们，”她说，“问题在于你。”

夏恩点了点头：“她讲到重点了，素德。”

我完全惊呆了。我在哈林区认识的中介结识了我在上东区认识的中介，然后他们合伙开了一家全市范围的妓院，但问题却出在我身上？

“我就跟你直说了吧，”夏恩说，“自从我们认识之后，你一直在接触曼军、安吉拉、卡拉、马丁、玛歌特以及其他的人，但你什么

都没有做。”

他们为什么要攻击我？我只是一个试图通过理解不同类型的亚文化来撰写一本伟大的图书或拍摄一部伟大的纪录片的学者。我已经做了不少研究，我获得了机会、入场券和洞察力。这件事情就是玛歌特事件的翻版。

夏恩继续说：“你以为我在市郊，她在市中心，我们他妈的不可以搭到一起。去你妈的，兄弟。我们他妈的为什么就不可以搭到一起？你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你在市郊做着那些孩子的教授，到了市中心，你和市中心的人一起拍电影。是什么让你觉得你与我们有所不同？”

我必须承认，这是一个好的问题。

“再过一年我就不再做这些事情了，”安娜丽丝说，“夏恩也会更进一步。我俩都没有被固定在某个位置上，素德。但是妳被固定住了。你从研究一个故事到研究另一个故事，从研究一个群体到研究另一个群体，但是你总在同一个位置，从外面看着里面发生的一切。可你现在有些崩溃，原因是你现在分不清楚内外的界限了。”

她是对的。这就是问题的本质。这个彻底的内部人，这个美国的女儿，竟然比我自己还了解我，这真的很神奇。我一直在试图制作一个足够大的“盒子”，好把每一个人容纳进去，但是她和玛歌特却从盒子里面爬了出来。她们最终打破了我芝加哥的框架，然后带我进入了 I 听过很多次的纽约思维模式。或许，这也有可能是当初马丁把我吓坏的原因，因为在我生命中那个脆弱的时刻，他的世界离我太近了。我无法再保持我的边界。

“但这就是这座城市的伟大之处——每个希望与众不同的人都可以与众不同。这并没有什么影响。”

说完，安娜丽丝把香烟从阳台扔了出去，然后跟随夏恩回到了派对中。

夏恩在离开前朝我看了一眼。他不用说什么，他的表情已经把所有想说的都说了：*你不能站在那里只是观望，否则浪潮会把你卷走。在某些时候，你必须做出选择。*

几个月之后，安吉拉给我打来电话。卡拉又一次被人打了。当时，她手下的一个年轻妓女正在酒店的一间房间里约会，但进展不顺利，她在浴室里给卡拉打了电话。当卡拉赶到酒店的时候，发现那个男人正因为吸毒而变得狂躁不已，而那个女孩把自己反锁在了浴室里。那个男人把卡拉狂揍了一顿，以致她在医院里昏迷了三天。当最终从昏迷中醒来的时候，她不停地告诉安吉拉，玛歌特一定会为她感到骄傲。

安吉拉希望我能替卡拉联络玛歌特：“卡拉不听我的。她说，‘只有玛歌特能够理解她在做什么’。”

玛歌特现在人在西南部，正在寻找新的安顿居所。但是我跟她取得了联系，并且我们三个人计划一起找个时间前往卡拉的公寓探望她。

当我们到达卡拉的公寓时，卡拉正躺在一堆像是从儿童房里借来的枕头上。她全身裹着纱布，伤痕累累，止痛药的药效和被打的

羞辱快把她逼疯了。她说，她要复仇。她打算让里基把那个混蛋一脚踢到地狱里去。

玛歌特拿了一把椅子，放在床边坐了下来。她直直地望着卡拉，完全不理睬她的复仇言论。最终，卡拉靠着枕头坐了起来，咬牙切齿地对玛歌特说：“为什么你可以做到，但我却不能？我又不是白痴。这不公平。”

“不要跟自己过不去，跟自己过不去是你最糟的做法。”

“这不公平，玛歌特。”卡拉哭喊道。

“公平？不，这当然不公平。但我为什么会来这里？”

安吉拉和我靠着门站在屋子的后方。我看到安吉拉用一种疑惑的眼神看着玛歌特，她应该是在想玛歌特在用什么样的策略。我也对此很好奇。

“卡拉，我为什么会来这里？”玛歌特重复说。

“我不知道。”卡拉轻声说道。

“好吧，如果你不知道，那么我同样也不知道。”玛歌特环视了一下房间，又看了看我和安吉拉，“我的任务完成了，我要走了。如果你还想发牢骚、想抱怨的话，你就对素德说吧——他还会留在这里。”

“我没有抱怨。”卡拉说。

“不，你在抱怨。卡拉，我已经厌烦了听妓女抱怨自己悲惨的生活。如果你还想在这一行做下去，那么你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这些女孩子被打，要么你自己被打。总会有人被打，你希望是哪一个？”

卡拉不知道该说什么：“我不知道，我——”

“是吗？”玛歌特问，“究竟哪一个？她们还是我们？”

“她们是我的朋友，”卡拉说，“我绝对不让任何一个混蛋打我的朋友。”

“看吧，这他妈的就是你的问题，卡拉，”玛歌特边说边站起来打算离开，“那些婊子不是你的朋友，她们为你工作，她们是连接你和未来更好的生活的人。振作起来，不要再像一个怨妇一样不停地抱怨。”

260 说完，玛歌特走出了房间。安吉拉和我跟着她一起穿过潮湿的走廊，进入灯光昏暗的电梯。在这幢出租住宅外面，一座象征着政府的家长式作风的二十层楼高的纪念碑在这个悲戚的夜晚显得格外黯淡。事实上，我认为卡拉和这座纪念碑有很多共通之处。她愿意为朋友两肋插刀，当这些女性在这个被定义为肮脏、残酷、短暂的世界里成为职业妓女的时候，她愿意给她们提供帮助。她希望成为她们的安吉拉，让她们对自己产生好感；她也希望成为她们的玛歌特，激励她们学习如何变得更好。但是实际上她从所有的跨越边界的人生经历中所获得的却总是被打。现在玛歌特跟她讲的话和所有政府福利批评者说的一模一样。公租房、社会福利和医疗保障，以及安吉拉的爱只会让你变得更加脆弱。要想赢得比赛，你需要更加坚强。你不能成为她们的朋友。你应该学学夏恩，你要知道什么时候止损，然后再继续往前。说到底，这是在做生意。

在某些时候，你必须做出选择。

我确信安吉拉和我想的是同一件事情。卡拉在这场比赛中完全没有胜算。她根本就不知道如何去经营管理员工，如何去激励她们

度过漫漫长夜，也不知道如何激励自己。这正是玛歌特所失去的东西，也是她变得痛苦，最终选择退出的原因。玛歌特经常跟我说，当她能够接受最终总会有人受伤的观点时，她才能成为成功的职业经理人。被侵犯是做这一行的常态，但至少她可以选择不成为受害者。

这一切都太令人难过了。不过，至少安吉拉不打算干这一行了。愿上帝能保佑她一切顺利。玛歌特耸耸肩，开始擦拭眼中的泪水。

“很抱歉我们在这样的场合相遇。”玛歌特说，你能从她的声音里听到一丝怜悯。

“是啊。”安吉拉除了这一句，再也没有说什么，但这一句已经道出了一切。她捏了捏我的手。

六个月之后，卡拉自杀了。

日历又翻过了一遍，现在已经是2007年了，距我第一次来到纽约和哥伦比亚大学已经过去十年了。我在新泽西州北部的一家脱衣舞俱乐部为另一项关于性经济的研究寻找新机会。我希望能够找到俱乐部的经理和脱衣舞娘，让他们谈谈脱衣舞娘中的一些是如何从普通的舞者转变成全职的性工作者的。在纽约城外的这个繁荣的工业走廊里，脱衣舞俱乐部就隐藏在一些小的社区里，室内的电视静音地播放着各种节目，脱衣舞娘们和着震耳欲聋的摇滚乐摇摆起舞。这家俱乐部的老板叫吉米（Jimmy），是一个看似粗鲁但实际上和蔼可亲的人，他曾在社区大学里读过社会学，并且乐于跟我谈

论在工人阶层中的成长史。在 20 英尺之外，一个年轻的拉丁裔女孩坐在一个头戴绿色卡得彼勒帽子的魁梧白人男子的腿上。她让我想起了卡拉。随着一杯杯啤酒下肚，这个身材魁梧的男人更加喧闹起来。吉米数次站起来，朝着那个男人的方向走去，但是每次那个男人都摆手示意吉米离开，保证自己会冷静下来。

突然间，这个身材魁梧的男人一把把那个年轻的拉丁裔女孩推倒在地，并且用脚踩在她的脖子上。他把他的啤酒泼在她的脸上，然后拽起她的头发把她拖出了俱乐部。

吉米走到俱乐部的后间，抓起一根看上去像棒球棍的短棍。我和其他几十名客人一起，跟着吉米跑了出来。那个身材魁梧的男人正把那个拉丁裔女孩按在酒吧的外墙上，然后用他粗大的手掌扇她耳光。

当吉米靠近的时候，那个男人又抡起手掌要甩到那个女孩的脸上。就在他把手举起来的时候，吉米用手上的棒球棍对准他的后颈重重地打了下去。那个男人松了手，那个女孩瘫倒在地上，然后吉米又用棒球棍狠狠地向男人打了下去。嘣！嘣！那个男人倒在了女孩的身边。

262

然后吉米把那个女孩拉了起来，跟她说：“你看吧——你玩完了！我不想再在这里看到你。我过去很友善地跟你说过你还没有准备好，但你就是不听。所以给我滚出这地方吧。”

他转向聚拢起来的一群人，让他们回去。“不少人正在睡觉，我们要尊重他们。”

我靠着墙壁瘫坐了下来，膝盖变得没有力气，还想呕吐。

吉米跑了过来，用刚才他抓那个拉丁裔女孩的力道抓着我的手臂。“不，”他说，“不要这样。”

我的脑子里开始浮现所有会遇到类似境遇的女性的脸庞，卡拉、安吉拉，还有所有我听过的恐怖故事情节。

“不要想这些。”吉米说。

我试着开口说话，但说出来的却是：“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

一周前，在我们见面的那个夜晚，我曾经告诉吉米我的工作已经接近尾声。这些工作的夜晚实在是太漫长难熬了，我已经非常劳累，我跟他解释道。“胡说，”他跟我说，“你就是害怕了——我看得出来。你想拯救这些女人，但是你又不知道该如何进行，这让你很费神。”他说他自己也有同样的感觉。这些疯狂的女人让他想起他的妻子。男人是守护者，不管她是你自己的妻子还是这些下等的站街女。看到这种事情发生他会很难过，尤其是当自己也无力相助的时候。

现在他说：“你可以的。你现在回家，但还要再回来。再回来一次，之后，你就可以结束了。但是你必须再回来一次。”

他点了一根烟递给我，然后也给自己点了一根。

“如果你愿意，可以在这里住下来，或者你也可以回家，但是重要的是你要记得再回来一次。我们再重新开始。”

“我完了，吉米。”说完，我便开始哭起来。我用双手掩面，以免让他看到，这样会令我难堪。我想要完成的研究、我想去写的著作、我希望某天能完成的纪录片——我对这每一件事情都感到厌

倦，我想把这全部的内容都抛诸脑后。

“总有人会被打，”他说，“这就是游戏。有些人搞砸了，所以被打。你是没有办法改变什么的。回家吧。”

吉米返回了俱乐部，留下我在原地站立抽泣。*总有人会被打*。对我讲这样的话的先是玛歌特，现在是吉米。乔什在曼军的膝盖上部署玩具士兵的场景浮现在我的脑海中。这一切都令人太难以接受了。

最后我振作起来，叫了辆出租车。在从这阴暗的工业大街前往光明的曼哈顿的路途中，一个奇特的想法从我的脑子里冒了出来。在纽瓦克的破败小巷里，在曼哈顿的脱衣舞俱乐部中，在“地狱厨房”成人碟片商店的后屋，以及在那些上流伴游女郎的精致沙发上，我发现了一个叫社群的东西。就像莫蒂墨，这个垂死的男人是依靠着善良的妓女们生存下去的；就像马丁，他是从他的嫖客伙伴中获得安慰的；而像安吉拉，则是跟她的有宽容之心的牧师以及她的性工作者团队混在一起的；就连我，也是有人照顾的。而且，利用这份对我影响很大的研究，我也有了渐渐成功的优势，如果说有什么助力的话，那么至少是一种精神上的鼓舞。

在安吉拉和玛歌特的帮助下，我获得了上层性交易市场中足够的联系人信息，这使我能够启动一项关于不同城市的几百位女性的研究，而且最终我成功地建立了一份包含足够多的女性的样本来满足主流社会学对于学术研究的要求。但是真实的情况是，我对“内幕提供者”和“研究对象”的科学超然只是一种逃避，连同我那壮观的样本数据搜集也是。玛歌特看我看得很准。在一个我感到

孤独的大城市里，在一个我一直在努力寻找自己的出路的国家里，我已经找到了一小群疲倦的灵魂伴侣，他们都尽全力为我指路。这并不是什么人格缺陷或者研究过失，而是生命本身自我发展的过程，尤其是对于那些生活在边缘的人群来说。这些临时形成的社群中的人相互支持，产生共鸣。他们的生活影响着我，我的生活也影响着他们，我们通过彼此向外扩展我们的支持网络，通向一个既充满威胁也向我们招手的更远处。唯一的不同之处在于，我一直在记录，获得量化资料并分类，然后把这些科学的工具运用到我们共同的旅程中。

267

吉米也是对的，我一定要再回去，即使只是一个晚上，我也不希望今晚成为我对这个底层世界的最后记忆。我对这些人有亏欠，而且亏欠得太多太多。

我后来再次见到玛歌特。她说她想看看我在纽约开展区域性的性经济研究的计划。但是当我向她展示我将要研究的话题列表时，她快速地扫了一眼，然后回过头来跟我继续说话，好像把我当成了她的一个顾客。“做个列表？你是要做访谈吗？好的。你希望认识更多的像我这样的人吗？好的。警察吗？不管你想认识谁，跟我说。但是动作要快，因为我也不知道这一行我还能干多久。”

几个月之后，她就不再干这一行，然后搬到亚利桑那州去了。我从此再也没有见过她。

安吉拉也从多米尼加给我打来过一次电话，但是我甚至没有机

会跟她对话。她在我的答录机上给我留言，说要把往昔烦恼抛于脑后。

这之后我和夏恩也只见过几次。有一次是在我们过去常去的酒吧，我们相约深夜的时候过去喝一杯。那一次他正好咳得严重，脸色阴沉得像一个在纳税高峰期的会计师，疲于应付每个人的不幸和谎言。他问我现在在做什么，我告诉他我已经暂时放弃了所有研究——我的生活中没有了性工作者，没有了嫖客，也没有了富家子弟，我甚至连纪录片也没有再拍了。这些事情对我来说都太沉重了，我也没有找到把这些事情整合到一起的思路。

“这也有可能是你休息的好时机。”他说。

265

我能体会他语气中的惋惜之意，但我还是反驳了他：“这不是休息，夏恩。我希望能描绘各种模式，破解它们的密码，我希望能找到可以连接所有事情的方法。我想向大家证明譬如安吉拉、卡拉还有曼军，他们跟安娜丽丝和 J.B. 并没有什么不同。我想给他们指一条出路。”

这些都是事实，但与科学研究没有什么关系。我想给他们指一条出路，但我失败了。“我失败了。”我说。

说到这里，回忆从四面八方涌了过来。我想起成人碟片商店、布鲁克林区的公寓，以及那次我陪着卡拉去见玛歌特。我甚至还记得为了让她俩彼此认识，我留她们单独相处而自己到外面的报刊亭边看的那本杂志——《外交事务》。我有种想哭的冲动，一直不停地自言自语般地倾诉我对纽约的情感，纵使我的研究再大，我依然担心没有办法去理解这座巨大的不断变化的城市。“我失败了。”我

又重复了一遍。

夏恩与我对视了一下。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随后直直地盯着面前的电视机，嘴里含着一块冰块，满怀心思地咀嚼着。当他回望我的时候，我有种他刚从远方归来的感觉。“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我的哥哥是怎么死的？”

我摇了摇头。

“他从中东战场回来后，患了创伤后应激障碍，或者随便叫什么名字吧，总之就是对一切事情都失去了兴趣，非常沮丧。他有时候很暴力，有时候又神经兮兮。他也跟你用同一个词语——失败：‘我失败了。’我告诉他，永远不要用这个词。要说改变，兄弟。说‘我改变了’。”

夏恩放下手中的杯子，目光再次与我相遇。

“那你呢？”我问。

“在我很小的时候，我经常去市中心。这个我跟你说过吗？我经常去逛那里的艺术博物馆。嗯，我喜欢这些东西。”

“你的兄弟曾经告诉过我。”我说。

“所以在那里，我经常跟白人男孩混在一起。我当时就想，如果我能把这些艺术品放到我的家里……”

“你想开一个艺廊？”我问他。

他点了点头：“可能吧，可能我会这么做。是这些白人让我明白这些的，妈的，我自己就从来没这么想过。”

那一刻，我知道夏恩接下来的路一定会很顺利，他甚至会在事业上大有斩获。我对于他的低能耗的直觉是对的。他用自己的方

式接受了自己的过去，同时也接受了所有的挫折、错误和错失的机会，并且他永远以开放的态度来面对新世界和新机会。他能用自己的方式来宽恕自己，或许是因为孩提时代的大都会博物馆之旅，又或许是因为这里是纽约。失败不能定义他，但是生命的长度能。而且在地下世界里，生活的一半是战斗。要学会后退，学会重新评价、重新想象新的可能。

就像能读懂我的心思似的，他转过身来问了我一个有点意外的问题：“你还会写书吗？”

“什么？”我说。

“你还会写书吗？”

他悠然地说着，好像这是一个再明显不过，除非是傻子否则都能理解的问题。但事实上，这的确是一个让我很受折磨的问题。我要感谢安吉拉、卡拉、曼军、安娜丽丝，以及夏恩把我从他们分享给我的所有的时间和事实片段中拯救出来。也许关于他们的生活碎片能够映射事实的全貌或者一部分，但它们仍然是充满人性色彩的、真实的，并且增加了我的见识。分享他们的故事也是另一种拓展他们的探险的方式。

但这一切都还离我很远。我仍然有很多问题没有答案。我跟他开了一个类似于“大树倒在森林里”的玩笑：“如果你写了一本书，但是没有人去读，那么你真的算写了一本书吗？”

他大笑起来，也就在那一刹那，我感到他不再为我担心，他其实对我的能耗也有一种预感。这个想法给了我不少力量。

我最后一次跟安娜丽丝的严肃谈话也发生在酒吧里，但它跟我与夏恩在酒吧里的谈话很不一样。她一边一杯一杯地喝着伏特加汤力，一边跟我说着她打算把业务交给凯特，她自己要么给画廊投入更多的资金，要么干脆把资金抽出来。或者她会去印度，帮助她的叔叔扩大他学校的规模。然后她又提到了巴黎，在那里她有机会开一家服装店。安娜丽丝的世界就是一个充满第二次机会的“游戏屋”，这也是向由富人们开创的无尽的全球化远景的致敬。

“到8月15日的时候，我就在印度了，这些事情就会像没有发生过。”她说。

她的另外一种选择就是活成她妈妈的样子，住在上东区，然后过着没有意义和挑战的舒适生活。

“我的大部分朋友们没有目标，”她说，“他们有自己的动机，但是没有目标。我能做的就是继续前进。”

但是我还在思考她刚刚所说的失重的全球“游戏屋”的前景。她有很多选择，而其他人的选择却少得可怜，这并不公平。

“你和你朋友的问题在于你们都相信这世界是属于你们的，”我对她说，“你们这些人不仅创造规则，而且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这些规则。不管是继续从事性行业，还是前往印度去给那里的小孩当老师，都不会有什么后果。”

“让我们现实一点吧。我已经受够了纽约。而我退出性行业，不正是你希望看到的吗？”

我只能哈哈大笑：“我甚至不知道从哪里说起。大部分我认识的人都对后果有完全的认知。占屋者、毒贩、黑帮成员——他们都

很清晰地知道自己的未来在何方。”

268

“但是我所有的朋友也都是这样啊，”她说，“对自己的行为和未来会发生的事情感到好奇是人类的基本特征。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去印度。我需要重新找回自我。我的家人在这里，但是我可以离开他们一段时间。我可以成为另一个我，这也是我所期望的。”

我知道我跟她不会再见了。虽然安娜丽丝从来不是我的正式研究对象，但之前在我的研究接近尾声的时候，我多次遭遇这样的情境。这样的交流绝不简单。花费数年去研究犯罪世界中的人却不对他们产生或好或坏的任何情感，向来是很困难的，对于被观察的人来说也是一样的。当事情顺其自然要结束的时候，我也该与她告别了。所以我也打算用我之前研究结束时对待其他研究对象的方式来对待安娜丽丝——合起书本，然后前去研究下一个族群。我猜想这应该也是她正在做的事情。翻往下一页时眨眨眼睛是很正常的事。

但在我找到机会跟她说再见之前，她就询问了我的研究计划。

按照夏恩给我的建议，我试着用“我改变了”来开始我的演讲。就在我说话的时候，我意识到我实际上非常喜欢安娜丽丝这种重新发现自己的做法。跟夏恩一样，安娜丽丝有着对万事万物的开放态度。夏恩有力量，她也有力量。对于她来说，印度也许就是她的大都会博物馆，它给予她与自己的阶级脱离的能力。我希望我也能拥有这种快速而又果决地脱离的能力。

“我也不确定我会做什么，有可能是去写一本关于性工作者的书，但我内心其实也有点想去拍纪录片。”

她用一种怀疑的眼神看着我——每次我说要拍纪录片时她都会

用这种眼神看着我——虽然那时我已经拍了三部纪录片了。毫无疑问的是，J.B. 的电影事业影响了她的看法。但我也觉得，她可能是在告诉我，她不认为拍纪录片是我真正的天赋所在。我也知道她是正确的。我擅长的是长时间倾听，就像我倾听她的故事那样。这才是最重要的。

269

但是我不像安娜丽丝那样果决，也许是我没有这种果决的本钱。我倒是更像夏恩，我得坐下来，慢慢把所有情况都考虑进来。我要找到一种能够把我内心里的多重世界整合在一起的方法，我既是一个人类学家、科学家、纪录片拍摄者，也是一个经常出去与陌生人鬼混直到成为朋友的人。我能确定我见过纽约独特的一面。即使是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也对我的工作表示支持，他们鼓励我继续探索那些没有路标的道路，那些跨越大部分人看不见的界限的道路。这些道路将很快把我带进我从来没有想过能跨入的世界，从司法部到麦迪逊大街上时髦的广告公司，在那里倾听人们的故事，发掘社会的真相，被证明跟在学术圈里混一样有价值。在经历了所有的焦虑和成长的痛苦之后，这所大学长期的跨学科探索的历史和对公众参与的关注让它变成了完美的知识家园。

我考虑再三后列出了另外一个清单：“我在全球化城市的地下世界之所见、所听、所感”。之后，我开始写下我所遇到的人和我所听到的故事。这是第一次，我不再只以跟芝加哥的区别来评判纽约。我开始回忆我在纽约的经历。我是以受过专业训练的社会学家的身份来到纽约的，我想观察这座 20 世纪的城市，它以固有的方式亲切地叙述着那些让美国如此充满魅力的传统文化和连接，以及

邻里的重要性和社区的权力。同时，就我个人而言，来到这座以欢迎新来者闻名的城市时，我渴望利用这座城市来进行自我改造与重生。我发现，这座全球化的开放城市本身就蕴含着一种能回应这个城市所包容的新世界的激进的新方法。

270 但是全球化城市并没有消灭旧道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纽约和芝加哥之间也有比我一开始所意识到的要多得多的相同点。在纽约，地域依然很重要，邻里在纽约人的生活中也有别样的意义，而且关于家庭的一般观念仍然根植在能够给我们提供舒适和安全的熟悉的邻里生态中。但是为了适应更大的舞台，这个全球化城市也在进行改变。因为纽约以眼花缭乱的速度创造着连接，但是其中大部分又不持久——*成功的关键在于善于利用并适时丢弃这些随时出现的社会连接的能力*。当它们对你有用的时候要充分利用，当它们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就要不带伤感地将其抛诸脑后，就像当初萨托什抹掉他对曼军的记忆继续生活，也像玛歌特拍拍屁股离开那些当初她想竭力拯救的女性，更像夏恩和安娜丽丝耸耸肩完全无视他们的旧角色而急忙扮演起新角色。成功的秘诀似乎包括一种特殊形式的自我意识，一种从邻里社区、阶层和身份的固有安逸中脱离的天赋。这包括原谅你的错误，忘记你曾经的失败经历，时时改造自己，为新的一天而活。毕竟，总会有新的机会存在。纽约总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那你为什么不能如此？

每个人都可以做到这个吗？并不是。事实上，大部分尝试跨越边界的人最后以失败落幕，尤其是当以阶层流动和经济发展来作为评判成功的标准的时候。当初我刚到这座城市时所遇见的人要么

已经去世，要么被孤立，要么陷入困境，要么每天靠着悔过苟且度日。然而，正是这些人超越了我喜欢的社会学框架。不管我用什么样的盒子来定义他们都是不足的，因为他们从来不用自己的结果来定义自己。

有一句著名的芝加哥谚语说：“我们不想别人，别人也不会主动过来。”翻译过来的意思是，那些独自生活，而且梦想通过自己单打独斗获得成功的人，最后会落到孤独无援、事业无成的下场。对家庭主义的保护创造出自己的局限，其中大部分很明显是心理上的。但是在纽约，人们有一种明确的观念，即所谓的边界只存在于意识中，它们不是永久的障碍。我遇到的人的经历一次又一次地告诉我，每一次奇异的相遇或者环境的改变都是一个需要抓住的机遇。当发现成人碟片商店跟色情产业有关系的时候，曼军本可以离开商店；当华尔街的律师们用金钱来进行性交易的时候，玛歌特本可以甩手走人；夏恩也本可以在自家后院优哉游哉，而不用在市中心与酒保打交道。纽约所带来的连接不是一场有趣的旅游，而是关于经济流动和社会进步的机会。在芝加哥，无情的野心会被视为不友善的象征，但纽约会给你发展野心的通行证，并且为你火上浇油。它鼓励你质疑你生活中的身份。是的，有人失败了。关于种族和阶级的旧故事依然中肯有力，但它们的预测能力已经下降了不少。玛歌特和安娜丽丝带着更多的钱和新的机会成功脱身，但安吉拉、曼军和卡拉却发现很难逃离。夏恩和萨托什从他们的种族和社会的限制中学会了如何前进。

271

让这座全球化城市连接起来的网络可能是无形的，但是它们却

实在地存在于各种故事中。一个世纪之前，一群前卫的芝加哥大学教授走出学校，来到这个被移民和巨大的经济变迁搅乱的城市。他们穿梭在阡陌小巷和摩天大楼之间，不加批判与不带偏见地收集各种故事，创造了一个实用的、脚踏实地的、独特的美国社会学学派，而这种方法可能是最好的，也有可能是唯一的理解像纽约这样的喧嚣都市的方法。因为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条线索，而只有把这些故事连接在一起，才能够理解全部。那些关于纽约人的抱负和犯罪的传统故事是非常具有社会学意义的，这不仅因为这些故事让叙述者的声音被听见，也不仅因为它们让那些利用科学方法获得的样本数据变得更加丰满，而且因为它们揭露了城市自身的结构。比如，从作为计算机数据的角度来看，夏恩和安娜丽丝在画廊的初次相遇几乎毫无意义，但是如果从我们积累的故事所呈现的模式来看，它变成了另外一个在价值观和社会角色多变的世界里的偶遇故事。如果这个上层社会的老鸨和这个贫民窟暴徒都即兴扮演他们本应固定的社会角色，如果他们交往的方式甚至他们的生活方式都受到了这个快速调整的角色的影响——就好像仅是两个人同意下的虚构故事——那么差不多就是承认在犯罪领域小有成就跟艺术创作没有太大的区别。全球化城市就如同一张画布，提供了结构，但是剩下的都由个人把控，这让每一个安吉拉和曼军都能成为某种艺术家，他们的艺术品和工作就是描绘最新版本的自己，然后把它呈现给这座城市以供最终的评判。会是这个“我”帮我达到最后的成功吗？

就像我在前文所说的，从政府部门领导者到基金会主席，不同领域的领导人也开始提出类似的观点。他们认为，对于那些在生活

中采取“另类经济方式”的人，他们的技能、独创性和抗逆力不能被简单地视为违反了法律。从阿克拉到金奈，从上海到圣保罗，这些无比巨大的全球化城市正在向我们昭示，地下经济给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唯一的生存机遇。如果忽视了他们的需求和潜在的贡献，就会给我们带来风险。如果这本书能够促进这种趋势，那就是我最乐意见到的事了。

在此之后的一段时间，我确实不止一次见到夏恩。有一次我们在上东区的某个聚会相遇。虽然之前已经说得差不多了，也实在没有什么可说的了，但是我还记得我们站在一起，望着窗外我们脚下的光彩夺目的城市。我想跟他说说我制作的纪录片、我完成的研究、我得到的终身教职，以证明“我改变了”，而不是“失败了”，但是我努力抑制住了这种冲动。我们就这样肩并肩，安静地站着。我们脚下的城市还如我们十年前初次相遇时那样漫无边际、令人困惑。即使是100年之后，它也依然会是漫无边际、令人困惑的。一个由选择、挑战和无形的线索所构成的无穷阵列，正在把我们全部人卷入它神圣、庄严的脉络之中。也许我仍然没有看到完整的模式，也许我总是有比答案更多的问题，但是我仍然需要将我的文字小世界扩展到更大的世界，就像夏恩需要继续贩卖毒品，同时也在做着他的开办艺廊的梦。因为这里是纽约，而那些闪烁的灯光代表了数以百万计的不同的世界，它们正在用充满诱惑力的知识和商业可能性向我们招手。我们可能不知道所有的答案，但至少我们知道我们应该去做什么。

我们必须流动。

致 谢

276

致 谢

我的社会学系的同事、全球思想委员会和非裔美国人研究所给我提供了充满活力的知识空间，让作为社会学家的我不断成长，渐趋老道。赫伯特·甘斯激发我以一种更易理解的风格写作，从而创作出更具生气、更加活泼的公共论述。威廉·朱利叶斯·威尔逊是一位懂得关怀且宽宏大量的导师。萨斯基娅·萨森、法拉·格里芬（Farah Griffin）、史蒂文·格雷戈里（Steven Gregory）、大卫·斯塔克（David Stark）、莎姆斯·卡恩、阿尔福德·杨（Alford Young）、亚历山德拉·穆菲（Alexandra Murphy）和埃娃·卢森（Eva Rosen）都是绝佳的对话者。道格·顾思理（Doug Guthrie）看着我走过这段旅程，并经常不厌其烦地告诉我要保持耐心。

安·格道夫（Ann Godoff）在我还在打草稿的时候就已经看到了书的雏形，如果不是她的带领，那么我应该不会再往前一步。苏姗妮·格卢克（Suzanne Gluck）教会我如何表达，她圈子里的同事都让我受益匪浅。约翰·H.理查森（John H. Richardson）手把手地教我如何讲述故事。大卫·洛本斯坦（David Lobenstine）在阅读了书的初稿后，提出了不少建议。同样我也对安迪·切莉（Andy Celli）的帮助和忠告，以及史蒂芬·杜伯纳（Stephen Dubner）的

持续鼓励感激不尽。

我的一位优秀的作家同事乔纳森·尼（Jonathan Knee）宽宏大度地花费了大量时间，以一位讲故事大师的眼光逐页浏览了我的书稿。拉里·凯默尔曼（Larry Kamerman）带我进入电影圈，他的电影就是我的灵感来源，很少有人能比他更好地传授这门手艺。276 还有马特·麦奎尔（Matt McGuire）、苏尼尔·贾格（Sunil Garg）、纳撒尼尔·多伊奇（Nathaniel Deutsch）、伊桑·迈克利（Ethan Michaeli）、大卫·萨斯曼（David Sussman）、巴伦·宾达（Baron Pineda）和丹尼尔·布朗（Daniel Brown），我永远不会忘记和你们的友谊。我还要感谢罗伯特（Robert）和朱迪·米尔纳（Judy Millner），谢谢你们为我敞开心扉和家门。如果没有城市正义中心的帮助，我就没有办法在纽约完成对性工作者的研究。他们孜孜不倦地为性工作者代言，为那些陷入困境的人指明方向。我还要感谢玛克辛·道根（Maxine Doogan），谢谢你让我看到性工作者社群中的日常斗争——而且当我面对指责的时候无数次为我挺身而出。谢谢你，玛克辛。

当然相比任何人，我更要感谢我的父亲在我接受精英教育的时候给予我的帮助。他教育我即使身陷困境也要保持镇定。我知之甚少的是，实际上他也在教育我如何做一名父亲。从我母亲那里，我学会了如何替弱势群体发声。还有我的姐姐，乌尔米拉（Urmila），她是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充满同情心和爱心的人。

我的妻子阿曼达（Amanda）是我认识的最可爱的人。谢谢你带给我的西奥多（Theodore）。

作者后记

277

我从1997年开始研究纽约的地下经济。虽然当时我成功地跟几个黑人商人建立了联系，但考虑到从马萨诸塞州到纽约的交通问题，进一步的扩展研究变得不太现实。1999年，在我加入哥伦比亚大学之后，我获得了一笔研究基金，可以用来收集纽约和芝加哥非法交易中的美国黑人的口述历史。这一系列的工作最后以一本关于一个芝加哥社区的地下经济的专著作为总结。

来到纽约后，芝加哥的经验激励了我对研究跨越单一社区的经济体系的兴趣。我参与了城市正义中心的性工作者项目，开展了关于室内性工作者的研究。我和我的学生以及城市正义中心的工作人员一起对工作和生活在新泽西五个行政区以及新泽西北部的性工作者进行了访谈。我们的访谈记录被提交给了城市正义中心，但是我们保留了与性产业相关者谈话的笔记内容。这些记录也会出现在城市正义中心的报告和学术出版物中。

在我与城市正义中心的合作完成之后，我开始为一部纪录片收集素材。同时，我也开始了对纽约中上层性交易圈子的正式研究。这项工作于2009年结束。对于这项研究的相关资料，我正准备在学术刊物中发表。

这本书是对于这些研究经历的纪念。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这本书中的大部分内容是不适合在主流的社会科学学术刊物中发表的。只有正式的研究结论会出现在学术刊物中。这本书中的一部分基于田野调查笔记，另外一部分基于个人的日记和访谈记录，剩余的则基于记忆。

尽管书中所涉及的人物和组织都是真实的，没有任何虚构成分，但为了保护书中人物的隐私和遵守学术规范，我使用了化名。同时为了避免从事件追寻到所涉及的真实人物，我也对一些事件发生的时间进行了修改。

索引

- A
- Abbie 128 艾比
- Amy 218-220 艾密
- Analise 6-26, 49, 133-135, 158-160, 165, 173-174, 176, 177, 215-235, 242, 253-258, 265, 266-271 安娜丽丝
- Amy and 218-220 艾密与安娜丽丝
- apartment of 215-216 安娜丽丝的公寓
- art gallery and 230-234, 237-241, 267 艺廊与安娜丽丝
- attack on 226-229, 232 攻击安娜丽丝
- Betsy and 133-134 贝特西与安娜丽丝
- Brittany and 11-13, 17-18, 20, 21, 220-222, 226, 234, 237-241, 254-257 布兰特妮与安娜丽丝
- drug use and 10-13,20 安娜丽丝使用毒品
- J.B. and 13-18, 21, 22, 159-161, 215-216, 226-229, 256 J.B. 与安娜丽丝
- Jo Jo and 221-225, 256 乔乔与安娜丽丝
- Kate and 230-234, 237-238, 267 凯特与安娜丽丝
- Kimberly and 219,221-225 金柏莉与安娜丽丝
- as madam 17-23, 25, 26,135, 158-159, 215-229, 232-233, 237, 242-243, 254, 255, 267 作为老鸨的安娜丽丝
- Shine and 7-13, 101, 215, 241, 256, 272 夏恩与安娜丽丝
- S.V.'s meeting of 48-49 素德·文卡特斯与安娜丽丝的相遇
- Angela 56-60, 62, 71, 72, 78-79, 83-88, 94-98, 103-104, 110-125, 135-139, 141, 143-146, 154, 158, 162, 163, 172, 173, 175, 182-183, 202, 221, 223, 224, 230, 234, 242, 257-260, 262,

- 263, 265, 266, 271, 272 安吉拉
 apartment of 112-116, 118-124, 135-137, 162, 165, 231
 安吉拉的公寓
 departure for Dominican Republic 251, 264 安吉拉前往多米尼加
 Internet ad of 111-112 安吉拉的互联网广告
- Azad 75-77,91 阿扎德
- B
- Bearman, Peter 28, 130, 167-168
 彼得·伯尔曼
- black market 76, 137, 176, 17, 7, 233, 242, 243 黑市
 wealthy young philanthropists and 104 富裕的年轻慈善家与黑市
- blacks, tangle of pathology and 144 黑人，病态的混乱
- Bodega de la Familia, La 103-104 家族酒店
- Bourdieu, Pierre 165 皮埃尔·布迪厄
- BRIC nations 177 金砖国家
- bricolage* 5 拼凑
- Brittany 11-13, 17-18, 20, 21, 159, 160, 220-222, 226, 234, 237-241, 254-257 布兰特妮
- brokers 173-174 中介
- C
- Capone, Al 142 阿尔·卡彭
- Carla Consuelo 113-126, 135-138, 143-146, 162-163, 173, 177, 200, 221, 224, 231, 251-254, 257, 260, 262, 265, 266, 271 卡拉·孔素埃洛
 attacks on 116-121, 123, 124, 189-190, 196-198, 199, 200, 251-253, 258-260 攻击卡拉
 as escort 125-126, 236, 251 提供伴游服务的卡拉
 Margot Kerry and 163-166,

- 189-190, 196-198, 199,
200, 251-253, 258-260 玛歌
特·克瑞与卡拉
- Carlos 67-68 卡洛斯
- Carter, Mindy 7 明迪·卡特
- Castells, Manuel 176 曼纽
尔·卡斯特
- Cathy 183-189, 190, 204 凯茜
- Chelsea 3, 56, 63 切尔西区
- Chicago 8, 85, 271 芝加哥
gangs in 49, 54, 62, 63, 71,
86, 103, 171 芝加哥黑帮
gentrification in 56 芝加哥
旧城改造
neighborhoods in 5, 31 芝
加哥街区
New York contrasted with
8, 24, 31, 32, 33, 42, 56, 62,
201, 269-271 纽约与芝加哥
对比
S.V.'s documentary on
housing projects in 10, 166-
167, 179, 180 素德·文卡
特斯在芝加哥拍摄的住房
项目纪录片
S.V.'s work in 23-24, 30,
86, 104, 130, 132-133, 144,
166, 178, 250 素德·文卡
特斯在芝加哥的工作
underground economy in 5,
40 芝加哥地下经济
young philanthropists and
109 年轻慈善家与芝加哥
- Chicago, University of 5, 27-29,
31 芝加哥大学
- Cicourel, Aaron 175, 178 阿
隆·西库里尔
- Cincy 112-116, 118, 121-124 辛
茜
- Clark, Michael 30, 32, 33 麦克
尔·克拉克
- class divisions 145, 176 阶级划分
low income 175, 176 低收入
阶层
middle and upper class 176 中
上层阶级

- moving across 165, 176-178, 201, 202, 238, 242 在阶层间移动
- new 177-178 新的阶层
- cocaine 可卡因
- crack 1, 99-100, 143 快克可卡因
- powdered 100, 139 粉状可卡因
- Shine's business in 1, 9-11, 127, 129-132, 138-143, 207-214, 241, 243, 273 夏恩的可卡因生意
- Cohan 101 科汉
- Collins, Michael 42-43, 82, 89, 95-96, 146-147, 197 麦克·科林斯
- Columbia University 27-28, 40, 47 哥伦比亚大学
- ethical research methods and 179-180 符合伦理的研究方法与哥伦比亚大学
- S.V. at 130, 166, 185, 269 素德·文卡特斯在哥伦比亚大学
- S.V.' arrival at 27, 29-30, 261
- 素德·文卡特斯到达哥伦比亚大学
- Conover, Mortimer 50-54, 60, 61, 73, 84, 150, 263 莫蒂墨·康诺弗
- stroke suffered by 51-52 莫蒂墨中风
- crack cocaine 1, 99-100, 143 快克可卡因
- crime, observing 103 观察犯罪
- cultural capital 165, 167, 209-210, 249, 253 文化资本
- cultural repertoire 213 文化技能
- D
- Darlene 183, 185, 190-191, 215 达琳
-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Race, The* (Wilson) 29 《种族意义的衰落》(威尔逊)
- developing world 177 发展中国家

- dot-com bubble 98, 236 互联网泡沫
- drug, drug dealing 7-8, 52, 76, 129, 138, 177, 242 毒品, 毒品交易
- Analise and 10-13, 20 安娜丽丝与毒品交易
- cocaine 可卡因
- crack 1, 99-100, 143 快克可卡因
- powdered 100, 139 粉状可卡因
- Shine's business in 1, 9-11, 127, 129-132, 138-143, 207-214, 241, 243, 273 夏恩的可卡因生意
- Manjun and 89, 91, 96 曼军与毒品交易
- Shine and 1, 4, 9-11, 58 夏恩与毒品交易
- in suburbs 144 郊区的毒品交易
- E
- East Village 132 东村
- economy, mainstream, in New York 39 纽约主流经济
- economy, underground 40, 86, 92 地下经济
- brokers in 173-174 地下经济中的中介
- in Chicago 5, 40 芝加哥地下经济
- connecting to overworld 178 地下经济与上层社会的连接
- connectivity in 172-173 地下经济中的连接性
- floating communities and 53-54 流动社区与地下经济
- legal system and 171 法律体系与地下经济
- role of, in lives of middle class and wealthy 182 地下经济在中产阶级和富裕阶级生活中的角色
- social relations in 52-54 地下

- 经济中的社会关系 58 作为流动社区的纽约地下经济
- speculation about 39 关于地下经济的猜测 in Harlem 36-37, 39-40, 175
- trust and confidentiality in 138 纽约哈林区的地下经济
- 地下经济中的信任与机密 health care and 83, 84 医疗服务与纽约地下经济
- economy, underground, in New York 1-2, 24, 41-42, 61-62, 86-87, 98, 177, 242 纽约地下经济 sex work, *see* sex industry 性工作, 见“性产业”
- apartment renting and 84 公寓租赁与纽约地下经济 Social Security and 77 社会保险与纽约地下经济
- bank accounts and, 83, 84, 87 spread into surrounding world 71 纽约地下经济向周围世界的蔓延
- 银行账户与纽约地下经济 violence in 89, 196-197 纽约地下经济中的暴力
- black market 76, 137, 176, 177, 233, 242, 243 黑市
- wealthy young philanthropists and 104 富裕的年轻慈善家与黑市 entropy 242 熵
- day laborers in 72-73 纽约地下经济中的临时工 escort services 43-44, 84, 121, 182-183, 202, 225, 242 伴游服务
- drugs, *see* drugs, drug dealing Analise and 17-23, 25, 26, 135, 158-159, 215-229, 232-233, 237, 242-243, 254, 255, 267 安娜丽丝与伴游服务
- 纽约地下经济中的毒品, 见“毒品, 毒品交易”
- as floating community 53-54,

- Carla and 125-126, 236, 251
卡拉与伴游服务
- Fiona and 245-247 费奥娜与伴游服务
- Morgan and 245-248 摩根与伴游服务
- quitting in 240 退出伴游服务
see also prostitution, prostitute
也参见“卖淫, 妓女”
- ethnography 1, 39 民族志
- Evalina 2-3, 9, 11-12, 101, 141, 158, 256 伊夫林娜
Shine and 10, 12, 214 夏恩与伊夫林娜
- F
- Fiona 245-247 费奥娜
- floating communities 53-54, 58, 137 流动社区
see also underground economy
也参见“地下经济”
- Foner, Nancy 94 南茜·福纳
- food stamps 108 食物券
- Freakonomics: A Rogue Economist Explores the Hidden Side of Everything* (Levitt and Dubner) 39, 98 《怪诞经济学: 一个流氓经济学家百无禁忌的探索》(列维特与杜伯纳)
- G
- Gang Leader for a Day* (Venkatesh) 1, 29, 40 《黑帮老大的一天》(文卡特斯)
- gangs 99 黑帮
in Chicago 49, 54, 62, 63, 71, 86, 103, 171 芝加哥黑帮
gang leaders' self-image and 142 黑帮首领的自我形象与黑帮
- Gans, Herbert 27-28, 167, 203 赫伯特·甘斯
- Geertz, Clifford 25 克利福德·格尔茨
- generalizability problem 40 概化问题

- gentrification 4, 38, 55-56, 177
中产阶级化
- Giuliani, Rudy 4, 63, 68, 76, 78,
83 鲁迪·朱利安尼
- global cities, globalization 37-
39, 61, 93-95, 172, 177, 241,
252, 271, 272 全球城市, 全球化
floating and, 137 流动与全球
城市
see also floating communities
也参见“流动社区”
- informational cities and 176
信息城市与全球化
- New York as, 5, 37-40, 93-94,
137, 172, 201, 215, 269-270
作为全球城市的纽约
- sociological study of 38 全球
城市的社会学研究
- Greenpoint 114 绿点区
- H
- Harlem 31, 35-37, 59-60, 74, 99,
102, 105, 209-210 哈林区
- underground economy in 36-
37, 39-40, 175 哈林区地下经
济
- Harvard University 48, 165 哈佛
大学
- wine tasting 48-49, 133-134,
224 哈佛大学品酒会
- Harvey, David 37 大卫·哈维
- Hell's Kitchen, 4, 5, 55-56, 60,
95, 111, 147, 215 地狱厨房
- hipsters 112, 114 艺术家
- homeless 72-73 无家可归者
- I
- Immigrants 93-94, 177, 202 移民
underground railroad for 97 移
民在地下世界的通路
- informational cities 176 信息城
市
- international law 173 国际法
- Internet 互联网
- entrepreneurs 98 互联网企业家
- prostitution and 111-112, 114,

- 252 卖淫与互联网
- J
- Janowitz, Morris 85 莫里斯·简诺维兹
- J.B.(Junebug) 13-18, 21, 22, 159-161, 215-216, 226-229, 235-238, 253-254, 256, 257, 265
- J.B. (六月虫)
- film career of 159, 160, 215, 226, 229-230, 235-237, 255, 256, 268 J.B. 的电影事业
- Shine and 255 夏恩与 J.B.
- Jimmy 261-264 吉米
- johns 186, 194-195 嫖客
- emotional exchange and 187-188, 193-195 情感的交流与嫖客
- Jonathan 192-195 乔纳森
- Martin 186-189, 191-195, 203-206, 250, 257-258 马丁
- money exchange as protection for 187-188 作为保护嫖客的
- 货币交换
- Nate 192-195 奈特
- Jo Jo 221-225, 256 乔乔
- Jonathan 192-195 乔纳森
- Joshi 77-79, 81-82, 88, 91, 162, 263 乔什
- Juan 157-158, 165, 207-213, 237-239 胡安
- Jung, Carl 236 卡尔·荣格
- K
- Karina 171-172, 173 卡琳娜
- Kate 230-234, 237-238, 267 凯特
- Kerry, Margot 147, 149-155, 158, 163-174, 175-183, 224, 257, 263-265, 271 玛歌特·克瑞
- background of 152-153 玛歌特的背景
- Carla and 163-166, 189-190, 196-198, 199, 200, 251-253, 158-260 卡拉与玛歌特
- financial advice given by 245-

- 248 玛歌特提出的财务建议
- finishing school of 199-201 玛歌特开办的精修学校
- as madam 154-155, 163-166, 168-173, 176, 181-183, 185, 189-192 作为老鸨的玛歌特
- sex business quit by 164, 270 玛歌特退出性产业
- strip clubs and 180-181 脱衣舞俱乐部与玛歌特
- Kahn, Shamus 224 莎姆斯·卡恩
- Kimberly 219, 221-225 金柏莉
- Kings County Hospital 118 国王郡医院
- Kotlowitz, Alex 105 亚历克斯·克罗威兹
- Kozol, Jonathan 105 乔纳森·科佐尔
- Kristina 83-86 克里斯蒂娜
- L
- La Bodega de la Familia 103-104
- 家族酒店
- Latino community 103-104 拉丁裔社区
- law 171 法律
- international 173 国际法
- Levitt, Steven 54, 98, 130 史提芬·列维特
- Liebow, Elliot 145 艾略特·列堡
- London, 37, 39, 172, 176 伦敦
- Louise, 165 路易丝
- Lower East Side 63, 98, 103, 104, 110 下东区
- M
- Madrigal, Father 113, 115, 118-120, 122-124 马德里加尔神父
- Manhattan Nights 172 曼哈顿之夜
- see also* Kerry, Margot 也参见“玛歌特·克瑞”
- Manjun 56-63, 65-71, 73, 77, 80-81, 84-86, 88, 91, 94, 111, 138, 143-146, 154, 155, 162, 172-

- 173, 175, 223, 225, 231, 257, 265, 266, 270-272 曼军
 disappearance of 88, 91, 95-96, 146 曼军的消失
 drug trade and 89, 91, 96 毒品交易与曼军
 forced prostitution and 91-92 强迫卖淫与曼军
 shop of, 56-59, 61-63, 65, 69-72, 76, 77-80, 82-84, 86-90, 150 曼军的商店
 thief and 80, 82, 89, 91 抢劫者与曼军
- Margot 玛歌特
see also Kerry, Margot 也参见“玛歌特·克瑞”
- Marjorie 204 马乔里
- Martin 186-189, 191-195, 203-206, 250, 257-258 马丁
- Marx, Karl 209 卡尔·马克思
- Max 21 麦克斯
- McCombs, Silvia 105-109 西尔维亚·麦库姆斯
- Merton, Robert 27, 167, 217 罗伯特·默顿
- Michael(acquaintance of Analise) 160 迈可(与安娜丽丝相识)
- Michael(acquaintance of Shine) 127, 128, 129 迈克(与夏恩相识)
- Michael(acquaintance of Shine) 155-157 麦可(夏恩的哥哥)
- Midtown 4, 62, 63, 74, 83-84, 97, 98, 102, 126, 129, 149 中城区
- Mills, C.Wright 27-28, 167 赖特·米尔斯
- Morgan 245-248 摩根
- Mortimer, *see* Conover, Mortimer 莫蒂墨, 见“莫蒂墨·康诺弗”
- Moynihan Report* 144《莫伊尼汉报告》
- N
- Nate 192-195 奈特
- New York 271-272 纽约
 Chelsea 3, 5, 63 纽约切尔西区

- Chicago contrasted with 8, 24, 31, 32, 33, 42, 56, 62, 201, 269-271 纽约与芝加哥相比
contrasts in 38-39 纽约内部比较
East Village 132 东村
gentrification in 4, 38, 55-56, 177 纽约中产阶级化
as global city 5, 37-40, 93-94, 137, 172, 176, 177, 201, 215, 269-270 作为全球城市的纽约
Greenpoint 114 绿点区
Harlem 31, 35-37, 59-60, 74, 99, 102, 105, 209-210 哈林区
 underground economy in 35-37, 39-40, 175 哈林区地下经济
Hell's Kitchen 4, 5, 55-56, 60, 95, 111, 147, 215 地狱厨房
hipsters in 112, 114 在纽约的艺术家
immigrants in 93-95, 97, 177, 202 在纽约的移民
Latino community in 103-104 纽约的拉丁裔社区
Lower East Side 63, 98, 103, 104, 110 下东区
mainstream economy in 39 纽约主流经济
Midtown 4, 62, 63, 74, 83-84, 97, 98, 102, 126, 129, 149 中城区
poverty in 94 纽约贫困人口
sex work in, *see* sex industry 纽约性工作，见“性产业”
sociology and 23-25 社会学与纽约
Soho, 3, 132, 149 苏荷区
suburbanization of 95 纽约郊区化
Times Square area 76 时代广场范围内
Wall Street 4, 63, 129, 203 华尔街
Williamsburg 114 威廉斯堡
New York, underground economy

- in, 1-2, 24, 41-42, 61-62, 86-87, 98, 177, 242 纽约地下经济
- apartment renting and 84 公寓租赁与纽约地下经济
- bank accounts and 83, 84, 87 银行账户与纽约地下经济
- black market 76, 137, 176, 177, 233, 242, 243 黑市
- wealthy young philanthropists and 104 富裕的年轻慈善家与黑市
- day laborers in 72-73 纽约地下经济中的临时工
- drugs, *see* drugs, drug dealing 纽约地下经济中的毒品, 见“毒品, 毒品交易”
- ad floating community 53-54, 58 作为流动社区的纽约地下经济
- in Harlem 36-37, 39-40, 175 纽约哈林区的地下经济
- health care and, 83, 84 医疗服务与纽约地下经济
- sex work, *see* sex industry 性工作, 见“性产业”
- Social Security and 77 社会保险与纽约地下经济
- spread into surrounding world 71 纽约地下经济向周围世界的蔓延
- violence in 89, 196-197 纽约地下经济中的暴力
- 9/11 attacks 97 911 袭击
- Ninth Avenue Family Video, 56-59, 61-63, 65, 69-72, 76, 77-80, 82-84, 86-90, 150 第九街区家庭放映厅
- P
- Park, Robert 29 罗伯特·帕克
- Patriot Act* 97 《爱国者法案》
- philanthropists, young 104-110, 132 年轻慈善家
- black market and 104 黑市与年轻慈善家
- poor 23, 94, 201-202, 225 穷人

- hard work and resilience
among 143-146 穷人努力工作与弹性
stereotypes about 143-144 关于穷人的刻板印象
welfare and 106 福利与穷人
 Silvia and 106, 108, 109 西尔维亚与福利
- porn shops, 68-69, 71, 72, 74, 90, 202 成人商店
 of Manjun 56-59, 61-63, 65, 69-72, 76, 77-80, 82-84, 86-90, 150 曼军的成人商店
 of Santosh 74-75, 88 萨托什的成人商店
- poverty, *see* poor 贫穷, 见“穷人”
- prostitution, prostitutes, 1-2, 22, 26, 42-44, 52, 75-76, 110-111, 177 卖淫, 妓女
 Analise and 17-23, 25, 26 135, 158-159, 215-229, 232-233, 237, 242-243, 254, 255, 267
 安娜丽丝与卖淫
 Angela and, 56-60, 62, 71, 72, 78, 83-88, 98, 104, 110-125, 135-139 安吉拉与卖淫
 aspiring artist types and, 184-185 有抱负的艺术家类型与卖淫
 Azad and 75-76 阿扎德与卖淫
 Brittany and, 11-13, 17-18, 20-21, 159, 160, 220-222, 226, 234, 237-241 布兰特妮与卖淫
 Carla and, *see* Carla Consuelo 卡拉与卖淫, 见“卡拉·孔素埃洛”
 Cathy and 183-189, 190, 204 凯茜与卖淫
 Cincy and, 112-116, 118, 121-124 辛茜与卖淫
 clients and, *see* sex industry clients 顾客与卖淫, 见“性产业顾客”
 escort services, *see* escort services

- 伴游服务与卖淫, 见“伴游服务”
- exit strategies and 232-233, 245-248 退出策略与卖淫
- female empowerment and 232 女性赋权与卖淫
- forced 91-92 强迫卖淫
- high-end, 182-185, 192, 202, 205, 252, 263 高端性工作者
see also escort services 也参见“伴游服务”
- Internet and 111-112, 114, 252 互联网与卖淫
- Jo Jo and 221-225, 256 乔乔与卖淫
- Kimberly and 219, 221-225 金柏莉与卖淫
- Manjun and 91-92 曼军与卖淫
- Margot Kerry and, 149-155, 163-166, 168-173, 176, 181-183, 185, 189-192, 199-201, 215, 230, 232-233, 238, 245-249, 251, 252, 264 玛歌特·克瑞与卖淫
- Santosh and 74 萨托什与卖淫
- street 42-43, 71-73, 78, 84, 98 街头卖淫
- Vonnie and 110-125, 135-139, 141 维尼与卖淫
- women from business world in 184-185 来自商业世界的卖淫女
- R
- Rajesh 75-76, 91, 98 拉杰什
- revanchist policies 177 复仇主义政策
- Ricky 198, 258 里基
- S
- Santosh 74-76, 88, 90-93, 97-98, 145-146, 231, 233, 270, 271 萨托什
- Sassen, Saskia 37, 38 萨斯基娅·萨森
- Salvage Inequality* (Kozol) 105

- 《野蛮的不平等》(科佐尔)
- September 11 attacks 97 911 袭击
- sex industry 61, 71-76, 202, 264 性产业
- aspirations and 155 雄心与性产业
- escort services 43-44, 84, 121, 182-183, 202, 225, 242 伴游服务
- Analise and, 17-23, 25, 26, 135, 158-159, 215-229, 232-233, 237, 242-243, 254, 255, 267 安娜丽丝与伴游服务
- Carla and 125-126, 236, 251 卡拉与伴游服务
- Fiona and 245-247 费奥娜与伴游服务
- Morgan and 245-248 摩根与伴游服务
- quitting in 240 退出伴游服务
- ethnic variance in 181 性产业中的族群差异性
- exit strategies and 232-233, 245-248 退出策略与性产业
- Kristina and 83-86 克里斯蒂娜与性产业
- multinational nature of 71-72 性产业的跨国特征
- networked community and 84-85 网络社区与性产业
- porn shops 68-69, 71, 72, 74, 90, 202 成人商店
- of Manjun, 56-59, 61-63, 65, 69-72, 76, 77-80, 82-84, 86-90, 150 曼军的成人商店
- of Santosh, 74-75, 88 萨托什的成人商店
- prostitution, prostitutes, 1-2, 22, 26, 42-44, 52, 75-76, 110-111, 177 卖淫, 妓女
- Analise and, 17-23, 25, 26 135, 158-159, 215-229, 232-233, 237, 242-243, 254,

- 255, 267 安娜丽丝与卖淫
- Angela and 56-60, 62, 71, 72, 78, 83-88, 98, 104, 110-125, 135-139 安吉拉与卖淫
- aspiring artist types and 184-185 有抱负的艺术家类型与卖淫
- Azad and 75-76 阿扎德与卖淫
- Brittany and 11-13, 17-18, 20-21, 159, 160, 220-222, 226, 234, 237-241 布兰特妮与卖淫
- Carla and, *see* Carla Consuelo 卡拉与卖淫, 见“卡拉·孔素埃洛”
- Cathy and 183-189, 190, 204 凯茜与卖淫
- Cincy and 112-116, 118, 121-124 辛茜与卖淫
- clients and, *see* sex industry clients 顾客与卖淫, 见“性产业顾客”
- escort services, *see* escort services 伴游服务与卖淫, 见“伴游服务”
- exit strategies and 232-233, 245-248 退出策略与卖淫
- female empowerment and 232 女性赋权与卖淫
- forced 91-92 强迫卖淫
- high-end, 182185, 192, 202, 205, 252, 263 高端性工作者
see also escort services
也参见“伴游服务”
- Internet and 111-112, 114, 252 互联网与卖淫
- Jo Jo and 221-225, 256 乔乔与卖淫
- Kimberly and 219, 221-225 金柏莉与卖淫
- Manjun and 91-92 曼军与卖淫
- Margot Kerry and 149-155, 163-166, 168-173, 176, 181-183, 185, 189-192,

- 199-201, 215, 230, 232-233, 238, 245-249, 251, 252, 264
玛歌特·克瑞与卖淫
Santosh and 74 萨托什与卖淫
street 42-43, 71-73, 78, 84, 98 街头卖淫
Vonnie and 110-125, 135-139, 141 维尼与卖淫
women from business world in 184-185 来自商业世界的卖淫女
Santosh and 74-75 萨托什与性产业
social networks and 73 社会网络与性产业
socioeconomic and ethnic mixing in 164-166 性产业中社会经济和种族的混合
strip clubs 6, 44-47, 49-50, 185, 202, 261-262 脱衣舞俱乐部
Margot Kerry and 180-181
玛歌特·克瑞与脱衣舞俱乐部
Mortimer and 50-54 莫蒂墨与脱衣舞俱乐部
Times Square and 76 时代广场与性产业
transition to normal life 245-248 向正常生活的过渡
white women in 158 性产业中的白人女性
sex industry clients 186, 194-195 性产业顾客
emotional exchange and 187-188, 193-195 情感的交流与嫖客
Jonathan 192-195 乔纳森
Martin 186-189, 191-195, 203-206, 250, 257-258 马丁
money exchange as protection for 187-188 作为保护嫖客的货币交换
Nate 192-195 奈特
Sex Worker's Project, Urban

- Justice Center, 2, 43, 47, 71, 73, 83, 175 城市正义中心性工作者项目
- Shakespeare, William 233 威廉·莎士比亚
- Shine 1-6, 12, 16, 23-25, 35-37, 42, 54-59, 62-63, 69-71, 98-103, 126-132, 138-143, 143-146 夏恩
- Analise and 7-13, 101, 215, 241, 256, 272 安娜丽丝与夏恩
- art galleries and, 2-6, 101, 214-215, 241, 265-266, 273 画廊与夏恩
- cocaine business of, 1, 4, 9-11, 58, 127, 129-132, 138-143, 207-214, 241, 243, 273 夏恩的可卡因生意
- conflict resolution and 172 冲突解决与夏恩
- Evaina and 10, 12, 214 伊夫林娜与夏恩
- family of 155-157, 265 夏恩的家庭
- father of 156 夏恩的父亲
- geographical boundaries of 102 地理边界与夏恩
- at hotel bar 126-129 夏恩在酒店酒吧
- J.B. and 255 J.B. 与夏恩
- Juan and 157-158, 165, 207-213, 237-239 胡安与夏恩
- mother of 156-157, 200 夏恩的母亲
- as pimp 99 作为皮条客的夏恩
- staff of 138-143, 157-158, 207-208, 231-232, 240 夏恩的职员
- S.V.'s meeting of 1, 30-35 素德·文卡特斯与夏恩的相遇
- S.V.'s relationship with 103 素德·文卡特斯与夏恩的关系
- white clients and, 101-103, 141, 174, 209-210, 214 白人顾客与夏恩
- Shoomi 66-68, 90, 94 舒密

- Smith, Neil 177 尼尔·史密斯
- snowball sampling 151 滚雪球抽样
- Social Security 77 社会保险
- Society of Fellows 48 哈佛学会
- social capital 165, 167, 209-210, 249, 253 社会资本
- social classes 145, 176 社会阶层
- low income 175, 176 低收入阶层
- middle and upper 176 中上层阶级
- moving across 165, 176-178, 201, 202, 238, 242 在阶层间移动
- new 177-178 新的阶层
- sociology, sociologists 23, 28-29, 37, 73, 87, 143-145, 195, 201, 203, 206, 250, 271 社会学, 社会学家
- at Columbia 27-28 社会学家在哥伦比亚大学
- ecological viewpoint in 38, 145 社会学中的生态视角
- ethical research methods and 179-180 伦理研究方法和社会学
- ethnography 1, 39 民族志
- Chicago style and 23-24 芝加哥风格与社会学
- globalization studied by 38 社会学中的全球化研究
- moving across social classes and 165, 201 在不同阶层中移动与社会学研究
- New York style and 23-25 纽约风格与社会学
- poor as viewed by 23, 143-144, 201 社会学视角的贫困
- small *n* problem in 40, 184, 250, 252, 263, 271-272 社会学中的小样本问题
- snowball sampling in 151 社会学中的滚雪球抽样
- S.V.'s documentary and 166-167 文卡特斯的纪录片与社会学

- Soho 3, 132, 149 苏荷区
- squeegee men 68, 69, 72 抹车仔
- strip clubs 6, 44-47, 49-50, 185, 202, 261-262 脱衣舞俱乐部
- Margot Kerry and 180-181 玛歌特·克瑞与脱衣舞俱乐部
- Mortimer and 50-54 莫蒂墨与脱衣舞俱乐部
- Sula 80-83, 91 苏拉
- Swidler, Ann 213 安·斯威德勒
- T
- There are No Children Here* (Kotlowitz) 105 《这里没有小孩》(克罗威兹)
- third culture 174 第三文化
- Times Square 76 时代广场
- Tito, 211, 237 蒂托
- Tori 185-186 托莉
- Truly Disadvantaged, The* (Wilson) 29 《真正的弱势群体》(威尔逊)
- Tuskegee trials 179 塔斯基吉实验
- U
- underground economy 40, 86, 92 地下经济
- brokers in 173-174 地下经济中的中介者
- in Chicago 5, 40 芝加哥地下经济
- connecting to overworld 178 地下经济与上层社会的连接
- connectivity in 172-173 地下经济中的连接性
- floating communities and 53-54 流动社区与地下经济
- legal system and 171 法治系统与地下经济
- role of, in lives of middle class and wealthy 182 地下经济在中产阶级和富裕阶层生活中的角色
- social relations in 52-54 地下经济中的社会关系
- speculation about 39 关于地下经济的猜测

- trust and confidentiality in 138
地下经济中的信任与机密
- underground economy in New York, 1-2, 24, 41-42, 61-62, 86-87, 98, 177, 242 纽约地下经济
- apartment renting and 84 公寓租赁与纽约地下经济
- bank accounts and 83, 84, 87
银行账户与纽约地下经济
- black market 76, 137, 176, 177, 233, 242, 243 黑市
- wealthy young philanthropists and 104 富裕的年轻慈善家与黑市
- day laborers in 72-73 纽约地下经济中的临时工
- drugs, *see* drugs, drug dealing
纽约地下经济中的毒品, 见“毒品, 毒品交易”
- as floating community, 53-54, 58 作为流动社区的纽约地下经济
- in Harlem 36-37, 39-40, 175
纽约哈林区的地下经济
- health care and 83, 84 医疗服务与纽约地下经济
- sex work, *see* sex industry 性工作, 见“性产业”
- Social Security and 77 社会保险与纽约地下经济
- spread into surrounding world 71 纽约地下经济向周围世界的蔓延
- violence in 89, 196-197 纽约地下经济中的暴力
- University of Chicago 5, 27-29, 31 芝加哥大学
- Urban Justice Center 61 城市正义中心
- Sex Workers' Project at 2, 43, 47, 71, 73, 83, 175 城市正义中心性工作项目
- V
- Venkatesh, Sudhir (author) 素德·文卡特斯(作者)

- arrival at Columbia 27, 29-30, 261 文卡特斯到达哥伦比亚大学
- Bearman and 28, 130, 167-168 伯尔曼与文卡特斯
- Chicago public housing documentary of 10, 166-167, 179, 180 文卡特斯的芝加哥公租房纪录片
- Chicago sociology background of 23-24, 30, 86, 104, 130, 132-133, 144, 166, 178, 250 文卡特斯的芝加哥社会学背景
- Clark and 30, 32, 33 克拉克与文卡特斯
- at Columbia 130, 166, 185, 269 文卡特斯在哥伦比亚大学
- as documentary filmmaker 179-182, 185, 229-230, 262-263, 268-269 作为纪录片拍摄者的文卡特斯
- Gang Leader for a Day* 1, 29, 40 《黑帮老大的一天》
- panic attacks of 150-151 文卡特斯惊恐症发作
- research grant of 185 文卡特斯获得研究基金支持
- separation and divorce of 80-81, 134, 151, 167-169, 188, 189, 191, 194, 217, 250 文卡特斯分居和离婚
- small n problem in research of 40, 184, 250, 252, 263, 271-272 文卡特斯研究中的小样本问题
- at University of Chicago 5, 27-29, 31 文卡特斯在芝加哥大学
- at wine tasting 48-49, 133-134, 224 文卡特斯在品酒会
- Village Voice* 86-87 《乡村声音》
- violence 89, 196-197 暴力
- vomiting 161-162 呕吐
- Vonnie 110-125, 135-139, 141, 145, 162 维尼

- W
- Wallace, Terry 163 特里·华莱士
- Wall Street 4, 63, 129, 203 华尔街
- Waters, Mary 95 玛丽·沃特士
- webs of significance 25 意义网络
- welfare 106 福利
- Silvia and, 106, 108, 109 西尔维亚与福利
- White, Harrison 28 哈里森·怀特
- Williams, Carter 105-110, 132 卡特·威廉姆斯
- Williamsburg 114 威廉斯堡
- Wilson, William Julius 28-29 威廉·朱丽叶·威尔逊
- wine tasting 48-49, 133-134, 224 品酒会
- Winters, Betsy 105-110, 132-134 贝特西·文特斯
- Winters, Michael, 105-110, 132-134 贝特西·迈克尔
- women's shelter 123 女性庇护所
- World Trade Center attack 97 世界贸易中心袭击

FLOATING CITY: A Rogue Sociologist Lost and Found in New
York's Underground Economy by Sudhir Venkatesh

Copyright © 2013 by Sudhir Venkatesh.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1 by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FLOATING CITY

A Rogue Sociologist
Lost and Found in New York's
Underground Economy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1-2016-7963号

文卡特斯使纽约的地下经济焕发了生命，富人、穷人，各种种族、各类背景，在“流动”时都在这里相遇并发挥着作用。……这是一本非常具有启发性的书。

——《书目》(Booklist)

文卡特斯表现出一种敏锐的同理心，并具有将枯燥的社会学原理转化为对城市贫民艰难生活的理解的能力……他在城市社会学中确立了独特的声音，他的沉浸式研究和见解深刻而独特。

——《科克斯书评》(Kirkus Reviews)

极富吸引力的城市 X 光照片……文卡特斯用引人入胜的叙事剖析了错综复杂的非法贸易，以及它划分不同阶级和种族并与之密切关联的细微方式。(本书)同时描绘了地下经济参与者丰富而新颖的肖像，以及他们自我重塑的梦想。

——《出版者周刊》(Publishers Weekly)

上架建议 社科·人类学



ISBN 978-7-300-29135-2



9 787300 291352 >

定价：59.00 元